

www.qitubk.com 奇兔電子書下載

跟著

大衛·哈維 讀《資本論》

A Companion to Marx's Capital

講授《資本論》40年的
世界級馬克思研究權威，
帶你在資本主義病入膏肓的時代，
從頭細讀馬克思。

在本書中，大衛·哈維與讀者一起閱讀原典，沒有太多論述，也不討論文本詮釋的爭議，
就只是讀馬克思說什麼、如何說，和你一起讀出《資本論》的全貌。

我的目標是讓你去讀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卷， 而且是讀馬克思自己說的話

大衛·哈維

為什麼想讀懂《資本論》，要先讀這一本？因為大衛·哈維

★ 用馬克思解說馬克思，用文本解釋文本

★ 全球學者引用頻率最高

★ 《資本論》線上課程點閱率超過600,000次，字幕翻譯語言超過100種

大衛·哈維備受各界菁英推崇，包括：

娜歐蜜·克萊恩 (Naomi Klein, 作家、記者、社會活動家)

理查·桑內特 (Richard Sennett, 倫敦政經學院教授)

喬書亞·克洛佛 (Joshua Clover, 詩人、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教授)

艾德華·蘇雅 (Edward Soja,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

大衛·哈維 David Harvey → 著 胡訢諄 → 譯

www.qitubk.com 奇兔電子書下載

◎本書作者引用之英文版《資本論》的篇章名、編號，與繁體中文版《資本論》略有不同，為方便讀者對照閱讀，本書會在相異處加注說明，引文則於文後括弧內標示中文版對應頁碼。

作者序

展開《資本論》閱讀之旅的伙伴

每年我都會為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卷開課，當它的課程錄影準備上線的消息傳開後，沃索出版社（Verso）來找我，問我有沒有興趣為這門課出書。基於許多理由，我接受了這個提議。

首先是，經濟逐漸衰退，即使不到蕭條，眼看也將開始演變為全球危機。這樣的背景帶動了分析馬克思的潮流，希望有助於我們了解當下困境的源頭。然而，問題在於，過去這三十年以來，尤其是柏林圍牆倒塌與冷戰結束之後，馬克思思想並不受歡迎，這段時期也不是其思想的興盛期，對馬克思革命政治學當然更不利。結果，整個較年輕的世代在成長過程沒有機會接觸馬克思的政治經濟理論，更不用說學習了。因此，現在似乎是為《資本論》寫一本指南的合適時機，藉此為這個世代打開大門，讓他們自己探索馬克思在說什麼。

就另一層意義來說，在這個時機重新評價馬克思的著作也很合適。一九七〇年代，馬克思主義運動遭到激烈反對，內部也分裂成諸多派別，不只影響政治實踐，也左右理論方向。如今這些紛亂已逐漸褪色，馬克思主義運動也想要追求純粹的學術研究。如此一來，馬克思思想在艱難時期仍能持續得到關注，但另一方面，代價就是出現晦澀難解且往往高度抽象的論述與思索。我的感覺是，現在想讀馬克思的人較感興趣的是實務參與，這不代表他們害怕抽象思想，而是他們覺得學術研究既無趣又無關。許多學生與社運人士急切希望獲得堅固的理論基礎，以便更適切理解一切之間的關連，並且為他們自己特定的關注主題與政治工作實踐找到定位與脈絡。我希望本書呈現的馬克思理論基礎能對他們有所助益。

寫作時，我以卡塔琳娜．波德斯基（Katharina Bodirsky）為二〇〇七年春季課程錄音所做的轉錄文字為基礎（非常感謝她）。影音課程（見davidharvey.org）由克李斯．卡洛素（Chris Caruso）籌畫（網頁也由他設計），由紐約的貧民大學（University of the Poor）傳播學院與費城的媒體行動計畫（Media Mobilizing Project）拍攝，並於二〇〇七年秋天上線。在此感謝克李斯和其他志願參與這項計畫的人。

然而，錄音檔和影音課程兩個版本差異極大。主要原因是我上課時總是有些**即興**，會因為政經事件或我個人當時的興趣（甚至是突出其來的念頭），聚焦於文本的不同面向，課堂討論時也常將重點帶往意想不到的方向。可惜篇幅有限，無法納入這些討論，但有幾個地方我還是把適合的要素融入了本書。雖然寫作時我以錄音檔為主，不過也添加了影音課程的材料。當然，錄音文字紀錄的編輯必須非常嚴格，一來因為受限於篇幅，二來因為口說轉為文字的過程經歷許多修改，某些情況甚至有了大幅的更動。此外，我也想藉這個機會釐清一些課堂上沒談的內容，並在各處補充更進一步的想法。這堂課使用的課本是班．福克斯（Ben Fowkes）的譯本，初版由鵜鰂出版社

（Pelican Books）聯合《新左派評論》（*New Left Review*）雜誌於一九七六年發行，一九七七年經典出版社（Vintage）再版，一九九二年又於企鵝出版社的「企鵝經典系列」問世。本書內文提到的頁碼就是出自這些版本。^[1]

我希望這本「伴讀」——我真的認為這是閱讀之旅的伙伴，而非導讀或詮釋——能夠成為入門，幫助每位想走上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之路的人。我努力以引導的方式來呈現，但也希望不會過分簡化。此外，我沒有深入考慮各種文本詮釋的爭議。讀者必須了解，這裡呈現的並不是中立的詮釋，這樣的讀法，來自於我面對各種不同背景的學生（我非常感謝他們，因為他們也教我很多）、超過四十年教授《資本論》的經驗，以及試圖利用馬克思思想發展的關於政治行動的學術

研究。我無意說服人們採納我個人獨特的觀點。有些人急於在個人生活的特定情境中，竭盡所能建構最有意義且有用的詮釋，我的理想是希望我的觀點能夠成為他們進入《資本論》的工具。如果多多少少能夠做到這一點，我會非常高興。

-
1. 為方便繁體中文版讀者對照閱讀，以下引用之譯文及標示之頁碼，引自聯經出版公司出版、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翻譯之《資本論》，台北：二〇一七年。[↗](#)

前言

學習馬克思的方法如何運作

我的目標是讓你去讀卡爾·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卷^[1]，而且是讀馬克思自己說的話。這聽來有些荒謬，畢竟如果你沒讀過那本書，就不可能知道什麼是馬克思自己說的話；但我可以向你保證，他說的其中一句就是你要去讀，而且仔細讀。真正的學習總免不了要經歷理解未知事物的困難。這本書集結了我自己閱讀《資本論》的經驗，如果你先讀過《資本論》的相關章節，我的讀法將會帶來更多的體悟。我想鼓勵你親自閱讀原典，直接與馬克思的文字奮戰，如此一來，對於他的思想，你會開始形成自己的理解。

這樣立刻就出現一個難題。每個人都聽過馬克思，聽過像「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者」這樣的術語，而且這些術語帶有各式各樣言外之意。因此，無論利弊，你注定要從先入為主的想法與偏見開始；但首先我還是要請你嘗試，盡你所能，將所有你以為你知道的馬克思，通通擺到一邊，這樣你才能接收他真正要說的事。

想成功直接接收，還要跨越其他困難。例如，我們難免會透過個別的知識養成與過往經驗來讀這類著作。對許多學生而言，學術上的考量與重心就算沒有支配這些知識的養成，還是會帶來影響；閱讀馬克思，自然而然會傾向站在特殊且排外的學科立場。馬克思自己在大學任何學科都不會獲得終身教職，直到今日，多數系所也不願接受他是他們的一員。因此，如果你是研究生，而且想正確閱讀馬克思，那麼最好忘掉自己專業領域的內容——當然不是永遠忘掉，但至少在閱讀馬克思的時候這麼做。簡而言之，檢視馬克思說的話，你必須竭盡全力，超越特定學科系所及本身的知識養成，更重要的是超越個人

（無論身為勞工、社區幹事或資本主義企業家）的經驗史等能夠輕易理解的方式。

以如此開放的立場閱讀《資本論》有一個重要的理由：其實它的內容的豐富程度令人驚歎。莎士比亞、希臘哲人、浮士德、巴爾扎克、雪萊、童話故事、狼人、吸血鬼、詩詞，還有無數政治經濟學家、哲學家、人類學家、新聞從業人員、政治理論家全都出現在這本書裡。馬克思取材廣泛，追溯這些材料不僅有所幫助，也會很有趣。某些參考資料可能沒有線索，因為他常常不直接確認，但我在持續教授《資本論》多年後也找出了更多對外的連結。例如，我剛開始讀

《資本論》時還沒看太多巴爾扎克。後來我讀了巴爾扎克的小說，發現自己常說：「啊，馬克思讀到的就是這裡！」他顯然徹底讀過巴爾扎克，而且野心勃勃，打算寫完《資本論》後要撰寫《人間喜劇》

（*Comedie Humaine*）的完整研究。同時閱讀《資本論》和巴爾扎克，有助於理解為什麼他想這麼做。

由此可知，《資本論》是一部內容豐富、面向多元的著作。這本書取材的廣大經驗世界（experiential world），來自不同時空、包羅萬象、多國語言的文獻。我要趕緊補充一下，我的意思並不是必須查到所有參考資料才能讀懂馬克思，不過，真正啟發我的，而且我希望也會啟發你的，是外頭有無窮無盡的資源，可以闡明為何我們過著這樣的生活。那些資源同樣都是馬克思理解事物的養分，所以我們也可以將它們化為我們自己的養分。

你也會發現，《資本論》光是作為一本書，就是拍案叫絕的好書。整部著作讀起來就是令人欣喜的文學體例。不過，這裡我們遇到更多妨礙理解的潛在障礙，因為你們當中有許多人在求學期間曾接觸或讀過馬克思的片段，也許也曾在高中讀過《共產黨宣言》

（*Communist Manifesto*）。也或許你們修過社會理論的課，其中花了兩個星期談馬克思，兩個星期談韋伯（Max Weber），幾個星期在涂

爾幹（Emile Durkheim）、傅柯（Michel Foucault）及許多其他重要人物。也許你會讀過《資本論》的節錄本，或某些探討馬克思政治信念的理論性文章，但閱讀節錄本或抽象說明，和閱讀完整的《資本論》，是兩件完全不同的事。在更廣大的論述脈絡之下，你會開始以嶄新的眼光看待字句。審慎留意龐大的陳述非常重要，同時也要做好準備，改變對字句及之前看過的抽象說明的理解。馬克思一定希望人們完整閱讀他的著作。無論節錄技巧多麼高明，他若聽到光靠節錄就能了解他的思想，一定會大聲抗議。任何政治理論入門課程只談他兩個星期，他一定不會高興，就像他自己也不會只給亞當·斯密（Adam Smith）兩個星期時間。完整閱讀《資本論》，你幾乎一定會對馬克思的思想獲得相當不同的見解，但那表示你必須把《資本論》當成一本完整的書，並且讀完它，而這就是我想協助你完成的。

確實有一種閱讀方式，依照這種方式，知識養成和學科立場不僅重要，而且能為理解《資本論》提供有用的觀點。我當然反對排他的讀法，那會令學生的理解幾乎一成不變，但是多年下來，我也了解，學科觀點可以是有益的。從一九七一年開始，我幾乎每年都講授《資本論》，有時光是一年就會開課二、三次，學生背景五花八門。有一年是哲學系（有點黑格爾學派）的所有學生，就在巴爾的摩當時稱為摩根州立學院（Morgan State College）的學校；又有一年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英語學程，對象是所有研究生；還有一年出席的主要是經濟學家。令我最著迷的是，不同團體會在《資本論》中看見不同的東西。我發現與不同學科的人共事，自己也越學越多。

不過有時我發現那樣的學習過程令人厭煩，甚至痛苦，因為特別講究的團體不會以我的方式閱讀，或者他們堅持討論我認為離題的部分。有一年，我試著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羅曼語學程的學生讀《資本論》。我們幾乎整個學期都在談第一章，我挫敗極了。我必須一直

說：「聽著，我們必須進入後面的章節，至少要談工作日的政治性。」然後他們會說：「不，不，不，我們要搞懂這邊。什麼是價值？他所謂貨幣作為商品是什麼意思？拜物是什麼？」等等之類的話。他們甚至帶來德文版，只為了檢查翻譯是否正確。後來才發現，他們全都沿襲某人的傳統來理解這本書。我從沒聽過那個人，心想那人如果不是知識笨蛋，一定就是政治笨蛋，才會激發這種閱讀取向。那個人是雅克·德希達（Jacques Derrida），一九六〇年代末到一九七〇年代初人在約翰霍普金斯。後來回想這個經驗，我發現這個團體讓我學到注意馬克思的語言極為重要——他說什麼、如何說，以及什麼是他視為理所當然的——就從細細耙梳第一章開始。

可是不用擔心，這裡我不打算這麼做，不只因為我想談談馬克思怎麼討論工作日，我也決心要協助你們讀完第一卷。我只是認為，不同學科觀點之所以經常有效呈現馬克思思想的不同面向，正是因為他的寫作基礎來自極為多元豐富的批判思考傳統。我很感謝多年來和我一起讀這本書的諸多團體與個人，因為他們讓我看到馬克思著作各式各樣的面向，而這光靠我自己是無法發現的。對我而言，那樣的學習從未結束。

回到主題。《資本論》書中進行的分析，一共受三個主要的知識與政治傳統所啟發，而且馬克思對批判理論與批判分析的投入，也推動這三個傳統。他年紀較輕時曾寫過一篇文章給他的編輯同事，題目是〈無情批判存在的一切〉（For a Ruthless Criticism of Everything That Exists）。顯然他很謙虛。我非常建議你真的去讀那篇文章，因為很有意思。他不是說：「每個人都很笨，而我，偉大的馬克思，要把每個人批判得無地自容。」相反的，他主張一直以來有很多嚴肅的人，他們認真思考這個世界，而且看見這個世界的某些事物，那些事物無論多麼片面或扭曲，都必須受到正視。這個批判方法分析其他人的所見所聞，如此才能將思想以及思想描述的世界轉化為新的事物。

對馬克思來說，新知識的誕生，就是糅合極端不同的概念群體，擦出革命火花。這就是他在《資本論》中實際做的事：他把分歧的知識傳統集合在一起，創造革命性的全新知識架構。

這三個在《資本論》裡交會的主要概念架構如下。

第一，古典政治經濟學，也就是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中葉的政治經濟學。這個傳統主要來自英國（雖然也不完全如此），而這個傳統從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洛克（John Locke）、霍布斯（Thomas Hobbes）、休謨（David Hume），到著名的亞當．斯密、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和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三人，還有許多其他人物，例如詹姆斯．史都特（James Steuart）。此外，法國的政治經濟學傳統（重農主義學者，例如魁奈〔François Quesnay〕、杜爾哥〔A.R.J. Turgot〕，與後來的西斯蒙第〔J.C.L.S. de Sismondi〕和薩伊〔Jean-Baptiste Say〕），以及個別的義大利人和美國人（例如凱里〔Henry C. Carey〕），也提供了馬克思額外的批判材料。馬克思深入批判這些人的著作，並將筆記集結成三冊，現在稱為《剩餘價值理論》（*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當時他沒有影印機，也沒有網路，所以他辛苦抄寫亞當．斯密數個段落，接著寫下評論，也謄寫史都特好幾個長段落，接著寫下評論……如此持續不斷。實際上，他當時正在實踐我們現在所謂的解構，而我也從馬克思學到如何解構論證。例如，當馬克思評論亞當．斯密時，他接受亞當．斯密的許多說法，但接著尋找縫隙或矛盾，而這些縫隙或矛盾經過更正後，就會徹底轉變該論證。遍及《資本論》的立論就是這類論證，因為如同副標題所顯示的，那本書就是圍繞在「政治經濟學的批評」。

馬克思建立理論的第二個概念架構是哲學的反思與詰問。對馬克思而言，這個架構源自希臘哲人。馬克思的學位論文即在探討伊比鳩魯，而且他很熟悉希臘思想。你會看到他常引用亞里斯多德來支持他

的論述。馬克思所受的訓練，完全就是受希臘思想影響的德國哲學批判傳統——史賓諾莎、萊布尼茲（Gottfried Leibniz），當然一定有黑格爾，還有康德等人。馬克思將這以德國為主的批判哲學（critical philosophy）傳統與英國、法國的政治經濟傳統加以連結，再次強調，雖然光以國家傳統看待這樣的關係是錯誤的（畢竟休謨的哲學家身分——儘管他是經驗主義者——不亞於政治經濟學家身分，而笛卡兒、盧梭對馬克思的影響同樣深遠）。然而，深深影響馬克思的，主要是德國的批判哲學傳統，因為這是他最初的訓練。馬克思也受到一八三〇與一八四〇年代興起的批判氛圍薰陶，這股氛圍後人稱為「青年黑格爾派」（young Hegelians）。

支持馬克思的第三個傳統是烏托邦社會主義的思想架構，在馬克思的時代主要盛行於法國。雖然這個傳統興起於現代，一般主要歸功英國的湯瑪斯·摩爾（Thomas More）——儘管他也可回溯到希臘哲學——和另一個英格蘭人羅伯特·歐文（Robert Owen）。歐文不僅撰述非常多本烏托邦的小冊子，而且馬克思生前也真的試圖將一些想法付諸實踐。在法國，一八三〇至一八四〇年代，烏托邦思想遍地開花，絕大部分受到之前聖西門（Henri de Saint-Simon）、傅立葉（Charles Fourier）、巴貝夫（François-Noël Babeuf）的文獻啟發，例如創立伊加利亞（Icarians）團體的埃提耶納·卡貝（Etienne Cabet），一八四八年之後落腳美國；普魯東（Pierre-Joseph Proudhon）和普魯東主義者；奧古斯特·布朗基（Auguste Blanqui，「無產階級專政」〔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這個詞就是他創造的），以及許多和他一樣追隨雅各賓（Jacobin）傳統的人（例如巴貝夫）；聖西門運動；傅立葉主義者，如維克多·孔西德朗（Victor Considerant）；社會主義的女性主義者，如弗洛拉·特里斯坦（Flora Tristan）。正是在一八四〇年代的法國，許多激進分子首次想自稱共產主義者，即使他們不是非常清楚那是什麼意思。馬克思若不是沉浸

在這個傳統，也非常熟悉這個傳統，尤其是一八四四年遭放逐之前，他人在巴黎，而且我認為他引用這個傳統的程度比他願意承認的多。他想與一八三〇至一八四〇年代的烏托邦主義保持距離，這一點可以理解，因為他認為，從許多方面來說，這是一八四八年巴黎革命失敗的原因。他不喜歡烏托邦主義者設定某種理想的社會卻不知如何從現況中實現，他在《共產黨宣言》裡清楚表示反對。因此馬克思經常否定他們的想法，尤其提到傅立葉與普魯東時。

這就是匯聚在馬克思《資本論》中三個主要的概念架構。他的目的，是從他認為頗為膚淺的烏托邦式社會主義中，將激進的政治計畫轉變為科學的共產主義。為了達到目的，他不能只拿政治經濟學家對比烏托邦主義者。他必須重新創造、重新建置整個相關的社會科學方法。粗略來說，論述這個新的科學方法，就是以主要來自德國的批判哲學傳統，詰問主要來自英國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傳統，接著用來闡明主要來自法國的烏托邦浪潮，目的是回答以下問題：什麼是共產主義？共產主義者該怎麼思考？我們該如何**科學地**了解資本主義，同時批判資本主義，才能更有效指出通往共產主義革命的道路？我們將會看到，《資本論》花了很多篇幅談論對資本主義的科學性理解，但沒說多少建立共產主義革命的方法，我們也不太會讀到共產主義社會會是什麼面貌。

我已經指出某些閱讀馬克思寫的《資本論》時會遇到的障礙。馬克思本人非常清楚這些困難，有趣的是，在他多版的序言中都會談到這些困難。例如，他在法文版的序言回應關於該版應該連載出版這件事。「您想定期分冊出版《資本論》的譯本，我很贊同。」一八七二年他寫道：

這本書這樣出版，更容易到達工人階級的手裡，在我看來，這種考慮是最為重要的。

這是您的想法好的一面，但也有壞的一面：我所使用的分析方法至今還沒有人在經濟問題上運用過，這就使前幾章讀起來相當困難。法國人總是急於追求結論，渴望知道一般原則同他們直接關心的問題的聯繫，因此我很擔心，他們會因為一開始就不能繼續讀下去而氣餒。

這是一種不利。對此我沒有別的辦法，只有事先向追求真理的讀者指出這一點，並提醒他們。在科學上沒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勞苦沿著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達到光輝的頂點。（第一五頁）^[2]

因此，我也必須從警告所有馬克思的讀者開始，儘管熱切追求真理，然而，是的，《資本論》的前幾章特別困難。原因有二：首先和馬克思的方法有關，我們不久就會談到這一點；另一個原因則與他進行這個計畫所採取的獨特方式有關。

馬克思撰寫《資本論》，目的是透過批判政治經濟學來了解資本主義如何運作。他知道這將是一個龐大的工程。為了啟動這個工程，他必須發展一個概念工具（conceptual apparatus）來幫助他了解資本主義所有複雜的內容，也在其中一篇導論解釋他如何擬訂計畫。他在第二版的〈跋〉寫道：「在形式上，敘述方法必須與研究方法不同。」

研究必須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繫。只有這項工作完成以後，現實的運動才能適當地敘述出來。這點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旦在觀念上反映出來，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就好像是一個先驗的結構了。（第一三一—一四頁）

馬克思詰問的方法從所有存在的事物開始——即現實中經歷過的事物，以及所有政治經濟學家、哲學家、小說家等對於那些經歷的可

用描述。他嚴厲批評那些材料，以求某種簡單但有力的概念來闡明現實運作的方式。這就是他所謂的下降法（method of descent）——我們從身邊最直接的現實開始，往更深處尋找對該現實而言的根本概念。有了這些根本概念，我們就能開始回頭往表面追究（即上升法〔method of ascent〕），而且發現表面的世界有多麼欺瞞。從這個優勢地位，我們就能以極端不同的語言詮釋那個世界。

一般來說，馬克思從表面的外觀開始尋找深層的概念。然而，在《資本論》，他先呈現根本的概念，也就是運用他的詰問方法得到的結論。他把他的概念列在開場的章節，直接又緊密地呈現，這種方式的確令那些概念看起來就像「先驗」（a priori）的建構，甚至武斷。因此，第一次讀的人心裡經常納悶：「這些想法和概念到底從哪裡來？」他為什麼以那樣的方式使用那些想法和概念？泰半的時間你都不知道他在說什麼，但隨著你一路往下讀，就會越來越清楚那些概念如何闡明我們的世界。過了一段時間，諸如價值、拜物教（fetishism）等概念就會具有意義。

不過，我們要到書本的最後才會完全明白這些概念如何運作！此時此刻，那是一個陌生、甚至怪異的策略。我們太熟悉那種一磚一瓦建構論述的取徑。跟著馬克思，論述比較像洋蔥。也許這個比喻有些不祥，如同某人曾向我指出的，切開洋蔥會薰得你淚流。馬克思從洋蔥的外面著手，通過層層外部的現實抵達洋蔥中心，也就是思想核心。接著他又向外形成他的論述，通過理論的諸多層次回到表面。當我們重新回到經驗的國度，發現自己具備一個全新的知識架構，可以用來理解與詮釋那個經驗，此時論述真正的力量就會清晰可見。到了那個時候，馬克思已經透露很多資本主義為什麼那樣發展的原因。如此一來，一開始看來抽象又先驗的概念就變得更加豐富，也更有意義；隨著馬克思進行論述，他也拓展他的概念範圍。

這與一磚一瓦的取徑不同，而且不容易習慣。實際上這意味著即使你根本不知道書在寫什麼，仍然必須像發瘋一樣挺住，尤其前面三章，直到你繼續閱讀，較能掌握整體的意思。唯有那時，你才能開始懂得這些概念如何運作。

馬克思的起點是商品的概念。乍看之下，這個起點即使不算奇怪，似乎還是有點任性而為。想到馬克思，就會想到某些名言，例如《共產黨宣言》裡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那麼為什麼《資本論》不從階級鬥爭開始？其實要花上二百多頁才會有點階級鬥爭的線索，這對想要尋求行動之直接指引的人來說可能有些失望。為什麼馬克思不從貨幣開始？事實上，在他預備寫作的調查中，他曾想要從貨幣開始，但進一步研究後，他決定貨幣需要解釋，而非預設。他為什麼不從勞動開始？這是另一個與他緊緊聯想在一起的概念。他為什麼從商品開始？有趣的是，馬克思在預備正式創作前的手稿中指出，有很長一段時間，大約二十或三十年，他都苦惱著要從哪裡開始。下降法讓他決定從商品的概念開始，但馬克思無意解釋為何如此抉擇，他也沒有費心論述這麼做的合理性。他從商品開始，就是那樣。

他正在建構一個論述，而且是基於一個已經決定的結論——了解這點非常重要。由於這個緣故，他的整個論述開頭神祕費解，讀者閱讀的興味因為這任意的作為而變得迷迷糊糊，或者心煩意亂，結果不到第三章就放棄了。於是馬克思提醒讀者，《資本論》的開頭非常難讀，他說得很對。因此，我的首要任務就是引導你至少讀完前三章，在那之後的道路真的會比較平坦。

然而，我已說過，馬克思這裡建構的概念工具，用意不只處理《資本論》第一卷，還包括他的整體分析。此外，我們眼前的《資本論》共有三卷，因此，如果你真想了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幸的，

你必須讀完三卷。第一卷只是一個面向。更糟的是，《資本論》這三卷大概只是他內心想法的八分之一。以下是他在預備手稿中寫的一段文字，這篇手稿稱為《大綱》（*Grundrisse*），談到他《資本論》的諸多雛形從何開始。「我有處理以下主題的野心，」他在某處說：

一、一般、抽象的決定因素，大約可涵蓋所有的社會形式.....
 二、形成資產階級社會內部結構並支撐基本階級的範疇。資本階級、僱傭勞動階級、有土地財產的階級。他們的相互關係。城市與鄉村。
 三大社會階級。他們之間的交換。流通。信用系統（私有）。三、以國家形式集中的資產階級社會。以其自身的關係看待。「非生產」的階級。稅收、國債。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移民。四、生產的國際關係。國際分工。國際交換。出口與進口。交換比例。五、世界市場與危機。

馬克思一生距離完成這個寫作計畫始終很遠。事實上，這些主題幾乎都未能全面論述，或者深入細節，而且其中許多主題，例如信用系統與金融、殖民活動、國家、國際關係、世界市場與危機，對於我們了解資本主義絕對至關緊要。在他卷帙浩繁的著作中多少暗示了如何處理這些主題，如何最佳理解國家、公民社會、移民、貨幣交換等等。此外，如同我在自己的著作《資本的限制》^[3]中所言，雖然我們可能能夠摘錄他留給我們的隻字片語來合理回應這些主題，但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承認，在《資本論》開頭呈現的概念工具，負責為這個重大卻沒有完全實現的計畫打下基礎。

你將看到，第一卷從生產的立場探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是從市場，也不是從全球貿易，而是單從生產來談。第二卷（未完成）處理交換關係的面向，第三卷（也未完成）一開始專注在資本主義根本的矛盾所形成的危機，接著探討剩餘價值以利息、金融資本收益、地

租、商業資本利潤、稅收與其他形式分配的問題。因此，第一卷的分析缺了不少，但絕對足夠充實你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如何運作的認知。

這點帶我們回到馬克思的方法。仔細閱讀第一卷的過程中，有件事極為重要，需要慢慢學習，那就是馬克思的方法如何運作。我個人認為，相較於他提出資本主義如何運作，這個方法的重要程度不相上下，因為一旦學會這個方法，執行熟練並對其威力深具信心，幾乎就可以運用它來理解所有事物。當然，如同他在序裡所寫的，這個方法透過辯證法導出，是「還沒有人在經濟問題上運用過」（第一五頁）的詰問方法。他在第二版〈跋〉進一步討論這個辯證方法。雖然他的想法源自黑格爾，但馬克思的「辯證方法，從根本上來說，不僅和黑格爾的辯證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第一四頁），也因為如此才會召來惡名，有些人指稱他徹底顛倒黑格爾的辯證法。

我們會發現，從許多方面來說，那樣的說法並不完全正確。馬克思改革了辯證方法，但他並非單純地顛倒過來而已。他說：「我批評黑格爾辯證法中令人困惑的部分，已經是近三十年前。」指的是他對黑格爾的《法哲學原理》（*Philosophy of Right*）的批評。顯然那個批評象徵馬克思重新定義他與黑格爾辯證法的關係。對於黑格爾提出的辯證法，馬克思反對的是其中的神祕形式，那在一八三〇與一八四〇年代的德國成為主流，而他決心改革那個辯證法，如此才能說明「每個歷史上發展的形式都在流動的狀態，在不斷運動中」。因此，馬克思必須改造辯證法，讓它也能抓住社會「瞬息萬變的面向」。簡單來說，辯證法必須能夠掌握並表現流動、改變、轉形的過程。正因為這樣的辯證法深入社會轉形的核心，無論是實際的或可能的轉形，因此

「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第一四頁）。

馬克思在這裡談到他的意圖。他想重新創造辯證的方法，藉以說明資本主義系統當中各種元素之間開展、動態的關係。他的辯證法要能捕捉流動性與運動，因為如我們即將看到的，他自己深為資本主義的易變與動態感到驚訝。這點和總是加在馬克思身上的名聲相反，那些看法認為馬克思是某種固定、不可動搖的結構主義思想家。然而，透過《資本論》所顯現的馬克思，一直思考著移動與運動，例如資本的流通過程。因此，閱讀馬克思的著作時，必須緊抓著他所謂的「辯證法」是什麼意思。

然而，這裡的問題是，馬克思不會針對辯證法寫過文章，而且他從未明白說明他辯證的方法（雖然我們應該會發現到處都有暗示）。於是顯然我們有了矛盾：想了解馬克思的辯證法，你必須閱讀《資本論》，因為那是辯證法實踐的源頭，但是為了了解《資本論》，你又必須了解馬克思的辯證法。仔細閱讀《資本論》就會逐漸抓到這個辯證法如何運作，而且讀得越多，也會更加了解《資本論》這本書。

我發現，我們的教育系統有件怪事，那就是你在某個學科越是訓練有素，對辯證法可能就越不習慣。事實上，孩子非常懂得辯證；他們眼見的一切都是運動的、矛盾的、轉變的。我們必須相當努力，才能讓孩子不會成為好的辯證高手。馬克思想恢復辯證法的直覺力量，以理解一切如何處於變化、運動的狀態。他不光談勞動，他談的是勞動**過程**。資本不是一個東西，而是一個只在**運動**當中存在的過程。當流通停止，價值就會消失，而且整個系統就會崩潰。想想二〇〇一年九一一事件後的紐約市：一切都停滯了。飛機不飛，橋樑和道路封閉。大約過了三天，人們明白，如果事物不重新運作，資本主義將會崩塌，因此市長朱利安尼和總統布希呼籲大眾拿出信用卡消費，重回

百老匯，上餐廳用餐。布希甚至為了航空業上電視廣告，鼓勵美國人再次搭乘飛機。

資本主義如果不處於運動狀態，就什麼也不是。馬克思深深領會這一點，接著提出資本的轉變物力論（transformative dynamism）。可是他竟然經常被描述為靜態的思想家，將資本主義化約為結構的型態，這種說法真的很奇怪。不，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尋求的是一個概念工具，一個深層結構，能夠確實解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當中的運動，所以他的許多概念是圍繞著**關係**形成的，而非獨立自主的原則。那些概念是關於轉變的活動。

因此，想理解馬克思說的話，必須認識並領會《資本論》的辯證法。然而，許多人並不同意這一點，包括某些馬克思主義者。所謂的「分析馬克思主義者」（analytical Marxists）摒棄辯證法，例如柯亨（G. A. Cohen）、約翰．羅莫爾（John Roemer）、羅伯特．布倫納（Robert Brenner）等思想家。其實他們喜歡稱呼自己「不瞎扯的馬克思主義者」（nobullshit Marxists），偏好將馬克思的論述化為一連串的分析命題。其他人則將他的論述化為世界的因果模式（causal model），甚至還有人以實證主義的方式呈現馬克思，讓他的理論比照經驗數據接受檢驗。這些情況都剝奪了辯證法。原則上我想說的不是分析馬克思主義者有錯，或是那些將馬克思變成實證主義模式建構者的人有所誤解。也許他們是對的，但我堅持馬克思所說的話是辯證的，而且我們首先必須做的，就是以辯證的方式閱讀《資本論》。

最後一個重點：我們的目標是讀馬克思自己寫的《資本論》，但由於引導這個目標的人是我，閱讀他的文字時難免會受到我的興趣和經驗影響。我在學術生涯中花了很多時間將馬克思理論應用於研究資本主義下的都市化、地理發展不均和帝國主義，這樣的經驗當然會影響現在我讀《資本論》的方式。首先，這些研究是實務的，而非哲學

或抽象理論的，我的取徑一直都是去問，每日生活在資本主義製造的大城市中，《資本論》能夠帶給我們什麼啟示？應用這部著作工作三十多年來，地理、歷史、社會發生過各種轉變。沒錯，我喜歡每年都教《資本論》的理由之一，就是每次我都必須問自己有什麼不同的讀法，會不會突然意識到我之前沒注意到的事情。我發現，隨著地理、歷史和人們改變，我重讀馬克思比較不是為了尋求指引，而是為了可能的理論洞見。當然，我也逐漸修正自己對於文本的理解。我們面臨的歷史與知識氛圍充滿前所未有的問題與危險，所以我們閱讀《資本論》的方式也需要轉變與調適。

馬克思談到這個必要的再形成與再詮釋過程。他評論，十八世紀的資產階級理論以某種方式理解世界，接著歷史持續發展，那個理論與其理論形成反而變得無關。（第八——一〇頁）隨著環境改變，想法必須改變或重置。馬克思於一八五〇與一八六〇年代清楚理解並呈現資本主義的世界，但是世界已經變了，所以永遠都要問那個問題：這本書能夠以什麼方式應用在我們的時代？不幸的，就我的觀點，過去三十年，新自由主義的反革命主宰全球資本主義，在全球重新恢復馬克思於一八五〇與一八六〇年代在英國精闢解構的情況。因此在本書中，針對《資本論》與當今世界的關連，以及最能符合時代潮流的讀法，我也加入了一些個人意見。

無論如何，我最希望的是讓你帶著自己的讀法離開。也就是說，我希望你用自己獨特的經驗來閱讀這本著作，包括知識的、社會的、政治的經驗，並且用你自己的方式從中學習。我希望你和《資本論》交流的時光既愉快又有所啟發，並且也讓《資本論》回應你。試著理解看似最不可能理解的事，這樣與文本對話，將帶來美好的經驗。將《資本論》翻譯為對個人生命有意義的語言，是每位讀者的工作。因為世界永遠在變，沒有（甚至不可能有）最終且明確的讀法。如同馬

克思可能會說的：「這裡是羅陀斯，就在這裡跳吧！」^[4] 球在這裡，就帶著這個跑吧！

-
1. 參見馬克思（Karl Marx）《資本論》第一卷（*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I, trans. Ben Fowkes, London: Penguin Classics, 1990）。接下來引用《資本論》內文時只會標注頁碼。（原書注）[↗](#)
 2. 括弧中的頁數，為《資本論》繁體中文版之頁碼。[↗](#)
 3. 參見大衛．哈維《資本的限制》（*The Limits to Capital*, London: Verso, 2006）。（原書注）[↗](#)
 4. 原文為拉丁文「Hic Rhodus, hic salta!」，出自《伊索寓言》一則故事，意指「就在此時此地，拿出根據證明你的言論或你會的事」，告誡人們不要只是嘴巴說，要實際去做。[↗](#)

《資本論》 第一篇 Capital, Part I

一、商品和交換

Commodities and Exchange

第一章 商品

THE COMMODITY

第一節 使用價值和價值

Use-Value and Value

讓我從第一章第一節開始析毫剖釐。我這麼做，部分是因為馬克思在這裡闡述了基礎範疇，但他的寫法不僅先驗，也有點隱晦難解，你要不就全盤接受，要不就全盤否定，因此需要詳細說明。不過我也希望可以讓你盡快習慣這樣細讀，因為想理解《資本論》，就有必要深入細節閱讀。總之，別擔心，我不會一直逼得那麼緊！

馬克思先驗的理論就從商品開始。他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的財富，表現為『龐大的商品堆積』，單個的商品表現為這種財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們的研究就從分析商品開始。**」

（第三九頁）不過，要注意這段話的用詞。「表現為」（appear）出現了兩次，而且很明顯的，「表現為」不等於「就是」。選用這個詞——而且要留意這個詞，因為馬克思在《資本論》通篇反覆使用它——表示，在表面的樣子之下，其他事情正在發生。我們立刻會因而受引導去思考：那可能是什麼事情？另外還要注意，馬克思只關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他不關心古代的生產方式、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甚或混合的生產方式，而只關心相當純粹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繼續往下讀時，請謹記這一點。

從商品開始談起，其實非常有用，因為每個人每天都會接觸商品，都有相關的經驗，生活中無處不受商品團團包圍。我們花時間購物、選物，也花了很多時間想著要買什麼、不買什麼。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中，商品形態無所不在。馬克思選擇**這個公分母**，是我們全

體都熟悉共通的，無論階級、種族、性別、宗教、國籍、性傾向或其他。我們不僅從日常生活中認識商品，商品也是我們生存之必需：我們必須購買商品才能活命。

商品在市場中買賣。一個問題隨即出現：這是什麼樣的經濟交易？商品是符合人類想要、需要、欲求的東西；它是身外之物，是我們取得之後占有的東西。不過馬克思立刻聲明，他不在乎「**這種需要的性質如何，例如是由胃產生還是由幻想產生**」（第三九頁），他只對簡單的事實感興趣：人們購買商品，以及這個行為是人類生活的根基。當然，世界上有千百萬個商品，不僅材質不同，描述數量的方式也不同（麵粉幾磅、襪子幾雙、電力幾瓦、布料幾碼等），但馬克思把這些龐大的多樣性全擺到一邊，他表示，發現「**物的多種使用方式，是歷史的事情**」，「**為有用之物的量找到社會尺度**」也一樣。（第三九頁）然而，他需要找到一種可以概括談論這些商品的方式。理解「**物的有用性**」的最佳方式可以是「**使用價值**」。（第四〇頁）了解使用價值的概念，對接下來的所有內容都非常重要。

注意他多快就從人類各式各樣的想要、需要、欲求，以及五花八門的商品與難以計數的重量、尺寸當中抽離，以便聚焦在使用價值這個單一概念。這也說明了他在其中一篇前言所做的一個論述。他說，社會科學的問題就是我們不能在實驗室中進行獨立控制的實驗，所以取而代之的是我們必須運用抽象力（the power of abstraction），研究才能達到近似科學形式的理解。（第二頁）在這個開場段落中，我們首次看見這種抽象力的運作，當然也不會是最後一次。

然而，「**在我們所要考察的社會形式中**」（即資本主義），商品「**也是……交換價值……的物質承擔者**」。小心「承擔者」這個字，因為承擔（bear）某物不等於成為某物。商品承擔^[1]著某樣目前我們尚未定義的事物。因此，我們該怎麼找出商品承擔的那樣東西？當我

們檢視市場中實際的交換過程，會看到各式各樣的交換比率^[2] 存在，例如襯衫與鞋子之間、蘋果與柳橙之間。此外，即使是同樣的產品，由於時間、地點的不同，交換比率也存在著極大差異。乍看之下，彷彿交換比率是「偶然的、純粹相對的東西」（注意「相對」這個詞），它因而「表現為」這樣一種觀點：「商品固有的、內在的交換價值似乎是一個形容語的矛盾（contradiction in terms）。」（第四〇頁）另一方面，原則上所有東西都可以和其他東西交換。商品可以不斷換手，在交換系統中不斷流動。某樣東西使所有商品在進行交換時是可通約的（commensurable）。從這一點，我們可以得出「同一商品的各種有效的交換價值表示一個等同的東西（something equal）。第二，交換價值只能是可以與它相區別的某種內容的表現方式（the mode of expression），一種『表現形式』（the 'form of appearance'）」。（第四一頁）我不能切開一個商品，然後在裡面找到讓它可以與其他商品交換的元素。讓商品可以交換的必須是其他東西，而且它只在商品進行交換時才會被發現（在這裡，流動和過程的概念之重要性開始浮現）。商品轉手時，它表現的不只是本身的性質，還有所有商品的性質，也就是該商品與其他商品可以通約。因此，為什麼商品之間可以通約，而這個可通約性又是從哪裡來的？所有的商品，「只要是交換價值，就必定能化為這第三種東西」（第四一頁）。

馬克思接著主張：「這種共同的東西不可能是商品的幾何的、物理的、化學的或其他的天然屬性。」（第四一頁）他的論述從這句話帶出重大轉折。人們經常將馬克思描述為唯物主義者，就算不說他是基本教義派，也會說他堅定不移。事物必須是物質的，才能被有效認定為真實的，但在這裡，他否認是商品的物質性使它可以通約。「作為使用價值，商品首先有質的差別；作為交換價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別，因而不包含任何使用價值的原子（atom of use-value）。」（第四一

—四二頁）商品的可通約性並非出自使用價值。「如果把商品體的使用價值撇開，商品體就只剩下一個屬性，」——這裡我們又要跳到另一個先驗的主張——「即勞動產品這個屬性」，（第四二頁）所以商品是人類勞動的產出成果。商品之間的共同屬性就是：商品全都是人類勞動體現於生產的承擔者。

然而，他緊接著問，什麼樣的人類勞動體現在商品中？不會是實際花費的時間——他稱為具體勞動——因為如此一來生產商品的時間越長，商品的價值就越高。為什麼我要因為某人花了很長的時間製作某物就付很多錢？還不如另一個人只花了一半的時間，但我只要付一半的錢。因此他說，所有商品都「化為相同的人類勞動，抽象人類勞動」（第四二頁）。

不過這種抽象人類勞動看起來像什麼？商品是

勞動產品剩下來的東西。它們剩下的只是同一的幽靈般的對象性，只是無差別的人類勞動的單純凝結……這些物，作為它們共有的這個社會實體的結晶，就是價值——商品價值。（第四二頁）

真是明快有力的一段話，但又極為言簡意賅！如果抽象人類勞動是「幽靈般的對象性」^[3]，我們怎麼可能看見或計量？這是什麼樣的唯物主義？

你會發現，這一節只用了六頁頗為晦澀的主張來闡述根本概念，論述從使用價值進行到交換價值，又到抽象人類勞動，最終得到價值是無差別的人類勞動的單純凝結。所有商品因其價值而可以通約，這個價值不僅隱藏為「幽靈般的對象性」，而且在商品交換過程中傳遞下去。這裡出現一個問題：價值真的是「幽靈般的對象性」，或者只是表現為那樣？

這個問題令我們將交換價值重新解釋為「**價值的必然的表現方式或表現形式**」（第四二頁）。注意這裡再次出現「表現」（appearance）一詞，但現在我們可以反過來看這個關係，因為令所有商品可交換的神祕事物，現在被理解為這個「幽靈般的對象性」所表現的世界，稱為價值。交換價值是人類勞動體現在商品中必然的表現。當你走進超市，你可以發現交換價值，但是無法直接看見或直接計量體現在商品中的人類勞動。放在超市貨架上的正是人類勞動的體現，就像幽靈一樣。想想看，下次你去超市時，就會被這些幽靈團團包圍！

馬克思接著回到這個問題：生產價值需要什麼樣的勞動？價值是「抽象人類勞動」在商品裡「對象化或物化」（objectified or materialized）。這個價值如何能夠計量？首先，價值顯然和勞動時間有關，但如同我在區分具體與抽象勞動時所說，價值不可能是實際的勞動時間，因為如此一來「**一個人越懶，越不熟練，他的商品就越有價值**」。所以「**形成價值實體的勞動是相同的人類勞動，是同一的人類勞動力的耗費**」。為了理解「**同一的人類勞動力的耗費**」可能是什麼意思，他說，他需要看看「**體現在商品世界全部價值中的社會的全部勞動力**」。（第四二—四三頁）

這個先驗的主張含意深遠。然而，馬克思在這裡並沒有詳細說明，所以就讓我來解釋，以免你曲解價值理論的內容。談「社會的全部勞動力」，是悄悄引證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生成的世界市場。這個「社會」——資本主義商品交換的世界——從哪裡開始和結束？如今是在中國，在墨西哥，在日本、俄國、南非，這個「社會」是一個全球的關係集合。價值計量是從這整個人類勞動世界得到的。在馬克思的時代，雖然規模明顯較小，但這也是真實的。《共產黨宣言》精湛描述我們現在所謂的全球化：

經由開拓世界市場，資產階級將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變成全球的。……資產階級從工業腳下挖掉國家立足的基礎。所有古老的國家工業不是已遭消滅，就是每天逐漸被消滅。新工業排擠舊工業，新工業的建立已經成為所有文明國家攸關生死的問題；新工業使用的原料不再來自本地，而是來自遙遠的地方；新工業的產品不僅在國內消費，也在全球各地消費。舊的、靠國內產品滿足的需要，被新的、靠遙遠國家和地區的產品來滿足的需要所取代。過去當地和國內自給自足和與世隔絕的狀態，被來自四面八方的互相往來與國家之間普遍的互相依賴所取代。

正是在這個交換關係不斷發展的全球領域，價值被決定，並且不斷被重新決定。馬克思在歷史的脈絡中寫作，在這個脈絡中，世界透過輪船、鐵路、電報，快速向全球貿易開放，而且他非常清楚，價值不是在我們自家後院或由某個國內經濟決定，而是從全世界的商品交換中產生。不過他在這裡再次使用抽象力，得到「同一的人類勞動力」這個想法，而每個這種勞動力「同別一個勞動力一樣，都是同一的人類勞動力，只要它具有社會平均勞動力的性質，起著這種社會平均勞動力的作用」（第四三頁），彷彿這種價值形式的化約實際上正透過世界貿易進行。

如此他就可以將「價值」重要的定義化為「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也就是「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下製造某種使用價值所需要的勞動時間」。所以他總結：「只是社會必要勞動量，或生產使用價值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該使用價值的價值量。」（第四三頁）這就得到了定義。可是這顯然是一個有條件的定義，因為這是「社會」內部的概念，但是社會從哪裡開始和結束？是封閉或是開放？如果那個社會是世界市場（看樣子當然必須是），然後呢？

關於使用價值、交換價值、價值，馬克思的定義令人費解，卻能勉強應付過去，那是因為任何讀過李嘉圖的人會說，對，這是李嘉圖。這是純粹的李嘉圖，不過有一個例外。李嘉圖訴諸以勞動時間為價值的概念，馬克思則利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概念。馬克思在這裡複製李嘉圖的概念工具，然後，看似無害地插入幾個字修飾，但我們會看到，這個插入內容造成極大的差異。我們立刻就會問：什麼是社會必要？怎麼建立，又由誰建立？馬克思沒有立刻提供答案，但這個問題是貫穿整個《資本論》的主軸。牢牢嵌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社會必要性是什麼？

我認為，這個問題直到現在對我們而言仍是個大問題。是否如同英國前首相柴契爾的名言「別無選擇」所說的那樣，某種程度那就像是說，圍繞我們的「社會必要性」（social necessities）毫無改變餘地，我們別無選擇，只能順從？這個問題的根本回到一個問題：「價值」由誰建立？又如何建立？當然，我們都喜歡認為我們擁有自己的「價值」，而且美國每逢選舉期間就會沒完沒了討論候選人的「價值」。

然而馬克思主張的是，某種與某些量的價值的決定過程我們並不理解，也不必然是我們有意識的抉擇，而關於這些價值被施加在我們身上的方式，需加以解釋清楚。如果你想了解你是誰，在這波濤洶湧的價值漩渦又該立足何處，首先必須理解商品的價值如何建立、產生，而且在社會、環境、政治等方面帶來什麼後果。如果你以為你可以解決嚴重的環境問題，例如全球暖化，卻不需真正面對誰決定、如何決定我們社會的根本價值結構，那麼你一定是在開玩笑。因此馬克思堅持，對於商品價值以及決定商品價值的社會必要性，我們必須理解它們究竟是什麼。

商品價值不是固定的量值。商品價值非常敏感，例如，對生產力的變化敏感。

在英國使用蒸汽織布機以後，把一定量的紗織成布所需要的勞動可能比過去少一半。實際上，英國的手工織布工人把紗織成布仍舊要用以前那樣多的勞動時間，但這時他一小時的個人勞動的產品只代表半小時的社會勞動，因此價值也降到了它以前的一半。（第四三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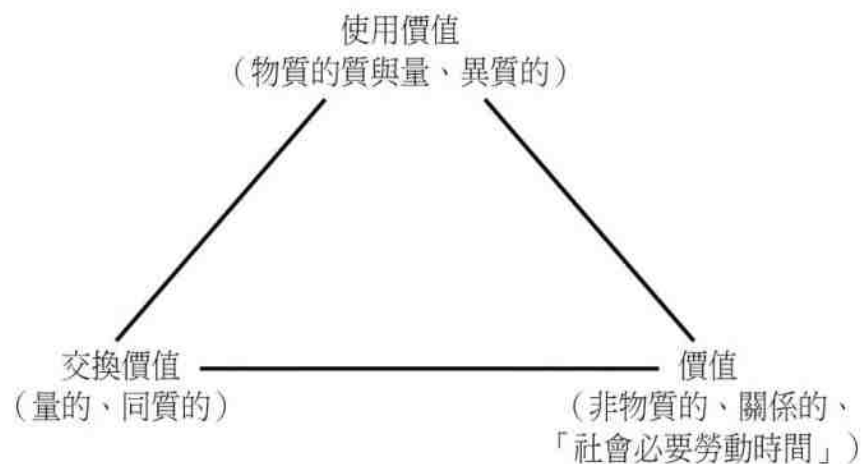
這個例子提醒我們留心一個事實：價值對於技術與生產力的革命非常敏感。第一卷許多篇幅會討論生產力革命的起源與影響，以及因而發生的價值關係革命。不過重要的不只是技術革命，因為價值是

「由多種情況決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練程度，科學的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應用的程度（技術和科學對資本主義的重要性深深吸引馬克思），生產過程的社會結合，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條件」（第四三頁）。有許多力量足以衝擊價值。自然環境轉變，或遷移到自然條件較佳（資源較便宜）的地方，都會使價值徹底發生變革。簡單來說，商品價值受到一連串強大的外力影響。這裡他不打算清楚列出所有的外力範疇，他只是想警告我們，我們所稱的「價值」不是恆常如一的，而是受制於不斷發生的革命轉變。

在這之後，他的論證出現奇怪的轉折。就在這一節的最後一段，他忽然重提使用價值的問題。「一個物可以是使用價值而不是價值。」我們呼吸空氣，但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成功把空氣裝瓶，當成商品販賣，儘管我很確定一定有人正想辦法這麼做。還有，「一個物可以有用，而且是人類勞動產品，但不是商品」。我在自家後院種植番茄，而且我吃那些番茄。事實上，很多身處資本主義的人為自己做很多事（尤其現在有很多DIY商店）。很多勞動（尤其在國內經濟）是在商品生產以外進行的。商品生產不只需要生產使用價值，而且要「為別人生產使用價值」。商品不只是為莊園領主生產的使用價值（如同農奴做的），也是透過市場轉到他人手中的使用價值。不過，這一點暗示了「沒有一個物可以是價值而不是使用物品。如果物沒有

用，那麼其中包含的勞動也就沒有用，不能算做勞動，因此不形成價值。」（第四四頁）馬克思稍早似乎為了得到交換價值而摒棄使用價值並從中抽離，正是這一點讓他推論出價值。可是這時他說，如果商品不符人類想要、需要、欲求，就沒有價值！簡單來說，你必須要能把價值賣給某地的某人。

我們來思考一下這個論述結構。我們從商品的單一概念開始，然後建立商品的二重性：商品有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交換價值是某物的表現。什麼的表現？馬克思說，價值的表現，而且價值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可是除非價值回頭和使用價值連結，否則沒有意義。使用價值對價值來說具有社會必要性。這個論述有個形式，看起來就像下圖所示。



接著思考一下這個論述的含意。你擁有一個商品，叫做房屋。你較感興趣的，是房屋的使用價值還是交換價值？你大概兩者都感興趣。不過這裡有個潛在的對立。如果想要完全實現交換價值，你必須把房屋的使用價值讓給別人。如果你擁有房屋的使用價值，那麼就很難得到交換價值，除非拿去反向抵押貸款，或做房屋淨值貸款。為自己增加房屋的使用價值，也會增加潛在的交換價值嗎？（翻修廚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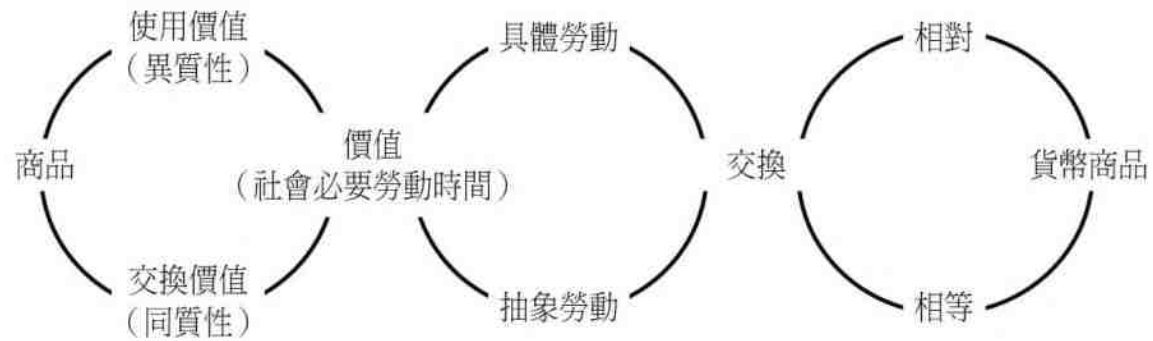
可能會；為了某個特殊興趣而增建的建造物，可能不會。）在過去的概念中，一棟房屋只是具有使用價值的家，現在概念更新了，它變成勞工階級家庭長遠的儲蓄（資產），甚至是任何能獲得貸款的人進行短期炒房的操作工具，這對我們的社會世界（social world）又有什麼影響？這個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二分法，可說非常有用！

繼續深入細節思考這個論述。商品這個單一的概念具有兩個面向，但是你不能把商品切成兩半，然後說，這邊是交換價值，那邊是使用價值。不行，商品是一個整體，不過在那個整體之中有一個二重面向，而那二重面向令我們將某個叫做價值的東西——另一個單一概念——定義為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而商品的使用價值所承擔的，正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為了具有價值，商品必須有用。由於價值與使用價值重新連結，我們將會看到各種圍繞供給與需求產生的問題。如果供給太多，交換價值將會下降；如果供給太少，交換價值將會上升——所以交換價值「偶然、相對」的面向包含供給與需求的元素。不過，撇開供需波動，價值可以保持不變（倘若所有決定價值的外力也不變，例如生產力）。馬克思對於供給與需求的關係不是非常感興趣。他想知道當供需平衡時，如何說明商品交換比率，例如襯衫和鞋子之間。於是我們需要一個不同類型的分析，將價值視為這個社會實體的結晶，稱為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為了把（供求平衡情況下的）商品的價值當成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進行討論，我們不知不覺間悄悄地抽離了市場中的供需狀態。

馬克思的辯證法如何在此運作？你會說交換價值造成價值嗎？你會說交換價值造成使用價值，或使用價值造成.....？這個分析不是因果分析。這個分析是關於關係的，關於辯證的關係。你能談論交換價值而不談使用價值嗎？不行。你能談論價值而不談使用價值嗎？不行。換句話說，你不能談論其中一個概念，卻不談其他的概念。這些概念互相依存，是在某種全體（totality）當中的關係。

我承認使用「全體」一詞會刺激某些學術圈子。馬克思完全不知道結構主義是什麼，更不會知道後結構主義。我們把他的思想塞進這些範疇時要小心（我個人的看法是他完全不符合這些範疇）。不過馬克思絕對有意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理解為一個全體，所以這裡唯一相關的問題，是他心中的全體概念到底是什麼？我們從第一節得知，理解這個全體的最好方式，是從圍繞商品而生的使用價值、交換價值、價值這三者並行的概念著手，但他已經承認，使用價值五花八門，交換價值既偶然又相對，而價值又有（或說表現上有）「幽靈般的對象性」，無論如何都受制於技術變革、社會與自然關係動盪等不斷的革命。這個全體不是靜止封閉的，而是流動開放的，因此不斷轉變。這絕對不是黑格爾式的全體，至於是什麼，留待我們繼續讀下去。

故事說到目前為止大概是這樣：馬克思宣布他的目標是揭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運作規則。他從商品的概念開始，立刻建立商品的二重性：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既然使用價值一直都在，對於資本主義的特徵就沒什麼可說的，因此馬克思將它放到一旁，以便好好研究交換價值。商品之間的交換比率一開始看似偶然，但是交換這個動作預設所有商品都有某樣共同之處，使商品能夠互相比較與通約。馬克思隱約主張，這個共同之處，就是商品都是人類勞動的產物。就這點而論，商品都包含「價值」，起初定義為在既定的勞動生產力條件下，製造商品所需要的社會必要（平均）勞動時間。可是為了讓勞動成為社會必要的，某地的某人必須想要、需要或欲求這個商品，意思就是使用價值必須重新加入論述。



接下來的分析中，使用價值、交換價值、價值這三個概念將互相保持長久、時而緊密的關係。馬克思很少單獨處理其中一項，重要的是**三者之間的關係**。儘管如此，他倒是經常檢視其中兩者的關係，默默將第三個放在一邊。第二節詳述勞動體現在商品中的二重性時，馬克思將焦點放在勞動的使用價值，以及（令交換價值不變的）有用的勞動體現的價值之間的關係。在下一節，為了說明貨幣的起源與角色，他暫時擱置使用價值，檢視交換價值與價值的關係。隨著論述展開，重要的是注意這些焦點變化，因為任何一節的說明總是取決於哪個概念暫時被擱置。

在我們繼續進行前，還需要說明另一個論證方式。從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這樣的二分法開始後，馬克思接著得到單一的價值概念，這個概念與人類勞動有關——理解為「**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第四三頁）。然而，什麼樣的人類勞動是社會必要的？尋找答案的過程中顯示了另一個二重性，即具體（實際）勞動與抽象（社會相關）勞動。這兩種形式的勞動在商品交換這個單一的動作中會再度交會。不過，檢視此刻的交換又顯露出另一個價值形式的二重性，即相對與相等。這兩種表現價值的方式在某個商品出現時就會重新結合——貨幣商品，其功用就是相對於所有其他商品，成為一般等價物（universal equivalent）。這裡我們看見論證形式的一個模式：隨著論證逐漸展開，將對立的兩方重新整合為整體（例如貨幣形式），而這個整體內

部潛藏矛盾，矛盾反過來導出另一個二重性（過程和物品的關係、人之間的物質關係、物品之間的社會關係）。這是馬克思使用的辯證法，而且如我們即將見到的，這個辯證法會貫穿整部《資本論》。

上一頁的圖就是論證模式的概略圖示。

將論述化為這個圖示，就比較容易見樹又見林，也更容易將任何一節的內容放進整個論述的脈絡。嚴格來說，這不是黑格爾式的邏輯，因為沒有最後階段的合題，只有暫時的整體，而整體之中尚潛藏著另一個矛盾（二重性），需進一步論述才能理解。這就是馬克思如何在《資本論》開展陳述的過程，而且他確實就是開展，而非邏輯推論。這個過程創造出一個論述基本架構，各式各樣的概念內容都可以圍繞這個架構鋪排，如此一來，隨著我們繼續往下讀，就會越來越廣泛理解，是什麼樣的內在關係保持資本主義恆常處於矛盾的整體狀態，而且因此不斷運轉。

第二節 體現在商品中的勞動的二重性

The Dual Character of the Labour Embodied in Commodities

在這一節的開頭，馬克思謙虛地說：「商品中包含的勞動的這種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證明的。」他接著說：「這一點是理解政治經濟學的樞紐，因此，在這裡要較詳細地加以說明。」（第四五頁）如同第一節，他從使用價值開始，有用的、「具體的」勞動生產製造這些有形產品。具體勞動過程的形式具有龐大的異質性——裁縫、製鞋、紡紗、織布、農耕等——這點非常重要，因為沒有異質性，就沒有任何交換動作的基礎（顯然沒人會想交換類似的東西），也不會有勞動的社會分工。

各種使用價值如果不包含不同質的有用勞動，就不能作為商品互相對立。在產品普遍採取商品形式的社會裡……作為獨立生產者的私事而各自獨立進行的各種有用勞動的這種質的區別，發展成一個多支的體系，發展成社會分工。（第四五頁）

馬克思在此提出一個方法學主題呼應這些章節：從簡單移動到複雜；從交換經濟簡單的分子層面移動到更系統性的理解。接著為了檢視有用勞動某些普遍的性質，他又背離探討「關係」這個規則，因為「勞動作為使用價值的創造者，作為有用勞動，是不以一切社會形式為轉移的人類生存條件」。有用勞動是「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及人類生活得以實現的永恆的自然必然性」。（第四六頁）

「物質變換」（metabolism）以勞動作為人類存在與自然之間的中介（mediator），這個想法是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論述的核心。在《資本論》中，他會多次回到這個想法，即使他並沒有好好發展這個想法。這也是他的典型取徑。其實他在說：「看，這裡有件重要的事情你要想想（在這個情況是對自然的關係），我不會再詳細解釋，但是在我接著談論更迫切的問題之前，我想把這件事情當成值得注意的事提出來。」他寫道：「使用價值……是自然物質和勞動這兩種要素的結合。」因此，「人在生產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樣發揮作用」（第四六頁）。這又是一個重要的根本論點：無論我們做什麼，都必須與自然法則一致。

（我們）只能改變物質的形式。不僅如此，他在這種改變形態的勞動本身中還要經常依靠自然力的幫助。因此，勞動並不是它所生產的使用價值即財富的唯一源泉。正像威廉．配第所說，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第四六頁）

藉由這個男女比喻（可追溯到哲學家法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幫助，馬克思介紹財富（某人控制的所有使用價值）與價值（這些使用價值代表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之間的重大區別。

馬克思接著回到價值的問題，以便對比價值的同質性（人類勞動的所有產品）和使用價值與勞動具體形式龐大的異質性。他寫道：

縫和織是不同質的生產活動，但二者都是人的腦、肌肉、神經、手等等的生產耗費，從這個意義上說，二者都是人類勞動，但只是耗費人類勞動力的兩種不同的形式。當然，人類勞動本身必須已有或多或少的發展，才能以這種或那種形式耗費。但是，商品價值體現的是人類勞動本身，是一般人類勞動的耗費。（第四七頁）

就這點而論，這是馬克思所謂的「抽象」勞動（第四七—四九頁）。這種勞動的概括表述與無數生產使用價值的具體勞動形成對比。創造這個抽象勞動的概念時，馬克思認為他只是在反映廣泛的商品交換產生的抽象概念。

因此，馬克思依據簡單的抽象勞動單位來將價值概念化；這種計量標準「在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文化時代具有不同的性質，但在一定的社會裡是一定的」。這裡，我們再次遇到《資本論》裡常用的策略。計量標準依時空而訂，但為了達到分析的目的，我們假定計量標準是已知的。不僅如此，在這種情況下，他繼續說「複雜勞動」，也就是高技能勞動，「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說多倍的簡單勞動，因此，少量的複雜勞動等於多量的簡單勞動」。（第四七頁）

經驗證明，這種簡化是經常進行的。一個商品可能是最複雜的勞動的產品，但是它的價值使它與簡單勞動的產品相等……為了簡便起

見，我們以後把各種勞動力直接當做簡單勞動力，這樣就省去了簡化的麻煩。（第四七頁）

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從未明確說明他心中想的「經驗」是什麼，導致這個段落極具爭議。文獻上稱為「簡化問題」，因為高技能勞動如何能、又如何獨立於商品生產出的價值而簡化為簡單勞動，這點並不清楚。就像價值作為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主張，馬克思的表述如果不算傲慢，也顯得隱晦。他沒有解釋如何簡化。他只是為了分析而假定就是如此，接著以此為基礎繼續進行。這意味著我們在具體勞動、有用勞動和有用勞動的異質性中發現的質性差異，在這裡被簡化為某種純為數量與同質的東西。

當然，馬克思的重點是，勞動抽象（同質）與具體（異質）的面向在勞動的單一行為中被合而為一了。並非抽象勞動在工廠的某處發生，而具體勞動又在別處發生。此二重性存在於單獨一個勞動過程，例如，製作體現價值的襯衫。這意味著沒有製作襯衫的具體勞動，就沒有價值的體現，此外，除非襯衫用來交換鞋子、蘋果、柳橙等等，我們不能知道價值是什麼。因此，具體與抽象勞動之間有一種關係，透過具體勞動的多樣性，才會出現抽象勞動的量測桿。

一切勞動，一方面是人類勞動力在生理學意義上的耗費；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類勞動這個屬性來說，它形成商品價值。一切勞動，另一方面是人類勞動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費；就具體的有用的勞動這個屬性來說，它生產使用價值。（第四九頁）

注意這個論述反映第一節的論述。單一商品內部潛藏使用價值、交換價值與價值。一個特定的勞動過程，在一個商品中體現有用的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或價值（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而這個商品在市場上是交換價值的承擔者。回答稍早的問題，高技能或「複雜」勞動如

何能夠簡化為簡單勞動，原來一部分的答案就在下一節。下一節中，馬克思跟著商品到市場，探討價值和交換價值的關係，所以我們接著進入第三節。

第三節 價值形式或交換價值

The Value Form, or Exchange-Value

依我看來，這一節包含很多無聊的材料，很容易掩蓋本節論證的重要性。如我稍早指出，馬克思有時會像會計師似的，導致某種說明的形式走到極端，令人生厭：當這個等於那個，而那個等於這個，這個要三毛，那個要十五毛，然後結果就是另外一個等於……無邊無際，還有各式各樣的算式需要理解。馬克思的著作經常出現「見樹不見林」的問題，最嚴重的例子就在這裡，所以也是搞清楚如何理解的大好時機。我將分兩個層次處理這個問題：我會快速瀏覽一個簡單、技術性的論述，然後講評這個論述深層的重要性。

馬克思的目標是說明貨幣形式的起源。他（再次非常謙虛地）說：「我們要做資產階級經濟學從來沒有打算做的事情。」（第五〇頁）

指明這種貨幣形式的起源，就是說，探討商品價值關係中包含的價值表現，怎樣從最簡單的最不顯眼的樣子一直發展到炫目的貨幣形式。這樣，貨幣的謎就會隨著消失。（第五〇頁）

他從簡單的以物易物說起，用了一連串強硬的步驟完成這件工作。我有一個商品，你有一個商品。我的商品的相對價值，將會以你的商品的價值（勞動投入）表現出來，因此你的商品就會計量我的商品價值多少。將這個關係反過來，我的商品可以當作你的商品相等的價值。在這類簡單的以物易物中，每個擁有一個商品的人，就是擁有

某樣具有相對價值的物品，並尋找另一個相等價值的商品。既然商品就和人與交換一樣多，等價物就和商品與交換一樣多。馬克思這裡想要呈現的是交換的行為永遠具有二重性——相對形式和相等形式這兩極，在此二重性中，等價的商品「總是當作抽象人類勞動的化身」（第五九頁）。目前為止潛藏在商品內部之使用價值與價值的對立，「就通過外部對立，即通過兩個商品的關係表現出來了」，在這個關係中，一個商品是使用價值，而另一個商品在交換中表現價值。（第六二頁）

在複雜的交換場所，例如市場，我的商品會有多種可能的等價物；反過來，每個在那裡的人，也擁有相對價值的物品，和我手中這個等價物具有潛在的關係。交換關係的複雜程度提高，則產生價值的「擴大形式」，而擴大形式轉變為價值的「一般形式」（〔二〕：第六三一六五頁、〔三〕：第六六一七〇頁）。這個轉變最終結晶為一個「一般等價物」：扮演獨占角色「貨幣商品」的一個商品（〔四〕：第七〇—七一頁）。貨幣商品源自交易系統，但不早於交易系統，所以貨幣形式的具體結晶，重要且必要的條件是交換關係增生（proliferation）與普遍化。

在馬克思的時代，黃金、白銀這類的商品已出現並扮演這個重要角色，但基本上主要是瑪瑙、鮪魚罐頭，或者在類似戰爭的紛亂時期，是香菸、巧克力或各種東西。一個市場系統需要某種貨幣商品來有效運作，但唯有市場交換興起，貨幣商品才會出現。貨幣不是從外附加的，也不是某人覺得貨幣的概念不錯而發明的。馬克思主張，即使是象徵的形式，也必須用這個脈絡去理解。

這裡出現一個有趣的詮釋問題，這個問題突如其來地出現在《資本論》好幾次：馬克思提出的是歷史的論述，還是邏輯的論述？支持他解釋貨幣商品如何形成的歷史證據，現在依我看來，令人覺得相當薄弱。準貨幣系統與商品、宗教圖像、象徵代表物等存在已久，而且

這些事物雖然表達某種社會關係，甚至逐漸融入商品交換，但對於商品交換而言卻未必是起源關係。如果我們翻閱考古學或歷史紀錄，現在可能很多人會主張貨幣形式出現完全不是馬克思所主張的那樣。我傾向接受那個論述，但除此之外還想說明以下的事，而這又回到馬克思對理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興趣。在資本主義之下，貨幣形式必須受管束並符合馬克思描述的邏輯立場，也就是在一個增生的交換關係系統中，貨幣形式能夠反映這個系統的需求。不過，同樣的，正是商品交換關係增生，將所有先前的象徵形式管束為加速商品市場交換所需的貨幣形式。貨幣形式的前身確實可以在貨幣制度的考古和歷史紀錄中找到，但貨幣形式必須符合這個邏輯，才能被吸收進入資本主義，並且行使貨幣的功能。還有，我們應該看得出來，少了那樣的管束，市場就不可能進化。要說馬克思的論述是歷史的論述，可能顯得薄弱，但說它是邏輯的論述，卻相當有力。

整體而言，這一節建立了商品交換與貨幣商品之間的必要關係，以及一方發展時，對另一方互相扮演決定性角色，不過還有很多必須仔細注意的地方。這一節一開頭，馬克思描述

商品的價值對象性不同於快嘴桂嫂^[4]，你不知道對它怎麼辦。同商品體的可感覺的粗糙的對象性正好相反，在商品體的價值對象性中連一個自然物質原子也沒有。因此，每一個商品不管你怎樣顛來倒去，它作為價物總是不可捉摸的。但是如果我們記得，商品只有作為同一的社會單位即人類勞動的表現才具有價值對象性，因而它們的價值對象性純粹是社會的，那麼不言而喻，價值對象性只能在商品和商品的社會關係中表現出來。（第五〇頁）

這是至關緊要的一個重點，再怎麼強調也不為過：價值是非物質的，卻是**客體的**（objective）。考慮到馬克思理當追隨嚴格的唯物主

義，這個論述，光看表面實在驚人，而且我們要花點力氣想想那是什麼意思。價值是一種社會關係，而且你無法實際看見、觸摸或直接感受社會關係，但價值有一個客觀的呈現（objective presence）。因此我們必須小心檢視這個社會關係與其表現。

馬克思提出的想法如下：價值是非物質的，少了表現的工具就無法存在。因此，貨幣系統興起，貨幣形式本身作為有形的表現工具，使得價值（作為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成為交換關係的調控者，但只有在商品交換關係增生時，貨幣形式才逐漸能夠表現價值——根據邏輯論證，一步一步來。因此，外面沒有某個叫做「價值」的普遍東西，經過多年努力才終於透過貨幣交換來表現。恰恰相反，貨幣形式興起和價值形式有種共同進化的內在關係。貨幣交換的興起，導致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的主導力量，所以價值作為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在歷史上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特有的，只有在市場交換做好必要工作的情況下才會發生。

從馬克思的分析可得到兩個結論，以及一個大疑問。第一個結論是：交換關係完全不是深層價值結構的附帶表現；交換關係存在於與價值之間的辯證關係，後者依賴前者的程度如同前者依賴後者。第二個結論證實價值概念的身分是非物質的（幽靈般的），卻又是客體的；企圖直接計量價值的所有嘗試都將告敗。至於那個大問號，則是關於貨幣表現的價值到底有多可靠準確，換句話說，非物質（價值）與客體性（貨幣表現的價值）兩者的關係實際上如何開展。

馬克思用了幾個步驟處理這個問題。他說：

只有不同種商品的等價表現才使形成價值的勞動的這種特殊性質顯示出來，因為這種等價表現實際上是把不同種商品所包含的不同種勞動化為它們的共同東西，化為一般人類勞動。（第五三頁）

之前高技能與複雜的人類勞動如何簡化為簡單人類勞動的問題，這裡有了部分答案。不過他接著繼續說：「處於流動狀態的人類勞動力」——馬克思顯然經常在《資本論》中提到流動的概念——「或人類勞動，形成價值，但本身不是價值。它在凝固的狀態中，在對象化的形式上才成為價值。」（第五三頁）因此，需要區別勞動過程和該過程生產的物品。過程與物品之間的關係，以及流動性等想法，在馬克思的分析當中很重要。他越常提到，就表示他的辯證法越來越遠離形式邏輯，轉而趨向歷史過程的哲學。人類勞動是有形的過程，但那個過程的終點，你得到這個「凝結」價值的物品——一個商品。雖然實際過程很重要，但具有價值的是那個**物品**，具有客體性質的也是那個**物品**。因此：

要使麻布的價值表現為人類勞動的凝結，就必須使它表現為一種「對象性」，這種對象性與麻布本身的物體不同，同時又是麻布與其他商品所共有的。（第五三頁）

問題是：這個「與麻布本身的物體不同」的價值要如何表現？答案就在貨幣商品形式。不過他要我們注意，價值與其貨幣形式的表現兩者之間的關係有一些特點。他寫道：「第一個特點，就是使用價值成為它的對立面即價值的表現形式，」（第五八頁），而且「隱藏著一種社會關係」（第五九頁）。

從這裡就產生了等價形式的謎的性質，這種性質只是在等價形式以貨幣這種完成的形態出現在政治經濟學家的面前的時候，才為他的資產階級的短淺的眼光所注意。於是他用不太耀眼的商品代替金銀，並以一再滿足的心情反覆列舉各種曾經充當過商品等價物的普通商品，企圖以此來說明金銀的神祕性質。（第五九頁）

他繼續說：「充當等價物的商品的物體總是當做抽象人類勞動的化身，同時又總是某種有用的、具體的勞動的產品。」（第七二頁）這是什麼意思？舉例來說，黃金是一個特殊的使用價值，一個特殊的商品，在特殊的製造過程中生產出來，而我們把黃金拿來表現各地所有人類勞動——我們拿某個特殊的使用價值，當成所有社會勞動的替換物。如此便產生複雜的問題，我們在第二章更加深入檢視貨幣理論時就會看到。

第二個特點，就是「具體勞動成為它的對立面即抽象人類勞動的表現形式」，而第三個特點是「私人勞動成為它的對立面的形式，成為直接社會形式的勞動」（第六〇頁）。這意味著，貨幣商品這個一般等價物受制於任何使用價值生產都會遭遇的質與量的問題，不僅如此，就在貨幣商品行使其普遍的社會功能時，貨幣商品的製造、販賣和積累（最終成為資本）都在私人的手中。例如，一九六〇年代末期，當黃金還是支撐全球貨幣的主要商品時，兩個主要的黃金製造商為南非和俄羅斯，兩者對國際資本主義都不是特別友善。一九七〇年代初期，整個金融系統實施無實體化（dematerialization）與浮動匯率，與黃金標準脫勾，使黃金製造商失去影響力（即使那不是主要的原因）。

馬克思的分析引發我們思考這些矛盾，而且我們之後會看到，這些特點和矛盾如何造成可能的金融危機，尤其是在第三卷，但這一卷的第三章也會讀到。無論如何，根本的結論一定是價值和價值的貨幣形式表現之間充滿矛盾，因此我們永遠無法假定完美的表現形式。這種價值與其表現之間的不相稱，即使問題重重，竟然也有優點，我們之後將會看到。

這也帶領我們去讀亞里斯多德一個重要段落。亞里斯多德說：「沒有等同性，就不能交換，沒有可通約性，就不能等同。」^[5] 價值

的相對形式與相等形式之間預設進行的交換具有等同性。在市場系統中，等同的屬性極為重要；馬克思認為理論上資本主義如何運作，等同性是根本。亞里斯多德也明白交換關係中可通約性與等同性的必要，但他想不透背後的道理。為何想不透？馬克思的回答是：「希臘社會是建立在奴隸勞動的基礎上的，因而是以人們之間以及他們的勞動力之間的不平等為自然基礎的。」（第六一頁）在奴隸制的社會，不會有我們要找的那種資本主義價值理論。請再次注意資本主義價值理論的歷史特有性。

這令馬克思回過頭闡述貨幣形式的三個特點，以鑑別一個新浮現的對立。

潛藏在商品中的使用價值和價值的內部對立，就通過外部對立，即通過兩個商品的關係表現出來了，在這個關係中，價值要被表現的商品只是直接當作使用價值，而另一個表現價值的商品只是直接當作交換價值。（第六二頁）

這個價值的表現與無數商品之間的對立，導致商品與貨幣「互相牴觸」（antinomy）^[6]，而這個對立必須理解成潛藏在商品內部的某物外化（externalization）。一旦外化，對立就變得清楚明確。商品和貨幣之間的關係是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之間二分法的產物，從一開始，我們就發現商品內部潛藏這個二分法。

因此，我們能從這裡學到什麼？首先，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不能直接作為進行中事物的調控者，因為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一種社會關係，但間接透過貨幣形式為中介就可做到。此外，由於貨幣形式興起，價值開始結晶為主導資本主義經濟如何運作的原則。還有，要時時記得，價值是非物質的，而是客體的。現在，這裡產生很多常識邏輯的問題。常識邏輯假設價值真的可以計量，某些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者甚至花了很多時間解釋如何做到。我的主張是：你無法做到。如果價值是非物質的，你就不能直接計量。光是看著商品，想要尋找裡面的價值，就像想找出石頭裡的引力。價值只存在於商品之間的關係，而且只有在貨幣商品矛盾且有問題的形式中，價值才能以物質表現。

現在我們花點時間進一步思考馬克思提出的三個根本概念——使用價值、交換價值、價值。在這裡，我會加入一些出自個人興趣的感想，你可以自行決定是否接受。這三個不同的概念內部潛藏完全不同的時空指涉對象。使用價值存在於有形物質世界的物品，可以用牛頓和笛卡兒絕對的空間與時間描述。交換價值存在於相對的時空運動與商品交換，而價值只能根據與世界市場相關的時空來理解。（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非物質的、關係的價值，在資本主義全球發展運行中的時空才會出現。）然而，如同馬克思已經令人信服地表示，價值不能沒有交換價值而存在，交換價值不能沒有使用價值而存在。這三個概念在辯證上要互相整合在一起。

同樣的，絕對的、相對的、相關的這三種時空形式，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地理與歷史動態中以辯證的方式互相關連。這是我以地理學家的身分提出的論述。其中一個主要結論是資本主義的時空不是固定的，而是變化無常的（加速發展，而且經由交通與傳輸不斷的變革錘鍊，如馬克思在其他地方所稱的「被時間消滅的空間」）^[7]。我忍不住在討論中加入這一段，提供你們思考！儘管如此，如果你想繼續研究資本主義的時空動態，你必須去看別的書。^[8]

第四節 商品的拜物教性質及其祕密

The Fetishism of the Commodity and Its Secret

這一節的寫作風格完全不同，甚至有點文學性——帶著激情、隱喻、想像、嘻笑、情意，充滿魔法、奧祕、巫術的暗示和指涉。這一

節和上一節枯燥的「會計師」文風顯然不同。這也是馬克思《資本論》全書的典型策略。他經常根據討論主題變換語言風格。在這裡，這樣的變化，可能會令人搞不清楚拜物教的概念與馬克思的整體論述有何關連（事實上，這一節和第三節一起從《資本論》第一版的附錄移到現在第二版也是最終版的位置，此舉更加深疑惑）。例如，試圖從馬克思身上建立嚴格政治經濟理論的人，有時似乎認為拜物教的概念和正文沒有直接關係，不是非常重視。另一方面，哲學或文學信念較強的人又把拜物教當成金條，視為馬克思世界觀的根本要素。因此，我們必須問的問題之一便是：這一節和馬克思的整體論述有什麼關係？

當他談到，政治經濟系統的重要特色被「隱藏」或混淆是因為「互相牴觸」和「矛盾」，例如，一方面是貨幣商品的特點，另一方面是幽靈般的價值普遍性兩者之間的衝突矛盾，這時他已經點出拜物教的概念。之前馬克思已經在文中談到緊張、對立、矛盾，現在又在「商品的拜物教性質及其祕密」（第七一頁）的標題下仔細檢視。接下來我們就會看到，拜物教的概念一再出現在《資本論》全書中（往往心照不宣而非直接了當），作為解開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之奧祕的重要工具。因此，我認為拜物教對政治經濟學和馬克思的整體論述都是根本的概念。這個概念實際上將兩者緊密結合。

他以兩個步驟進行分析。首先，他指明拜物教如何興起，而且是資本主義政經生活根本且不可避免的面向。其次，他檢視資產階級思想表現這個拜物教的方式如何讓人產生誤解，尤其是在一般與古典的政治經濟學領域。

他首先提出他的觀察，商品「充滿形而上學的微妙和神學的怪誕」：

商品形式的奧祕不過在於：商品形式.....把人們本身勞動的社會性質反映成勞動產品本身的物的性質，反映成這些物的天然的社會屬性。（第七二頁）

問題是「商品形式和它藉以得到表現的勞動產品的價值關係，是同勞動產品的物理性質以及由此產生的物的關係完全無關的」。我們的感官體驗到的商品使用價值，和商品的價值無關。因此，商品是「可感覺而又超感覺的物或社會的物」，結果就是「人們自己的一定的社會關係，但它在人們面前採取了物與物的關係的虛幻形式」。正是因為這樣的情況，才會定義「勞動產品一旦作為商品來生產，就帶上拜物教性質」，拜物教「是同商品生產分不開的」。（第七二—七三頁）

他說，之所以如此，原因是「生產者只有通過交換他們的勞動產品才發生社會接觸」，所以只有在市場進行交換的時候，他們才會知道「私人勞動的特殊的社會性質」。換句話說，他們不知道也無法知道他們的商品的價值，除非他們拿到市場上而且成功交換商品。「在生產者面前，他們的私人勞動的社會關係就表現為現在這個樣子」——請特別注意這個重要的句子，**表現為現在這個樣子**（appear as what they are）——「就是說，不是表現為人們在自己勞動中的直接的社會關係，而是表現為人們之間的物的關係和物之間的社會關係」。

（第七三頁）

那麼，這裡在說什麼？你走進超市，想買一顆生菜。為了購買那顆生菜，你要掏出某個金額的貨幣。貨幣和生菜之間的物質關係表達一種社會關係，因為價格——「多少錢」——是社會決定的，而價格是價值的貨幣表現。隱藏在這個物品的市場交換中的，是消費者

（你）和直接製造者（勞動生產生菜的人）之間的關係。你不只需要為了購買生菜去認識任何把價值凝結在生菜中的勞動或勞工，而且

在高度複雜的交換系統中，**不可能**知道任何勞動或勞工的事。正是如此，拜物教在世界市場中是不可避免的。最終結果就是我們與他人勞動活動的社會關係，被偽裝成物品之間的關係。例如，你在超市不可能知道生菜是由快樂的勞工、悲慘的勞工、奴隸的勞工、僱傭的勞工還是某個自僱農民生產的，而生菜本來就是沉默的，無法回答自己如何被生產、由誰生產。

這件事為什麼重要？我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地理學概論時，總是先問學生他們的早餐從哪裡來，然後他們會說：「喔，我從熟食店買的。」但當我要他們繼續往回追溯，他們發現自己想到整個不可思議的勞動世界，不僅地理環境差異極大，而且社會狀況迥然不同，這是他們盯著早餐或去熟食店時完全不知道且無法知道的。麵包、糖、咖啡、牛奶；杯子、刀叉、烤吐司機和塑膠餐盤——更不用說製作這些東西需要的機器和設備——連結他們與在全世界勞動的人。地理教育其中一項工作，就是傳達日常生活每個面向所牽涉的各種社會環境情況、空間連結和勞動實踐，甚至是每天放在餐桌上的早餐。

有時學生似乎認為我這麼做是為了讓他們內疚，因為他們沒有多關心那些住在多明尼加、收入極為微薄的貧窮蔗農。開始出現這種感覺時，學生偶爾會宣稱：「老師，我今天早上沒吃早餐！」聽到這樣的說法，我通常會回答，他們不如也省去整個星期的午餐、晚餐、點心，以便學習馬克思主義基本格言的真理：為了活著，我們必須吃飯。

這類問題確實會引發道德爭議。有些人基於各種理由，提出人際關係之間五花八門的道德行為規範，但他們接著就會面對兩難，不知道是否必須或又該如何將那些道德規範延伸到全球市場中的商品交換世界。堅持「良善」的面對面關係、幫助鄰居，都是很好的事，但那些我們不認識也永遠不會認識，卻在我們生活中扮演提供麵包這個重要角色的人，如果我們對他們完全漠然，善行又有什麼意義？這些問

題有時會引起我們注意：例如希望為商品交換世界清楚提出一套道德標準的「公平貿易」運動，以及希望為遙遠他人發起慈善捐助的反貧窮運動。可是就連這些行動往往也無法挑戰製造且維持全球不公狀態的社會關係：慈善家有錢，其他人很窮。

然而，馬克思的重點不是道德含意。他在意的是指出市場系統和貨幣形式如何透過物品交換掩蓋真正的社會關係。他說的不是以下這種偽裝，也就是他所稱的「**拜物教**」（第七三頁）只是幻覺（而且請注意馬克思將「拜物教」一詞作為學術用詞，與一般用法相當不同），是一種虛假的建構，只要我們願意就可以拆除。不是。事實上你看到的是那顆生菜，你看到的是你的貨幣，你看到價格，而且依據那些資訊做出實際決定。這就是「表現為現在這個樣子」那句話的重要意義：生菜就是超市裡那個樣子，而且我們可以觀察到那個樣子，即使生菜掩蓋了社會關係。

拜物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無法避免的情況，而且可能產生許多影響。例如，人們「**使他們的勞動產品彼此當做價值發生關係，不是因為在他們看來這些物只是同種的人類勞動的物質外殼。恰恰相反，他們在交換中使他們的各種產品作為價值彼此相等，也就使他們的各種勞動作為人類勞動而彼此相等**」。（第七四頁）我們再次看到價值從交換過程中產生，即使交換關係越來越集中在將價值表現為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然而，生產者

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但是他們這樣做了。因此，價值沒有在額上寫明它是什麼。不僅如此，價值還把每個勞動產品轉化為社會的象形文字。後來，人們竭力要猜出這種象形文字的涵義，要了解他們自己的社會產品的祕密。因為把使用物品規定為價值，正像語言一樣，是人們的社會產物。（第七四頁）

價值之形成與交換，以及價值非物質、「幽靈般」的性質作為一種社會關係，這兩者之間的辯證關係，沒有比這段話描繪得更明顯的了。

可是這個辯證法如何在思想裡複製？馬克思說，許多政治經濟學家搞錯了（現在仍是），因為他們看著市場的價格然後認為一切都在那裡，而且那是他們建構理論唯一需要的物質證據。他們只檢視供需關係與相關的價格變動。其他理解力較好的人會說「**後來科學發現，勞動產品作為價值，只是生產它們時所耗費的人類勞動的物的表現，這一發現在人類發展史上劃了一個時代**」（第七四頁）。古典政治經濟學確實逐漸集中在市場變動背後的價值（通常稱為「自然價格」

〔natural price〕），而且發現那樣的價值和人類勞動有關。

然而古典政治經濟學並未了解，價值作為「凝結」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它的非物質性及價值表現為貨幣兩者之間的缺口，因此也就未能理解交換增生在鞏固價值形式中扮演的角色，而且這個價值形式是資本主義歷史上特有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假設價值是不證自明且普遍的真理，沒有理解

勞動產品的價值性質，只是通過勞動產品表現為價值量才確定下來。價值量不以交換者的意志、設想和活動為轉移而不斷地變動著。在交換者看來，他們本身的社會運動具有物的運動形式。不是他們控制這一運動，而是他們受這一運動控制。（第七四頁）

因此馬克思開始攻擊自由的自由主義概念。市場的自由完全不是自由。那是拜物教的幻覺。在資本主義之下，個人臣服於抽象力量的制約（例如亞當．斯密所說的市場那隻看不見的手），那股力量有效地主宰他們的關係和選擇。我可以製作某個美麗的東西而且拿到市場，但如果我沒有辦法交換那個東西，東西就沒有價值。此外，我也

不會有足夠的貨幣購買維生商品。市場力量調節我們，而且我們當中沒有任何人能夠控制那股力量。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有一部分想要做的就是指出這股調節力量的強大，就連「在私人勞動產品的偶然的不斷變動的交換關係中」也會發生。供需變動依著某種準則產生某些價格變動，但不能解釋為何一雙鞋平均換得四件襯衫。在混亂的市場中，「生產這些產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作為起調節作用的自然規律強制地為自己開闢道路，就像房屋倒在人的頭上時重力定律強制地為自己開闢道路一樣」（第七五頁）。這個重力與價值的類比很有趣：兩者都是關係而非物品，兩者都必須被理解為非物質卻是客體的。

馬克思順著這點，批評資產階級的思考模式在交換關係增生和貨幣形式興起的關聯中如何演化：

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這些形式的科學分析，總是採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因此，只有商品價格的分析才導致價值量的決定，只有商品共同的貨幣表現才導致商品的價值性質的確定。但是，正是商品世界的這個完成的形式——貨幣形式，用物的形式掩蓋了私人勞動的社會性質以及私人勞動者的社會關係，而不是把它們揭示出來。（第七五頁）

許多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喜歡引用丹尼爾．狄福（Daniel Defoe）的《魯賓遜漂流記》，當作從自然狀態興起的完美市場經濟模型，這樣的說法正好透露他們沒有看見的部分：獨自一人漂流到孤島的魯賓遜，邏輯上建立一種適合在自然狀態生活的方式，而且逐步重建市場經濟的邏輯。不過如同馬克揶揄指出的，魯賓遜的經驗告訴他「從破船上搶救出錶、帳簿、墨水和筆」，而且「馬上就作為一個道地的英國人開始記起帳來」（第七六頁）。換句話說，魯賓遜帶著符合市場經濟的精神觀念到孤島，接著從那樣的印象中與自然建立關係。政治經濟

學家不當地利用這個故事將新興資產階級的作為自然化（naturalize）。

我一直覺得政治經濟學家選錯狄福的著作。關於商品的生產與流通如何運作，《情婦法蘭德絲》（*Moll Flanders*）一書會是好得多的模型。法蘭德絲的舉止就像待售商品的典型。她總是在推測別人的欲求，而別人總是在推測她的欲求（最大的爆點就在她破產之後孤注一擲，租了全套裝備，包括馬車和美麗的珠寶，盛裝參加舞會，並在舞會上媚惑一名年輕貴族，當晚和他私奔，結果隔天早上發現他也破產。當下他們兩人都理解這個真相的幽默，然後和平分手）。她周遊列國（甚至到了殖民地維吉尼亞），又因無力償還債務而坐牢；她的命運起起落落。她就像貨幣一樣，在商品交換的大海流通。對於資本主義真正運作的方式，尤其是華爾街那一類的投機，《情婦法蘭德絲》是好得多的類比。

古典政治經濟學家顯然偏好魯賓遜的故事，因為那個故事自然化資本主義。不過如同馬克思所堅持的，資本主義是歷史的建構，不是自然的物體。「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各種範疇」，只不過是「客觀的思維形式」，而「對於這個歷史上一定的社會生產方式即商品生產的生產關係來說，這些範疇是有社會效力的」（第七五頁）。看看歷史，就會發現資產階級理論假定的普遍真理之限制。「現在，讓我們離開魯賓遜的明朗的孤島，轉到歐洲昏暗的中世紀去吧。」雖然那裡可能是「昏暗的」，社會關係卻是明顯的。馬克思指出，在徭役制度下，「每一個農奴都知道，他為主人服役而耗費的，是他本人的一定量的勞動力」；封建制度下的人們非常清楚，「人們在勞動中的社會關係始終表現為他們本身之間的個人的關係，而沒有披上物之間即勞動產品之間的社會關係的外衣」（第七七頁）。這一點也適用於家長制農村產業的農民家庭：社會關係是透明的，你可以看見誰在為誰做什麼。

這樣的歷史比較，加上拜物教分析，使我們能夠看見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背後有條件的（相對於普遍的）真理本質。「一旦我們逃到其他的生產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祕性，在商品生產的基礎上籠罩著勞動產品的一切魔法妖術，就立刻消失了。」（第七五—七六頁）最後我們甚至可以設想社會關係被組織為「一個自由人聯合體」（第七七頁），也就是一個社會主義的世界，在那裡，「人們同他們的勞動和勞動產品的社會關係，無論在生產上還是在分配上，都是簡單明瞭的」（第七八頁）。透過提出聯合體的想法，馬克思呼應了一八三〇與一八四〇年代法國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的許多見解（尤其是普魯東，雖然馬克思不承認）。他希望我們可能可以超越商品的拜物教，並試著透過聯合體的形式，以不同方式建立關係。這個想法是否務實，對任何馬克思的讀者都是重要的問題，但此時，是我們在《資本論》中少數可瞥見馬克思之社會主義未來願景的時候。

市場的拜物教在市場周圍製造許多意識型態包袱。例如，馬克思評論說新教是最適合資本主義的宗教形式。他主張我們的思維形式——不只是那些政治經濟學家的思維形式——反映所處時代的拜物教；但這是一般的傾向。對於宗教和宗教之於政治經濟生活的關係，馬克思的評論意義重大：

政治經濟學曾經分析價值與價值量（雖然不充分），揭示了這些形式所掩蓋的內容。但它甚至從來也沒有提出過這樣的問題：為什麼這一內容採取這種形式呢？為什麼勞動表現為價值，用勞動時間計算的勞動量表現為勞動產品的價值量呢？一些公式本來在額上寫著，它們是屬於生產過程支配人而人還沒有支配生產過程的那種社會型態的，但在政治經濟學的資產階級意識中，它們竟像生產勞動本身一樣，成了不言而喻的自然必然性。（第七九—八〇頁）

針對這點，馬克思加了一個長長的重要注腳：

勞動產品的價值形式是資產階級生產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這就使資產階級生產方式成為一種特殊的社會生產類型，因而同時具有歷史的特徵。因此，如果把資產階級生產方式誤認為是社會生產的永恆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會忽略價值形式的特殊性，從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進一步發展——貨幣形式、資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第七九頁，注三二）

他表示，如果你讓價值形式在資本主義下自然化，將會誤入歧途，因為要想像出其他可能性會有困難，即使並非不可能。

這就是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家做的事：他們將價值視為理所當然，而非特定生產模式形成的一種社會建構。馬克思感興趣的是社會的革命轉型，那意味著推翻資本主義的價值形式，建立替代的價值結構，也就是另一種沒有資本主義特色的價值系統。我一再強調這一點，因為馬克思的價值理論常被詮釋為一種我們應該遵從的普遍準則。我已不記得有多少次聽到有人抱怨馬克思，說他相信唯一合理的價值概念來自勞動投入。完全不是那樣；價值是歷史的社會產物。因此，對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革命分子、無政府主義者或什麼人都好，問題在於找到替代的價值形式，這個價值形式將在社會的社會再製（social reproduction）方面以不同形象發揮作用。藉由引進拜物教的概念，馬克思展現了古典政治經濟學中受自然化的價值如何支配準則；如果我們盲目遵從那個準則並且複製商品拜物教，就會排除變革的可能。我們的任務就是質問那個準則。

資本主義沒有辦法在其演算中顯示固有的「自然」價值。「既然交換價值是表示消耗在物上的勞動的一定社會方式，它就像例如匯率

一樣並不包含自然物質」；例如，相信「地租是由土地而不是由社會產生的」就是錯覺。（第八一頁）

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著眼於表面的表象，它有勞動的價值理論，但從來沒有深入探究其中的意義或興起的歷史環境。因此超越拜物教成為我們的任務，不光是把拜物教當成幻覺，還要指出其客觀真實（objective reality）（第七二—七三、八一—八二頁）。其中一個回應是採取「公平交易」的路徑。另一個回應是設計一條科學路徑，也就是批判的理論：一個調查和詰問的模式，能夠揭開資本主義的深層結構，並根據截然不同的社會與物質關係，提出替代的價值系統。

這兩個選項並非彼此互斥。舉例來說，一個處理全球勞動條件的政策，發展成為反血汗工廠運動，就能輕易通往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更為深層的理論領域，因為表面的表象，即使是拜物教的，也總是指出一種客觀真實。例如，我想起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學生舉行一場時裝秀，展出麗姿·克萊本（Liz Claiborne）和蓋璞（Gap）的時裝，並在場邊評論兩個品牌的產品與製造的相關勞動條件。這是個有效的方法，能夠討論拜物教並提高全球勞動條件的意識，同時指出改善的重要性。

然而，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使命是定義超越拜物教的科學，但不否認其現實。在批評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時候，他已經為此打下眾多基礎。他也已經透露我們所作所為之中，市場的抽象力量支配我們的程度有多深，而我們又如何長期處於受拜物教結構操控的危險，導致我們蒙蔽於真相之外。在何種程度上你能夠說這是一個具有真正個人自由的自由社會？依馬克思的觀點，自由主義烏托邦秩序是幻覺，真正的面目必須被揭開：那只是複製拜物教，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代換成人之間的物質關係以及物之間的社會關係。

1. 此處之bear有「蘊含」之意。↗
2. 交換比率（exchange ratio）：以物易物的交換行為中，兩件物品進行交換的數量比例。
↗
3. 對象性（phantom-like objectivity），其中的objectivity亦譯為客體性、客觀性。↗
4. 快嘴桂嫂典故出自莎士比亞《亨利四世》，劇中的快嘴桂嫂曾說：「你們誰都知道我是個老老實實的女人，從來不會藏頭蓋臉的。」不同於快嘴桂嫂，意指商品的價值對象性是看不見的。↗
5. 參見《資本論》第一五一頁。根據馬克思所說，亞里斯多德的引言出自《尼各馬科倫理學》（*Nicomachean Ethics*）第五冊第五章。（原書注）（中譯引自《資本論》第六〇頁。）↗
6. antinomy是康德提出的哲學概念，為邏輯用語，即「二律背反」之意，指對同一個對象或問題所做的兩派理論雖各自成立，但卻互相牴觸。↗
7. 參見馬克思《大綱》（*Grundrisse*），第五二四頁。（原書注）↗
8. 參見大衛．哈維《全球資本主義的空間》（*Spaces of Global Capitalism: Towards a Theory of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London: Verso, 2006）。（原書注）↗

第二章 交換過程

THE PROCESS OF EXCHANGE

第二章不僅篇幅較短，也比較容易理解。馬克思的目的是定義資本主義商品交換的社會必要條件，並為接下來第三章對於貨幣形式的討論創造更穩固的基礎。

既然商品不會自己去市場，我們需要先定義商品和把商品帶到市場的人之間的運作關係。馬克思想像這樣一個社會：商品的「監護人」必須「彼此承認對方是私有者。這種具有契約形式的（不管這種契約是不是用法律固定下來的）法的關係，是一種反映著經濟關係的意志關係.....在這裡，人們彼此只是作為商品的代表即商品占有者而存在」，而不是作為人而存在——注意這裡對拜物教論證的呼應。這點使他提出更廣泛的論點。在整部《資本論》中，「人們扮演的經濟角色不過是經濟關係的人格化」，而且「人們是作為這種關係的承擔者而彼此對立著的」（第八三—八四頁）——請注意「承擔者」一詞再度出現。馬克思關心人們扮演的經濟角色，而不是扮演這些角色的個人，所以他會檢視買者和賣者、債務人和債權人、資本家和勞工之間的關係。事實上，《資本論》自始至終都把焦點放在角色而非個人，認定個人可以並且往往占據多種不同角色，即使是矛盾很深的立場（就像在我們的時代，一個工人擁有投資於股票市場的退休基金）。這種將焦點擺在角色而非個人的做法非常合理，就像我們分析曼哈頓街上駕駛人和行人的關係：我們多數人都扮演過這兩個角色，並根據角色改變行為。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角色定義嚴格。個人對於他們所支配的商品而言，是具有私有財產所有權的法律主體，而且他們在非強迫的、

契約的條件下交易商品。人們對他人的司法權利互相尊重；亞里斯多德提到的有原則性的等價市場交換，是一項受尊敬的美德。馬克思這裡描述的是自由主義理論為運作得宜的市場設想的傳統政治法律架構。在這個世界裡，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和昔尼克派（cynic）」，因為「它隨時準備不僅用自己的靈魂而且用自己的肉體去換取任何別的商品」。所有者願意脫手，買家想要取走：「一切商品對它們的占有者是非使用價值，對它們的非占有者是使用價值。因此，商品必須全面轉手。」但是「這種勞動對別人是否有用，它的產品是否能夠滿足別人的需要，只有在商品交換中才能得到證明」。（第八四頁）

這段論述的意思，是資本主義運作所需的社會必要組織與法律架構是歷史上特有的。資產階級對於權利與義務的觀念帶有歷史的特殊性，如果不能認出這個特殊性，就會導致嚴重錯誤。因為這個理由，馬克思寫了很長的注腳嚴厲控訴無政府主義的普魯東

先從與商品生產相應的法的關係中提取他的公平的理想，永恆公平的理想。順便說一下，這就給一切庸人提供了一個使他們感到寬慰的理據，即商品生產形式像公平一樣也是永恆的。然後，他反過來又想按照這種理想來改造現實的商品生產和與之相適應的現實的法。（第八三頁，注三八）

普魯東實際上就是拿著資產階級法律與經濟關係的特性，當成普遍且根本的關係，用來發展替代的社會公平經濟系統。從馬克思的觀點，這完全不是替代方案，因為那只是再次將資產階級的價值觀念銘刻在理當全新的社會形式中。我們還是沒有解決這個問題，不只因為當代的無政府主義者再度對普魯東的想法燃起興趣，也因為基礎更廣的自由主義人權政治興起，被當成當代資本主義社會與政治問題的解藥。馬克思對普魯東的批評可以直接運用在當代政治。一九四八年聯

合國的《世界人權宣言》就是支持資產階級、市場為本的個人主義根本宣言，因此徹底批評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時，不能以該宣言為基礎。堅持資本主義政治秩序符合其根本原則，這個立場在政治上有用與否是一回事，但想像這個政治手段能夠徹底置換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馬克思看來是嚴重的錯誤。

接下來是扼要的重述（而且馬克思經常用略微不同的語言重複先前的論述），在這種制度環境中，「貨幣結晶是交換過程的必然產物」。當他描述貨幣為「交換的擴大和加深的歷史過程，使商品本性中潛伏著的使用價值和價值的對立發展起來」，也呼應這個主題：

為了交易，需要這一對立在外部表現出來，這就要求商品價值有一個獨立的形式，這個需要一直存在，直到由於商品分為商品和貨幣這種二重化而最終取得這個形式為止。可見，隨著勞動產品轉化為商品，商品就在同一程度上轉化為貨幣。（第八五頁）

這裡沒有前面的章節不曾看過的，但此時馬克思詳細解釋物之間的這個經濟關係對人之間的關係意味著什麼。他說，這個市場交換的經濟表示我們與「可以讓渡的物」的「私有者」交易，而這點反過來表示我們把「彼此當作獨立的人」。「可讓渡的」指的是「物本身存在於人之外」這個事實，也就是可以自由交換，而這點意味交換者對他們擁有的東西不存在任何個人關係或其他連結，也暗示「彼此當作外人看待」的社會關係，只有資本主義和附隨的商品法律所有權才有。（第八六頁）

這種情況在「家長制家庭、古代印度公社，還是印加帝國」並不普遍；交換過程必須破壞這些之前的社會結構。他表示，這是逐漸發生的，社群之間偶然的交易演變為「交換的不斷重複使交換成為有規則的社會過程」（第八六頁）：

隨著商品交換日益突破地方的限制〔注意地理擴張的暗示〕，從而商品價值日益發展成為一般人類勞動的化身，貨幣形式也就日益轉到那些天然適於執行一般等價物這種社會職能的商品身上，即轉到貴金屬身上。（第八七頁）

如同我已經指出，對於先前存在的社會形式解體，不考慮日益增加的交換關係和貨幣形式興起，這是有點不可信的歷史論證。然而，其邏輯內容很重要，可用來表明「價值的適當表現形式」是社會必要的，而貴金屬的自然屬性最能滿足那個要求，例如黃金與白銀。不過，如同他之前指出，這意味著貨幣商品內部潛藏二重性，因為貨幣作為勞動產品，常識上就是商品，而且貨幣又「取得一種由它的獨特的社會職能產生的形式上的使用價值」。在這個形式上的社會功能中，「貨幣形式只是其他一切商品的關係固定在一種商品上面的反映」（第八八頁）。

除此之外，在貨幣這個角色中，完全有可能用「它本身的單純的符號」來代替貨幣商品。然而，鑒於「每個商品都是一個符號，因為它作為價值只是耗費在它上面的人類勞動的物質外殼」（第八八—八九頁），這種替代的能力並不令人意外。馬克思在這裡展現一種可能性，直接將現在所謂「象徵經濟」的許多面向與他的分析結合。他沒有意圖這麼做，而且無疑需要修改表現方式，但我認為，需要注意的是，資本主義如何運作的象徵面向，並不在他的論述之外。有些人主張，資本主義現在已有所不同，因為某種程度而言，象徵資本與象徵經濟如今已經出人頭地，他們還主張，資本主義因此改變了它的缺點。他們應該當心，這未必如他們所說的那樣。

這麼做的危險在於：將這些非常重要的象徵性質視為純屬想像，或視為「人隨意思考的產物」。馬克思在這裡疾呼的是，即使貨幣商品在所有其他商品面前是一般等價物，貨幣商品沒有作為等價物與其

他所有商品交換，就不能實現其特殊的價值。他說：「困難不在於了解貨幣是商品，而在於了解商品怎樣、為什麼、通過什麼成為貨幣。」（第九〇頁）

一種商品成為貨幣，**似乎**不是因為其他商品都通過它來表現自己的價值，相反，似乎因為這種商品是貨幣，其他商品才都通過它來表現自己的價值。（第九〇頁，黑體加強標示為本書作者所加）

換句話說，一旦貨幣存在，商品就找到隨手計量價值的工具，彷彿黃金「一從地底下出來，就是一切人類勞動的直接化身」。他表示，這個「貨幣的魔術」需要揭開。「貨幣拜物教的謎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謎，只不過變得明顯了，耀眼了。」（第九〇頁）

不過這一章還有另一個重點。在貨幣的「魔術」與「拜物教」穩固確立的情況下，

人們在自己的社會生產過程中的單純原子般的關係，從而，人們自己的生產關係的不受他們控制和不以他們有意識的個人活動為轉移的物的形式。（第九〇頁）^[1]

這點聽起來疑似暗指亞當·斯密對於完美運作的市場願景。完美運作的市場有隻看不見的手引導個人決定，沒有人能夠指揮，而且每個人都要根據馬克思所謂的「**競爭的強制規律**」（第三〇四頁）發揮功能。

在斯密的理想世界，國家會為完美運作的市場與私有財產建立制度架構，當個人的主動行動與企業主義（entrepreneurialism）透過看不見的手協調，就會產生有利全體的結果，此時國家就會看著全國財富和公民福利快速改善。在這樣的世界裡，斯密認為，個人的意圖和動

機（從貪婪到社會使命各有不同）並不重要，因為市場看不見的手會起作用。

這章提出一個謎團。一方面，馬克思認真寫了一個注腳，批評普魯東接受資產階級權利與合法性的想法，對於建構改革的替代方案起不了任何作用。可是在這章的正文裡，馬克思似乎接受自由主義的財產所有權、相互關係、法律主體之間非強迫的等價市場交換，甚至亞當·斯密提出的市場看不見的手。我們要怎麼解決這個表面上的矛盾？我認為答案很簡單，但是答案對於我們如何閱讀接下來的《資本論》具有諸多重要影響。

馬克思專注在批評古典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因此他發現，為了說明連古典政治經濟學家自己說出來的話都大錯特錯，有必要先接受自由主義的論點（和擴及我們時代的新自由主義）。因此，與其去說不可能有完美運作的市場和看不見的手、市場永遠會被政治權力扭曲，他反而接受完美市場這個自由主義的烏托邦願景和看不見的手，目的是證明這些不會產生對全體有利的結果，反而會讓資本家階級非常富有，工人和其他人相對貧窮。

這個方法轉化成一個對真實存在之資本主義的假設：資本主義越是根據其自由主義或新自由主義的烏托邦願景建構並組織，階級不平等就越大。更不用說，很多證據支持，過去三十年來我們相信的自由市場、自由貿易及應有的普遍利益所產生的結果完全如馬克思預期：財富與權力大量集中在社會天秤的一邊，另一邊是其他所有人擴大的窮困。不過為了證明這一點，馬克思必須接受自由主義烏托邦主義建構的制度基礎，而那正是他在這一章做的事。

這點警告我們，閱讀《資本論》時必須小心分辨，馬克思是在談論並批評完美狀態下的自由主義烏托邦願景，還是在分析真實存在的資本主義裡充滿市場缺陷、權力不平衡、制度瑕疵。我們之後會看

到，這兩個任務有時會互相混淆。有些含混不清的詮釋就來自於這個混淆。因此，接下來我會試著指出他正在做什麼，準確點明經常出現令人困惑的段落，包括馬克思自己的分析——當他想達成的目標（批評古典政治經濟學）阻礙了另一個任務（理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實際動力）的時候。

不過，馬克思的手法通常很巧妙。自由主義烏托邦主義偽裝成各式各樣政治經濟學的面貌，馬克思透過批評其理論，進一步針砭他那個時代實際存在的資本主義。在我們身處的世界，可以見到新自由主義的論點回應自由主義的論點，某些方面還深化這些論點。馬克思的手法對我們是好事，因為他對於自由市場與自由交易的批評，能夠有力釐清我們現今實際存在的資本主義，如同他在自己的時代與環境曾經做過的一樣。

-
1. 本段引用之譯文較不易瞭解，根據哈維原書，其意更接近於：人們在自己的社會生產過程中形成單純原子般的關係，因此人們自己的生產關係具有物的形式，不受他們控制，也不以他們有意識的個人活動為轉移。↗

二、貨幣

Money

第三章 貨幣或商品流通

MONEY, OR THE CIRCULATION OF COMMODITIES

談到現在，可以清楚看到，馬克思對商品交換的解釋結晶為一個特殊的貨幣觀念。價值的相對與相等形式之間隱含對立，加上交換增生擴大為普遍的社會行為，導致一個一般等價物以有形的貨幣商品形式出現並代表價值，即使價值的起源——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因此被這個形式掩蓋。我們接著深入檢查這個貨幣形式。

《資本論》第三章既冗長又複雜，內容其實不難。談到現在，這樣的論述應該不陌生。貨幣是單一的概念，但內部潛藏二重功能，反映商品中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二重性。貨幣一方面是價值的尺度，代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過去則以黃金代表。就這個角色而言，貨幣必定擁有與眾不同的特性，才能盡可能提供準確有效的價值標準尺度。另一方面，貨幣也必須促進交換增生，並盡可能不費吹灰之力做到這一點。用這種方式，貨幣的功能只是中介和工具，幫助五花八門的商品流通。

這兩個功能之間存在緊張與矛盾。例如，作為價值尺度，黃金看起來非常適合。黃金是永久的，可以永遠保存；人們可以檢驗黃金的性質；人們可以知道並控制黃金製造與流通的實際條件。因此黃金是很好的價值尺度。不過，想像一下，每次去買咖啡，就要拿出一點金粉。站在無數小量商品流通的立場，這是非常沒有效率的貨幣形式。想像每個人都要帶上一小包金粉，要是有人數黃金的時候突然打噴嚏怎麼辦。即使黃金是絕佳的價值尺度，卻是沒有效率的流通工具。

因此馬克思將貨幣作為價值尺度（第一節）和貨幣作為流通工具或中介（第二節）加以對比，但最後只會有一種貨幣（第三節），而

貨幣作為有效的價值尺度，以及貨幣作為有效的流通工具，若要消除這兩者間的緊張關係，部分可能要或**必須要**（這點具爭議性）透過另一種流通的形式，也就是信用貨幣。債務人和債權人因此衍生的關係，不只開啟另一種流通形式的可能性，也開啟其必要性，即資本的流通。換句話說，這一章出現的是資本的概念與事實的可能性。貨幣的可能性從交換的過程結晶而出，同樣的，資本的可能性從貨幣作為價值尺度與流通工具的矛盾中結晶而出。這就是這個冗長章節主要的故事。如果牢記這點，很多複雜、有時令人困惑的細節就會更容易理解。

第一節 價值尺度

The Measure of Values

「貨幣」和「貨幣商品」有所不同。為了鞏固他之前的論述，也就是價值本身不能以物質的方式測量，但又需要某種表現來規範交換，於是馬克思開頭先假定黃金是單一的貨幣商品。這是「**商品內在的價值尺度即勞動時間的必然表現形式**」（第九一頁）。貨幣商品作為價值的「表現形式」，和所有與之交換的商品，兩者之間的關係表現出價值（或者應該說價值「住在」這個關係中）。商品的價值少了表現形式，就不能識別也無法得知。

然而，這點顯示某些複雜性，需要詳細檢視，而且也透露某些矛盾。馬克思先將重點放在價格如何附加到商品。他說，價格是想像的或觀念的（意思就是思想或邏輯原則的產物，相對於「真實」或根據經驗推論的結論）（第九二頁）。他指的是一個事實：當我製作一個商品，直到我拿去市場前都不會知道該商品的價值。我帶著對商品價值的某些想像與觀念去到市場，所以我把價格的標牌掛在商品上。這個

舉動告訴可能的買家我認為我的商品價值多少。我並不知道我是否會以那個價格賣出，因為我無法事先得知那個商品「在市場上」的價值。

因此，貨幣在執行價值尺度的職能時，只是想像的或觀念的貨幣。這種情況引起了種種最荒謬的學說。儘管只是想像的貨幣執行價值尺度的職能，但是價格完全取決於實在的貨幣材料。（第九二—九三頁）

想像的、觀念的價格，和在市場機制真正獲得的價格，兩者之間產生出一種關係。得到的價格「觀念上」應該指出真正的價值，但其實只會是價值的表現、代表，而且是不完美的。

我們當然希望價值的量化表現是一個穩定的計量標準，但黃金是一種特殊商品，由體現其中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賦予其價值，而且如我們所知，這不是固定不變的。生產的具體條件波動影響黃金的價值（或任何其他貨幣商品），然而，既然這類的變動「同時影響一切商品，因此，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它們**互相間**的相對價值不會改變，儘管這些價值這時都是在比過去高或低的金價格中表現出來」（第九四頁，黑體加強標示為本書作者所加）。

馬克思也談到白銀作為可能的貨幣商品替代，以此主張一個簡單的論點：雖然黃金似乎是個穩固的價值標準，用以比較所有其他商品的相對價值，但是建立絕對價值的時候，黃金又不可靠（第九三—九四頁）。如果黃金如同一八四八年的淘金潮般湧入市場，那麼黃金的價值——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代表尺度——就會忽然下降，而且所有商品的價格都必須調漲（因此十六世紀西班牙人從拉丁美洲帶回黃金時造成大規模的通貨膨脹）。我們總是認為貨幣商品擁有具體的使用價值，其本身生產條件又會影響代表的價值。近年來，黃金的價格到處

都起起落落（我們很快就會談到原因）。馬克思這裡想要強調的是，即使任何貨幣商品的價值尺度產生變化，貨幣商品的變動不定，並不會影響在市場進行交換之商品的**相對價值**。（第九四，亦見五六頁）

馬克思繼續觀察到「**作為價值尺度和作為價格標準，貨幣執行著兩種完全不同的職能**」。這裡出現貨幣理論中的次二重性，請勿與貨幣作為價值尺度和作為流通中介的區別混淆。貨幣商品「**作為人類勞動的社會化身，它是價值尺度**」——這是「觀念的」表現；但是同時，貨幣商品「**作為規定的金屬重量，它是價格標準**」（第九四頁）。正是後者令我們能說這個商品真的「值」這麼多盎司的黃金。這個數量，即黃金的重量，就是我們之前心中想的，而且希望之後到手的商品交換的價格。雖然，「**由於各種原因**」——而且是歷史的原因——「**金屬重量的貨幣名稱同它原來的重量名稱逐漸分離**」（第九五頁）。

《資本論》中沒有明確的國家理論，但如果你探尋全文許多地方，就會清楚發現在資本主義的生產制度中，國家行使重要的職能（我們在第二章想像私有財產制度和完美運作市場時，已不知不覺就提到了）。如同我們會看到的，國家最重要的其中一個職能就是成立貨幣系統，制訂貨幣名稱，維持貨幣系統有效穩定。

這些歷史過程使得金屬重量的貨幣名稱同它的通常重量名稱的分離成為民族的習慣。因為貨幣的標準一方面純粹是約定俗成的，另一方面又需要得到公認，所以，最後就由法律來規定了。（第九六頁）

然而，貨幣名稱是一種拜物建構（fetish-construct）。「物的名稱對於物的本性來說完全是外在的。即使我知道一個人的名字叫雅各，我對他還是一點不了解。同樣，在鎊、塔勒、法郎、杜卡特等貨幣名稱上，價值關係的任何痕跡都消失了。」意思就是，這些貨幣名稱進一步掩蓋了對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關係。馬克思總結：「價格是對象

化在商品內的勞動的貨幣名稱。」（第九七頁）貨幣名稱（鎊、杜卡特）和貨幣商品（黃金）不同，而貨幣名稱與作為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價值，兩者的關係變得更不透明；但是價格是勞動體現在商品的貨幣名稱，這個定義千萬要記好。

馬克思繼續指出兩個更重要的觀察，認為「價格和價值量之間的量的不一致的可能性，或者價格偏離價值量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這個可能性就在價格形式本身內部，「但這並不是這種形式的缺點，相反地，卻使這種形式成為這樣一種生產方式的適當形式，在這種生產方式下，規則只能作為沒有規則性的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數規律」。（第九七—九八頁）這裡他說的是：如果我把我的商品拿到市場並且掛上價格（一個貨幣名稱或我提出的價值表現），你也帶著類似的商品到市場並掛上你的價格，某人又拿出另一個掛上不同價格，我們就會有一個相同商品但充滿不同價格的市場。某天將會達到的平均價格取決於多少人想要那個商品，以及多少人來到市場想賣那個商品。因此，變賣的平均價格會高高低低，依供需情況變動。

均衡價格正是透過這個機制出現。這個均衡價格，或者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所稱的「自然」價格，是供需達到均衡時產生的價格。馬克思接下來很快就會主張，在這個均衡點，供給和需求停止做出任何解釋。供給和需求不會解釋為何平均而言一件襯衫的花費較一雙鞋少，也不會解釋襯衫和鞋子平均的差別價格是多少。馬克思認為這個平均的差別價格反映價值，反映凝結在不同商品之中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雖然在某一天內，價格波動會告訴你那天鞋子的供需情況，以及為何比起昨天上升或下降。我們將貨幣名稱附加在商品上，並將價值尺度轉化為這個觀念的形式，即價格形式，因此價格波動能夠均衡市場，我們也能夠確認價值作為均衡價格或自然價格的適當表現。價格波動達到的是**匯聚製造一個商品必要的平均社會勞動**。少了這種量的

不一致，就無法緩和市場的供需變化，也無法匯聚表現價值的社會平均價格。

第二個觀察甚至更難吸收：

價格形式不僅可能引起價值量和價格之間即價值量和它自身的貨幣表現之間的量的不一致，而且能夠包藏一個質的矛盾，以致貨幣雖然只是商品的價值形式，但價格可以完全不是價值的表現。有些東西本身並不是商品，例如良心、名譽等等，但是也可以被它們的占有者出賣以換取金錢，並通過它們的價格，取得商品形式。因此，沒有價值的東西在形式上可以具有價格。在這裡，價格表現是虛幻的，就像數學中的某些數量一樣。另一方面，虛幻的價格形式——如未開墾的土地的價格，這種土地沒有價值，因為沒有人類勞動對象化在裡面——又能掩蓋實在的價值關係或由此派生的關係。（第九八頁）

一旦你能在某物掛上價格標牌，原則上你可以訂定任何東西的價格，包括良心和名譽，身體部位和小孩也可以。你可以為自然資源、瀑布景觀訂價；你當然可以在土地掛上價格標牌並猜測土地價格變動。價格系統可以在這些其他面向運作，造成質與量的不一致。於是出現一個問題：如果價格可以獨立於任何東西的價值訂定，而且如果價格也可以獨立於價值在各地產生量的波動，那麼為何馬克思這麼執著於勞動價值理論？傳統政治經濟學家——即使到了今天——說我們可以觀察的、具有真正意義的一切都包含在價格的概念內，因此勞動價值理論是無關的，難道不對嗎？

馬克思並沒有在這裡辯護他的立場；鑒於當時李嘉圖學派的學者普遍接受勞動價值理論，因此他不需要特地這麼做。然而，如今勞動理論受到廣泛質疑或拋棄，甚至某些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也是如此，看來我們有必要加以回應。我認為，馬克思會訴諸物質基礎的概念：

如果每個人都要依靠瀑布景觀而活，或變賣良心和名譽，如此一來沒有人可以生存。真正的生產，即透過勞動過程真正的自然轉化，攸關我們的存在，而且正是這個物質勞動形成所有人類生活的生產與再生產基礎。我們不能穿著良心和名譽（想想國王的新衣那個寓言），我們不能穿著瀑布景觀；衣服不會就這樣來到我們面前，而是透過人類勞動過程和商品交換。即使像華盛頓特區那樣的城市，似乎有大把良心和名譽在那裡交易，依然永遠會有這個問題：所有人的早餐從哪裡來？維持每日生活的電器、紙張、汽車、房屋、公路又從哪裡來？大膽假設這一切神奇地透過市場出現在我們眼前，而我們口袋裡碰巧擁有的貨幣的魔力又有助於市場運作，就是完全屈服於商品的拜物教。我們需要價值作為社會必要勞動的概念來打破拜物教。

馬克思採取的立場是否正確，就由你決定。不過，要了解馬克思所寫的《資本論》，你必須有心理準備，大致上接受這種方式的論述，至少到書本最後都是如此。還有一點必須認清，馬克思在這裡仍勉強承認某件極為重要的事：價格系統的確擁有自己客觀真實的外在表面（真的就是「表現為現在這個樣子」）以及不可缺少的功能——調節供需波動，如此供需便在一個均衡價格上交會——而且這個系統可以依自己的情況輕易脫離控制。我們稍後就會在這章看到，量與質的不一致對市場系統與貨幣形式的運行帶來嚴重後果。（金融與貨幣危機不只有可能發生，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不過，馬克思的預設是——而且如果你想理解他，就必須包容他這一點——價值作為社會必要勞動存在於物品中心。如果我們假設價值是固定的（雖然技術和社會與自然的關係不斷轉變，持續提醒我們事實上正好相反），那麼我們會見到價格隨著時間圍繞「自然」價格波動，即供需均衡的狀態。這個均衡價格僅是表面，是產生價值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結晶於貨幣的表現，而且**這個價值**就是市場價格波動

實際上圍繞的價值（第九七頁）。市場價格不斷且必然偏離價值，如果不這樣，就無法均衡市場。關於質的不一致，有些不一致（例如土地價值與地租的投機行為）在都市化和空間的生產過程中扮演重要的物質角色（要到第三卷才會討論），但在這裡還不能考慮。

第二節 流通手段

The Means of Circulation

仔細研讀馬克思的開場段落往往有所幫助，因為這些段落會顯示需牢記的概要論述或主題。在這裡他提醒我們，「我們看到，商品的交換過程包含著矛盾的和互相排斥的關係」（第九九頁）。他指的是什麼？回頭看看價值的相對與相等形式那一節，他指出了貨幣商品的三個特點。第一，「使用價值成為它的對立面即價值的表現形式」；第二，「具體勞動成為它的對立面即抽象人類勞動的表現形式」；第三，「私人勞動成為它的對立面的形式，成為直接社會形式的勞動」（第五八—五九、六〇頁）。

黃金是由私人生產並可占用的特殊商品，具有特殊的使用價值，但是這些特點不知為何被埋進貨幣商品的一般等價物內。馬克思觀察：「商品的發展並沒有揚棄這些矛盾，而是創造這些矛盾能在其中運動的形式。」關於馬克思辯證方法的本質，這裡有些線索，特別注意「矛盾能在其中運動的形式」這句。他說：「一般來說，這就是實際矛盾賴以得到解決的方法。例如，一個物體不斷落向另一個物體而又不斷離開這一物體，這是一個矛盾。橢圓便是這個矛盾藉以實現和解決的運動形式之一。」（第九九頁，黑體加強標示為本書作者所加）

先前我將辯證法描述為擴張性的邏輯形式。有些人喜歡將辯證法想成嚴格的正題、反題、合題，但馬克思這裡說的是沒有合題這個階

段，只有內化矛盾與擴大容納矛盾。矛盾永遠沒有最終解決的時候，只能在不斷運動的系統中複製（如橢圓），或以更大的規模複製。儘管如此，卻有貌似解決的時刻，就是當貨幣形式從交換中成形，解決如何有效流通那些商品的問題。我們也許能鬆一口氣說，謝天謝地，我們有貨幣，那是美妙的合題，不用再傷腦筋了。不，不，馬克思說，現在我們必須分析貨幣形式內化的矛盾，這些矛盾在更大的規模就會出現問題。換句話說，矛盾會不斷擴大。

因為這個理由，只要聽到有人描述馬克思的辯證法是封閉的分析方法，我就感到不耐。馬克思的辯證法不是有限的，相反的，它不斷擴大，而且這裡他就解釋了究竟如何擴大。我們只要回顧我們截至目前為止閱讀《資本論》的經驗，書中論述的進展一直經過重新塑造、重新措辭，矛盾的範圍也向外擴大。這也解釋了為何有這麼多的重複。每往前一步，馬克思就得回到之前的矛盾，才能解釋下一個矛盾從哪裡來。思考開場段落，例如這一節，有助於澄清馬克思的意思；藉此，隨著論述展開，我們就會比較清楚他在每一節的目的。

我們在關於貨幣這章的第二節看到這個過程如何發揮作用，馬克思在那裡透過交換檢視他所謂「社會的物質變換」^[1]和「商品的形態變化」。如我們所見，交換「造成商品分為商品和貨幣這種二重化」。當我們將商品和貨幣置於動態，就會看到商品和貨幣每次轉手就往相反方向移動。雖然一方的運動（貨幣交換）應該要加速另一方（商品移動），卻有股相反的流動，為「對立的形式」（第一〇〇頁）製造出現的可能。這就為分析「商品形態變化」做好準備。

交換是一種交易，其中價值經歷形式變化。馬克思將商品（commodity）變成貨幣（money）、貨幣變成商品這一連串的移動，標示為「C—M—C」的關係。^[2]（與以物易物的「商品—商品」，即

「C—C」不同；現在所有交換都透過貨幣為中介。）這個過程是雙重的價值形態變化，也就是商品變成貨幣、貨幣變成商品。（第一〇一頁）

表面上看來似乎是鏡像，因此原則上是相等的，但事實上兩邊是不對稱的。交換「C—M」的這一邊，即賣出，牽涉一個特定商品變成一般等價物（即貨幣商品）的形式變化，是從特殊到一般的運動過程。為了賣出你的特殊商品，你必須在市場找到想要該商品的人。要是你到了市場但沒有人想要你的商品呢？這就引發許多關於需求以及製造需求（例如透過廣告）影響交換過程的問題：

商品可能是一種新的勞動方式的產品，它聲稱要去滿足一種新產生的需要，或者想靠它自己去喚起一種需要……某種商品今天滿足一種社會需要，明天就可能全部地或部分地被一種類似的產品排擠掉。

（第一〇一頁）

因此，從市場某個時間點的供需情況來說，從商品到貨幣的轉換是複雜的：

我們看到，商品愛貨幣，但是「真愛情的道路絕不是平坦的」。把自己的「分散的肢體」^[3] 表現為分工體系的社會生產有機體，它的量的構成，也像它的質的構成一樣，是自發地偶然地形成的。（第一〇

二頁）

就是那隻市場看不見的手——市場交換的混亂、長期不確定性——設下各種障礙，阻撓商品直接轉為一般等價物。

C—M—C是單一的過程，即一次交換，可以從其兩「極」看待（第一〇三頁）。M—C這一邊的交換，也就是買，是從貨幣過渡到商品；其中蘊含從一般到特殊的運動。然而，這不是單純反過來的C—M。把貨幣變成商品，原則上簡單得多：你拿著錢到市場，買任何你

要的東西。當然，可能的買家難免遭遇找不到欲求物的挫折；不過，感謝貨幣商品一般等價物的性質，遇到那樣的情況，買家總是可以買其他東西。

因此，在交換過程中，價值實際上從一個狀態（商品的狀態）移動到另一個狀態（貨幣的狀態），然後再度移動回來。

整體來看這個過程，

首先就會看到，這個形態變化由兩個互相對立、互為補充的運動C—M和M—C組成。商品的這兩個對立的轉化是通過商品占有者的兩個對立的社會過程完成的，並反映在商品占有者充當的兩種對立的經濟角色上……正像同一個商品要依次經過兩個相反的轉化……同一商品占有者也要由賣者的角色轉換為買者的角色。（第一〇五頁）

馬克思強調對立，此舉正好指出可能的矛盾，但並非買者和賣者之間的矛盾，因為這兩種角色「不是固定的，而是在商品流通中經常由人們交替扮演的」。矛盾必須位於商品從整體來看的形態變化，也就是在一般的商品流通之中，既然「商品本身具有對立的規定」，從占有者的立場，它同時是非使用價值，而就購買而言，對買者具有使用價值（第一〇六頁）。

這個商品流通的過程越來越常以貨幣為中介。再次注意在馬克思的論述中，交換關係的增生有多麼重要：

在這裡，一方面，我們看到，商品交換怎樣打破了直接的產品交換的個人和地方的限制，發展了人類勞動的物質變換。另一方面，整整一系列不受當事人控制的天然的社會聯繫發展起來了。（第一〇六—一〇七頁）

因此，商品流通過程中哪裡是矛盾？對消費者具有使用價值而購買來的商品，可能會「退出流通」，然而貨幣卻不會退出或消失。貨幣繼續移動，以致「流通不斷地把貨幣像汗一樣滲出來」（第一〇七頁）。因為這點，馬克思開始瞄準所謂薩伊法則（Say's law）猛攻，這個法則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主流思想，直到今日仍是許多貨幣主義經濟學家堅定的信念。^[4]法國經濟學家薩伊主張，資本主義一般沒有生產過剩這種危機，因為每一次賣同時就是買，而每一次買同時就是賣。根據這個邏輯，市場的買賣之間永遠都有某種總均衡：雖然鞋子相對襯衫、柳橙相對蘋果，可能生產過剩，但廣泛的生產過剩在社會中是不可能的，因為整體的買賣相等。

馬克思反對的意見如下：

有一種最愚蠢不過的教條：商品流通必然造成買和賣的平衡，因為每一次賣同時就是買，反過來也是一樣。如果這是指實際完成的賣的次數等於買的次數，那是毫無意義的同義反覆……沒有人買，也就沒有人能賣。但誰也不會因為自己已經賣，就得馬上買……說互相對立的獨立過程（也就是C—M與M—C）形成內部的統一，那也就是說，它們的內部統一是運動於外部的對立中。當內部不獨立（因為互相補充）的過程的外部獨立化達到一定程度時，統一就要強制地通過危機顯示出來。商品內在的使用價值和價值的對立，私人勞動同時必須表現為直接社會勞動的對立，特殊的具體的勞動同時只是當做抽象的一般的勞動的對立，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的對立——這種內在的矛盾在商品形態變化的對立中取得發展了的運動形式。因此，這些形式包含著危機的可能性，但僅僅是可能性。（第一〇七—一〇八頁）

有關完全發展的危機可能性，很抱歉，你得去讀第二卷和第三卷，還有《剩餘價值理論》全三冊。如同馬克思指出，我們必須了解

更多，才能詳細解釋危機可能會從哪裡來。不過，針對我們這裡的目的，還是值得注意「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如何呼應第一章的拜物教論述。

馬克思反對薩伊法則主要基於以下論述。我從商品開始，然後得到貨幣，但是沒有外力強迫我立刻花錢在另一個商品上。如果我要，我可以乾脆保留貨幣。例如，我對經濟感到不安，或者我擔心未來因此想要儲蓄時，我可能就會保留貨幣。（時局艱難時，你寧願要一個特定商品，還是一般等價物？）不過如果每個人忽然都決定保留貨幣，一般而言對商品流通會有什麼效應？商品購買停止，而且流通停頓，導致普遍的危機。如果世界上的每個人忽然決定三天不使用信用卡，整個全球經濟會陷入大麻煩。（想想九一一事件後，我們都被鼓勵拿出信用卡，回去購物。）這就是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力氣花在想讓我們從口袋裡把錢拿出來，讓貨幣保持流通。

在馬克思的時代，多數經濟學家，包括李嘉圖，都接受薩伊法則（第一〇八頁，注腳七三），而且由於受李嘉圖學派部分影響，該法則主導整個十九世紀的經濟學思維，直到一九三〇年代發生經濟衰退的危機為止。之後，經濟學家開始接二連三說（至今依然不變）：「如果經濟依照我的教科書運作，就不會有危機！」大蕭條的事實，就這麼推倒否認經濟普遍衰退可能性的主流經濟學理論。

隨後，在一九三六年，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發表了《就業、利息與貨幣的一般理論》（*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在這本書裡，他完全棄絕薩伊法則。凱因斯在另一本著作《菁英的聚會》（*Essays in Biography*，一九三三）中重新檢視薩伊法則的歷史，認為該法則對經濟學理論上的推論會造成可悲的結果。凱因斯強調他所謂的流動性陷阱（liquidity trap），認為當市場發生騷動時，持有貨幣的人感到緊張，緊握貨幣，不願投資或消

費，造商品需求下降，突然之間，人們無法賣出他們的商品。不確定性加深了市場困難，就有越來越多人抱著貨幣當作安全感來源。隨後整個經濟只會持續惡化。凱因斯主張，政府必須介入，並藉由創造各種財政刺激方案反轉這個過程。接著私人貯藏的貨幣就會被誘回市場。

如我們所見，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同樣摒棄薩伊法則，將其當成愚蠢的謬論，而且一九三〇年代以來，馬克思主義和凱因斯主義的經濟學理論開始對話。馬克思顯然與主張普遍危機可能出現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站在同一邊，他們是相對的少數，當時的文獻將那些經濟學家稱為「總供給過多」（general glut）理論學家。法國人西斯蒙第是一個；馬爾薩斯（以人口理論著名）是另一位。馬爾薩斯有點不幸，因為馬克思並不認同他，我們之後就會看到。

另一方面，可能由於政治因素，凱因斯在《菁英的聚會》中極度稱讚馬爾薩斯，卻鮮少提到馬克思。事實上，凱因斯表示他從沒讀過馬克思。我懷疑他有，但即使他真的沒有，他周遭讀過馬克思的人，例如經濟學家瓊·羅賓遜（Joan Robinson），一定也會告訴他馬克思反對薩伊法則。凱因斯學派的理論主導戰後經濟思維；隨後，在一九七〇年代末期，又開始了反凱因斯革命。現今占優勢的貨幣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理論比較傾向接受薩伊法則，因此薩伊法則的適當地位是個有趣且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儘管如此，以我們此時的目的來說，重點在於馬克思對薩伊法則強而有力的否定。

馬克思論證的下一步是深入分析貨幣流通。我不會花太多時間在細節，因為馬克思基本上就是回顧當時的貨幣主義文獻。他在這裡提出的問題是：某個既定數量的商品，需要多少貨幣才能令其流通？他接受一種類似李嘉圖的理論，稱為「貨幣數量論」（quantity theory of money）。經過數頁詳細討論後，他得到一個定律：「**流通手段量決**

定於流通商品的價格總額和貨幣流通的平均速度這一規律。」（第一一五頁）（貨幣流通的速度單純是測量貨幣循環的比率，例如，一美元的紙鈔一天轉手多少次。）然而，他稍早提到，「這三個因素，即價格的變動、流通的商品量、貨幣的流通速度，可能按不同的方向和不同的比例變動」（第一一四頁）。因此，需要的貨幣數量經常變動，端看這三個變數如何變化。如果你能找到某些方法加速流通，例如透過使用信用卡和電子銀行，那麼貨幣的速度會加快，貨幣的速度越快，你需要的貨幣越少，反之亦同。顯然，貨幣速度的概念很重要，而且美國聯準會至今仍為了準確測量貨幣速度而殫精竭慮。

思考貨幣數量論將馬克思帶回我在本章開頭提到的論點——講到商品流通，金粉的效率很差。利用象徵物、錢幣、紙張，或像今日的方法——利用電腦螢幕上的數字——效率高多了。可是馬克思說：

「正像確立價格標準一樣，鑄造硬幣也是國家的事。」（第一一七頁）因此國家扮演重要角色，以象徵物和象徵形式取代金屬貨幣商品。馬克思用高明的比喻來描繪這點：

金銀作為鑄幣穿著不同的國家制服，但它們在世界市場上又脫掉這些制服。這就表明，商品流通的國內領域或民族領域，同它們的普遍的世界市場領域是分開的。（第一一七頁）

關於世界市場和世界貨幣的重要性，本章尾聲會再度討論。

尋求有效率的貨幣形式在當地變得無比重要。「輔幣在支付最小金幣的尾數時與金同時出現」，接著變成「強制流通的國家紙幣」（第一一八頁）。貨幣符號一出現，許多其他可能性與問題隨之發生：

紙幣是金的符號或貨幣符號。紙幣同商品價值的關係只不過是：商品價值觀念地表現在一個金量上，這個金量則由紙象徵地可感覺地

體現出來。（第一一九頁）

馬克思也注意到，「正如本來意義的紙幣是從貨幣作為流通手段的職能中產生出來一樣，信用貨幣的自然根源是貨幣作為支付手段的職能」（第一一八頁）。貨幣商品，也就是黃金，被各種支付手段取代，例如錢幣、紙幣和信用。這是因為黃金作為流通工具效率不佳。不使用黃金而使用其他象徵的貨幣形式，就成為「社會必要」。

這是一個邏輯的論證，或是一個歷史的論證？或兩者都是？當然，不同貨幣形式的歷史和國家權力的歷史盤旋交錯，但是必然如此嗎？這些關係有某種不可避免的模式嗎？在一九七〇年代初之前，多數紙幣理當能夠兌換為黃金。紙幣正是因此具備應有的穩定性，或者馬克思會說，紙幣具有對價值的關係性（relationality）。然而，一九二〇年代起，許多國家拒絕個人以貨幣兌換黃金，主要只保留國家之間的兌換以平衡貨幣帳。一九六〇年代末至一九七〇年代初，整個系統崩潰，而我們現在有個物質基礎不明的純粹象徵系統——一個一般的貨幣商品。

因此，多種紙幣（例如美金、歐元、披索、日圓）和商品的價值今日又存在什麼關係？雖然黃金仍扮演有趣的角色，功能卻不再是表現價值的基礎。貨幣與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關係，就連是黃金也有問題，這個關係變得更遙遠不明。不過說其隱藏、遙遠、不明，並不是說不存在。國際貨幣市場的紛亂，與不同國家經濟的物質生產率差異有關。馬克思提出現存的貨幣形式與商品價值之間的困難關係，至今仍與我們同在，而且有待由他首開先鋒的分析方法繼續努力，即使這個關係的當代表現形式非常不同。

第三節 貨幣

Money

馬克思已經將貨幣當成價值尺度，而且顯露貨幣某些矛盾，尤其貨幣作為價格「觀念的」功能和隨之發生的價格與價值的「不一致」。他也從流通的立場看待貨幣，並透露其他矛盾（包括經濟普遍衰退的可能性）。現在他——典型的馬克思——又回來告訴我們，到了最後，只有一種貨幣。意思就是貨幣作為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兩者之間的矛盾必須有「移動空間」，甚或可能已經解決。

因此他先重申貨幣的基本概念：作為「價值尺度並因而以自身或通過代表作為流通手段來執行職能的商品」（第一二一頁）。因此我們重回那個單一的概念，但必須檢視之前發現的矛盾如何在這個概念中運作。價值和其表現之間的連結鬆綁，提供操作空間，但如此必須犧牲接觸真實堅固的貨幣基礎。從這一點，馬克思更加深入貨幣系統這個進化形式當中的矛盾。他先考慮貯藏的現象：

隨著商品流通本身的最初發展，把第一形態變化的產物，商品的轉化形態或它的金蛹保留在自己手中的必要性和欲望也發展起來了。出售商品不是為了購買商品，而是為了用貨幣形式來代替商品形式。這一形式變換從物質變換的單純中介變成了目的本身……於是貨幣硬化為貯藏貨幣，商品出售者成為貨幣貯藏者。（第一二一頁）

（這段預示另一種流通過程，我們將會看到，當購買貨幣本身是目的，「C—M—C」會被視為「M—C—M」。）

可是人們為何這麼做？馬克思提供一個有趣的答案，分成兩個面向。一方面因為熱切渴求貨幣權力，另一方面又存在社會必要性。為何貯藏對商品交換而言具有社會必要性？這裡他提出一個時間問題，當不同商品，需要花費不同時間製作並帶到市場，如何協調買賣？某個農夫的生產是一年一度，但同時每天都需要購買，因此他必須貯藏

每次收穫，直到下次收穫。任何想買昂貴物件（例如房子、車子）的人都必須先貯藏貨幣，除非有信用系統。「因此，在交易的各個點上，有不同數量的金銀貯藏。」（第一二二頁）

不過保留交換手段的能力（違反薩伊法則）也喚醒一種熱情，一種「求金欲」。他說：「貯藏的動力本質是無限的。」哥倫布是證人：「金真是一個奇妙的東西！誰有了它，誰就成為他想要的一切東西的主人。有了金，甚至可以使靈魂升入天堂。」（第一二二頁）馬克思在這裡引用哥倫布的話，呼應之前說的，一旦你能在某物掛上價格標牌，你就能在任何物品掛上價格標牌，甚至人的靈魂。他在暗指中世紀天主教會惡名昭彰的作為，也就是販賣贖罪券（即教宗赦免，保證進入天堂），而他的意思是：

流通成了巨大的社會蒸餾器，一切東西拋到裡面去，再出來時都成為貨幣的結晶。連聖徒的遺骨也不能抗拒這種煉金術。（第一二三頁）

販賣贖罪券有時被視為資本主義商品化最早的主要浪潮之一。對在梵諦岡貯藏財富的人，贖罪券當然設下了商品化的基礎，是良知和名譽的商品化！

所以沒有什麼不能與貨幣通約；商品流通中，「貨幣作為激進的平均主義者把一切差別都消滅了」（第一二三頁）。貨幣作為激進的平均主義者（radical leveler），這個想法非常重要，代表貨幣某方面的民主，蘊含平等主義：我口袋裡的一美元和你口袋裡的一美元有相同的價值。錢夠多的話，你也能夠買下通往天堂的路，無論你有什麼罪！

然而貨幣「本身是商品，是可以成為任何人的私產的外界物。這樣，社會權力就成為私人的私有權力」（第一二三頁）。這是馬克思論述中重要的一步。注意這點如何呼應相對與相等價值那一節中貨幣形式的第三個「特點」，即貨幣有個傾向，使私人勞動成為社會勞動的表

現手段。利用這一步，馬克思反轉一開始貨幣與勞動的邏輯關係公式。先前的問題在於一般等價物的生產涉及私人活動，現在他描述的是私人可以為自己個人目的而占用一般等價物，於是我們開始看到私人權力，最終是階級權力，以貨幣形式集中的可能性。

這樣的發展並不總是好的。「**古代社會咒罵貨幣是自己的經濟秩序和道德秩序的瓦解者**」（第一二三頁），馬克思在《大綱》花了些篇幅探討這個主題，他論述貨幣如何自成一個社會，也就是貨幣社會，然後摧毀古代社會。^[5] 貨幣社會就是我們現在生活的社會。我們可能幻想自己屬於這個或那個文化社會，但實際上，馬克思主張，貨幣社會——把早餐放到我們餐桌的普遍流通系統——造就我們主要的社會，無論我們喜歡與否：

還在幼年時期就抓著普路托的頭髮把他從地心裡拖出來的現代社會，則頌揚金的聖杯是自己最根本的生活原則的光輝體現。（第一二三頁）

依附貨幣的社會權力沒有界線。然而，雖然貯藏的動力也許無限，貯藏者還有是量的限制——他在任一特定時間所擁有的貨幣量。

「貨幣的這種量的有限性和質的無限性之間的矛盾，迫使貨幣貯藏者不斷地從事薛西弗斯式的積累勞動。」（第一二四頁，黑體加強標示為本書作者所加）這是《資本論》第一次提到積累（accumulation），而且必須注意，馬克思是透過揭開貯藏貨幣這個行為內在的矛盾而提到積累的。

貨幣積累無限的潛能是個值得深思的有趣問題。使用價值的積累具有物理限制。根據報導，伊美黛·馬可仕（Imelda Marcos）^[6] 曾擁有大約兩千雙鞋子，但這個龐大的數量仍是有限的數量。你能擁有多少輛法拉利，又能擁有多少棟豪宅？有了金錢權力，天空似乎也變得狹窄。無論他們賺多少，所有總裁和億萬富翁都想要更多，也能夠得

到更多。二〇〇五年，美國主要的避險基金經理個人報酬約二億五千萬美元，但是到了二〇〇八年，其中幾人，包括喬治．索羅斯

（George Soros），賺了將近三十億美元。貨幣積累作為無限的社會權力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主要特徵。當人們想要積聚那樣的社會權力，他們的行為開始不同。一旦一般等價物成為所有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表現，繼續積累的潛在可能性就沒有極限。

如此帶來的後果難以計數。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質上是以無限積累和無限成長為基礎。其他社會形構（social formation）在某個歷史時間點或地理位置會到達極限，一旦到達就會崩潰。不過資本主義的特色就是恆常且似乎無限的成長，儘管有些明顯的中斷時期。以流通的總產量、總財富與總貨幣描繪資本主義歷史的數學成長曲線，思索起來令人驚訝（還有這些蘊含的社會、政治與環境的激烈後果）。若非價值的表現看似可以在私人手中無限積累，這種成長的典型特徵也就不可能出現。這些在《資本論》中都沒有明說，但能幫助我們建立重要的連結。馬克思正在建立的論述，是關於貨幣權力積累的無限潛能與使用價值積累的有限可能之間的矛盾。我們將會看到，他以此矛盾為前導，解釋我們今日所謂「全球化」資本主義當中的成長動態與擴張本質。

然而，在這裡，他僅採取貯藏者的立場，而對貯藏者而言，以貨幣形式無限積累的社會權力是重要誘因（暫且不論附加在金銀之上的額外美學價值誘因）。馬克思留意到，對於貨幣作為價值尺度與流通中介之間的矛盾，貯藏具有一個潛在有用的功能。貯藏貨幣的保留，在商品生產出現高峰時可讓貨幣流通，而當流通需要的貨幣量縮減（例如速度加快而導致）時可撤回貨幣。如此一來，貯藏對於調節流通中的貨幣「增減」就變得非常重要。（第一二五頁）

然而，貯藏能夠將這個功能發揮到什麼程度，端看是否使用得當。有需要時，貯藏的貨幣如何可能被誘回到流通？例如，提高黃金和白銀的相對價格會引誘人們將錢花在變得相對便宜的商品上。這個概念就是「貨幣貯藏的蓄水池，對於流通中的貨幣來說，既是排水渠，又是引水渠，因此，流通中的貨幣永遠不會溢出它的流通的渠道」（第一二五頁）。

馬克思接著考量貨幣用作支付手段的含意。還有，這裡的基本問題來自不同種類商品的產季交錯。假設農夫生產的作物九月可以上市，那麼他們在其他時間怎麼生活？他們隨時需要貨幣，一年當中卻一次獲得所有貨幣。解決的方法是：與其貯藏，不如把貨幣當成支付手段。如此一來，商品交換與貨幣交換之間就產生時間差距；未來的結算日期必須訂好。（在英國，米迦勒節^[7]成為傳統的結帳日，反映當地的農業週期。）商品以賒帳的方式流通。貨幣變成帳目貨幣，寫在分類帳上。既然直到結帳日之前貨幣不會真正移動，商品流通需要的貨幣總額也就比較少，如此有助於化解貨幣作為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緊張關係。（第一二六頁）

這個結果是一種新的社會關係——債務人和債權人之間的關係，促成不同種類的經濟交易和不同的社會動態：

賣者成為債權人，買者成為債務人。由於商品的形態變化或商品的價值形式的發展在這裡起了變化，貨幣也就取得了另一種職能。貨幣成了支付手段。（第一二六頁）

請留意，雖然「債權人或債務人的角色在這裡是從簡單商品流通中產生的」，但這種角色也可能從短暫的、偶然的形式，轉變為「更牢固地結晶起來」，他的意思就是更明確的階級關係。（他將這個動態與古代世界的階級鬥爭和中世紀的爭奪加以比較，而中世紀的鬥爭

「以負債封建主的破產，他們的政治權利隨著它的經濟基礎一起喪失而告終」〔第一二六頁〕。）因此，債權人和債務人之間的關係是一種權力關係，雖然該權力關係的本質仍有待決定。

那麼，信用在一般商品流通的角色是什麼？假設我是債權人，你需要貨幣，所以我借給你，心裡想著之後會拿回來。流通的形式是M—C—M，這和C—M—C非常不同。為何我會為了以後拿回同樣數量的貨幣而流通貨幣？這樣的流通形式對我沒有益處，除非我最後拿回比起初更多的貨幣。（這個分析會導向什麼？也許已經很清楚了。）

接下來是重要的一段，其重要性太容易忽略，部分原因是馬克思將重要性藏在複雜的語言中。我幾乎引用了整個段落：

現在我們回到商品流通領域來。等價物——商品和貨幣——不再同時出現在賣的過程的兩極上。現在，第一，貨幣在決定所賣商品的價格上執行價值尺度的職能……第二，貨幣執行觀念的購買手段的職能。雖然貨幣只是存在於買者支付貨幣的承諾中，但它使商品的轉手實現了。只是當支付日期到來時，支付手段才真正進入流通，就是說，從買者手裡轉到賣者手裡。流通手段轉化為貯藏貨幣，是因為流通過程在第一階段中斷，或商品的轉化形態退出了流通。支付手段進入流通，但這是在商品已經退出流通之後。貨幣不再是過程的中介。它作為交換價值的絕對存在或作為一般商品，獨立地結束這一過程。賣者把商品轉化為貨幣，是為了通過貨幣來滿足某種需要，貨幣貯藏者把商品轉化為貨幣，是為了以貨幣形式保存商品，欠債的買者把商品轉化為貨幣，則是為了能夠支付。如果他不支付，他的財產就會被強制拍賣。因此，**現在由於流通過程本身的關係所產生的一種社會必要性，商品的價值形態即貨幣就成了賣的目的本身。**（第一二六——一二七

頁，黑體加強標示為本書作者所加）

解譯後，這段的意思是需一種貨幣可以交換，以獲得貨幣的流通形式： $M-C-M$ 。這個觀點的轉換造成天壤之別。如果目標是透過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取得其他使用價值，縱然透過貨幣為中介，我們還是在 $C-M-C$ 的情況。相反的， $M-C-M$ 是一種流通形式，其中貨幣是目標，而非商品。若要有理由那樣做，我就必須拿回比一開始更多的貨幣。這是我們在《資本論》中首次見到商品流通透過貨幣形式的矛盾為中介，從中結晶出資本流通。貨幣流通作為商品交換的中介和貨幣作為資本使用，兩者大不相同。不是所有貨幣都是資本。有法定貨幣的社會不必然是資本主義的社會。如果一切都圍繞著 $C-M-C$ 的流通過程，那麼貨幣只會是中介，僅止於此。當貨幣被放入流通以得到更多貨幣，資本就興起了。

現在我想在這裡稍做停留，思考一下截至目前為止馬克思論述的本質。此時我們可以說，商品交換的增生必定導致貨幣形式興起，接著，這些貨幣形式內部的矛盾必定導致資本主義的流通形式興起，其中貨幣用來得到更多貨幣。粗略總結，這就是《資本論》目前為止的論述。

我們首先必須決定這個論述是歷史的或是邏輯的。如果是前者，那麼大體而言對歷史就是抱持著目的論，尤其是資本主義的歷史；資本主義在人類歷史出現是無法避免的，它從商品交換逐漸增生中興起。在馬克思的文章裡可能找到支持這種目的論觀點的陳述，而且他經常使用「必要」一詞，更有助於這種詮釋。我自己並不相信是這樣，如果馬克思真的這麼認為，那麼我覺得他錯了。

因此我們來看看邏輯的理論基礎，我認為這比較具有說服力。邏輯的理論基礎著重在隨著論述開展的方法學：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體現在商品中，形成辯證的與關係的對立；這種對立以貨幣形式外化（externalization），作為表現價值與促進商品交換的方式；貨幣形式

作為流通中介與價值尺度，將這個矛盾內化（internalization）；透過債權人與債務人使用貨幣為支付工具而興起的關係，消除那個矛盾。現在，我們的立場是：將貨幣理解為一個有別其他流通過程的起點與終點，也就是所謂的資本。馬克思論述的邏輯透露內化的辯證關係，這個關係就是充分發展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理解為一個全體）的特徵，這種生產方式（由於偶然的歷史原因）從十六世紀開始演化，特別是在英國。

當然，我們也可能向歷史的理論基礎妥協，只要將「必要」改為「可能」，或者改成「或然」、「多半」。那麼我們會說，貨幣形式內部的矛盾創造資本主義流通形式出現的可能，或者指出在某個特定的歷史形勢，這些矛盾產生的壓力變得如此巨大，直接造成資本主義脫穎而出。當然，馬克思歸因於「社會必要性」的多數情況似乎表明這點。我們同樣可以將重點放在「傳統」社會為防止資本主義的流通形式成為主流而必須發展的障礙，以及這些社會受制於商品交易或金銀供應之週期性波動導致的社會不穩定。不同的社會秩序（例如中國），在不同時期也曾以自己的方式度過這些矛盾帶來的難關，卻未臣服於資本的控制。不過，當代中國是否已經落入資本主義陣營，或可以設法繼續駕馭資本主義這隻老虎，是非常重要且爭辯不斷的議題。儘管如此，現在我必須以一連串需要思考的問題來加以總結。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繼續討論更特定的議題。他談到「貨幣作為支付手段的職能包含著一個直接的矛盾」。

在各種支付互相抵銷時，貨幣就只是在觀念上執行計算貨幣或價值尺度的職能。而在必須進行實際支付時，貨幣又不是充當流通手段，不是充當物質變換的僅僅轉瞬即逝的中介形式，而是充當社會勞動的單個化身，充當交換價值的獨立存在，充當絕對商品。（第一二八頁）

意思就是，當貨幣進入流通以解決這個失衡，那些持有貨幣的人之所以讓貨幣流通，不是出自善心幫助他人的需求，或因為市場需要更多貨幣供應。確切來說，某個擁有一般等價物的人，為了某個理由，故意將之置入市場。我們必須了解那個理由可能是什麼。這個一般商品的「獨立性」，以及這個商品與每日的商品流通分離，具有重大的後果。

從這裡開始，馬克思的論述意外有了轉折：

這種矛盾在生產危機和商業危機中稱為貨幣危機的那一時刻暴露得特別明顯。這種貨幣危機只有在一個接一個的支付的鎖鍊和抵銷支付的人為制度獲得充分發展的地方，才會發生。當這一機制整個被打亂的時候，不問其原因如何，貨幣就會突然直接從計算貨幣的純粹觀念形態轉變成堅硬的貨幣。這時，它是不能由平凡的商品來代替的。

（第一二八頁）

換句話說，你不能用更多借據償付你的帳單；你必須拿出實實在在的現金，也就是一般等價物來付清帳單。於是這裡出現一個普遍的社會問題：現金要從哪裡來？馬克思繼續寫道：

商品的使用價值變得毫無價值，而商品的價值在它自己的價值形式面前消失了。昨天，資產者還被繁榮所陶醉，懷著啟蒙的驕傲，宣稱貨幣是空虛的幻想。只有商品才是貨幣。今天，他們在世界市場上到處叫嚷：只有貨幣才是商品！他們的靈魂渴求貨幣這唯一的財富，就像鹿渴求清水一樣。在危機時期，商品和它的價值形態（貨幣）之間的對立發展成絕對矛盾。因此，貨幣的表現形式在這裡也是無關緊要的。不管是用金支付，還是用銀行券這樣的信用貨幣支付，貨幣荒都是一樣的。（第一二八頁）

回到二〇〇五年，當時有個共識，就是大量過剩的流動資金在全世界的市場裡滾動。銀行家有剩餘的資金，幾乎什麼人都出借，我們後來發現，對象還包括毫無信用貸款資格的人。沒收入但想買房子？當然，有何不可？錢不是問題，因為像房屋那樣的商品是安全的賭注。隨後，房屋價格停止上漲，而且到了應付債款的時間，越來越多人付不出來。此時，流動資金忽然乾涸。貨幣在哪裡？突然之間，聯準會必須挹注大筆資金進入銀行系統，因為如今「貨幣是唯一的商品」。

如同馬克思在其他地方風趣地說，經濟景氣好的時候，人人就像新教徒——奉行純粹的信仰。崩盤的時候，人人都躲進「天主教」的貨幣基地（即真正的黃金）尋求掩護。不過正是這個時候，真正的價值和可靠的貨幣形式的問題會被提出。紐約市裡那些將債務裝瓶的工廠和真正的生產之間是什麼關係？他們是以純然虛構的價值交易嗎？這些是馬克思幫我們提問的問題，也是太平盛世時會被遺忘的問題，但每當危機出現時，總是回來糾纏我們。一旦貨幣系統比脫離黃金標準更加脫離價值系統，那麼就會開啟各式各樣難以控制的可能性，也許會為社會與自然關係帶來毀滅性後果。

流通中介忽然短缺，在某些歷史時刻同樣會造成危機。從市場收回短期信貸會重創商品生產，著名例子就是一九九七至一九九八年在東亞及東南亞發生的情況。生產商品而且運作適當的公司負債累累，但若非短期流動資金突然收回，他們可以輕易克服負債。銀行家收回流動資金，經濟崩盤，有生存能力的公司破產，因為缺乏支付手段只好出售公司。西方資本和銀行進入，幾乎不花一毛錢就買下那些公司。後來流動資金恢復，經濟復甦，那些破產的公司忽然再度復活，差別是此時擁有者是銀行和華爾街的人，他們可以賣掉它們，獲得大筆利潤。十九世紀有好幾次這類的流動資金危機，而且馬克思仔細觀察這些危機。一八四八年^[8]見證了危機的一項深層要素，猜猜看，那

一年之後超級有錢又有權的是誰？——就是控制黃金的人，也就是羅斯柴爾德（Rothschild）家族。他們讓政府垮台，純粹因為他們在特定的時刻控制黃金。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明，資本主義之下，貨幣系統內部的矛盾本來就會導致這些危機。（第一二八頁）

接著這點令馬克思修正貨幣數量論，堅持需要的貨幣越少，互相平衡的支付越多，而且會有越多貨幣變成僅僅是支付手段。「商品在流通，而它的貨幣等價物只有將來才出現。」如此一來，「信用貨幣是直接從貨幣作為支付手段的職能中產生的。由出售商品得到的債券」——在華爾街現在制度化為擔保債權憑證（CDOs）——「又因債權的轉移而流通」（第一二九頁）。

另一方面，隨著信用事業的擴大，貨幣作為支付手段的職能也在擴大……在商品生產達到一定水準和規模時，貨幣作為支付手段的職能就越出商品流通領域。貨幣變成契約上的一般商品。地租、賦稅等等由實物交納轉化為貨幣支付。（第一二九——一三〇頁）

因此，馬克思預期所有事物貨幣化，包括信用與金融普及，而且將會徹底轉變經濟與社會關係。

重點是「由於充當支付手段的貨幣的發展，就必須積累貨幣，以便到期償還債務」（第一三一頁）。再一次，積累和貯藏成對，但分別具有不同功能：

隨著資產階級社會的發展，作為獨立的致富形式的貨幣貯藏消失了，而作為支付手段準備金的形式的貨幣貯藏卻增長了。（第一三一頁）

這點令馬克思修正之前提到的貨幣數量論：流通需要的貨幣數量是商品的總數乘以價格，並由流通速度和支付手段的發展加以修正。這個數量現在必須加上能夠在波動時期提供靈活性的準備金（貯藏）

（第一三一頁）。（當代的情況，這個準備金當然不是私人持有，而是公共機構的特權，在美國則是聯準會。）

這一章的最後一節談的是世界貨幣。如我們所見，任何貨幣系統為了有效運作，需要國家作為錢幣與象徵符號的制訂者，以及貨幣質與量的監督者（在我們的時代也身為準備金的管理者），深入參與系統。通常個別國家以特定方式管理自己的貨幣系統，這麼做的同時需要相當謹慎。然而，外頭仍然有世界市場，而國內的貨幣政策不能讓國家免除商品在世界市場交換受到的約束。因此，雖然國家在地緣政治邊界內對於貨幣系統穩定扮演重要角色，無論如何貨幣系統還是與世界市場連結，並受制於其動態。馬克思點出貴金屬扮演的角色；如同過去，金銀變成世界金融系統的「通用語」。這個金屬基礎在國內非常重要，於對外（國際）關係也是。（第一三一——一三三頁）

因此這個金屬基礎的穩固和其中派生的貨幣形式（尤其錢幣）對全球資本主義十分重要。有件有意思的事值得注意，當時洛克正呼籲宗教容忍，譴責在木樁上焚燒異教徒。和他親近的同事牛頓身為皇家鑄幣廠的廠長，被傳喚為貨幣的品質辯護。為了製造更多錢幣，他們從銀幣削下一些銀（仔細想想，還真是個簡單的鑄幣方法），牛頓因而面對錢幣價值降低的問題。削下錢幣有罪的人會在泰本（Tyburn）被當眾絞死。冒犯上帝會被原諒，但冒犯資本和金錢會被判處死刑！

這就促使我們思考，如同一九七一年以來，在一個金融系統運作沒有貨幣商品、沒有金屬基礎的世界，馬克思的論述有多麼切題。你會注意到黃金依然重要，也可能會思考，國際貨幣市場動盪不安時，你會想持有黃金、美元、歐元，還是日圓？因此，黃金還沒完全退場，而且有些人主張回歸某種黃金標準，以因應經常擾亂國際金融交易的不穩定與失序投機。回想一下，黃金單純被馬克思描述為價值的

表現、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表現。一九七三年起發生的一切就是表現的方式改變了，但馬克思自己也提到錢幣、紙幣、信用等等於表現方式的多種變化，所以從某方面而言，現況並沒有違背他的分析方式。實際發生的情況，是某個特殊貨幣相對其他所有貨幣的價值，由（或者應該由）一國經濟生產的全數商品的價值決定。顯然，整體經濟全部的生產力是重要的變數；因此公共政策會強調生產力與效率。

現在，如果緊跟著馬克思的邏輯，我們應該立刻觀察到這個情況派生的矛盾。首先，有個虛構的東西叫做國家經濟，搭配國家貨幣這個「國家制服」。這樣的經濟是個「觀念」，針對生產、消費、兌換、福利等收集大量統計資料，透過這個手法讓虛構的經濟變得真實。這些統計資料對衡量國家狀態至關緊要，在影響貨幣匯率上也扮演重要角色。當消費者信心與就業的統計數字看來良好，貨幣就會升值。這些資料確實建構國家經濟這個虛構的東西，但其實沒有這種東西；用馬克思的話來說，是一種拜物建構。不過接下來也許投機者可能會進場質疑那些資料（其中有很多根據不可靠的基礎），或說某些指數比其他指數更重要，而且如果他們能夠占上風，就能在貨幣流動下注大把金錢。例如，在英鎊對歐洲匯率機制的豪賭中，索羅斯憑著說服市場他看好國內經濟，幾天就賺了十億美元。

馬克思在他的分析模式中建立了一種令人信服的方式，以了解價值（凝結於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以及貨幣系統如何表現那個價值之間的連結，這個連結令人憂慮，且充滿問題。他揭開那些表現和導致的矛盾之中虛構和想像的部分，儘管如此，也同時呈現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運作不能沒有這些觀念元素。如同他之前指出的，我們不能廢除拜物教，而且注定活在人之間的物質關係及物之間的社會關係所構成的顛三倒四的世界。前進的道路就是提出內在矛盾的分析，了解矛盾運動的方式和矛盾開啟的新可能，包括發展（如信用系統）

和潛在的危機。我認為馬克思的詰問方法值得仿效，即使我們必須調整那個方法以了解我們現在危險的處境。

最後一點。關於貨幣這一章，內容豐富又複雜，而且初次閱讀難以吸收。因為這個理由，如同我開頭說過的，許多人在第三章未結束就放棄《資本論》。我希望你還有繼續閱讀的興趣。儘管如此，你也會很高興，不用了解這一章全部的內容就能繼續閱讀。比起第一卷接下來的部分，這裡說的很多內容和另外兩卷比較有關。只要明白這章某些基本但必要的主張，還是有可能不花太多力氣理解剩下的內容。從這裡開始，論述變得容易多了。

-
1. social metabolism，社會代謝。↗
 2. 在《資本論》中譯版裡，C—M—C原作W—G—W，為配合哈維的說明並方便讀者理解，此處仍依英文版譯為C—M—C。↗
 3. 德國諺語，意思是有禍同當。（中譯版之編者注）↗
 4. 高明的薩伊法則辯護，請參見保守經濟學家湯馬斯·索威爾（Thomas Sowell）的著作《薩伊法則：歷史分析》(Say's Law: An Historical Analysi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原書注）↗
 5. 參見馬克思《大綱》，第二二四頁。（原書注）↗
 6. 伊美黛·馬可仕為前菲律賓第一夫人，以奢華成性為外界詬病。↗
 7. 米迦勒節（Michaelmas）為傳統天主教節日，一般在九月二十九日，為秋分後一週左右，在英國是計算季度的節日之一。↗
 8. 當代學者認為，一八四八年在歐洲數國爆發的一系列革命，主要肇因於歐陸於一八四五至一八四七年大規模糧食短缺引發的經濟危機。↗

《資本論》 第二篇

Capital, Part II

三、從資本到勞動力

From Capital to Labor-Power

現在我們要進入討論資本和勞動力概念的三章^[1]。我想你會發現，這幾章比前面的章節更為直接清晰。有時這幾章的內容似乎非常明顯；你甚至會想，為什麼要花這麼多力氣說明相當簡單的概念，尤其是相較之下前幾章有些困難的概念幾乎只是呈現而沒有解釋。某種程度而言，這與馬克思寫作的時期有關。當時任何對政治經濟學感興趣的人都會熟悉勞動的價值理論（雖然是李嘉圖式的），但現在的我們不僅不熟悉，而且我們生活的時代，多數經濟學家，甚至某些馬克思主義者，都認為勞動的價值理論站不住腳。如果馬克思是在今日撰述《資本論》，他就必須為理論強力辯護，而非只是顯得理所當然地陳述。相對的，接下來這幾章的內容與馬克思時代普遍的想法差距甚大，但對今日的我們而言較為熟悉。

然而，在這三章中，我們的論述角度將轉為宏觀，而且一開始就注意到這一點，會有所幫助。《資本論》從以物易物的商品交換模型開始，其中（不切實際地）想像相等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互相交換。馬克思接著從這個C—C的關係檢視如何透過貨幣形式興起，讓交換以貨幣為中介並一般化。這個C—M—C交換系統的仔細分析，帶著我們在貨幣那一章的最後發現M—C—M的流通形式，其中貨幣變成交換的目標和物品。在C—M—C的循環中，相等價值的交換有意義，因為目標是取得使用價值。我想要襯衫和鞋子，但不需要或不想要我生產的

蘋果或梨子。可是到了 $M-C-M$ ，等價物的交換看似荒謬。何必勞心勞力經歷這個過程，結果換來等量的貨幣價值？ $M-C-M$ 只在價值最後增加才有意義，即 $M-C-M+\Delta M$ ，定義為剩餘價值。

問題來了：古典政治經濟學中預設的交換規律是 $M-C$ ，然後 $C-M$ ，並要求交換等價物，既然如此，剩餘價值從何而來？如果根據理論必須遵守交換規律，那麼一個商品必須有能力製造比本身更多的價值。那個商品就是勞動力，馬克思在第六章^[2]會說到。這是這三章大致的故事轉折。重點開始從商品交換轉為資本流通。

然而，這幾章有個重要的特色值得事先詳察。我已經問過好幾次，關於實際存在的資本主義如何演化，馬克思的論述是邏輯的（以批評古典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烏托邦主張為基礎）？還是歷史的？整體來說，我都傾向邏輯的讀法，而非歷史的，即使考慮加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興起的必要環境，其中也許可以獲得重要的歷史洞見（例如國家運作與不同貨幣形式的關係）。這個取徑方式與馬克思其他地方的方法學論述一致，我們只有從今日的時空回頭看，才能適切地了解歷史。這是他在《大綱》裡頭的重點：

資產階級社會是最發達且最複雜的歷史的生產組織。因此，表達其關係、其結構之理解的範疇，也允許我們洞悉所有消失的社會形構的結構與生產關係。資產階級社會藉這些社會形構的殘垣與要素建立自身，一部分還未被征服的遺跡留存在資產階級社會中，他們的細微差別在資產階級社會發展出明確的重要性，等等。人類的解剖包含猿類解剖的線索。^[3]

不過，雖然惟有「已經知道更高的發展，才能理解更高發展的徵兆」，這不應誤導我們查看「各種社會形式的資產階級關係」之原型，或認為「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範疇具備所有其他社會形式的真

理」。^[4] 馬克思不接受輝格黨（Whig）的歷史詮釋或簡單的目的論。資產階級革命從根本重新配置先前存在的要素，轉為基本上新的形式，同時允許我們以新的眼光看待那些先前存在的要素。

-
1. 指英文版之四—六章，《資本論》繁體中文版為第四章第一—三節。↗
 2. 此為原書標示之篇章編號，《資本論》繁體中文版為第四章第三節。↗
 3. 參見馬克思《大綱》，第一〇五頁。（原書注）↗
 4. 同前注。（原書注）↗

第四章 資本的總公式^[1]

THE GENERAL FORMULA FOR CAPITAL

在這三章，歷史的讀法對理論建立似乎具有重要的獨立角色。例如，在第四章，他以歷史的陳述開頭：「**世界貿易和世界市場在十六世紀揭開了資本的現代生活史。**」同時還有邏輯的開場論點：「**商品流通是資本的起點。**」（第一三七頁）所以邏輯的和歷史的論述立刻並置。因此，我們需要特別注意這些論述如何在這幾章裡共同運作，以理解《大綱》的方法學對策如何在《資本論》落實。

馬克思首先檢視歷史上封建主義過渡為資本主義時，資本如何面對地產的權力。這個過渡中，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特殊的資本形式——扮演重要的歷史角色。不過在馬克思心中，充分發展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具備的「現代」工業形式資本，不同於這些特殊的資本形式（第一三七頁）。封建秩序瓦解、地產權力與封建土地控制瓦解，絕大部分是經由商業資本和高利貸的力量達成的。你也會發現《共產黨宣言》極度強調這個主題。有趣的是，在《資本論》中，正是歷史假設邏輯立場，因為我們看到的是貨幣（以及貨幣持有者）獨立的社會權力，尤其是高利貸資本。馬克思在貨幣那一章已經表示，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這個獨立的權力是社會必要的。正是透過有效運用這種獨立的權力，讓高利貸和放高利貸的人幫忙打垮封建主義。

這也將馬克思帶回流通過程的起點，以理解貨幣（相對於商品）的作用。貨幣能夠用來流通商品，能夠計量價值，也能儲存財富。然而，資本是以某種方式使用的貨幣。 $M-C-M$ 不只是 $C-M-C$ 的倒轉，如同馬克思之前觀察，「**貨幣又不是充當流通手段，不是充當物質變換的僅僅轉瞬即逝的中介形式，而是充當社會勞動的單個化身，**

充當交換價值的獨立存在，充當絕對商品」（第一二八頁）。換句話說，價值的表現（貨幣）成為流通的宗旨和目標。然而，「一百鎊和一百鎊交換，那麼這個流通過程就是荒唐的、毫無內容的了」（第一三八頁）。以使用價值而言，相等價值交換完全沒有問題，因為重要的是質。可是如同我們在第三章看過的，進行 $M-C-M$ 流通唯一合乎邏輯的理由，是最後能獲得比起初更多的價值。馬克思辛苦得到這個相當明顯的結論：

$M-C-M$ 過程所以有內容，不是因為兩極有質的區別（二者都是貨幣），而只是因為它們有量的不同。最後從流通中取出的貨幣，多於起初投入的貨幣……這個過程的完整形式是 $M-C-M'$ 。其中的 $M'=M+\Delta M$ ，即等於原預付貨幣額加上一個增殖額。我把這個增殖額或超過原價值的餘額叫做剩餘價值（surplus value）。（第一四一頁）

這裡我們首次見到剩餘價值的概念，在馬克思的分析中，當然也是根本的概念。

於是「原預付價值不僅在流通中保存下來，而且在流通中改變了自己的價值量，加上了一個剩餘價值，或者說增殖了。正是這種運動使價值轉化為資本」（第一四一頁）。這裡終於出現「資本」的定義。對馬克思而言，資本不是一個物品，而是一個**過程**，明確地說，是價值流通的過程。這些價值在過程的不同時間點凝結於不同東西上：首先是貨幣，接著是商品，然後轉回貨幣形式。

現在，這個資本的過程定義極為重要，代表馬克思與古典政治經濟學和傳統經濟學分道揚鑣。你會在古典經濟學裡發現資本的定義是一堆資產（機器、貨幣等），而傳統經濟學把資本視為像是「生產要素」的東西。實際上傳統經濟學很難測量（估價）屬於資本的生產要素，所以他們直接訂為 K ，然後放進等式。事實上，如果你問：「 K 是

什麼？要怎麼測量？」答案可一點也不簡單。雖然經濟學家想出各種測量方法，但對於資本到底是什麼，仍無法取得共識。資本顯然以貨幣形式存在，但也以機器、工廠、生產工具^[2]的形式存在，而且你要如何在生產工具放上獨立的貨幣價值——獨立於生產工具幫助生產的商品價值？如同一九七〇年代初期所謂的資本爭議，整個當代經濟學理論瀕臨危險，幾乎要建立在同義反覆（tautology）之上：K於有形資產形式中的貨幣價值就由K應該要解釋的東西決定，即生產的商品價值。^[3]（第一〇七——一〇八頁）

馬克思再次將資本視為過程。我把貨幣從口袋拿出來放入流通以賺取更多貨幣，我就製造了資本。只要我選擇把貨幣放回口袋，就是把資本從流通中取回。因此，就會得到這個結果：並非所有貨幣都是資本。資本是以某種方式使用的貨幣。資本的定義離不開人類是否在這種形式的流通中啟動貨幣權力的抉擇。然而這也顯示很多問題。第一個問題：資本可能產生多少增額。回想貨幣那一章，其中一個發現就是貨幣權力的積累可能是無限的；馬克思在這裡也重複這點（第一二八、一四三——一四四頁）。然而，其完整的重要性，要等到更後面才會談到（尤其是第二十一與二十二章）^[4]。

馬克思說，資本家「作為這一運動的有意識的承擔者，貨幣占有者變成了資本家。他這個人，或不如說他的錢袋，是貨幣的出發點和復歸點」。從這一點得到「絕不能把使用價值看做資本家的直接目的」。也就是說，資本家生產使用價值只為獲得交換價值。資本家不會真的在意哪一種或什麼樣的使用價值被生產出來，任何種類的使用價值都有可能，只要能讓資本家取得剩餘價值。資本家的目的說來也不足為奇，就是「謀取利潤的無休止的運動」（第一四二——一四三頁）。這聽起來像巴爾扎克小說《歐葉妮·葛朗台》（*Eugenie Grandet*）的情節！

這種絕對的致富欲，這種價值追逐狂，是資本家和貨幣貯藏者所共有的，不過貨幣貯藏者是發狂的資本家，資本家是理智的貨幣貯藏者。貨幣貯藏者通過竭力把貨幣從流通中拯救出來所謀求的無休止的價值增殖，為更加精明的資本家通過不斷地把貨幣重新投入流通而實現了。（第一四三頁）

因此，資本是運動中的價值，但以不同形式表現。「如果把自行增殖的價值在其生活的循環中交替採取的各種特殊表現形式」——再次注意這個用詞——「固定下來，就得出這樣的說明：資本是貨幣，資本是商品」（第一四三頁）。馬克思此時把資本的過程定義說得更明白：

但是實際上，價值在這裡已經成為一個過程的主體，在這個過程中，它不斷地變換貨幣形式和商品形式，改變著自己的量，作為剩餘價值同作為原價值的自身分出來，自行增殖著。既然它生出剩餘價值的運動是它自身的運動，它的增殖也就是自行增殖。它所以獲得創造價值的奇能，是因為它是價值。它會產仔，或者說，它至少會生金蛋。（第一四三—一四四頁）

當然，馬克思這裡的語氣非常諷刺。我提到這一點，是因為我讀過有篇論文將自行擴大的神奇性質嚴正歸之於資本。在這部巨著中，往往太容易忽略其中的諷刺。這個例子裡，資本「玄妙」的性質與魔術般「生金蛋」的能力只存在於表現的國度，但也不難看出這種拜物建構怎麼會被當真——如我們在第一章所見，資本主義生產系統靠的正是虛構。你把錢放進儲蓄存款帳戶，一年後就變多。你會問過自己多出來的部分是哪裡來的嗎？人們傾向假設這種增長單純是貨幣的本質。我們當然也見過儲蓄率為負的時期，也就是通貨膨脹之高，而利

率之低，給存戶的淨報酬是負的（二〇〇八年就是）。不過表面上看起來，真的就像你在銀行的錢本來就會依照利率成長。馬克思想要知道拜物教背後藏的是什麼。這是必須解開的謎題。

他說，這個流通過程當中，有一個環節是我們總會回來的，因此看起來比其他環節更重要，那就是貨幣的環節： $M-M$ 。為什麼？因為貨幣是價值的一般表現與最終尺度。因此只有在貨幣的環節——資本家普遍性的環節——我們才能分辨，相對於價值和剩餘價值，我們是在哪個位置。光看商品的特點很難看出。「因此，貨幣是每個價值增殖過程的起點和終點。」（第一四四頁）在馬克思的例子裡，終點應該讓資本家從開始的一百鎊得到一百一十鎊：

資本家知道，一切商品，不管它們多麼難看，多麼難聞，在信仰上和事實上都是貨幣，是行過內部割禮的猶太人，並且是把貨幣變成更多的貨幣的奇妙手段。（第一四四頁）

這類評論引起馬克思是否反猶的爭議。這種語句確實經常意外出現。當時的時代背景也是反猶太主義盛行的時候（例如狄更斯《孤雛淚》中費金〔Fagin〕一角的描繪），所以你可以說，出身猶太家庭、為求職改變信仰的馬克思潛意識中反對自己的過去，或不加思索地呼應他那個時代的偏見，或者，至少在這個例子裡，你可以說他的目的是舉出所有加諸猶太人身上的典型臭名，表示那些其實應該歸給資本家。這個結論留給你自已來決定。

回到正文，我們發現馬克思還在削除拜物教外表的皮：

而在這裡，商品的價值突然表現為一個處在過程中的、自行運動的實體，商品和貨幣只是這一實體的兩種形式。不僅如此，現在，它不是表示商品關係，而可以說是同它自身發生私自關係。它作為原價值同作為剩餘價值的自身區別開來，作為聖父同作為聖子的自身區別

開來……因此，價值成了處於過程中的價值，成了處於過程中的貨幣，從而也就成了資本。（第一四四頁）

這是資本基本定義的下一步：過程中的價值、處於過程中的貨幣，而且和資本作為一堆固定資產或生產要素南轅北轍。（而且竟然是馬克思而非經濟學家被批評為靜止不動的「結構性」論述！）資本「離開流通，又進入流通，在流通中保存自己，擴大自己，擴大以後又從流通中返回來，並且不斷重新開始同樣的循環」（第一四四頁），明顯可以感覺到強力的流動。資本是過程，就是這樣。

馬克思短暫回到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他的起點是歷史的，而非邏輯的）。雖然他真正關心的是產業資本，但他必須承認還有其他形式的流通——商業資本（便宜買進高價賣出）及價值看似自行擴大的付息資本^[5]。因此我們看見不同的可能性：產業、商業、付息資本都有 $M-C-M+\Delta M$ 的流通形式。他總結，這種流通形式是「**直接在流通領域內表現出來的資本的總公式**」（第一四五頁）。這個流通形式需在顯微鏡下仔細觀察才能解開其「玄妙」的性質。那麼，資本會生自己的金蛋嗎？

-
1. 此為原書標示之篇章編號，《資本論》繁體中文版為第四章第一節。↗
 2. 生產工具（means of production），亦作「生產資料」、「生產手段」。↗
 3. 對於薩伊的流通理論，馬克思也引用相同的資本同義反覆定義。（原書注）↗
 4. 此為原書標示之篇章編號，《資本論》繁體中文版為第二十三、二十四章，↗
 5. 付息資本（interest-bearing capita），亦譯為計息資本、孳息資本，《資本論》繁體中文版譯為「生息資本」。↗

第五章 總公式的矛盾^[1]

CONTRADICTIONS IN THE GENERAL FORMULA

馬克思藉由檢視 $M-C-M+\Delta M$ 流通形式中的矛盾來尋找答案。根本的問題相當簡單：增額、剩餘價值從哪裡來？純粹形式（如烏托邦式自由主義所預設）的交換規則與規律指出， M 到 C 以及 C 到 M 必須符合等價規則。因此，從純粹形式的交換不能得出剩餘價值。「在平等的地方，沒有利益可言。」（第一四七頁）當然，實際上「誠然，商品可以按照自己的價值相偏離的價格出售，但這種偏離是一種違反商品交換規律的現象」。這些規律就是古典政治經濟學完美運作的市場模型所預設的規律。「商品交換就其純粹形態來說是等價物的交換，因此，不是增大價值的手段。」（第一四七—一四八頁）

面對這個難題，資本家和他們的經濟學家，例如孔狄亞克（Condillac），試著將增加歸因於使用價值。然而，馬克思反對這一點。你不能忽然訴諸使用價值來解決交換價值相等衍生出來的問題。

假如互相交換的是交換價值相等的商品，或交換價值相等的商品和貨幣，就是說，是等價物，那麼很明顯，任何人從流通中取出的價值，都不會大於他投入流通的價值。在這種情形下，就不會有剩餘價值形成。商品的流通過程就其純粹的形式來說，要求等價物的交換。

（第一四九頁）

不過馬克思很清楚，「實際上，事情並不是純粹地進行的」，所以他繼續「假定是非等價物的交換」。這便出現幾種可能性。一種是賣者「享有某種無法說明的特權，可以高於商品價值出賣商品」。可是這樣說不通，一旦思考一般化市場裡的賣者和買者關係，就會像認

為買者享有特權低於商品價值購買商品一樣說不通。「剩餘價值的形成……既不能用賣者高於商品價值出賣商品來說明，也不能用買者低於商品價值購買商品來說明。」（第一五〇頁）

接著他簡要地考量我們現在所謂有效需求的問題，當時這個概念主要由馬爾薩斯提出（令人驚訝的是馬克思沒有引用馬爾薩斯聚焦這個概念的主要著作《政治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第一五〇—一五一頁）馬爾薩斯主張市場中有個明確趨勢，就是資本家為了獲取剩餘價值而生產的剩餘商品總需求不足。誰有購買商品的購買力？資本家再度投資，所以他們並沒有盡其所能消費。工人不能消費產品的總數，因為他們被剝削。因此馬爾薩斯得到結論，地主階級——或如同馬克思會稱其為「各種資產階級寄生蟲」——有個重要角色，他們要大發慈悲、盡其所能消費，以維持經濟穩定。馬爾薩斯因此證明，長保不事生產的消費階級是合理的（不顧李嘉圖的信徒也批評他們是不事生產的寄生蟲）。

馬爾薩斯稍微修正他的論證，表示這個階級的消費者可能來自國外——對外貿易甚或外國的進貢（例如對帝國奉上白銀）也有助於解決這個問題。關於對外貿易甚或外國的進貢也有助於解決這個問題，是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的主要論證之一，她主張資本主義系統中必要的有效需求（這點她覺得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沒有詳細說明），最終只能透過對外建立某種關係獲得保證——簡單來說，強制實行帝國主義，收取納貢。導致鴉片戰爭的英國帝國主義邏輯反映這點：中國有很多白銀，所以大量傾銷印度的鴉片到中國，從高獲利的買賣取得所有白銀，用來支付所有在曼徹斯特生產的貨物，然後送到印度。當中國拒絕對鴉片交易打開大門時，英國的回應就是以武力擊潰他們。

馬克思狠狠駁斥以下概念：某個地方有某個消費階級或類似的人，他們從天知道的某個地方得到他們的價值，而且還能從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系統的內外產生剩餘價值。他說，資本主義中的每個人（甚至寄生蟲階級的人）都必須從某處得到他們的價值，而且如果他們從系統內得到他們的價值，就是從負責生產價值的人（例如資本家或工人）那裡占用價值。剩餘價值生產的問題不能訴諸市場解決，而且我們當然不能因為這個原因就證明不事生產的消費階級有理由長存。長遠來看，對外貿易也不會有用；在某個時間點，等價原則必須勝出。

（第一五一頁）

這些談有效需求的段落在某些方面是有問題的，而羅莎·盧森堡針對這點極力挑戰馬克思，主張對付非資本主義社會形構的帝國主義是有效需求問題的部分答案。^[2] 在此之後這些問題爭論不休，但在這些段落中，馬克思單純關心剩餘價值怎麼創造，而非如何透過消費支付或實現。剩餘價值必須在被消費之前產生，而且我們不能訴諸消費過程來了解剩餘價值如何產生。

因此，這些關於有效需求的想法無法解釋剩餘價值如何產生，特別是如果我們「留在賣者也是買者、買者也是賣者的商品交換範圍內」。現在，這句評論乍看之下似乎很怪，畢竟他稍早才批評薩伊法則。他補充了「我們陷入困境，也許是因為我們只把人理解為人格化的範疇，而不是理解為個人」（第一五一頁），似乎也沒幫助。不過，我們很快就會看到為何他採取這條路徑。我認為正是在這裡，我們在馬克思的文本中遇到真正的緊張狀況。他一方面依賴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烏托邦趨勢的批評，另一方面又想理解並為我們闡明實際存在的資本主義的本質。實際上，馬克思在說，對於剩餘價值起源的問題，我們必須在地理上封閉且完善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尋求答案；在那個想像的狀態裡，訴諸寄生蟲階級、消費主義或對外貿易都必須排除在

外。之後他會在《資本論》清楚說明這些假設；他在這裡排除所有外在解決方法時，暗示性的提到這些假設。這裡的分析，有效需求的問題大致都被他視為無關而摒棄，因為在第一卷，他只關心生產，到了第二卷，他才會處理在市場與消費世界中價值實現的問題。

以上排除了在這個時間點檢視資本主義生存社會必要的地理擴張、空間修復（spatial fix）、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他只假設一個完善且封閉的資本主義系統，並且只以這些條件解釋剩餘價值的起源。雖然這些假設限制了理論的潛力範圍（尤其是了解資本主義實際的歷史地理動態），卻也使他的分析更加深入、清晰。如同我在其他地方所說——尤其是《資本的限制》和《資本的空間》（*Spaces of Capital*）^[3]——當馬克思想處理國家、對外貿易、殖民主義與世界市場建構等更宏大的課題時，這些更廣泛的問題對他極度重要。不過在《資本論》的這個地方，他唯一關心的是說明剩餘價值的產生無法從市場交換中出現，無論歷史或地理的條件多麼優越。從等價物交換當中創造非等價物（即剩餘價值）這個矛盾，必須尋找其他方法解決。

把焦點集中在這麼狹小的範圍，也解釋為何馬克思暫時轉向個人而非社會角色。個人的確可以藉由賣貴而勝過他人。這確實可能，而且總是發生。然而，當有系統地從社會總體來審視，賣貴只是拆東補西罷了。個別的資本家也許會欺騙另一人而不被發覺，但某人占便宜就是某人吃虧，所以總體沒有剩餘價值。因此需要找到一個方式讓所有的資本家獲得剩餘價值。一個健康，或說適當運作的經濟，就是所有資本家賺取穩定且合算的利潤比率。

可見，無論怎樣顛來倒去，結果都是一樣。如果是等價物交換，不產生剩餘價值；如果是非等價物交換，也不產生剩餘價值。

由此可以了解，為什麼我們在分析資本的基本形式，分析決定現代社會的經濟組織的資本形式時，開始根本不提資本的常見的、所謂

洪水期前的形態，及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第一五二頁）

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觀察：「戰爭是掠奪，商業是欺騙。」（第一五三頁）也許自古以來都是真的。顯然在資本主義興起之初，世界上到處充滿剩餘價值的掠奪、詐欺、搶劫、偷竊，而馬克思並不否認那些行為的歷史重要性。對待高利貸資本也是同理，即使長久以來，某些例子極端嚴格禁止收取利息。例如，伊斯蘭律法便禁止這麼做。還有，很多人並不知道，直到十九世紀中葉之前，天主教會禁止收取利息，而且此舉意義重大。例如，當時在法國，保守的天主教徒會將投資銀行比作妓院，並將金融操作視為賣淫。那個時代還有一些傑出的政治漫畫嘲諷這個現象。我在《巴黎，現代性之都》

（*Paris: Capital of Modernity*）書中就引用了一則漫畫，描繪一名年輕女性試圖引誘一個年長且驚恐的男人進入投資銀行，她說：「無論你想投資多少，我的報酬率都很好。我會非常溫柔地對待你。」^[4]

因此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或付息資本）都有重要的歷史地位。不過馬克思總結：

在我們研究的進程中，我們將會發現，生息資本和商業資本一樣，也是派生的形式，同時會看到，為什麼它們在歷史上的出現早於資本的現代基本形式。（第一五三—一五四頁）

他說的是，這些資本流通的形式在產業資本出現之前就存在於歷史了。然而，如同我們將會看到的，產業資本**才是**界定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純粹狀態的資本形式，而且一旦那個產業資本變得舉足輕重，就需要商人出售產品，也需要付息資本才能轉換投資，處理長期的固定資本投資等問題。為了使這件事情發生，資本流通的最初形式必須

抑制金融資本和商業資本以符合自己特殊的需求。在《資本論》第三卷中，馬克思會探討這是如何發生，又有什麼後果。

就眼前來看，我們重要的是評估商業資本與附息資本在資本主義大體上的定位。當然，我們可以直接舉出一個可信的例子，即它們在十六、十七世紀居於優越的霸主地位，十九世紀卻淪為產業資本的手下。不過現在很多人會主張——包括我自己——金融資本再度強勢回歸，尤其一九七〇年代以來。果真如此，就由我們自己衡量這意味著什麼，又預示了什麼。

然而，這不是我們在這裡可以處理的問題。針對我們的目標，該注意的是馬克思預設（而且當時可能是正確的）以產業形式流通的資本已經稱霸，因此正是在這個架構之內，必須解決生產剩餘價值的問題。於是他總結：

資本不能從流通中產生，又不能不從流通中產生。它必須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產生。

這樣，就得到一個雙重的結果。

貨幣轉化為資本，必須根據商品交換的內在規律加以說明，因此等價物的交換應該是起點。我們那位還只是資本家幼蟲的貨幣占有者，必須按商品的價值購買商品，按商品的價值出賣商品，但他在過程終了時取出的價值必須大於他投入的價值。他變為蝴蝶，必須在流通領域中，又必須不在流通領域中。這就是問題的條件。這裡是羅陀斯，就在這裡跳躍吧！（第一五四—一五五頁）

簡單直白的翻譯就是：「球在這裡，就帶著它跑吧。」

1. 此為原書標示之篇章編號，《資本論》繁體中文版為第四章第二節。 [↗](#)

2. 參見羅莎．盧森堡的《資本的積累》（*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New York: Routledge, 2003），第一〇四—一〇五頁。（原書注）[↗](#)
3. 參見大衛．哈維《資本的空間：批判地理學芻論》（*Spaces of Capital: 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 New York: Routledge, 2001）。（原書注）（繁體中文版：台北：群學，二〇一〇年）[↗](#)
4. 參見大衛．哈維《巴黎，現代性之都》（*Paris: Capital of Modernity*, New York: Routledge, 2003），第一一九頁。（原書注）（繁體中文版：台北：群學，二〇〇七年）[↗](#)

第六章 勞動力的買和賣^[1]

THE SALE AND PURCHASE OF LABOUR-POWER

原來矛盾可以輕易解決。答案就在這章的標題。馬克思提出的論述如下：

要從商品的消費中取得價值，我們的貨幣占有者就必須幸運地在流通領域內即在市場上發現這樣一種商品，它的使用價值本身具有成為價值源泉的獨特屬性，因此，它的實際消費本身就是勞動的對象化，從而是價值的創造。貨幣占有者在市場上找到了這樣一個獨特的商品，這就是勞動能力或勞動力。（第一五五頁）

勞動力包括能夠在商品中凝結價值的體力、智力和人類的能力，但為了使其本身作為商品，勞動力必須具備某些特性。第一，「勞動力占有者要把勞動力當作商品出賣，他就必須能夠支配它，從而必須是自己的勞動能力、自己人身的自由所有者」，所以自由勞工的概念變得關鍵——奴隸和農奴不是。勞工不能放棄他或她的人身；他或她只能交易體力、智力和人類能力以創造價值。「就是說，他在讓渡自己的勞動力時」——也就是轉移勞動力給他人時——「不放棄自己對它的所有權」（第一五六頁）。

因此資本家不能擁有勞工；所有資本家擁有的是一定期限內支配勞動力並創造價值的**能力**。

貨幣占有者要在市場上找到作為商品的勞動力，第二個基本條件就是：勞動力占有者沒有可能出賣自己的勞動對象化其中的商品，而

不得不把只存在於他的活的身體中的勞動力當做商品出賣。（第一五六—一五七頁）

換句話說，勞工不是處於為自己工作的位置。

可見，貨幣占有者要把貨幣轉化為資本，就必須在商品市場上找到自由的工人。這裡所說的自由，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夠把自己的勞動力當做自己的商品來支配；另一方面，他沒有別的商品可以出賣，自由得一無所有，沒有任何實現自己的勞動力必需的東西。（第一五七頁）

簡言之，勞工必須已經被剝奪取得生產工具的途徑。

馬克思對於自由的評論，真的相當符合我們的時代。例如，當喬治·布希總統滔滔不絕地說要將自由帶給世界，他是什麼意思？他在第二次就職演說時，提了「自由」（freedom）和「自由權」

（liberty）五十次之多。從馬克思批判性的詮釋來看，這意味著布希正在推動讓全世界盡量有更多人無法直接控制或取得任何生產工具。確實如此，個別勞工在勞動市場中將會擁有人身權利和個人法律權利。原則上他們有權利出售勞動力給任何他們選擇的人，也有權利拿著收到的工資在市場購買任何想要的東西。創造這樣的世界，正是過去兩百年來帝國主義政治的資本主義形式所做的事。原住民和農民人口取得生產工具的途徑遭到剝奪，並且在全球各地大量淪為無產階級。同樣的過程也出現在較近期的新自由主義，世界各地，包括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有越來越多不同社會階層人口的資產都遭到剝奪，包括獨立取得生產工具或其他生存手段的途徑（例如年老工人的退休金，或國家福利支出）。

資產階級的自由是「兩面刃」，馬克思也知道宣傳這種自由涉及的意識型態與政治諷刺。今日我們被花言巧語推銷自由的正面作用，並被迫將負面作用視為不可避免的或自然的而加以接受。自由理論以個人權利與自由為基礎教條。從洛克到海耶克（Hayek）以降，所有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思想家都主張，這種個人權利與自由的最佳防護就是市場系統，而這個市場系統的建立基礎，就是馬克思在第二章描述的（而且出於探究而接受的）私人財產、資產階級的獨立規則、互惠與司法個人主義。

既然對抗自由的這些普遍準則非常困難，我們輕易被說服跟隨那虛構的故事，接受好的自由（例如市場選擇的自由）遠勝壞的自由（例如資產家剝削他人勞動的自由）。況且，如果為了剝奪人們取得生產工具的途徑，並確保市場自由得以持續而需採取一點壓制行動，如此也算合理。我們很快就發現自己活在麥卡錫主義或關塔那摩灣，卻毫無反對依據。企圖建立國際聯盟、偉大的自由主義美國總統威爾遜，一九〇七年在哥倫比亞大學講課時這麼說：

既然貿易無視國界，而且製造商堅持世界是一個市場，他的國家國旗必須跟隨他，而對他緊閉的各國大門必須被打破。即使不順服的國家在這過程中遭踐踏主權，金融家取得的特權必須由國家各部長保衛。必須取得或發掘殖民地，如此世界上有用的角落才不會被忽略或閒置。

馬克思思想目標的本質是準確指出資產階級自由概念核心當中的表裡不一（很像他質疑普魯東訴諸資產階級的公平概念）。布希對自由權和自由的說詞對照關塔那摩灣的現實，正是將來可預期的情況。

然而，在這種雙重意義下，勞工如何變成「自由」的？**為什麼**某個自由工人帶著他的勞動在市場中走向資本家，馬克思留意到，「對

這個問題貨幣占有者不感興趣.....我們目前對這個問題也不感興趣」
（第一五七頁）。這裡馬克思僅假設無產階級化已經發生，而且一個運作中的勞動市場已經存在。然而，他確實想要講清楚「一件事」：

自然界不是一方面造成貨幣占有者或商品占有者，而另一方面造成只是自己勞動力的占有者。這種關係既不是自然史上的關係，也不是一切歷史時期所共有的社會關係。它本身顯然是以往歷史發展的結果，是許多次經濟變革的產物，是一系列陳舊的社會生產形態滅亡的產物。（第一五七頁）

如果只是為了徹底闡明僱傭勞動的範疇比起資本家或價值本身並沒有比較「自然」，就必須承認僱傭勞動系統擁有特殊的歷史起源。無產階級化的歷史稍後在第八篇^[2] 會更詳細討論，此時他只想要假設一個羽翼已豐的勞動市場已經存在。儘管他承認，

我們前面所考察的經濟範疇，也都帶有自己的歷史痕跡。產品成為商品，需要有一定的歷史條件.....如果我們進一步研究，在什麼樣的狀態下，全部產品或至少大部分產品採取商品的形式，我們就會發現，這種情況只有在一種十分特殊的生產方式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上才會發生。（第一五七頁）

這裡提醒我們，馬克思唯一的焦點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而非其他生產方式。

過去的商品生產以多種形式存在，歷史悠久的貨幣流通也以多種形式存在，這兩者在馬克思心中顯然與僱傭勞動形式興起有關。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從興起到支配這段過程中，這些演化都不是互相獨立的。再一次，歷史的與邏輯的論證縱橫交錯。商品生產和貨幣化兩者之間緊密又合乎邏輯的社會必要關係具有特殊的歷史起源，且兩者因

而又與僱傭勞動商品化息息相關。對我們來說看似明顯又合乎邏輯的工資系統與勞動市場，就連歐洲封建制度來到尾聲時也不是如此。

有了商品流通和貨幣流通，絕不是就具備了資本存在的歷史條件。只有當生產資料^[3]和生活資料^[4]的占有者在市場上找到出賣自己勞動力的自由工人的時候，資本才產生；而單是這一歷史條件就包含著一部世界史。因此，資本一出現，就標誌著社會生產過程的一個新時代。（第一五八頁）

然而，勞動力是一個特殊、異於其他的特別商品。首先，只有勞動力這個商品才有**創造價值**的能力。在商品中凝結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而且出售勞動力給資本家的正是勞工。反過來，資本家利用勞動力生產剩餘價值。然而，要注意，勞動力流通的形式是C—M—C（勞工帶著勞動力到市場，出售勞動力換取貨幣，而換取的貨幣令他們能夠購買生存需要的商品），所以請切記，勞工永遠在C—M—C的循環，但資本家操作的是M—C—M的循環。因此，他們會以不同的規則思考各自的情況。勞工可以滿足於等價物交換，因為重要的是使用價值。另一方面，資本家必須解決的問題是從等價物交換當中獲得剩餘價值。

因此，是什麼使勞動力價值成為商品？答案很複雜，因為勞動力就常識而言不是商品，不只因為勞動力可以創造價值，也因為無論是在原則上還是細節上，決定勞動力價值的因素和決定襯衫、鞋子的不同。馬克思幾乎沒有說明這個差異：

同任何其他商品的價值一樣，勞動力的價值也是由生產從而再生產這種獨特物品所必要的勞動時間決定的。就勞動力代表價值來說，它本身只代表它身上對象化的一定量的社會平均勞動……活的個人要維持自己，需要有一定量的生活資料。因此，生產勞動力所必要的勞

動時間，可以歸結為生產這些生活資料所必要的勞動時間，或者說，勞動力的價值，就是維持勞動力占有者所必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第一五八頁）

因此，勞動力價值的訂立，是由既定的生活狀況下再生產勞工需要的所有商品之價值而定。我們把麵包的價值、襯衫和鞋子的價值，還有需要維持和再生產某個勞工其他所有必要商品的價值加起來，總數就是勞動力的價值。

這個價值看來是個相當簡單的計算，原則上和任何商品沒有不同。可是「需要」怎麼決定？「需要」區分勞動和所有其他商品。首先，勞動過程中「耗費人的一定量的肌肉、神經、腦等等，這些消耗必須重新得到補償」。如果勞工被要求從事某種勞動（例如深入煤坑），他們可能需要更多的肉和馬鈴薯等來維持勞動。再者，「生活資料的總和應該足以使勞動者個人能夠在正常生活狀況下維持自己」。再一次，什麼是「正常」？「由於一個國家的氣候和其他自然特點不同，食物、衣服、取暖、居住等等自然需求也就不同。」（第一五八—一五九頁）北極的工人和溫帶地區的工人需求不同。儘管如此，隨後出現真正重大的轉折：

另一方面，所謂必不可少的需要的範圍，和滿足這些需要的方式一樣，本身是歷史的產物，因此多半取決於一個國家的文化水準，其中主要取決於自由工人階級是在什麼條件下形成的，從而它有哪些習慣和生活要求。因此，和其他商品不同，勞動力的價值規定包含著一個歷史的和道德的要素。（第一五九頁）

意思就是勞動力的價值並非獨立於階級鬥爭的歷史。此外，一個國家的「文化水準」，舉例來說，會根據資產階級改革運動力量有所

差異。高尚又善良的資產階級面對窮苦的廣大民眾，偶爾會目不忍睹，感到罪惡，因而決定合宜的社會無法接受廣大民眾過著那樣的生活。他們堅持提供合宜的房屋、合宜的公共衛生、合宜的教育、合宜的這個那個。這些措施部分可被視為私利（例如，霍亂等傳染病散播不分階級），但是任何地方的資產階級社會都有某種文明價值意識，而這個意識扮演重要的角色，決定勞動力的價值應該是什麼。

馬克思訴諸的原則，是在某個特定的社會和特定的時間，合理工資的條件就是商品的全體。他沒有討論任何個別項目。不過我們可以把勞動力價值當作已確定且已知，繼續進行理論探究，即使這個**資料**（datum）也正在不斷運動當中，而且勞動力的價值無論如何必須是可彈性變通的，反映諸多特色，例如勞工再生產的成本，從訓練到技術再生產以撫養家庭，以及再生產勞工階級（其質與量）等等。（第一五九—一六〇頁）

勞動力作為商品還有另一個特點值得注意。資本家進入市場，而且必須支付所有商品（原料、機器等）之後才能運作，但是勞動力不同，資本家僱用勞動力，直到勞動力的提供者完成工作才會支付工資。實際上，勞工預付勞動力商品給資本家，希望一天結束後會得到工資。然而，卻不總是如此，宣布破產的公司可以不為工資負責（第一六一頁）。例如在當代中國，某些產業（營造業）和某些地區，尤其北方，極大比例的勞動力沒有領到工資，導致大規模抗爭。

馬克思此時的重點在於：對勞工而言可接受的生活水準，根據自然、社會、政治與歷史環境而有所不同。顯然某個社會可接受的（如當代瑞典）和另一個社會（如當代中國）不同，而一八五〇年在美國可接受的，今日則否。因此，勞動力價值極其多變，不僅取決於生理需求，也取決於一國的階級鬥爭狀況、文明程度和社會運動歷史（某些部分超出工人本身直接爭取的）。也許會有社會民主的政黨要求普

及的醫療保健服務、教育管道、合宜住所、公共建設——公園、水、大眾運輸、衛生——以及保障基本工資的完整就業機會。這些全都可視為文明國家的基本義務，端看社會與政治情況。

結論是勞動力不像任何其他商品。勞動力是獨一無二的價值創造者，同時，勞動力價值的決定受到歷史與道德要素左右，而這個歷史與道德要素受到廣大的政治、宗教與其他力量影響。就連梵諦岡也針對勞動條件發表權威的教宗通諭；解放神學（theology of liberation）在拉丁美洲達到高峰時，對於激起一九六〇與一九七〇年代窮人生活水準改革運動扮演了關鍵的角色。因此勞動力的價值不是不變，不只因為用以維生的商品花費不同而波動，也因為再生產勞工所需要的商品組合（commodity bundle）受到廣大外力影響。簡言之，勞動力的價值對維持他們生存所需的商品價值變動十分敏感。便宜的進口商品會降低這個價值；沃爾瑪超市現象因此對美國的勞動力價值造成重大衝擊。勞動力在中國受到高度剝削，透過廉價的進口貨物降低美國的勞動力價值。這也能夠解釋為什麼許多資本家階級反對對中國貨物的輸入或價格設下關卡，因為如此一來會提升在美國的生活費用，導致工人要求提高工資。

馬克思簡短地提及這類問題後就把問題擺到一邊，做出結論，「但是，在一定的國家，在一定的時期，必要生活資料的平均範圍是**一定的**」（第一五九頁）。馬克思承認勞動力的價值是流動的，而且恆常處於流動狀態，但又在一一定的國家、一定的時期作為「一定的生活**資料**」。這樣說合理嗎？理論上，這樣令他能夠接著解釋剩餘價值如何產生，但這麼做必須付出代價。

多數的國家經濟確實已經找出很多方法決定這個**資料**可能是什麼。例如基本工資立法，就是承認一定的時間地點，一定的**資料**之重要性，而關於是否應該提高工資的政治辯論，正好可以看出政治在左

右勞動力價值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近年針對「生活工資」（living wage）的地方抗爭，也能看出一般的**資料**應該是多少，以及社會對此進行的爭鬥。

與馬克思的表述形成更有趣的類似說法，是所謂貧窮水準（poverty level）的訂立。一九六〇年代中期，經濟學家莫莉．奧申斯基（Mollie Orshansky）設計一個定義貧窮水準的方法，將之訂為購買再生產的必要商品組合所需的金錢，例如一家四口至少可接受的水準。這也是某種馬克思所指的一定的**資料**。然而，一九六〇年代以來，這個定義成為公共政策的基礎（例如福利與社會安全支出），而對於這個定義也一直爭論不休。商品的購物籃裡究竟應該裝什麼成為爭議問題，其中多少是交通、多少是衣服、多少是食物、多少是房租（還有你現在真的需要手機嗎？）。如今一家四口的數據一年超過兩萬美元。右翼說我們都看錯商品組合，所以高估了貧窮；但是在花費昂貴的地點，例如紐約市，研究又建議貧窮水準應訂在兩萬六千美元左右。顯然歷史、政治、道德主張的因素在此都要考慮在內。

我們回到勞動力流通透過 $C-M-C$ 循環，以及這個循環和資本家運作的 $C-M-C+\Delta C$ 循環這兩種想法之間的差異。馬克思表示：

貨幣占有者在交換中得到的使用價值，在勞動力的實際價值使用即消費過程中才表現出來……勞動力的消費過程，同時就是商品和剩餘價值的生產過程。勞動力的消費，像任何其他商品的消費一樣，是在市場以外，或者說在流通領域以外進行的。（第一六二—一六三頁）

接著是觀點的重大轉折：

因此，讓我們同貨幣占有者和勞動力占有者一道，離開這個嘈雜的、表面的、有目共睹的領域，跟隨他們兩人進入門上掛著「非公莫入」牌子的隱蔽的生產場所吧！在那裡，不僅可以看到資本是怎樣進

行生產的，而且還可以看到資本本身是怎樣被生產出來的。賺錢的祕密最後一定會暴露出來。（第一六三頁）

馬克思接著做出結論，猛烈抨擊資產階級的合憲性（constitutionality）與法律。離開流通和交換的領域，意味離開憲法上制訂的領域——「天賦人權的真正伊甸園」。市場「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權和邊沁^[5]」（第一六三頁）。

自由！因為商品例如勞動力的買者和賣者，只取決於自己的自由意志。他們是作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締結契約的……平等！因為他們彼此只是作為商品占有者發生關係，用等價物交換等價物。所有權！因為每一個人都只支配自己的東西。邊沁！因為雙方都只顧自己。使他們連在一起並發生關係的唯一力量，是他們的利己心，是他們的特殊利益，是他們的私人利益。正因為人人只顧自己，誰也不管別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前定和諧下，或者說，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著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體有利的事業。（第一六三頁）

馬克思深深諷刺自由主義資產階級合憲性與市場規律的標準形式，如此帶著我們進入他論述的最後過渡階段：

一離開這個簡單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庸俗的自由貿易論者用來判斷資本和僱傭勞動的社會的那些觀點、概念和標準就是從這個領域得出的——就會看到，我們的劇中人的面貌已經起了某些變化。原來的貨幣占有者作為資本家，昂首前行；勞動力占有者作為他的工人，尾隨於後。一個笑容滿面，雄心勃勃；一個戰戰兢兢，畏縮不前，像在市場上出賣了自己的皮一樣，只有一個前途——讓人家來鞣。（第一六三頁）

這些對資產階級權利進一步的反思，呼應人們誤以為擁有的勞工自由所具有的二重性，在論述上能夠延續到典型在工廠裡發生、更不可見的生產時刻。我們接下來跟隨馬克思進入的，正是這個領域。

-
1. 此為原書標示之篇章編號，《資本論》繁體中文版為第四章第三節。 ➡
 2. 此為原書標示之篇章編號，《資本論》繁體中文版為第七篇。 ➡
 3. 生產資料，即生產工具、生產手段。 ➡
 4. 生活資料（means of subsistence），即維生手段。 ➡
 5. 邊沁（Jeremy Bentham，一七四八—一八三二）：英國哲學家，提倡效益主義，主張所有的改革、法律、人類行為都應遵循效益原則，以符合最大多數人的利益為依歸。 ➡

《資本論》 第三篇

Capital, Part III

四、勞動過程和剩餘價值生產

The Labor Process and the Production of Surplus-Valu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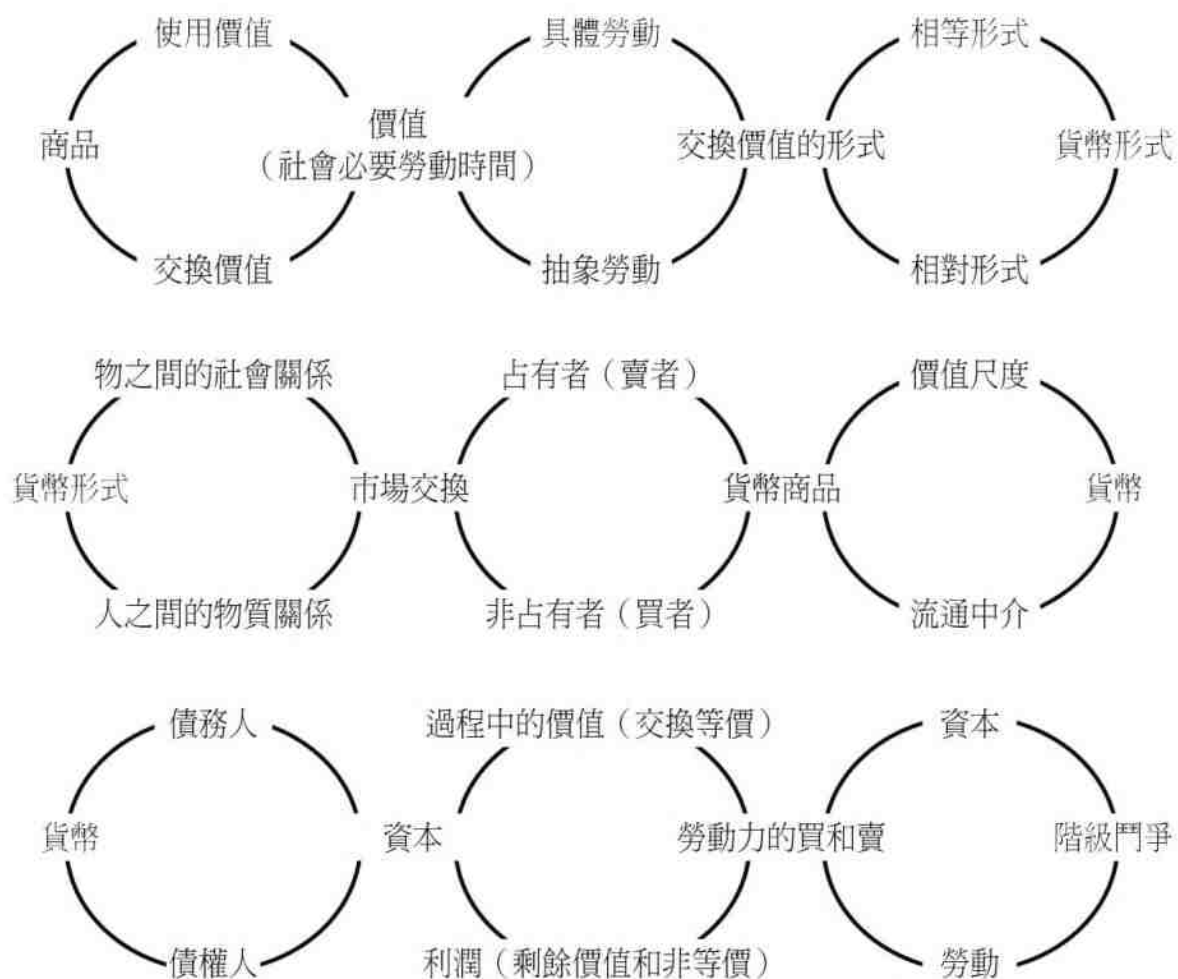
我想回頭看看馬克思的論述迄今帶我們前往何方，所以透過左頁圖來呈現他論證當中的辯證鏈。將馬克思的論述簡化為這個形式，對他豐富的思想難免有失公正，然而，將他的論述化為某種認知圖，有助於在論證漩渦之中更容易穩住方向。

他從商品的單一概念著手，商品體現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二重性。交換價值背後是價值的單一概念，定義為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社會必要」蘊含某人想要或需要這個使用價值）。

價值內部潛藏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的二重性，兩者在交換的行動中結合，而且透過這個行動，價值表現為相對與相等的二重形式。從這裡，貨幣商品出現，作為價值的一般性代表，但這將價值內在的意義偽裝為一種社會關係，產生商品拜物教，也就是人之間的物質關係與物之間的社會關係。在市場機制中，人與他人的關係不是人際關係，而是物品買者與賣者的關係。馬克思在這裡呈現了私有產權、法律個體，以及完美運作的市場，就像自由主義理論的假設一樣。在那個世界中，貨幣——即價值的表現——有兩個潛在對立的特別角色，分別作為價值尺度與流通工具，但最後只有一種貨幣，而這兩個角色的緊張對立似乎透過一個新的貨幣關係解開，也就是債務人與債權人的關係。這點將原先放在C—M—C流通形式的焦點移轉到M—C—M，當然也就是資本概念的原型。資本不定義為物品，而是價值的流

通形式，而且能夠生產剩餘價值（利潤），公式為 $M-C-M+\Delta M$ 。於是，假定在完美市場交換的等價，與生產剩餘價值需要的非等價，兩者之間出現矛盾。解開這個矛盾，則靠作為商品的勞動力可以在市場上買賣，然後用來生產價值，因而得到剩餘價值。就這樣，我們終於得出資本與勞動之間那個偉大的階級關係概念。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的論述路徑



請注意，這不是論述的因果關係鏈。論述確實逐步開展不同層次堆疊的複雜性，從商品內部單純的對立，擴大為越來越多不同面向的

洞見，以資檢視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如何運作。整本書中都會見到這個辯證擴張，例如，談到階級關係與階級鬥爭興起，以及絕對與相對剩餘價值的二重概念時。還有，辯證擴張的規模，宏觀而言又將第一卷與第二卷一分為二，第一卷完全專注在生產剩餘價值的世界，第二卷主要焦點是剩餘價值的流通與實現。生產與實現之間的緊張關係（矛盾）則是第三卷危機理論的基礎。總之，我繼續說下去。

這個認知圖幫助我們展望馬克思如何有機地「栽培」他的論述，又是藉由什麼辯證的步驟。儘管如此，請記住，這個圖只是一個骨架，馬克思分析的，可是充滿動態、演化與矛盾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血肉。

第七章 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1]

THE LABOUR PROCESS AND THE VALORI-ZATION PROCESS

我們現在離開「嘈雜」的市場範圍，自由、平等、財產和邊沁的範圍，然後進入勞動過程，那裡的標示寫著「非公莫入」。然而，這章某個面向來說不太尋常。通常馬克思都強調，他只處理在資本主義生產模式中制訂且適用其中的概念範疇。例如，價值不是普遍的範疇，而是從資產階級時代興起、資本主義特有的範疇（如我們之前所見，鑒於奴隸制的情況，亞里斯多德無法想到價值）。不過在這章大約前十頁左右，馬克思提出普遍、可用於所有可能生產模式的論述。他說：「**勞動過程首先要撇開每一種特定的社會的形式來加以考察。**」（第一六七頁）因此也確認之前他採取的立場，也就是勞動「**是不以一切社會形式為轉移的人類生存條件，是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即人類生活得以實現的永恆的自然必然性**」（第四六頁）。

儘管如此，我們不應該以熟悉的資產階級用語來詮釋這些說明。資產階級預設「人與自然」、文化與自然、自然與人工、智力與體力之間清楚分離，而且歷史被視為其中兩股獨立力量的巨大鬥爭，也就是人類與自然。以馬克思的觀點而言，勞動過程無法壁壘分明。那個過程全然是自然的，同時也全然是人類的。勞動過程以辯證的方式被理解為「物質變換」的時刻，其中不可能將自然與人類分開。

不過和商品的情況一樣，在這個勞動過程的單一概念中，我們馬上就發現二重性。馬克思說：「**勞動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間的過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動來中介、調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過程。**」人類相較於周遭世界是主動的行為者，所以

人自身作為一種自然力與自然物質相對立。為了在對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質，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頭和手運動起來。當他通過這種運動作用於他身外的自然並改變自然時，也就同時改變他自身的自然。（第一六七頁）

這是我們最清楚見到馬克思對於自然關係的辯證陳述。我們不能不改變自己就改變周遭進行的事物。反過來說，我們不能不改變周遭進行的事物而改變自己。即使這個辯證關係的單一特性蘊含自然「外化」和社會「內化」，也永遠不能被取代。透過改變世界而不斷改變自己，反之亦然，這個辯證法對於理解人類社會演化與自然本身演化十分重要。不過這個過程不是人類獨有的，螞蟻是這樣，海狸是這樣，所有的有機體都是這樣。地球整個生命的歷史充滿這類的辯證互動。例如，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在其蓋亞假說中主張，我們現在賴以維生的大氣以前並不存在，而是從前依靠沼氣生活並製造氧氣的有機體創造的。有機生命的辯證與自然世界的演化始終是核心。

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經常談到人類作為「類存有」（species being）的想法（靈感可能來自康德與後來費爾巴哈〔Feuerbach〕的人類學闡述）。這個想法在《資本論》中比較不重要，但就像這個例子一樣，偶爾它會發揮若有似無的影響。那麼，是什麼讓我們的勞動專屬人類？他寫道：

蜘蛛的活動與織工的活動相似，蜜蜂建築蜂房的本領使人間的許多建築師感到慚愧。但是，最蹩腳的建築師從一開始就比最靈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蠟建築蜂房以前，已經在自己的頭腦中把它建成了。勞動過程結束時得到的結果，在這個過程開始時就已經在

勞動者的表象中存在著，即已經觀念地（心理上）存在著。（第一六七——六八頁）

這是重要的陳述。馬克思說，我們有個想法，然後使之成真。因此，總是有個「觀念的」（心理的）環節，也就是一個烏托邦式的環節，蘊含在人類的生產活動。此外，這個環節並非偶然：「他不僅使自然物發生形式變化，同時他還在自然物中實現自己的目的。」這個活動帶有目的。「這個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為規律決定著他的活動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須使他的意志服從這個目的。但是這種服從不是孤立的行為。」他需要——我們需要——極專注的意志，

勞動的內容及其方式和方法越是不能吸引勞動者，勞動者越是不能把勞動當作他自己體力和智力的活動來享受，就越需要這種意志。

（第一六八頁）

這幾個重要的段落有好幾個重點，而且確實都很關鍵。首先，無疑馬克思在這裡質疑了傅立葉的勞動過程概念。傅立葉認為，勞動應該是喜悅、熱情、情慾的活動，次於玩樂。馬克思說，從來就不是那樣。要使想像的觀念在眾人之間落實，實現心中的目標，需要許多辛苦付出與自律。其次，馬克思在這裡為精神觀念、自覺且有目的的行動賦予了重要的角色，這麼一來，就與以下經常被認為是由他提出的論點產生了矛盾：物質環境決定意識，即我們生活中的物質環境支配我們如何思考。在這裡他清楚地說，不，有這麼一個環節，確實是觀念（心理）調節我們的作為。建築師——我認為這裡要將建築師視為比喻，而非職業——有能力思考世界並把世界改建為那個圖像。有些解析者主張，這個段落中，馬克思要不是單純忘記了自己的準則，要不就是精神分裂。這裡有兩個馬克思主義：一個是這一段的馬克思，

允許觀念和心理活動恣意發揮，另一個是決定論的馬克思，主張我們的意識、我們所思所為由物質環境決定。我覺得兩種說法都不通。在馬克思的所有著作中，《資本論》這本書為了出版而悉心修訂（後來又為了回應批評而修改），既然如此，在這本書的重要章節裡，馬克思不可能會採取一個與他理解世界深深不一致的立場。如果這些段落出現在他的筆記，甚至在《大綱》，那又是另一回事，但這裡是《資本論》論述中重要的轉折，因此值得認真閱讀，以及小心詮釋。

馬克思以辯證的方式，將勞動過程理解為物質變換的環節，如此便直接意味著觀念不可能無中生有。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觀念全然是自然的（這個立場根本而言與黑格爾的唯心論不一致）。因此，觀念是起源於物質自然的物質變換關係，而且永遠留著起源的印記，這麼說一點也不足為奇。我們對世界的精神觀念不離我們的物質經驗、參與世界的經驗，因此，我們的精神觀念並非獨立於這些經驗，但精神觀念具有不可避免的內在關係外化（貨幣與商品的類比在這裡會有所幫助），而且以同樣的方式，貨幣（尤其當貨幣採取符號形式）世界與商品和商品使用價值的世界，可以既表現為對立，又「真的是」對立的關係（見拜物教的論證），所以我們的精神觀念與我們想要改造的物質世界建立外部的關係。因此，當想像力自由升起，當想像力說我要建造這個而非那個，我要利用自然的力量（包括人類肌肉）改造物質要素，製作不同的新東西（例如拉坯的陶工），此時就有一個辯證的運動。馬克思在此對於概念和精神觀念的闡述有某種開放性。還有，我們的精神觀念（我們意識型態的固著）如何失控並產生危機，就和貨幣系統如何失控並產生金融危機的方式一模一樣。確實如此，馬克思就是採取這個立場看待整個資產階級的世界觀，包含幻想魯賓遜和讚美想像擁有的個人主義與完美運作市場。如同貨幣系統於某一刻被迫對社會必要勞動的物質世界重拾理性，假如我們要處理當代資本主義紛亂的社會與環境問題，現在仍與我們如影隨形的資產階級世

界觀，必須讓路給更適當的精神觀念結構。其中，重要的是對適當精神觀念的鬥爭（這些精神觀念通常扮演的「僅僅」是上層建築

〔superstructure〕，雖然要注意馬克思確實明確指出，這是我們「意識到」問題而且「奮戰到底」的領域）。否則馬克思為什麼會拚命寫下《資本論》？這個環節，也就是馬克思安置精神觀念、意識、目的性、承諾的環節，不但不可能與社會演化的動態、自然和人類本質透過勞動的轉變分開，反而是其根本。

馬克思同時也在說，完成計畫（例如蓋一棟房屋）需要辛苦工作，而且一旦我們開始一項計畫，往往也受困於其中的限制。如果我們要完成計畫，必須服從計畫的要求，整個人和熱情也會受制於強烈的目的性。例如每次我寫一本書，起初都是聽起來精彩刺激的想法，但是每次我寫完，感覺就像出獄！不過這裡有更廣泛的意義。馬克思批判性感悟的重點概念是：人類全體太容易落入自己產品與計畫的監獄，更不用說人類對世界謬誤的精神觀念。這種批判性感悟可以同樣無情地應用在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古羅馬，一如應用在資本主義，而資本主義也將是馬克思最不遺餘力、最苦口婆心批判的。

還有其他部分讓這幾段趣味橫生。在我看來，馬克思似乎覺得勞動過程不只具有創造性，也相當高貴。我覺得這段論述非常浪漫。馬克思無疑受到十九世紀初的浪漫主義影響。他的早期著作揉合浪漫主義的情懷與意義，而且雖然他在後來的著作逐漸壓抑這種感性，還是不難察覺（正如異化〔alienation〕的概念在《一八四四年經濟哲學手稿》（*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中凶猛論戰，到了

《資本論》轉為具有更專門的意義）。不過這裡他直接說，人類可根據他們的想像力和有目的的想法徹底改變世界，並意識到自己的作為。這麼做的過程中，他們也有改變自己的力量。我們必須思考我們的目的，意識到我們如何與何時干預世界，同時也轉變自己。我們能夠也必須富有創意地牢牢抓住那個辯證的可能。因此，外化的自然和

我們的關係不存在中立的轉變。我們「在外面」做的和「在這裡」的我們密切相關。我們只是自然的一部分，馬克思要我們確切思考這個辯證法對我們的意義為何，對自然的意義又為何：因此理解勞動過程需要全面取徑。這點意味著人類本質不是既定的，而是在不斷演化。

馬克思這裡的立場有爭議（也許就我的讀法而言），有很多可以質疑的地方。例如，你可以採取傅立葉的立場，或某些馬克思主義自治論者的立場，譬如安東尼奧·奈格里（Tony Negri）、約翰·哈洛威（John Holloway）和哈利·克利弗（Harry Cleaver）。克利弗的著作《從政治閱讀資本論》（*Reading Capital Politically*）^[2]就強力詰問我們眼前的主題。然而，你得先從理解馬克思在說什麼開始，看看他如何採取這種立場，看看他對於創意勞動有什麼潛能、改變世界究竟是在做什麼有什麼看法。

接下來，關於勞動過程作為人類存在可能性的普遍條件，又要怎麼描述呢？馬克思區分三個不同要素：「**有目的的活動或勞動本身，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第一六八頁）首先，勞動對象是土地的概念，也就是天然存在的自然，但他很快從這裡又區分天然存在的自然和原料。原料就是世界上已經被人類勞動部分轉變、創造或擷取的部分。勞動工具^[3]也可見到相似的區分，有可以直接拿來使用的，例如樹枝、石頭等，後來也有刻意製造的，例如刀和斧頭。因此，雖然土地是我們「**原始的食物倉**」，也是「**原始的勞動資料庫**」^[4]，人類長期以來根據刻意的設計成功轉變了土地和勞動工具。馬克思引用富蘭克林的話略帶肯定地說，人可以定義為「**製造工具的動物**」。「**勞動資料的使用和創造，雖然就其萌芽狀態來說已為某幾種動物所固有，但是這畢竟是人類勞動過程獨有的特徵。**」（第一六九頁）馬克思接著又提出一個稍後他會詳細說明的側面觀察：

各種經濟時代的區別，不在於生產什麼，而在於怎樣生產，用什麼勞動資料生產。勞動資料不僅是人類勞動力發展的測量器，而且是勞動藉以進行的社會關係的指示器。（第一六九頁）

意思就是我們的勞動工具轉變會影響我們的社會關係，反之亦然；隨著我們的社會關係改變，技術必須改變；隨著技術改變，我們的社會關係也會改變。因此這裡他建立了技術與社會關係的辯證法，這一點在後面會非常重要。如我們所見，這是典型的馬克思策略——先插入一則這類的評論，作為後面內容的前導。

不過我們不只關心傳統意義的工具。同樣由人類勞動生產的有形基礎建設，雖然不直接參與勞動過程，然而對勞動過程也是必要的。

「這類勞動資料中有的已經經過勞動改造，例如廠房、運河、道路等等。」（第一七〇頁）勞動過程不只依賴從天然存在的自然所汲取的材料，也依賴田野、道路、都市基礎建設等人造環境（有時稱作「第二自然」）。

那麼，實際的勞動過程本身是什麼？這裡馬克思又回到過程一物的關係。勞動是過程；將某物轉變為另一物。這個轉變使一個既存的使用價值消失，創造另一個。此外，「在勞動者方面會以動的形式表現出來的東西」——即動作——「現在在產品方面作為靜的屬性，以存在的形式表現出來。勞動者紡紗，產品就是紡成品。」（第一七〇頁）過程和物的差異總是存在。

這就是我一直欣賞馬克思論述的地方。身為教育者，我時常面對過程一物的關係。學生學習的過程最終以表現的物判定，例如書面報告，雖然不是不可能，但透過產出的物來評價過程有時很難。學生也許會發現，那個過程極具啟示，且獲益良多，但如果他們產出很遜的報告，最後就會被當。他們會說：「可是我在這門課學到很多！」然後我說：「你怎麼可能說你學到很多，卻寫出那樣的報告？」這是我

們所有人經常面臨的問題。我們可以在生產某物的時候徹底搞砸，卻在過程中收穫豐富。

對馬克思來說，勞動的核心是過程。恰如資本被理解為流通的過程，勞動因而被理解為製作的過程，但那是製作使用價值的過程，在資本主義之下，那就表示以商品形式為某人製作使用價值。這個使用價值必須立即使用嗎？不必然，因為過去的勞動可以為未來的使用而儲藏起來（就連原始社會也常維持生產過剩以助他們度過困難時期）。在我們的世界，數量龐大的過去勞動儲藏在我們的田野、都市和有形的基礎建設，而且很多是很久之前就有的。每日的勞動活動是一回事，但勞動儲存在產品和物品當中，這個方式也扮演重要的角色。此外，勞動過程常常同時生產不同的東西。這就是熟知的「聯合產品」（joint product）論題。飼養牛生產牛乳、牛肉和牛皮；為了羊肉飼養綿羊，無論你喜不喜歡，都會生產羊毛。如此在資本主義底下顯示一個問題：例如，這些多重的聯合產品如何分開估價？接著又有一個問題：過去勞動的產品如何與現在勞動的活動產生關係？關於機器的價值變得格外重要：「**機器不在勞動的過程中服務就沒有用。**」言外之意就是

活勞動必須抓住這些東西，使它們由死復生，使它們從僅僅是可能的使用價值轉化為現實的和起作用的使用價值。它們被勞動的火焰籠罩（而且這裡馬克思又回到勞動過程的核心地位），被勞動當作自己的軀體加以同化，被賦予活力以在勞動過程中執行與它們的概念和使命相適合的職能，它們（機器）雖然被消費掉，然而是有目的地，作為形成新使用價值，新產品的要素被消費掉，而這些新使用價值，新產品或者可以作為生活資料進入個人消費領域，或者可以作為生產資料進入新的勞動過程。（第一七二頁）

因此，正是因為與活勞動接觸，凝結在過去產品的死勞動價值才被喚醒。這點指向生產性消費與個人消費的重要區別：生產性消費是在現在的勞動過程中消費過去的勞動，以製作全新的使用價值；個人消費是人們再生產自己的消費。

「勞動過程，」馬克思在總結的段落主張：「是製造使用價值的有目的的活動，是為了人類的需要而對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一般條件（再次注意物質變換互動這個概念在馬克思的分析中有多麼重要），是人類生活的永恆的自然條件。」（他在第四五頁也說過。）

倒不如說，它為人類生活的一切社會形式所共有。因此，我們不必來敘述一個勞動者與其他勞動者的關係。一邊是人及其勞動，另一邊是自然及其物質，這就夠了。根據小麥的味道，我們嘗不出它是誰種的，同樣，根據勞動過程，我們看不出它是在什麼條件下進行的。

（第一七三頁）

馬克思在這幾頁所做的，是提供一般的、物質的勞動過程剖析和敘述，而且獨立於任何社會形構，剝除任何特定的社會意義。我可以就物質上的細節描述某人挖了一條溝渠，包括體現在鏟子中的過去勞動，但我不能從這些描述分辨那是某個把挖溝當成運動、腦袋不正常的貴族，還是農民、奴隸，或受薪工人或囚犯。因此，看待勞動過程可以將其視為一種純粹的物質過程，未必真正知道內含的任何社會關係，也不需要指涉內部產生的意識型態或精神觀念，例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剩下的就是考慮資本主義如何與眾不同地利用這些普遍的能力和力量。

資本主義形式的勞動過程^[5]

The Capitalist Form of the Labor Process

「我們再回頭來談我們那位未來的資本家吧。我們離開他時，他已經在商品市場上購買了勞動過程所需要的一切因素：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即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第一七三頁）然而，勞動力作為商品買賣時，有兩個條件必須附加到資本與勞動之間的契約。第一是「工人在資本家的監督下勞動，他的勞動屬於資本家」（第一七四頁）。意思就是，我和資本家締結契約後，那個資本家有權利指揮我的工作並派遣工作給我。如果這個工作可能危害生命與肢體，這點可能就會出現爭論，但無論如何，一般的原則是勞工會得到維生的金錢，相對的，資本家可以指揮勞工做這做那。契約期間，勞動力是屬於資本家的商品。第二個條件是，契約期間不管勞工生產什麼都屬於資本家，不屬於勞工。即使我是製作商品且在其中注入具體勞動與價值的人，商品依然不屬於我。有趣的是，這點違反洛克派學說的論點。洛克派認為，將勞動併入土地創造價值的人，就享有那個價值的私有產權。一般來說，我想你可以見到這兩個條件相加在一起，將勞工從附加在勞動與產品的創造潛力完全異化（雖然馬克思在這裡不用這個詞）。

「從他進入資本家的工場時算起，他的勞動力的使用價值，即勞動力的使用，勞動，就屬於資本家了。資本家購買了勞動力，就把勞動本身當作活的酵母，」——我們再次遇見《大綱》所寫的勞動是「打鐵的火」，是一項活動——「併入同樣屬於他的各種形成產品的死的要素。」（第一七四頁）

然而，這兩個條件允許資本家如此規劃生產：

要使生產出來的商品的價值，大於生產該商品所需要的各種商品即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為了購買它們，他已經在商品市場上預付了寶貴的貨幣——的價值總和。他不僅要生產使用價值，而且要生產商

品；不僅要生產使用價值，而且要生產價值；不僅要生產價值，而且要生產剩餘價值。（第一七五頁）

因此那位資本家將「勞動過程和價值形成過程」聚集在一起，創造某種新的統一（第一七五頁）。這就是資本家必須做的，也是資本家心知肚明的目標，因為利潤的源頭在於剩餘價值，而資本家的角色就是謀求利潤。

馬克思說：「問題的一切條件都履行了。」

商品交換的各個規律也絲毫沒有違反。等價物換等價物。作為買者，資本家對每一種商品——棉花、紗錠和勞動力——都按其價值支付。然後他做了任何別的商品購買者所做的事情。他消費它們的使用價值。（第一八二頁）

如此一來，他便能生產比起初購買的商品價值更高的商品，因而生產了剩餘價值。馬克思總結：「貨幣轉化為資本的這整個過程，既在流通領域中進行，又不在流通領域中進行。」（第一八二頁）材料和勞動力按其價值在市場上購買，但被放到生產過程中工作以便在商品中凝結更多價值，則是在市場之外。被「履行」的條件就是第四章第二節結尾說明的：貨幣占有者「必須按商品的價值購買商品，按商品的價值出賣商品，但他在過程終了時取出的價值必須大於他投入的價值」（第一五五頁）。結局看來神奇，因為資本似乎不只會下金蛋，而且當資本家

把活的勞動力同這些商品的死的對象性合併在一起時，他就把價值，把過去的、對象化的、死的勞動轉化為資本，轉化為自行增殖的價值，轉化為一個有靈性的怪物，它用「好像害了相思病」的勁頭開始去「勞動」。（第一八二頁）（這裡馬克思引用的是《浮士德》。）

流通形式看起來像這樣：

$$\begin{array}{c} \text{LP} \\ \text{M} - \text{C} \quad \dots \text{P} \dots \text{C} - \text{M} + \Delta\text{M} \\ \text{MP} \end{array}$$

我們來仔細檢視這個過程中的不同步驟。資本家必須購買生產工具（MP）：原料、機器、半成品，所有過去勞動（凝結價值）的產品。根據交換規則，資本家必須依照這些商品的價值購買。如果需要紗錠，那麼體現在紗錠中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就會定好價值。如果有人使用黃金的紗錠，那麼就不是社會必要的。為使勞動過程運作，資本家需要適當的管道在市場取得生產工具。購買勞動力（LP）能在勞動過程（P）中喚醒這些「死的」生產工具。

在勞動過程中，勞動不斷由動的形式轉為存在形式，由運動形式轉為對象性形式。一小時終了時，紡紗運動就表現為一定量的棉紗，於是一定量的勞動，即一個勞動小時，對象化在棉花中。我們說勞動小時，也就是紡紗工人的生命力在一小時內的耗費，因為在這裡，紡紗勞動只有作為勞動力的耗費，而不是作為紡紗這種特殊勞動才具有意義。（第一七七—一七八頁）

換句話說，併入紡紗動作的正是抽象勞動，也就是價值以凝結在棉紗中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個形式加入棉紗。結果是

由經驗確定的一定的產品量，現在只不過代表一定量的勞動，代表一定量凝固的勞動時間。它們只是一小時、兩小時、一天的社會勞動的化身。（第一七八頁）

此外，「在這裡具有決定意義的是，在過程的進行中，即在棉花轉化為棉紗時，消耗的只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第一七八頁）

可是到了工作日的尾聲，如果一切進行順利，資本家會發現自己神奇地擁有剩餘價值。馬克思深深地諷刺：「我們的資本家愣住了。」產品的價值難道不應就是所有投入的價值總和，「等於預付資本的價值」？考慮到交換的等價定律，剩餘價值從哪裡來？馬克思又諷刺地寫道：「通向地獄的道路是由良好的意圖鋪成的。」（第一七九頁）

因此資本家尋找正直的理由解釋剩餘價值。首先考慮到節欲。資本家節制眼前的消費，投資他們省下的貨幣。難道他們不該因為節欲得到報酬嗎？這是一個爭議已久的主題，討論新教倫理（Protestant ethic）於資本主義興起扮演的角色。其次，資本家為人們提供就業機會。如果資本家不投資他們的貨幣，就不會僱用工人。可憐的工人！資本家投資貨幣可是在幫他們。難道資本家不值得某個比例的回收嗎？這是非常普遍且表面上相當有說服力的論證——投資不就是創造就業嗎？我以前老是和我的母親爭論這點。她會說：「我們當然需要資本主義！」我會說：「為什麼？」然後她回答：「如果沒有資本家，誰會僱用工人？」她無法想像僱用工人的其他方式。她會說：

「資本家很重要，而且我們要讓他們存在，好好對待他們，因為如果他們不僱用勞工，世界會變得很糟——看看一九三〇年代發生的事！」第三個理由是，資本家說他們的工作很辛苦。他們建立生產過程，管理事物，投入他們自己的勞動時間，承擔所有風險。確實如此，許多資本家也要工作，而且有些人努力工作，但是他們工作時通常付給自己超過兩倍的錢，也就是他們付給自己的是投資的資本報酬率，而且給自己經理等級的薪水。他們給自己執行長的薪資，然後占有股票選擇權。

馬克思把這些解釋當成遁詞和空話：

他用一大套冗長無味的空話愚弄了我們。為此他不費一文錢。他把這一類虛偽的遁詞和空話都交給他為此目的僱用的政治經濟學教授們去講。他自己是一個講求實際的人，對於業務範圍之外所說的話，雖然並不總是深思熟慮，但對於業務範圍之內所做的事，他始終是一清二楚的。（第一八一頁）

資本家可能確實節儉又節欲，而且他們有時也對員工仁慈（例如經濟不好時設法不裁員）。馬克思的重點是，資本家不可能訴諸正直、道德、仁慈而維持整個系統。資本家身為資本家必須做的事，簡單來說就是追求剩餘價值，這與資本家的個人行為無關，無論慈悲或邪惡貪婪。此外，如同馬克思稍後會指出的，他們的角色受到「**競爭的強制規律**」決定，促使所有資本家表現出類似的行為模式，無論他們是好人，還是眾所皆知的資本主義的豬。

解釋剩餘價值的問題，完整的答案如下：你支付勞動力價值，而且回想一下，勞動力價值是由商品價值來確立，也就是再生產某個既定生活水準的勞工所需要的商品價值。勞工出售勞動力商品，得到貨幣，然後購買生活需要的商品。可是勞工每天只花幾個小時再生產勞動力價值的等價物。因此，「**勞動力一天的維持費**」與勞動力每天創造的價值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前者決定它的交換價值，後者構成它的使用價值。**」回想一下，勞動是 $C-M-C$ 的循環，而資本是 $M-C-M+\Delta M$ 的循環。

維持一個工人二十四小時的生活只需要半個工作日，這種情況並不妨礙工人勞動一整天。因此，勞動力的價值和勞動力在勞動過程中的價值增殖，是兩個不同的量。資本家購買勞動力時，正是看中了這個價值差額……但是，具有決定意義的，是這個商品獨特的使用價

值，及它是價值的源泉，並且是大於它自身的價值的源泉。這就是資本家希望勞動力提供的獨特服務。在這裡，他是按照商品交換的各個永恆規律行事的。事實上，勞動力的賣者（勞工），和任何別的商品的賣者一樣，實現勞動力的交換價值而讓渡勞動力的使用價值。（第一八一頁）

勞動獲得的與勞動創造的之間有一個重要的區別。剩餘價值來自這兩者之間的差距——勞動在一個工作日凝結於商品的價值，以及勞工將勞動力當作商品交給資本家後所獲得的價值。簡單來說，勞工的工資就是勞動力的價值，僅止於此。接著資本家讓勞工去工作，要勞工不只再生產自己的勞動力價值，還要生產剩餘價值。對資本家來說，勞動力的使用價值，就是既可以生產價值又可以生產剩餘價值的同一個商品。

當然這裡有很多微妙之處可思考。例如從上一章我們知道，勞動力價值不是固定的量，而是根據物質需求、一國文明水準、階級鬥爭狀態與其他因素而變動。因此在瑞典的勞動力價值和在泰國與中國差異甚鉅。不過為了簡化分析，馬克思在此假設勞動力價值是固定的**資料**（a fixed datum）。而且在特定時期的特定社會，我們可以大致說出勞動力的價值是多少。這點使馬克思能夠預設資本家會支付勞動力完全的價值（雖然實際上他們可能會想盡辦法支付給勞工更少），而且不管完全的價值是多少，都徹底利用勞動力，榨取勞動獲得與勞動創造之價值之間的差距，創造剩餘價值。因為資本家可以控制（一）勞工在工廠的工作，（二）產品，因此可以達成這個差距。然而隱藏在論述之內的是另一個馬克思終究必須清楚分析的變數：勞工一日的契約工時是多長？如果勞工生產與勞動力相等的價值需要六小時，那麼顯然資本家只有在契約規定他們的工時大於六小時時，才能獲取剩餘

價值。如果每日工時是十小時，那麼資本家就獲得價值相當於四小時的剩餘價值。這就是不違反交換規律，又能榨取剩餘價值的方法。

正是這點，我們需要提醒自己馬克思著作的二重性。這裡他希望呈現的是，即使在一個完美的自由社會，確實遵守了所有交換規則，資本家還是有辦法從勞工身上榨取剩餘價值。結果自由主義的烏托邦根本沒有那麼烏托邦，反而可能是勞工的反烏托邦。馬克思不是在說工資實際上就是這樣決定的，而是說古典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論點（而且持續到我們新自由主義的時代）為了支持資本而嚴重扭曲。自由、平等、財產和邊沁的世界是個面具、陰謀，容許資本家從勞工身上榨取剩餘價值而不違反交換規律。

馬克思說明了他的基本定理後——即剩餘價值源自勞動以勞動力為商品的所得、勞工在資本要求的勞動過程中的生產，兩者之間的差距——立刻發出諸多警告。例如他觀察到，「**勞動只是在生產使用價值所耗費的時間是社會必要時間的限度內才被計算**」，而這取決於勞動力在「**正常的條件下**」發揮作用。這就引發一個問題：什麼是正常？而且勞動力應該具有「**正常性質**」^[6]，什麼是正常的問題再次出現，除了依專業不同，意思也是必須具有「**在該專業……平均的熟練程度、技巧和速度**」。這種勞動也必須

以通常的平均的緊張程度，以社會上通常的強度來耗費。資本家小心翼翼地注視著這一點，正如他小心翼翼地注視著不讓有一分鐘不勞動而白白浪費掉一樣。（第一八三頁）

由於「**時間的原子**」（moments）就是「**利潤的要素**」（第二二八頁），在此偶然談到「**通常的緊張程度**」，這個問題至關緊要，而且之後會引爆勞動控制的一個重要面向。因此，資本家在交換規律下，「**要得到屬於他的東西**」，充分使用他購買來的商品，並要求有權利

懲罰不依照他的欲求完全合作的勞動。這些權利包括勞動不被白白浪費，

不允許不合理地消費原料和勞動資料.....因為浪費了的材料或勞動資料是多耗費的對象化勞動量，不被計算，不加入形成價值的產品中。（第一八三——一八四頁）

這裡概略描述的是一個特權，允許資本家控制勞動過程，而且正是透過執行這些控制，勞動過程中什麼是社會必要，這個問題的定義就更清楚了。結果就是——二重性！

作為勞動過程和價值形成過程的統一，生產過程是商品生產過程；作為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的統一，生產過程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是商品生產的資本主義形式。（第一八四頁）

馬克思再次區分一般的商品生產，與資本主義利用商品生產獲得剩餘價值的特殊形式，因此產生不同的統一。

最後，他回到那個令人煩惱的問題：怎麼說明勞動過程內部技能差異的影響。高技能勞動被當成簡單勞動，是「比重較高的勞動」。這種勞動力「比普通勞動力需要較高的教育費用，它的生產要花費較多的勞動時間，因此它具有較高的價值」，因而「在同樣長的時間內對象化為較多的價值」（第一八四——一八四五頁）。不過他在注腳（第一八五頁）指出，這種技能區分有許多是錯覺或是偶然，受到社會或歷史決定。技能區分的歷史悠久，馬克思簡短暗示但沒有詳盡說明。例如，我在自己的著作《巴黎，現代性之都》發現「技能」的定義充滿性別差異。任何女人能做的工作都被當成不需特殊技能，所以當女人開始進入某個行業，影響就是降低勞動技能要求。這點部分說明某些工匠團體排斥女性就業，也說明普魯東堅持女性不屬於工場

（workshop），應該待在家裡。女性就業問題於是變成一八六〇年代第一國際（First International）的主要衝突來源。然而，這並無助於說明高技能勞動需要花費較高費用訓練與維持的問題。馬克思再次繞過這個棘手的問題，直接假設「在每一個價值形成過程中，較高級的勞動總是要化為社會的平均勞動」，因此我們可以假定「資本家使用的工人是從事簡單的社會的平均勞動」（第一八五頁）。事實上這個論述有些嚴重的難題，也就是從高技能到簡單技能勞動的簡化問題，但我在這裡也要先跳過，留下問號給你，讓你之後思考。

談奴隸制和僱傭工人關係的長注腳（第一八四頁）倒是值得評論。當兩個勞動系統碰撞並彼此競爭的時候，影響就特別惡劣。市場整合進入資本主義之後，由於競爭激烈，奴隸制變得更殘暴；反過來說，奴隸制同時又對工資和工作條件造成強大負面壓力。之前任何存在於主人和奴隸之間的人道關係很可能會被摧毀。當然，奴隸制的內容各有千秋，但都不是馬克思所謂的價值生產。奴隸制必然有不同類型的勞動過程。在純粹奴隸制中沒有抽象勞動。這正是為何亞里斯多德無法提出勞動的價值理論——因為這個理論只在自由勞動的情況運作。記得，對馬克思而言，價值不是普遍的，而是特別針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僱傭勞動。

-
1. 此為原書標示之篇章編號，《資本論》繁體中文版為第五章。↗
 2. 參見哈利·克利弗《從政治閱讀資本論》（*Reading Capital Politically*, Leeds: AK/Anti-Thesis, 2000）。（原書注）↗
 3. instruments of labor，即引文中的「勞動資料」。↗
 4. original tool house，即原始的工具房。↗

5. 此節融合了《資本論》繁體中文版第五章第一節「勞動過程」和第二節「價值增殖過程」。[↗](#)
6. normal effectiveness, 即正常效能。[↗](#)

第八章、第九章 不變資本，可變資本，以及剩餘價值率^[1]

CONSTANT CAPITAL, VARIABLE CAPITAL / THE RATE OF SURPLUS-VALUE

接下來兩章，馬克思試著澄清並鞏固他的剩餘價值理論，也就是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資本論》第二卷前言所謂「好像晴天霹靂」的理論。這兩章並不複雜，所以我會大略帶過。

馬克思首先區分他所謂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不變資本是已經凝結在商品中的過去勞動，作為此時勞動過程的生產工具。生產工具的價值已經確定，所以問題就是，那個價值併入新的勞動過程時，會發生什麼事。馬克思主張那個價值單純會轉移至新的商品。那個價值根據相關的生產原料、機器等產業生產力而變動，所以稱此資本「不變」，而不是將它視為固定不動。馬克思這裡想指出的，是生產工具透過勞動過程流動凝結在新的商品中。隨著價值流動，價值保持不變。

價值轉移的實際過程因許多特殊情況而變得複雜。棉紗轉移至襯衫，在這個情況下，棉紗在物質上最後成為襯衫的實體，所以說棉紗的價值被併入襯衫是合理的。可是生產襯衫使用的能源最終不會成為襯衫，而且想必你不會希望機器最終成為襯衫。因此物質轉移與價值流通之間存在著區別，兩個流通過程是不同的，因為棉紗是有形的、物質的使用價值，但價值是非物質的、社會的（儘管如此，如同我們之前主張的，它是對象的^[2]）。原料也包含某些過去的價值，機器和其他勞動工具也是。這些過去積累的價值，以死勞動的形式被帶入新的生產過程，然後由活勞動喚醒，所以勞工實際上保存已凝結在原料、半成品、機器等當中的價值，保存的方法就是（在生產性消費之

中) 用光這些價值。馬克思將舉出許多事實說明勞工免費幫資本家做這些工。

過去的使用價值和其凝結的價值不會也無法創造任何新的東西，只能單純被使用並保存。例如，機器並不能創造價值。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常有人抱持拜物教的觀點，認為機器是價值來源，可是在馬克思的會計基模中，機器絕對不是。事實上，那只是機器的價值在勞動過程中被轉移至商品。不過機器還有一個問題，因為一部機器可能可以用上二十年，而且你用機器生產很多襯衫，所以問題是機器的價值有多少最終轉移至每件襯衫？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計算從機器流動到襯衫的價值，例如，使用年限二十年的機器有二十分之一的價值會流到該年生產的襯衫。勞動過程保存那些價值的方式，就是將價值傳遞到帶往市場販賣的商品。注意，這種情況之所以能夠發生，只因價值是非物質的，但是對象的，所以能以這種方式在社會當中說明。

接著是可變資本，即用來僱用勞工的價值。這要如何流通，又有什麼結果？死勞動被活勞動喚醒，並傳遞到新商品的價值。對馬克思而言，這是非常重要的想法，而且你立刻就可以發現政治上的重要性。勞工光靠拒絕跟不變資本（例如機器）工作，就有力量摧毀不變資本。如果抽走勞動（「生產性消費」停止），資本就會停止從機器轉移至最終成品，而且不變資本的價值也會減少，或完全喪失。這點顯然賦予勞工潛在力量，在勞工執行這個職能的情況下，他們當然應該為此要求某種報酬。畢竟，如果資本家憑著他們提供勞工就業而要求剩餘價值的權利，為何勞工不能要求他們應該得到剩餘價值？因為若非他們的努力，所有資本家手中的不變資本都將一文不值。

勞工也透過在產品中凝結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而增加價值，但他們創造的價值有兩個部分。第一，勞工必須生產足夠的價值來填補僱用他們的成本。當這點化為貨幣形式時，就允許再生產符合某個時間地點之既定生活水準的勞動力。勞工花他們的錢購買為了生活想要、需

要或欲求的商品。如此一來，可變資本其實透過勞工的身體在C—M—C的過程中流通，而透過個人消費與社會再生產，這個過程也再生產活勞動。可變資本的第二部分是關於剩餘價值生產，也就是價值的生產超出再生產某個既定生活水準的勞工所需要的價值。這個剩餘價值生產並再生產資本家。事實上，馬克思提出的是剩餘價值生產的價值附加理論。

商品的總價值是不變資本（c, constant capital）與可變資本（v, variable capital）的價值加上剩餘價值（s, surplus-value），寫作 $c + v + s$ 。若資本家想要獲得剩餘價值，需要控制的就是可變的部分。畢竟機器不會罷工，也不會吵鬧（雖然機器有時可能難以捉摸）。勞動過程中的主動要素是可變資本。這是將活勞動「打鐵的火」運用在生產。這個論述仍然有一個政治觀點。馬克思說的是：「聽著，親愛的工人，在這裡，全部的工作都是你們做的。你們才是保存過去的價值的人。你們才是以你們的勞動再生產自己的人。你們才是生產剩餘價值的人，但是剩餘價值被資本占用，所以資本家可以過著奢華的生活。很明顯地，資本家想方設法確保你們不清楚自己重要的角色和巨大的力量。他們要你們想像自己只是出去找個工資還行的工作，這樣你就可以回家養活^[3]自己和家庭。他們希望你們身體還算健康，隔天還能回來工作。你就在C—M—C的流通過程，而且他們認為你應該只想要那樣的人生就好。」透過警告工人階級他們在剩餘價值生產與資本積累當中真正的地位，馬克思想要對抗這種刻意的拜物化（fetishization）。

到這裡，資本完整的流通過程已經明確，而不變和可變資本的定義也已說明。他總結：

轉變為生產資料即原料、輔助材料、勞動資料的那部分資本，在生產過程中並不改變自己的價值量。因此，我把它稱為不變資本部

分，或簡稱為不變資本。

相反，轉變為勞動力的那部分資本，在生產過程中改變自己的價值。它再生產自身的等價物和一個超過這個等價物而形成的餘額，剩餘價值……因此，我把它稱為可變資本部分，或簡稱為可變資本。（第一九五頁）

從這點導入第九章^[4]，馬克思利用他剛定義完成的範疇，以更有組織的方式檢視範疇之間的關係。這時他又化身會計師。表面上他在尋找勞動力剝削程度的「準確表現」，但他得出的幾個比率計量非常重要。例如，想想不變資本比可變資本 c/v 。這個比率是在計量勞動的生產力，即每一價值單位的勞動力可以轉換的生產工具價值。比率越高，勞動生產力越高。接著想想剩餘價值比可變資本的比率，也就是 s/v 。這是計量勞動力剝削的比率，是勞動力每一價值單位可以生產的剩餘價值量。比率越高，勞動力剝削越大。最後是利潤率，剩餘價值比所有使用的價值（不變資本加可變資本），寫成 $s/(c+v)$ 。利潤率和剝削率不同，剝削率表現出勞工為了換取收受的價值，以在既定生活水準再生產自身，他們放棄多少額外勞動送給資本家。當然，你可以馬上看到利潤率永遠低於剝削率。如果你抱怨剝削率太高，那麼資本家可能會給你看帳簿，證明他們的利潤率很低，然後你應當會覺得資本家很可憐，忘了高剝削率！（其他情況不變之下）使用越多不變資本，利潤率越低。低利潤率可能伴隨著高剝削率。這將是《資本論》第三卷的重要論述。資本家本身憑著利潤率做事，他們傾向根據利潤率最高的方式分配資本，結果就是利潤率均等化的傾向（受競爭驅使）。如果我觀察情況，覺得可以在某處得到更高的利潤率，我就會帶著我的資本過去，但那麼做未必會令我站在取得最大剝削率的立場做出好的決定——這正是資本家應該感興趣的關鍵要素。事實上，這個系統的拜物教就是在此擄獲資本家的。即使資本家認出

這點，他們也無能為力。競爭驅使他們根據利潤率做出決定，而非剝削率。如果他們去找銀行借錢，銀行也會根據利潤率做出決定，而非剝削率。

當然，不僅剩餘價值同直接產生它並由它來表示其價值變化的那部分資本的比率具有重大的經濟意義，而且剩餘價值同全部預付資本的比率也具有重大的經濟意義，因此我們將在第三冊中詳細討論後一比率。（第二〇一—二〇二頁）

在第三卷，馬克思想要呈現這就是其中一個機制驅使資本主義走向利潤率下降的週期性危機。在這裡我無法比馬克思說明得更多，所以此刻我想強調的是你要仔細留意利潤率 $s / (c + v)$ 和剝削率 s / v 的區別。

對馬克思及工人而言，真正重要的是剝削率。此外，比起分析利潤率，理解資本主義的動態更需要分析剝削率，所以這是馬克思這章的焦點。他說，剝削率可以用多種不同方式看待。你可以把它想成

（被資本家占用的）剩餘勞動和必要勞動（再生產勞動力價值需要的勞動）的關係，把它想成必要勞動時間和剩餘勞動時間的關係，或更正式一點的，把這個比率想成用來購買勞動力的價值相對總生產價值減掉支付勞動力的價值。然而，問題是雖然這些比率都有意義，我們實際上卻沒有方法觀察。當勞工在工作日再生產出 v 的價值（或花費必要的時間製造 v ）時，沒有鐘聲會提醒他們，接下來他們生產的是給資本家的剩餘價值（或他們免費奉送的時間）。勞動過程是連續的，終止在一個價值是 $c + v + s$ 的商品。

雖然肉眼無法看見凝結在商品的不同價值要素，馬克思還是如此主張（即使你可能不會喜歡），正因為這個分析模式超越市場的拜物教，事實上它創造了更好的政治經濟學。資產階級已經從市場的角度

創造出夠好的科學，但他們不懂這個系統從勞動過程的角度來看是如何運作，而且就他們理解的程度，他們顯然想要隱藏這點。他們對勞工說，勞動只是你帶到市場的一個生產因素，而且是你的功勞，因此你將獲得按現行工資率的公平報酬。這麼說符合他們的既得利益。任何生產模式的核心都是轉化自然，資本主義亦同。轉化自然的過程中，勞動是塑造形狀的、流動的、創造的火焰，但他們不可能承認這點，也不會有人想像資本家為工人生產的價值而稱讚他們，當然也包括支持資本家利潤的剩餘價值。

馬克思以一則絕妙的批評結束這一章，對象是勞動世界典型的資產階級表現。

一八三六年的一個早晨，以經濟學知識和文體優美著稱的納索．威廉．西尼爾^[5]從牛津被召往曼徹斯特。他在牛津教授政治經濟學，現在被召到這裡來學習政治經濟學。（第二〇九—二一〇頁）

一八三三年，膚淺且不是非常有效的工廠法實施，顯示政府機關至少大體而言準備立法規定合法的勞動時數，而曼徹斯特的工業家因為政府限制工作日為「文明」的十小時而不悅。西尼爾在小冊子中詳細主張，工人一天的前八小時必須生產等同於所有生產工具消耗的價值（依照馬克思的術語就是不變資本）。西尼爾對於工人可能正在轉移已凝結在商品中的價值完全沒有概念，並荒謬地認為工人必須主動再生產那些價值。接下來的三小時，工人用來再生產僱用的勞動力價值（可變資本），只有最後一小時用來生產資本家的利潤（剩餘價值）。因此，一日工作十二小時是獲得利潤絕對必要的時數，若將工作日從十二小時減為十一小時，所有的剩餘價值就會消失，工廠會停止運作。馬克思的回應毫不留情：「這位教授竟把這種東西叫做『分

析』！」（第二一一頁）他大呼西尼爾的最後一小時是個粗俗的經濟論述，完全只為促進製造商的利益。

然而，西尼爾以某種有趣的方式證實馬克思建立的理論說明。對資本家來說，具有重要價值的是工人的時間，因此他們急切需要第十二個小時。這場控制工人時間的鬥爭居於利潤的源頭，而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就是如此假設。這也再次肯定馬克思將價值定義為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相關性。那麼，關於勞動的時間性，什麼又是社會必要的？資本家不只要控制勞動過程、產品和勞工的時間，他們也必須努力控制時間性的社會本質。西尼爾承認這個根本真理，而馬克思利用他的批判工具以及支持工人的立場，將西尼爾的無用論述轉為啟示。西尼爾對最後一小時的批評因此有了雙重重要性。一方面，這個論述容許馬克思表示，經濟學家為資本家階級辯護時，可能會陷入泥沼；另一方面，馬克思正好可以藉由西尼爾的反對說詞揭露根本真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鬥爭的主要面向就是對於時間的控制。因此分析西尼爾對最後一小時的論述正好巧妙銜接下一章，也就是關於資本主義的時間。

-
1. 此為原書標示之篇章編號，《資本論》繁體中文版為第六章與第七章。↗
 2. 對象的（objective），即客體的。↗
 3. reproduce，即「再生產」。↗
 4. 此為原書標示之篇章編號，《資本論》繁體中文版為第七章。↗
 5. 納索．威廉．西尼爾（Nassau William Senior, 1790-1864），英國古典經濟學家，提暢忍欲說（abstinence theory of interest），對當時政治與經濟政策具重要影響力。↗

五、工作日

The Working Day

第十章 工作日^[1]

THE WORKING DAY

第十章的結構與寫作風格和前幾章不同。這一章闡明理論，並且充滿歷史細節，但也援引之前尚未遇到的抽象範疇。這是因為馬克思在此把焦點放在工作日長度的階級鬥爭歷史。先前我已經評論過，

《資本論》中，邏輯的論證與歷史的論證複雜交錯，而且我多半也主張，以邏輯論證來看待會是比較穩健的立場。不過此處重要的是歷史的敘述——但仍不乏理論的重要性。隨著我們更加清楚發現為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必然透過階級鬥爭，並由階級鬥爭構成，我們在這裡同時也會見到深度的理論說明，解釋資本主義底下時間與時間性的本質。

馬克思開場先提醒我們勞動價值理論和勞動力價值南轅北轍。勞動價值理論處理的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如何由勞工凝結在商品中。這是價值的標準，透過貨幣商品與一般貨幣表現。另一方面，勞動力價值單純是勞動力作為商品在市場賣出的價值。雖然這個商品某些方面就像其他商品，但還是具有一些特殊性質，因為其中涉及歷史與道德要素。若不區分勞動力價值與勞動價值理論，會造成根本誤解。

馬克思寫道：「我們已經假定勞動力是按照它的價值買賣的。它的價值，和其他各種商品的價值一樣，是由生產它所必要的勞動時間決定的。」（第二一七頁）這與生產那些用以再生產某個既定生活水準勞工的商品所花費的勞動時間相等。馬克思假設這個價值固定，即使我們知道（他也知道）這個價值不斷改變，取決於商品成本、文明水準與階級鬥爭的狀態。

隨著勞工在勞動過程為商品增加價值，他們會在當天某個時間點創造和他們的勞動力價值完全相等的等價物。馬克思說，讓我們假設這是在勞動六小時之後。工人勞動超過再生產同等勞動力價值的那幾個小時，剩餘價值就會出現。他們額外工作多少小時，取決於工作日的長度。這個長度不能以等價物（如同工資）同等交換的商品交換形式兌現。那不是固定的量，而是流動的量。變化幅度可能從六小時、十小時、十二小時到十四小時，而外在限制是二十四小時——但二十四小時是不可能的，因為「勞動力的身體界限」，也因為「工人必須有時間滿足精神需要和社會需要……因此，工作日是在身體界限和社會界限之內變動的」。（第二一八頁）

接著馬克思虛構一段資本家和勞工的對話。資本家身為勞動力的買者，說他有權利使用，多久都可以。畢竟「他只是人格化的資本」（回想馬克思處理的是角色，而非人），「他的靈魂就是資本的靈魂」，而且「資本只有一種生活本能，這就是增殖自身」（第二一九頁）。馬克思說：「資本是死勞動，它像吸血鬼一樣」——而且在這章我們會看到許多吸血鬼和狼人到處遊蕩，和尋常的政治經濟學理論說明大相逕庭——「只有吸吮活勞動才有生命，吸吮的活勞動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如果勞工暫停或休息，「那他就是在偷竊了資本家……可見，資本家是以商品交換規律作根據的。他和任何別的買者一樣，力圖從他的商品的使用價值中取得儘量多的利益」。（第二一九頁）

勞工不像機器或其他形式的不變資本，他們會為自己辯護。他們注意到自己擁有稱為勞動力的財產，也注意到他們的利益在於保存勞動力價值以供未來使用。資本家沒有權利每日從他們身上壓榨這麼多，以致於縮短他們的工作生命。工人說：

這是違反我們的契約和商品交換規律的。因此，我要求正常長度的工作日，我這樣要求，並不是向你求情，因為在金錢問題上沒有溫情可言……我要求正常的工作日，因為我和任何別的賣者一樣，要求得到我的商品的價值。（第二二〇頁）

注意，工人和資本家都根據交換規律主張他們的立場。雖然你可能會期待一個革命的思想家呼籲廢除工資制度，但這不是馬克思提倡的。他讓工人和資本家都同意遵守市場的交換規律，即等價物換等價物。現在唯一的問題是勞工打算讓給資本家多少使用價值（將價值凝結在商品中的能力）。如同我強調過的，馬克思會這麼做，是因為《資本論》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從古典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文本解構他們的烏托邦主張。「資本家要堅持他作為買者的權利，他盡量延長工作日」，而且

工人也要堅持他作為賣者的權利，他要求把工作日限制在一定的正常量內。於是這裡出現了二律背反，權利同權利相對抗，而這兩種權利都同樣是商品交換規律所承認的。在平等的權利之間，力量就起決定作用。所以，在資本主義生產的歷史上，工作日的正常化過程表現為規定工作日界限的鬥爭，這是全體資本家即資本家階級和全體工人即工人階級之間的鬥爭。（第二二〇—二二一頁）

就在讀了二百二十頁後，我們來到階級鬥爭的想法。終於！

這裡有幾個問題需要澄清。雙方都接受的「權利」概念，是一個關於資產階級權利概念稱霸的事實陳述。不過馬克思立刻指出，工作日長度的問題不能訴諸權利、法律和交換合法性來解決（這和他之前攻擊普魯東永恆正義的概念相當）。這類議題只能透過階級鬥爭解決，而「力量」就在「平等的權利」之間發揮決定作用。這個觀察結果對於理解當代資本主義政治帶來衍生影響。近期大量出現「權利語

言」(rights talk)，而且很多政治能量都投注在一個想法：追求個人人權是一個打造更人道的資本主義系統的方式（如果不是**指定的方式**）。馬克思在此強調的是，以權利為說法提出的許多重要問題，若不重新以階級鬥爭來看，就不可能解決。例如國際特赦組織處理許多政治與公民權利的問題，但始終難以將範圍擴展到經濟權利，因為無論是選擇資方或勞方，如果不選邊站，就不可能解決。因此你可以看到馬克思的重點。平等的權利（兩邊都蓋上交換規律的封印）之間不可能「公平」裁決。你能做的只是為你選的那一邊奮戰。因此這一章的最後，相對於階級鬥爭可能的成就，對於「『**不可剝奪的人權**』這種冠冕堂皇的條目」還是充滿懷疑（第二八七頁）。

「力量」在這個脈絡中並不必然意味身體力量（雖然明顯有例證表示身體力量一直都很重要）。這章主要談的是政治力，即動員和締結政治聯盟與機構（例如產業工會），以影響有權力為「正常」工作日立法的政府機關。在馬克思的說明中，時機有可能會被抓住或流失，取決於政局的偶發事件和參與的力量關係。馬克思在這裡的寫作技巧，類似他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關於一八四八年巴黎革命失敗後路易．波拿巴（Louis Bonaparte）如何掌權的精湛描繪。這一章的題材特別看得出馬克思一方面想追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理論，同時也想深刻了解實際存在的資本主義社會形構在歷史上的轉變過程。階級鬥爭結果不是事先決定的。

引進階級鬥爭，明顯和古典及當代經濟理論的基本理念分道揚鑣。此舉徹底改變描繪經濟的語言並轉移關注焦點。經濟學的導論課程不太可能聚焦工作日長度，並當成嚴肅議題。古典政治經濟學也不談工作日長度。然而，在歷史上，工作日、工作週、工作年（有薪假）與工作生命（退休年齡）是一場持續進行的重大抗爭，而且這場

抗爭依然與我們如影隨形。顯然這是資本主義歷史的根本面向，也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核心問題。我們怎能建構經濟學理論，卻忽略這個問題？

對照之下，馬克思的價值理論正中這個核心問題。這是因為價值就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意思是時間是資本主義的內在精髓。如同那句老話：「時間就是金錢！」控制時間，尤其是別人的時間，這種作為更是需要共同對抗。時間不能被買賣，因此階級鬥爭必須站上政治經濟學理論的舞台中央，了解資本主義歷史與地理演化也需要階級鬥爭。正是此時，我們可以在《資本論》中開始欣賞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和剩餘價值理論的「使用價值」。把這個價值當成某種理論架構的實證證明雖然是錯的，但要執行有理論根據的實證研究時，馬克思的價值理論當然就顯示出其用處。

那麼，馬克思如何帶領我們探究工作日長度的鬥爭歷史？他先談到一件事：為了統治階級的利益而榨取剩餘勞動與剩餘產品，不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專利。

凡是社會上一部分人享有生產資料壟斷權的地方，勞動者，無論是自由或不自由的，都必須在維持自身生活所必須的勞動時間以外，追加超額的勞動時間來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生產生活資料。（第二二一頁）

可是在資本主義之下，剩餘勞動被轉換為剩餘價值，所以生產剩餘產品是資本家獲得剩餘價值的手段。這一點使資本主義的剝削具有特殊的性質，因為如我們之前所見的，貨幣形式的價值積累是沒有限度的。

如果在一個經濟的社會形態中占優勢的不是產品的交換價值，而是產品的使用價值，剩餘勞動就受到或大或小的需求範圍的限制，而

生產本身的性質就不會造成對剩餘勞動的無限制的需求。（第二二一頁）

此外，因為這種占用發生在以僱傭勞動為特徵的社會，所以勞工不會如同農奴和奴隸感受剩餘勞動（市場交換的拜物教將之隱藏）那樣，感受到他們的剩餘價值生產。馬克思利用中歐的**強迫勞役**

（corvée）制度作為說明。在這個制度下，勞工被迫向地主貢獻數個勞動日，如此的剩餘勞動占用是完全透明的。一八三一年，俄國頒布法令解放農奴，結果取而代之的是編寫進《組織規程》（*Règlement organique*）的強迫勞役制度，允許「一日的工作」定義不固定且開放。地主（沙俄的貴族）抗議一日勞動不能以實際工作日計算，而要以**應該**完成多少工作決定。這種工作要求不可能一日內完成，所以一日的工作需要花費越來越多日，結果變成「**《組織規程》規定的十二日徭役，等於一年三百六十五日**」！（第二二四頁）

這裡萌生一個我們將在《資本論》反覆遇到的重要想法。時間計算是靈活的，可以為了社會目的而延長或操弄。在這個例子，十二個勞動日變成實際上三百六十五日。這樣的時間與時間性的社會操弄也是資本主義的根本特色。一旦壓榨剩餘勞動時間成為複製階級關係的根本，什麼是時間、誰來計算、時間性如何理解等問題，就來到分析的最前線。時間不光是既定的；時間是社會建構的，並恆常受制於重新建構（只要想想金融業近年的投資期決策如何變動就是一個例子）。在《組織規程》的案例明顯看到時間延長。勞工完全清楚他們讓給領主多少剩餘勞動，以及統治階級延長時間如何造成這種結果。然而，十九世紀英國的工廠法——本章絕大部分內容的核心——目標又是不同：「**英國的工廠法是通過國家，而且是通過資本家和地主統治的國家所實行的對工作日的強制的限制，來節制資本無限度地榨取勞動力的渴望。**」（第二二四頁）

馬克思的陳述指出一個重要問題：為什麼一個由資本家和地主統治的國家會同意，甚至考慮限制工作日長度？目前為止，在《資本論》中，我們只遇到勞工和資本家這兩個角色，所以地主到底在這裡做什麼？顯然，當馬克思想要分析真正的歷史情況時，他必須檢視現存的階級結構，以及當工人沒有直接管道取得國家權力時，階級聯盟可能如何發揮作用。十九世紀上半葉的英國，實質上是透過資本家和地主的權力關係組成的，而且若不注意地主貴族的角色，就不可能分析那個時期的政治。當時的背景是工人階級運動勢力。「即使撇開一天比一天更帶威脅性的高漲著的工人運動不說，」馬克思寫道：

也有必要對工廠勞動強制地進行限制，正像有必要用海鳥糞對英國田地施肥一樣。同是盲目的掠奪欲，在後一種情況下使地力枯竭，而在前一種情況下使國家的生命力遭到根本的摧殘。英國的週期復發的流行病和德法兩國士兵身高的降低，都同樣明白地說明了這個問題。（第二二四頁）

若勞動力如同土地，是創造國家財富的主要資源，而且如果過度剝削勞動力導致素質低下，那麼持續生產剩餘價值的能力也會削減。不過，擁有可以變成有效軍力的勞工也是國家的利益。因此，工人階級的健康情況與強壯程度攸關政治與軍事利益（見第二二五頁長長的注腳）。例如，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一年的普法戰爭，法國節節敗退，部分歸因德國農民的健康情況相對優於赤貧的法國農民與工人。允許工人階級素質降低，衍生的政治含意就是軍事上有危險。這個問題在二戰期間的美國更形重要，尤其談到需要動員貧窮人口時，或某些情況下需特別動員不同種族人口時。

馬克思聚焦的英國工廠法，是國家為了經濟與政治／軍事理由設計並強制實行的法律，目的是限制剝削活勞動、預防素質過度下降。

然而法律是一回事，執行又是另一回事。這點帶我們去認識工廠視察員這個重要角色：他們是誰？又從哪裡來？他們當然不是激進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是資產階級的專業人士。他們是公僕。可是他們資訊收集得不錯，而且努力依照國家要求約束產業利益。若不是他們提供大量資料，馬克思不可能寫出這一章。那麼，為什麼一個由資本和地主控制的國家要僱用工廠視察員來執行這項工作？這就關係到「一國文化水準」，以及資產階級道德與國家軍事考量。十九世紀英國出現強烈的資產階級改革主義潮流（例如狄更斯），認為當時某些普遍的勞動慣例在任何文明社會都不應存在。這就和探討「歷史與道德要素」一樣影響勞動力價值。因此，雖然工人階級運動確實日益茁壯，但若非資產階級改革主義推波助瀾，尤其來自工廠視察員的壓力，也不會達到當時的成果。

工廠視察員必須面對如何實際定義工作日的問題。勞工幾點應該上工？上工時間從工廠內還是工廠外開始計算？午餐休息時間呢？馬克思引述視察員的報告：

「看來，靠超過法定時間的過度勞動獲得額外利潤，對許多工廠主來說是一個難於抗拒的巨大誘惑。……」……資本「零敲碎打地偷竊」工人吃飯時間和休息時間的這種行為，又被工廠視察員叫做「偷占幾分鐘時間」，「奪走幾分鐘時間」，工人中間流行的術語，叫做「啃吃飯時間」。（第二二八頁）

馬克思接著引述關鍵想法：「『時間的原子就是利潤的要素。』」（第二二八頁）我認為這是極重要的陳述。資本家企圖取得工人勞動過程中的每一分鐘。資本家不光購買工人十二小時的勞動力，他們還必須確保這十二小時的每一分鐘都使用到淋漓盡致。這一點，當然就是工廠風紀與監督系統的工作。

如果你相信懷舊電影，電話接線生曾經有時間和人聊天（我年紀夠大，還記得看過他們甚至會打情罵俏）。現在接線生每小時都有嚴格的電話處理進度。如果他們沒有達成就會被炒魷魚，而且進度越來越緊迫。因此，現在如果你能跟他們對話超過兩分鐘，可以稱得上殊榮了。我曾讀過一位接線生因為和一個失去母親的孩子講了半小時電話，結果未達進度而被辭退。這是勞動過程普遍的特徵。資本家想要時間，想要這些利潤的要素。這就是價值作為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必然的事實。儘管十分抽象，價值理論透露基層工人每日習慣和經驗的重要面向。價值理論觸及資本家行為的現實，也觸及工人生活的現實。

這章的第三節，馬克思詳盡討論「**在剝削上不受法律限制的英國工業部門**」。我不打算深入這些，因為可怕的勞動慣例敘述已不證自明，特別是火柴、壁紙、亞麻、烘焙等產業（夜間工作和麵包摻假當時更是大問題）。馬克思也引述加班可能造成的意外。例如驗屍官注意到，某次鐵路意外的原因可能是工時過長導致工人精神恍惚。接著還有著名案例：瑪麗．安．沃克利（Mary Anne Walkley）「**二十歲……她在一家很有名的宮廷時裝店裡做工**」，當時的情況是「**店裡的少女平均每天勞動十六又二分之一小時，在忙季，她們往往要一連勞動三十小時，要不時靠喝雪莉酒、波特葡萄酒或咖啡來維持她們已經不聽使喚的『勞動力』**」，瑪麗就這麼死於勞動時間過長（第二四〇—二四一頁）。死於勞動時間過長並非十九世紀專屬。日本為此有個專有名詞叫做「過勞死」。人們會因為工作過度而死，而且許多人的生命因為飽受加班之苦或工作環境不良而縮短。二〇〇九年，美國聯合農場工人組織委員會控告加州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局沒有保護農場勞工，讓他們暴露在致命的高溫，並引述三起可以避免的熱衰竭死亡案例。

馬克思在這裡描述的是，資本和勞動的權力關係極不平衡，以致勞動力品質不良，甚至早夭。問題又因本章第四節描述的輪班制惡化。沒有使用的資本就是流失的資本，而且回想一下，資本不是一台機器或一筆金錢，而是運動中的價值。如果機器沒有被人使用，就是死的資本，所以就有不斷使用的壓力。生產過程連續不斷變得重要，尤其是鼓風爐和重金屬工程等使用大量固定資本設備的產業。固定資本必須一天二十四小時使用。既然個別員工無法工作二十四小時，於是設計輪班制，搭配夜班和換班制度。回想一下，工人不只生產剩餘價值，他們還喚醒不變資本，結果就是透過輪班制的夜間換班工作。因此，沒有什麼「自然工作日」，相對於資本家不計代價維持連續性生產的需求，只有各種建構的工作日。

第五節敘述爭取正常工作日的鬥爭。資本支付勞動力的每日價值，可以消費多長時間的勞動力？顯然，資本會盡可能得到可得的時間。對資本而言

不言而喻，工人終生不外就是勞動力，因此他的全部可供支配的時間，按照自然和法律都是勞動時間，也就是說，應當用於資本的自行增殖（即生產剩餘價值）。至於個人受教育的時間，發展智力的時間，履行社會職能的時間，進行社交活動的時間，自由運用體力和智力的時間，以至於星期日的休息時間……這全都是廢話！但是，資本由於無限度地盲目追逐剩餘勞動，像狼一般地貪求剩餘勞動，不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極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純粹身體的極限。它侵占人體的成長、發育和維持健康所需要的時間。它掠奪工人呼吸新鮮空氣和接觸陽光所需要的時間。它剋扣吃飯時間，盡量把吃飯時間併入生產過程本身。（第二五一頁）

每次我讀這幾段，總是想起卓別林在《摩登時代》（*Modern Times*）裡頭組裝線的場景。

資本把積蓄、更新和恢復生命力所需要的正常睡眠，變成了恢復精疲力竭的有機體所必不可少的幾小時麻木狀態。……資本是不管勞動力的壽命長短的。它唯一關心的是在一個工作日內最大限度地使用勞動力。它靠縮短勞動力的壽命來達到這一目的，正像貪得無厭的農場主靠掠奪土地肥力來提高收穫量一樣。（第二五一—二五二頁）

土地耗竭和勞工壽命的類比呼應第一章馬克思引用威廉·配第的話：「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第四六頁）但這也暗示，過度開發創造財富所需的資源，對資本主義本身是危險的。到了某個程度，資本家也會認為正常的工作日不失為一個好主意。

既然資本無限度地追逐自行增殖，必然使工作日延長到違反自然的程度，從而縮短工人的壽命，縮短他們的勞動力發揮作用的時間，那麼，已經消費掉的勞動力就必須更加迅速地得到補償，這樣，在勞動力的再生產上就要花更多的費用，正像一臺機器磨損得越快，每天要再生產的那一部分機器價值也就越大。因此，資本為了自身的利益，看來也需要規定一種正常工作日。（第二五二頁）

然而，問題是互相競爭的個別資本家，無法停止走向過度剝削他們根本的資源基礎，也就是勞動和土地。「永續」的勞動力之於資本家的階級利益，以及面對競爭資本家短期的個人行為，兩者之間存在衝突的可能，因此兩者之間的競爭必須設下某些界限。

馬克思指出，奴隸主手邊若有新的廉價奴隸資源，如果他們希望的話，可以透過過度工作殺掉他們的奴隸。不過勞動市場也是一樣：

試把奴隸貿易換成勞動市場，把肯塔基和維吉尼亞換成愛爾蘭以及英格蘭、蘇格蘭和威爾斯的農業區，把非洲換成德國再看看罷！我們已經聽到，過度勞動使倫敦的麵包工人不斷喪生，可是倫敦的勞動市場總是擠滿來自德國和其他地方的人，等著去麵包房送死。（第二五三頁）

馬克思在此引進另一個重要概念：過剩人口。這點讓資本家可以不顧員工健康或安危，極度剝削他們的員工。馬克思這裡引述濟貧法委員的案例，有人向委員會建議「把農業區的『過剩人口』送往北方，並表示『工廠主們將吸收和消費這批人』」（第二五四頁）。農業區輕易免除自己濟貧法的義務，同時提供剩餘勞動給工廠區。

一般來說，經驗向資本家表明：過剩人口，即同當前資本增殖的需要相比較的過剩人口，是經常存在的，雖然這些人發育不良、壽命短促、更替迅速、可以說尚未成熟就被摘掉……經驗向有頭腦的觀察者表明：……工業人口的衰退只是由於不斷從農村吸收自然生長的生命要素，才得以緩慢下來；甚至農業工人，儘管他們可以吸到新鮮空氣，儘管在他們中間自然選擇的規律（按照這個規律，只有最強壯的人才能生存）起著無限的作用，也已經開始衰退了。（第二五五頁）

過剩人口影響資本家是否需要關心勞動力的健康、福祉與壽命。身為人類，資本家可能會關心，但是在競爭的情況下被迫盡量提高利潤，資本家便沒有選擇。

我死後哪怕洪水滔天！這就是每個資本家和每個資本家國家的口號。因此，資本是根本不關心工人的健康和壽命的，除非社會迫使它去關心。人們為體力和智力的衰退、夭折、過度勞動的折磨而憤憤不平，資本卻回答說：既然這種痛苦會增加我們的快樂（利潤），我們

又何必為此苦惱呢？不過總的說來，這也並不取決於個別資本家的善意或惡意。自由競爭使資本主義生產的內在規律作為外在的強制規律對每個資本家起作用。（第二五六頁）

無論他們心地善良或邪惡，資本家都被競爭所逼，和他們的競爭者一樣進行相同的勞動作為。如果你的競爭者縮短他們勞工的生命，你也必須這麼做。這就是競爭的強制規律運作的方式。「競爭的強制規律」這個用語會再數度回到論述，而且重要的是，注意在什麼時候，競爭的強制規律會扮演決定性的角色，如同在這裡一樣。

這也令馬克思思考「幾個世紀以來資本家和工人之間鬥爭的結果」導致「正常工作日的規定」。有趣的是他寫道：「在這個鬥爭的歷史中，出現了兩種對立的傾向。」（第二五六頁）中世紀的時候，要人們去當僱傭勞工非常困難。如果人們不能自己靠土地過活，就會變成流浪漢、乞丐或攔路搶匪（像羅賓漢），所以當時需要立法明令工資關係、延長工作日長度，並將乞丐和流浪漢定罪。事實上，當時還成立了管訓機構（馬克思在最後二章會再度討論這點），將人民社會化為僱傭勞工的角色。流浪漢被鞭打且關進畜欄，然後依照規定勞動一整天。這種機構剛出現時，大約是一三四九年，一整天勞動的定義是十二個小時。這就是勞動紀律如何在英國開始。你將會發現，十九世紀和之後的殖民地機關也會提出類似問題。他們會報告，比方說，在印度或非洲的問題是你不能令當地人口工作一個「正常」的工作日，更不用說「正常」的工作週。他們通常工作一下子，然後就不見了。當地的時間觀念和時鐘的時間不符，因此阻礙資本家將價值當成每分每秒的利潤元素榨取。殖民地官員經常抱怨當地人民缺乏時間紀律，需要投入大量心力規範勞工並灌輸恰當的時間觀念。（我也聽過當代的大學職員抱怨學生類似問題，甚至曾經上過一門哈佛教育天才的課，他堅持我們必須灌輸大學生的第一件事就是恰當的時間觀念。）

現在有眾多文獻探討中世紀和中世紀後期的時間態度，也有許多討論的是隨著資本主義興起（或如某些人偏好稱之為「現代」）而發生的時間性的轉變。例如，我們都太容易忘記「小時」是十三世紀的發明，而分鐘和秒鐘晚至十七世紀才成為普遍的單位，而且直到最近才發明「毫微秒」之類的說法。這些不是自然的，而是社會決定的，而且這些發明與封建主義過渡到資本主義並非毫不相關。當傅柯談到治理術（governmentality）的興起，他真正說的是，人們在那時開始內化守時觀念，並學習如何幾乎不假思索就能遵循。從某種程度來說，我們全都已經內化了這個觀念，受制於某種時間性的思維與這種思維附加的行為。對馬克思而言，這個時間性的出現，與價值作為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有關。還有，階級鬥爭的角色對他來說是重要的，卻是傅柯傾向迴避或低估的。馬克思說：

我們看到，這些按照軍隊方式一律用鐘聲來指揮勞動的期間、界限和休息的細緻的規定，絕不是議會設想出來的。它們是作為現代生產方式的自然規律從現存的關係中逐漸發展起來的。他們的制訂、被正式承認以及由國家予以公布，是長期階級鬥爭的結果。（第二六八頁）

「在平等的權利之間，力量就起決定作用」，這句話已經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認識階級的特徵——以專制的時間觀念思考世界。這裡不只牽涉時間性，還出現空間問題。《論手工業和商業》（*An Essay on Trade and Commerce*）出版於一七七〇年，作者不詳，但對於像他這樣的思想家，問題是「不幸的」，工人「天生是好逸惡勞的」。馬克思引述那篇文章：

「只有我們的工業貧民情願做六天工而依舊領取現在做四天工所得的工資，情況才能根本好轉。」

為了這種目的，也為了「根除懶惰、放蕩和對自由的奢望」，同時也為了「減輕濟貧稅、鼓勵勤勉精神和壓低手工工場的勞動價格」，我們的忠於資本的埃卡爾特提出了一個行之有效的辦法，就是把這些依賴社會慈善事業的工人……關進「理想的習藝所」。「這種理想的習藝所應當成為恐怖之所。」……這種「理想的習藝所」裡，每天應當勞動「十四小時，不過其中包括適當的吃飯時間，因此淨剩的勞動時間是整整十二小時」。（第二六二頁）

馬克思接著做出回應。他寫道：

需要救濟的貧民的「恐怖之所」在一七七〇年還只是資本靈魂的夢想，幾年以後，它卻作為工場手工業工人自身的龐大的「習藝所」矗立起來了。它叫做工廠。但是這一次，理想在現實面前大為遜色。

（第二六三頁）

空間組織（spatial organization）也會影響工人。這一點幾乎確實啟發了傅柯對空間組織管訓手段的各種研究（以圓形監獄為樣版），創作諸如《瘋癲與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規訓與懲罰》（*Discipline and Punish*）、《臨床醫學的誕生》（*The Birth of the Clinic*）等著作。我認為這點很諷刺，因為在英語世界，人們常說思想家傅柯和馬克思存在著根本的分歧，但他顯然又以馬克思對工作日的分析為靈感。在我看來，傅柯歸納馬克思的論述，並賦予實質內容，這是了不起的工作。雖然他後期的部分作品遠離馬克思主義者（尤其是當時法國的毛澤東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的論述，但對我來說，他早期關於收容所、監獄和臨床醫學的主要著作，應當成馬克思論述——管訓的資本主義興起，其中工人必須進行社會化並訓練，以接受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時空邏輯——的延續，而非背離馬克思。

如何創造並維持工人紀律，這個問題當然還跟著我們。接著又有另一個問題：該怎麼處理因為不服從而被視為怪異甚或異常的人。這是傅柯的觀點，也是馬克思的：這些人被稱為瘋癲或反社會，並囚禁在精神病院或監獄；或如同馬克思說的，他們被關進畜欄，被嘲笑又遭受處罰。因此，當個「正常」的人，就是接受某種時空紀律，這樣的紀律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來說是合宜的。馬克思要表達的是，這一點也不正常——這是一種社會建構，以這種特殊方式、為這些特殊目的，興起於這個歷史時期。

顯然資本家一開始必須竭盡所能延長工作日，將正常標準訂在至十或十二小時（如同在馬克思的時代）。「工時」在資本主義之前的社會根據環境各有千秋，但很多案例一日不超過四小時，剩下的時間就用作社交，或其他被認為不「具生產性」、對物質生存沒有貢獻的活動。在我們的社會形式，四小時的工作日會被認為荒唐、不幸、不文明，引發存在於我們社會當中「文明水準」的問題。想必一個社會主義替代方式就會以恢復一日工作四小時為目標！

在第六節，我們看到一八三〇和一八四〇年代，英國工人在工業時代對抗工時過長的故事。馬克思敘述一個特殊的政治動態，大致如下（這裡我用我的方式來說，幫助闡明馬克思的敘述）。在一八二〇年代的英國，地主貴族仍然支配政治權力。貴族有國會，貴族有上議院，貴族有君主政體，並且把持軍隊和司法系統。不過，當時也有逐漸崛起的資產階級，部分由傳統的商業和金融業組成（位於倫敦和布里斯托與利物浦等港口城市，靠著奴隸交易賺了大錢），但這時也加入越來越強大的工業勢力，主要集中在曼徹斯特地區的棉紗製造商。這些棉紗製造商後來強力倡議某個特殊版本的經濟學理論，焦點是市場自由和自由貿易（回想一下，西尼爾就是在曼徹斯特學經濟學的）。雖然工業資本家越來越有錢，但相對於地主貴族，他們在政治上沒有權力。為了在國家機器內部取得更多權力，他們設法改革國會

系統。針對這點，他們必須和地主貴族大打一仗，同時他們也尋求大眾支持，尤其是中產階級專業人士，以及口齒伶俐、自學、具手藝的工匠工人階級（與廣大未受教育的勞工有別）。簡單來說，工業資產階級希望和工匠工人階級聯手對抗地主貴族。經過一八二〇年代末的大型運動，他們強行通過一八三二年的改革法案，國會代表系統因此轉為對他們有利，並開放選舉資格，如此一來財產額度不多的人也能投票。

雖然大型運動為改革先行鋪路，但在運動中對工人階級的各種政治承諾，包括工匠投票權、規定工作日長度與改善勞動壓迫情況，都沒有兌現。改革法案馬上被工人稱為「大背叛」。工業資產階級得到多數他們想要的改革，工人階級卻什麼也沒得到。一八三三年第一個規定工作日長度的工廠法疲軟無效（雖然該法確實在這個議題立下由國家立法的先例）。遭背叛而憤怒的工人發起政治運動，稱為憲章運動，抗議廣大人口的生活條件與工業勞動駭人的處境。這段期間，地主貴族對於工業資產階級節節高升的權力逐漸忍無可忍（讀狄更斯或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的小說就會看到這類衝突無所不在）。他們部分基於國家（軍事）利益而傾向支持工人的要求，但同時藉由「位高應不負眾望」的典型貴族政治，把自己視為善良的家長主義名流，不像惡劣的工業家那樣剝削人民。某方面來說，這就是工廠視察員的起源。地主貴族拔擢他們，以抑制無情工業資產階級的力量。到了一八四〇年代，地主貴族與工人階級運動聯盟，夾攻工業資產階級，如馬克思所說「一天比一天更帶威脅性」（第二二四頁）。於是工廠法更有效的版本被提出來討論，並於一八四四年、一八四七年、一八四八年通過。

然而，階級關係與聯盟形成的這塊拼圖還有另一片。經濟學的曼徹斯特學派倡議自由放任與自由貿易不遺餘力。這點導致穀物法

（Corn Laws）難以推動（注意，corn在當時的英國指的是小麥；美國稱呼的玉米，在英國稱為maize）。政府為保護地主貴族避免因外國競爭而減少收入，對進口小麥課以高關稅，結果就是工人階級的主食——麵包——價格昂貴。於是工業資產階級發起政治運動，由曼徹斯特的科布頓（Cobden）與布萊特（Bright）帶頭，主張廢除穀物法。他們向工人表示他們的運動代表較便宜的麵包，嘗試與工人結成聯盟（但不是非常成功，畢竟工人還清楚記得「大背叛」）。最後穀物法於一八四〇年代改革，降低小麥關稅，嚴重影響地主貴族財富。然而，當麵包變便宜了，工業資產階級又降低工資。依照馬克思的說法，既然勞動力價值部分由麵包價格決定，較便宜的小麥進口造成較低的麵包價格，反過來（其他條件均等）導致勞動力價值下降。工業家可以付給他們工人較低的工資，因為工人購買每日麵包需要的錢較少了！一八四〇年代的這個時候，憲章運動增強，工人的要求和抗議運動銳不可擋，但是沒有堅固的聯盟對抗他們，因為工業勢力（資產階級）和土地勢力（貴族）兩者之間利益分裂非常嚴重。

工業資產階級企圖破壞一八四〇年代的工廠法。他們和沙俄的貴族一樣，也操弄時間性的觀念。既然工人沒有鐘錶，僱主就更改工廠時鐘以得到額外的勞動時間。僱主把工作時間切成小段，「就這樣一小段一小段時間地把他趕來趕去」（第二七七頁），所以就像演舞台劇，他們要做滿十小時工作，卻在那裡待了十五小時。工人必須「抓住那一點零碎時間把飯吞下去」（第二七七頁）。僱主利用輪班制混淆時間，而且「指責工廠視察員是一種國民公會委員，想靠殘酷無情地犧牲不幸的工人，來實現他們改善世界的奇想」（第二七〇頁）。較早的立法傾向關心女人和兒童僱傭，於是引發兒童幾歲後算是成人的爭論。「根據資本主義人類學家的說法，兒童時代到十歲，或者至多到十一歲就結束了。」（第二六六頁）工業資產階級的文明水準還真高！而其中一位

工廠視察員倫納德·霍納（Leonard Horner）大聲抱怨，既然他們做的事就是證明僱主無罪，那麼上法院沒有意義。然而如同馬克思提到，由於「托利黨」（Tories）——地主貴族——對於廢除穀物法「渴望報仇」（第二六九頁），因此在一八四八年通過新的工廠法，限制工作日為十小時。

不過，一八四八年，資本主義週期性危機爆發，出現過度積累資本的重大危機，失業如潮水席捲歐洲許多地方，並點燃巴黎、柏林、維也納與其他地區激烈的革命運動；同時，憲章派在英國的怒火也衝到最高點。面對這一切，整個資產階級開始擔心工人階級的革命潛力。一八四八年六月，在巴黎，主張權力的工人階級運動遭暴力鎮壓，接著獨裁政權建立，也就是後來於一八五二年由路易·波拿巴領導的第二帝國。

在英國，事件並沒有這麼戲劇性，但恐懼動亂的情緒瀰漫。在那裡

憲章派也失敗了。他們的領袖被關進監獄，他們的組織遭到破壞。憲章派的失敗已經動搖了英國工人階級的自信心。不久，巴黎的六月起義和對起義的血腥鎮壓，使歐洲大陸和英國的統治階級的一切派別——土地所有者和資本家，交易所豺狼和小商人，保護關稅論者和自由貿易論者，政府和反對派，教士和自由思想者，年輕的娼婦和年老的修女——都在拯救財產、宗教、家庭和社會的共同口號下聯合起來了！（第二七〇—二七一頁）

為了保護已經成立的資產階級秩序，「財產、宗教、家庭和社會」經常被重複提出來當作意識型態的咒語，想到就不可思議。我們不用看太遠，只要看看美國最近的歷史，尤其倘若共和黨沒有激烈宣示效忠這些原則，這個黨就不會存在。一八四八年在英國，這意味

「工人階級到處被排除在法律保護之外，被革出教門，受到『嫌疑犯處治法』的迫害。工廠主先生們可以為所欲為了」，而且「公開的反叛.....一八三三年以來力圖對勞動力的『自由』榨取稍加限制的一切立法」。「這次叛亂蠻橫無恥，瘋狂已極.....而這樣做是十分便宜的，因為叛亂的資本家只是用自己工人的生命進行冒險。」（第二七一頁）這些聽起來全都很像雷根與柴契爾一九八〇年代的新自由主義反革命。在雷根的治理下，勞動關係許多成果（透過美國國家勞資關係局和職業安全衛生署的努力）都被推翻或擱置。這個案例也是，國家機器內部階級權力與階級聯盟變動的特性扮演重要角色。

在英國，一八五〇年之後發生一件有趣的事。

隨著資本獲得表面上的最後勝利，情況立即又發生了變化。在此以前，工人雖然日復一日地進行不屈不撓的反抗，但是這種反抗一直採取守勢。現在他們在蘭開夏郡和約克郡召開聲勢浩大的集會表示抗議。他們提出，所謂十小時工作日法令只是一場騙局，只是議會的欺詐行為，根本就未存在過！工廠視察員急切地警告政府說，階級對抗已經達到難以置信的緊張程度。甚至一部分工廠主也抱怨起來：「治安法官互相矛盾的判決，造成十分不正常的、無政府的狀態。在約克郡是一種法律，在蘭開夏郡又是一種法律，在蘭開夏郡的某一教區是一種法律，在鄰近教區又是一種法律。」（第二七八頁）

資本家實際上做的事情就是利用法律，這裡、那裡、到處破壞決定，如此一來該法律不再一致。不過，一八五〇年嚴重的暴動威脅迫使

工廠主和工人之間取得某種妥協，這種妥協被議會在一八五〇年八月五日新的補充工廠法中固定下來。「少年和婦女」的工作日，在

一週的前五天從十小時延長為十又二分之一小時，星期六限制為七又二分之一小時。（第二七八頁）

某些團體，例如絲製造商取得豁免，而那裡的兒童「由於手指細巧而被殺戮」（第二七九頁）。不過，到了一八五〇年，

原則戰勝了，它在作為現代生產方式的特殊產物的大工業部門中勝利了。一八五三—一八六〇年時期這些部門的驚人發展，以及同時出現的工廠工人體力和精神的復活，連瞎子也看得清清楚楚。連那些經過半個世紀的內戰才被迫逐步同意在法律上限制和規定工作日的工廠主，也誇耀這些工業部門與那些仍舊是「自由的」剝削領域所形成的對照。「政治經濟學」上的偽善者現在也宣稱，認識在法律上規定工作日的必要性，是他們這門「科學」的突出的新成就。不難了解，在工廠大亨們被迫服從不可避免的東西並且同它和解之後，資本的抵抗力量就逐漸削弱了，而同時，工人階級的進攻力量則隨著他們在沒有直接利害關係的社會階層中的同盟者的增加而加強了。（第二八一—二八二頁）

這些同盟者是誰？馬克思沒有說，但可能主要又是專業階級和改革主義資產階級的革新派。在工人階級不投票的情況下，這是關鍵要素。「這就是從一八六〇年以來進步較快的原因。」（第二八二頁）

雖然馬克思沒有對此評論，這個改革主義並不限於工廠勞動條件，他們甚至也裨益參與改革漸增的工業勢力。最佳代表是伯明罕的工業家約瑟夫·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他成為市長，並因為投入教育、（供水、排汙系統、瓦斯照明等）基礎設施、窮人居住改善等市政建設，常被稱作「激進的喬」（Radical Joe）。至少部分工

業資產階級到了一八六〇年代已經學會，如果是為了維持利潤，在這些議題上未必一定要反對改革。

關於這整個動態過程需要做些評述。從資料可以清楚看到，約在一八五〇年之前，英國工業系統的剝削率非常可怕，而工時也是同樣可怕，對工作環境與人身都帶來惡劣後果。然而到了一八五〇年之後，這種極度剝削的情況減少，而且獲利性或產量也不見負面影響。部分是因為資本家發現另一個獲得剩餘價值的方法（很快就會談到），但他們也發現，健康有效率的勞動力與較短的工作日，和一八三〇與一八四〇年代不健康、沒效率、崩壞、經常淘汰且死去的勞動力相較之下，能夠創造更高的生產力。資本家因此也能誇耀他們的發現和善行，有時還會過度支持某個程度的集體規範與國家干預，以限制競爭的強制規律。從資本家整體立場來看，如果限制工作日長度反而帶來好的結果，那麼工人和他們的聯盟又是為何抗爭？工人也許成功幫了資本。資本家被逼著進行不必然有損他們階級利益的改革。換句話說，階級鬥爭的動態可以破壞體制，也可以輕易幫助均衡體制。事實上，馬克思在這裡勉強承認，經過五十年的工作日抗爭，資本家終於屈服，發現工作日的規定不只對工人有好處，對他們也是。

在第七節，馬克思檢視英國工廠立法對其他國家的影響，主要是法國和美國。檢視的同時，他首先承認，只聚焦在個別工人和其契約的分析方式並不夠充分。

某些生產部門中規定工作日的歷史以及另一些生產部門中還在繼續爭取這種規定的鬥爭，清楚地證明：孤立的工人，「自由」出賣勞動力的工人，在資本主義生產的一定成熟階段上，會毫無抵抗能力。因此，正常工作日的確立是資本家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長期的多少隱蔽的內戰的產物。（第二八四頁）

在其他國家，這種鬥爭受到以下兩者影響：政治傳統本質（例如「法國的革命方法」更加依賴「普世人權」宣言）和實際勞動條件（在美國，奴隸制之下，「在黑人的勞動打上屈辱烙印的地方，白人的勞動也不能得到解放」〔第二八六頁〕）。然而就一切情況而論，在市場表現為「自由行為者」的勞工，發現在生產的領域，他完全不自由。在那裡，「『只要還有一塊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絕不罷休」（第二八七頁）（馬克思在此引述恩格斯）。一定要學會的教訓是

為了「抵禦」折磨他們的毒蛇，工人必須把他們的頭聚在一起，作為一個階級來強行爭得一項國家法律，一個強有力的社會屏障，使自己不致再通過自願與資本締結的契約而把自己和後代賣出去送死和受奴役。從法律上限制工作日的樸素的大憲章，代替了「不可剝奪的人權」這種冠冕堂皇的條目，這個大憲章「終於明確地規定了，工人出賣的時間何時結束，屬於工人自己的時間何時開始」。（第二八七頁）

這個結論產生數個問題。馬克思摒棄「不可剝奪的人權」，等於再次肯定「權利語言」無法處理根本的問題，例如決定工作日長度。法院也無法處理。不過在這裡，馬克思首次主張工人必須「把他們的頭聚在一起」，作為一個階級，而且他們如何做到，將對勞動條件與資本主義的動態產生巨大影響。這個鬥爭對自由本身的定義非常重要。這裡我引用《資本論》第三卷：

自由王國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規定要做的勞動終止的地方才開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來說，它存在於真正物質生產領域的彼岸。像野蠻人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為了維持和再生產自己的生命，必須與自然搏鬥一樣，文明人也必須這樣做；而且在一切社會形式

中，在一切可能的生產方式中，他都必須這樣做。這個自然必然性的王國會隨人的發展而擴大，因為需要會擴大；但是，滿足這種需要的生產力同時也會擴大。這個領域內的自由只能是：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於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一種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於和最適合於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但是，這個領域始終是一個必然王國。在這個必然王國的彼岸，作為目的本身的人類能力的發揮，真正的自由王國，就開始了。但是，這個自由王國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國的基礎上，才能繁榮起來。工作日的縮短是根本條件。^[2]（第三卷，第八二八—八二九頁）

不過我們也看到，資本家受到競爭的強制規律驅使，對於他們作為一個階級再生產的前景，可能會做出嚴重損害之舉。如果勞工組成一個階級，因而強迫資本家修正他們的行為，那麼工人集體的力量就有助於讓資本家擺脫個人的愚笨和短視，強迫他們認清自己的階級利益。這當中的意義在於，集體的階級鬥爭在資本主義的動態中可以是一個穩定機制。如果工人完全疲軟無力，這個系統就會走向扭曲，因為「我死後哪怕滔天洪水！」是不可能管理穩定的資本主義經濟，顯然需要有競爭的強制規律牽制資本家走向毀滅之途。這和極度剝削土地與掠奪自然資源一樣是嚴重的問題，因為涉及勞動供給的質與量。

馬克思或許是一位革命的思想家，但此時他必須做的結論相當困難。在這一章，他首先假設，資本和勞動根據交換規律會追求自己的權利。如此一來，工人唯一可能的結果是「樸素的大憲章」中公平的每日勞動力與公平的日薪。這裡不用推翻資本家階級或廢除階級關係。階級鬥爭只是均衡勞資關係。階級鬥爭可以完全輕易內化於資本主義動態，作為正向力量，維持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如此一來就意味

著，雖然階級鬥爭既不可避免又是社會必要的，但對於未來推翻資本主義的革命行動，卻沒有什麼啟發。

我們要怎麼解讀這一切的政治性？我個人同意，賦予工人運動某些權力，對資本主義有效運作是社會必要的，而且資本家越早承認並屈服於這點，會過得更好。有大量歷史證據支持這個結論，甚至於國家刻意增強工會運動實力，為的不是推翻資本主義，而是幫助穩定資本主義，例如美國新政時期。為了社會與政治理由，也純粹出於經濟理由，要在資本主義內部達成少量的穩定，勞動力價值與工作日長度的抗爭是根本的。就此看來，歐洲一九五〇與一九六〇年代強大的社會民主治理時期，以及美國勞資之間的社會協議，兩者與資本主義強勢成長的關連也許並非意外；另外，擁有強大社會支持系統的北歐各國在國際舞台上仍成功保有競爭力，即使近期其他地方轉向新自由主義，他們依舊屹立不搖。馬克思也會堅持，為了理解資本主義動態，在理論上必須在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加入關於階級鬥爭的社會必然狀態的研究發現，否則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不會有聲音。

不過，到了某個點，關於工作日長度和工人階級運動權力的抗爭，可能會超越工會意識而逐漸化身為革命要求。說工作日應該限制為十或八小時是一回事，但要是掉到四小時又會如何？到那個時候，資本家可能會跳腳。如同在法國，就連三十五小時的工作週和六週的強制休假都被當成過分，而且引發資本家階級和同盟強力抗爭，要求更「靈活」的勞動法規。這裡的問題是：改革到了什麼樣的程度會為資本主義的基礎帶來挑戰？

如果階級鬥爭有個平衡點，那麼平衡點不是固定不變的，而且也無從得知。然而，平衡點確實取決於階級力量的本質與資本家相對於新要求的靈活程度。例如，為了彌補工作日縮短而缺少的時數，資本家因而改善勞動強度與效率。十二小時的工作日實際上不可能維持高強度。關於這點，一九七〇年代初期有個有趣的例子，發生在愛德

華．希思（Edward Heath）擔任英國首相時期的礦工罷工。當時面對電力短缺，希思下令工作週訂為三天，但後續證據顯示，生產活動維持同樣比率，沒有減少。他也下令晚上十點之後禁止電視播出，這點確實將他踢出下次選舉（我記得有趣的是，九個月之後出生率上揚）。

我忍不住在這一章的最後評論本章與當代局勢的關係。顯然階級鬥爭的動態（包括階級聯盟組成），對於決定工作日、工作週、工作年、工作生命，以及工作環境和工資水準規定等議題，從馬克思的時代到現在持續扮演要角。雖然在某些時間與空間，馬克思長篇大論的駭人條件已經改善許多，但是他描述的一般問題卻從未消失（例如，包括礦業、鋼鐵、營建等許多職業的平均餘命較一般平均數短）。不過過去三十年，隨著新自由主義反革命強調解除管制，並透過全球化追求更脆弱的勞動力，馬克思當時引述的工廠視察員見聞再度重現。例如一九九〇年代中期，我會在《資本論》課堂上做這樣的練習：我要學生想像他們收到家裡來信，表示他們知道子女在修《資本論》這門課，還說那本書也許有點歷史意義，但裡頭描述的環境早就過時了。然後我給學生許多官方報告摘錄（例如世界銀行），以及知名報章文章（《紐約時報》等），那些資料描述蓋璞（Gap）服飾在中美洲工廠的工作情況、耐吉（Nike）在印度和越南的工廠，或李維斯（Levi Strauss）牛仔品牌在東南亞的生產，甚至還寫到非常喜愛兒童的電視主持人凱思琳．李．吉福德（Kathie Lee Gifford）如何震驚地發現，她在沃爾瑪超市的服飾品牌，不是出自宏都拉斯幾乎免費的童工，就是紐約地區欠薪好幾週的血汗工廠。學生寫出很棒的報告，不過當我建議他們可以把報告寄回家時，他們都遲疑了。

遺憾的是，情況越來越糟了。二〇〇八年五月，美國移民和海關執法局突襲一家位於愛荷華的肉品包裝工廠，逮捕三百八十九名非法移民嫌犯，其中有幾名未成年，而且許多人每日工作超過十二小時，

每週六天。移民被當成罪犯，其中二百九十七名被定罪的人，遣返之前遭監禁五個月或更長，但是政府當局只在消息曝光並引起公憤後，才拖拖拉拉地對虐待勞工的公司採取行動。如同課堂上的學生也寫下的結論，要把任何當今的勞動行為報導插入馬克思的工作日章節，根本就是輕而易舉，也察覺不出任何異樣。這是新自由主義反革命與勞動運動失去力量帶給我們的後果。這不禁令人感慨，馬克思的分析和當今的情況太息息相關了。

-
1. 此為原書標示之篇章編號，《資本論》繁體中文版為第八章。 [↗](#)
 2. 參見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Capital*, Vol. III, trans. David Fernbach, London: Penguin, 1981），第九五八—九五九頁。（原書注） [↗](#)

第十一章 剩餘價值率和剩餘價值量^[1]

RATE AND MASS OF SURPLUS-VALUE

第十一章是典型的連接章節，離開一組問題，好提出另一組問題。馬克斯在做出重大轉折之前，他的方法又回到枯燥的代數計算。他表示，資本家最感興趣的是盡量提高剩餘價值，因為他們個人的社會權力取決於他們控制的總體貨幣權力。剩餘價值量就是僱傭勞工數乘以剩餘價值率。如果僱傭勞工數減少，要達到同樣的剩餘價值量就必須增加剩餘價值率。可是鑒於一日只有二十四小時，加上之前談過的種種社會與政治阻礙，剩餘價值率是有限的。面對這樣的限制，資本家可以增加僱傭勞工數。與此同時，又會遭遇另一個限制，也就是可得的總可變資本和勞動人口總供給。這裡的外在限制當然是總人口，但同樣的，可得的勞動力遠少於總人口。面對這兩個限制，資本必須找出完全不同的策略來增加剩餘價值量。

在銜接的章節，我們常會見到馬克思提供一個濃縮的概念形式，告訴我們曾經去過哪裡，接下來要前往哪裡：

在生產過程中，資本發展成為對勞動，即對發揮作用的勞動力或工人本身的指揮權。人格化的資本即資本家，監督工人有規則地並以應有的強度工作……資本發展成為一種強制關係，迫使工人階級超出自身生活需要的狹隘範圍而從事更多的勞動。（第二九五頁）

人格化的資本渴求剩餘勞動，也無止盡地追求剩餘價值，

資本在精力、貪婪和效率方面，遠遠超過了以往一切……的生產制度。

資本起初是在歷史上既有的技術條件下使勞動服從自己的。因此它並沒有直接改變生產方式。所以我們上面所考察的、單靠延長工作日這種形式的剩餘價值的生產，看來是與生產方式本身的任何變化無關的。（第二九五頁）

不過這一切將要改變了，無論是邏輯上的或歷史上的。當「我們從價值增殖過程的觀點來考察生產過程」，生產工具就轉變成「吸吮他人勞動的手段。不再是工人使用生產資料，而是生產資料使用工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如何被理解有了驚人的轉變，而這個歷史與邏輯的反轉就是轉變的關鍵所在。「不是工人把生產資料當做自己生產活動的物質要素來消費，而是生產資料把工人當作自己的生活過程的酵母來消費，並且資本的生活過程只是資本作為自行增殖的價值的運動。」（第二九六頁）這些都來自一個簡單事實，就是資本家持有的生產工具價值（凝結在工廠、紗錠、機器的死勞動）能夠被保存（更不用說能以剩餘價值的形式增加），唯一的方式就是吸吮新鮮供應的活勞動。對「資本家的頭腦」來說，於是就導出：勞工存在只是為了透過運用他們的勞動力來增殖資本！

資本主義厭惡任何限制，正是因為貨幣權力的積累原則上沒有限制。因此，資本主義不斷努力超越各種限制（環境、社會、政治、地理），將限制轉化為可以繞過或避免的障礙。這點賦予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明確且特別的性格，並在資本主義的發展上注入特有的歷史與地理結果。接著我們轉而思考在這一章遭遇的限制（總可得勞動力與剝削率）如何被資本轉化為可以克服的障礙。

1. 此為原書標示之篇章編號，《資本論》繁體中文版為第九章。 [↗](#)

《資本論》 第四篇

Capital, Part IV

六、相對剩餘價值

Relative Surplus-Value

第十二章 相對剩餘價值的概念^[1]

THE CONCEPT OF RELATIVE SURPLUS-VALUE

第十二章提出一個簡單論述，其中有一些複雜的難題。這是很容易誤解的一章。它起始的論述如下：

凝結在商品中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的價值，而這個價值隨著生產力提升而減少。「總之，勞動生產力越高，生產一種物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就越少，凝結在該物品中的勞動量就越小，該物品的價值就越小。」（第四四頁）

勞動力作為商品的價值受到各種歷史、文化與社會環境的影響，但也受到勞工在既定的生活水準再生產自己和受撫養家屬所需要的商品價值影響。

勞動力的價值可以歸結為一定量生活資料的價值。因此，它也隨著這些生活資料的價值即生產這些生活資料所需要的勞動時間量的改變而改變。（第一五九——一六〇頁）

因此，其他條件維持均等，如果製造勞工再生產自己所需商品的產業的生產力提升，勞動力的價值將會減少。

要使勞動力的價值降低，生產力的提高必須擴展到這樣一些產業部門，這些部門的產品決定勞動力的價值，就是說，它們或者屬於日常生活資料的範圍，或者能夠代替這些生活資料。（第三〇四頁）

對資本家來說，這意味他們可以支付較少的可變資本，因為工人需要較少的金錢滿足所需（依照既定的生活水準來確定）。如果資本家支付的可變資本較少，那麼即使工作日的長度不變， s/v 的比率或

是剝削率就會上升。即使工作日長度不變，資本家獲得更多總剩餘價值量。

這個過程完全沒有破壞交換規律。資本家當然會設法購買任何低於其本身價值的勞動力，如此一來獲得的剩餘價值量就能增加。「雖然這種方法在工資的實際運動中起著重要的作用，但是在這裡它應該被排除，因為我們假定，一切商品，包括勞動力在內，都是按其十足的價值買賣的。」（第三〇二—三〇三頁）因此，同樣的，接受市場邏輯及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論點優先於實務研究，這點再次展現馬克思決心要解構古典政治經濟學文本中的烏托邦理論。馬克思的推論方式還有一個特殊結果。「那些既不提供必要生活資料，也不為製造必要生活資料提供生產資料的生產部門中生產力的提高，不會影響勞動力的價值。」（第三〇四頁）因此，提升生產力以減少奢侈品的價值並不會得到相對剩餘價值，只有工資產品的價值減少才有用。

這點產生一個謎團。為何個別資本家要提高他們自己產業的生產力來生產某個工資產品，讓所有的資本家得利？這就是現在所謂的搭便車問題。資本家設法創新並降低一個工資產品價格，因此減少所有勞動力價值，卻得不到特別的或一丁點的好處。這為整個資本家階級帶來了好處。這麼做的個人誘因是什麼？

階級策略能夠提高相對剩餘價值嗎？馬克思在這一章沒有提到這點，但他之前舉了一個這類的例子——曼徹斯特工業家集體抗爭導致穀物法（進口小麥的關稅）廢除，結果較便宜的小麥進口使得麵包價格降低，工資也因此降低。這類的階級策略結果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美國現在也存在同樣的推理，主張自由貿易可能帶來的優點。沃爾瑪現象與來自中國的便宜進口品大受歡迎，因為便宜的商品降低工人階級的生活花費。過去三十年工人的貨幣工資沒有大幅上漲，但因為他們可得的實質商品數量增加（如果他們在沃爾瑪購物），這個事實變

得較可接受。情況和十九世紀的英國完全一樣，當時的工業資產階級想透過允許進口便宜商品來降低勞動力價值，因此今日的美國不願封鎖便宜的進口物，就是因為需要維持勞動力價值穩定。保護主義的關稅在美國雖然可以幫助保住工作，卻會造成價格上漲，並且帶來更高的工資壓力。

這麼一來就可發現，原來歷史上有許多由國家擬定的策略來干預勞動力價值。例如，為何紐約州不對食物課徵消費稅？因為食物價格是決定勞動力價值的根本要素。工業資產階級有時會支持租金控制、便宜（社會）住宅、房租和農產品補助，因為那也會壓縮勞動力價值。因此我們可以發現很多這樣的情況：過去和現在都有透過國家機器降低勞動力價值的階級策略，甚至會開放勞工階級獲得少量國家權力的管道，他們可以利用這個權力以同樣的方法增加收入（由國家提供許多服務與商品），因而提高勞動力價值（實際上為自己取回部分的潛在相對剩餘價值）。

馬克思在這章避而不談任何這類問題，和他不談資本家總是尋求以低於勞動力價值的代價購買勞動力，理由幾乎相同。明確的階級策略和國家干預，兩者不能進入馬克思建立的理論架構。然而，這點我們沒有必要緊跟著他，尤其我們也對實際歷史感興趣。無論如何，他堅持自由市場烏托邦主義的嚴格假設，完成了非常深刻的論述。他展現了個別的資本家如何、為何被迫創新（不受任何階級或國家干預），即使創新為整個資本家階級提供了回饋。

「當一個資本家提高勞動生產力來使例如襯衫便宜的時候，他絕不是必然抱有相應地降低勞動力的價值，從而減少必要勞動時間的目的。」這個資本家不是基於普遍的階級意識而行動，即使經由他的行動，「他也就促成一般剩餘價值率的提高」。馬克思接著警告：「必須把資本的一般的、必然的趨勢同這種趨勢的表現形式區別開來。」

這個奇怪的句子提醒我們，某件特別的事正在發生（空氣中有拜物教的味道）。那麼，他在暗示什麼？

這裡不考察資本主義生產的內在規律怎樣表現為資本的外部運動，怎樣作為競爭的強制規律發生作用，從而怎樣成為單個資本家意識中的動機。然而有一點一開始就很清楚；只有了解了資本的內在本性，才能對競爭進行科學的分析，正像只有認識了天體的實際的、但又直接感覺不到的運動的人，才能了解天體的表面上的運動一樣。（第三〇四—三〇五頁）

現在我們需要好好思考，嚴謹又仔細地思考他說的話。稍早我曾建議，當競爭的強制規律出現在論述中要特別留意，顯然這裡就出現了。不過馬克思似乎想對此輕描淡寫，即使他發現他不能沒有這些規律。在這裡，我只能提供我自己的解釋，而且我非常清楚許多人不會同意。我認為，馬克思對供需變動的角色和競爭的角色的分析方式有某種相似之處。以供需來說，馬克思承認，從表面來看，供需波動對於造成某個特定商品的價格變化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當供需到達均衡時，他主張供需不再說明任何事。供需不能說明為何襯衫平均以那個比率交換鞋子。這需要由某個全然不同的事情來說明，也就是凝結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或價值。這不代表供需是無關的，因為少了供需就不會有均衡的價格。供需關係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必要面向，但不夠充分。個別資本家之間在某項特定商品生產的競爭也扮演類似角色。然而，在這種情況下，透過改變該商品生產的一般生產力水準，競爭重新定義均衡的位置——商品的平均價格或價值。如同馬克思在這裡所描述的，競爭是一種發生在社會表面的附帶現象，但就像交換本身，競爭有某些更深層的結果，無法透過談論競爭而理解。這是他在《大綱》中採取的立場：競爭並不建立資本主義的運動法則，

反而是法則的執行者。無限制的競爭因此不是經濟學法則真理的前提，而是結果——法則的必然性實現自身的表現形式……因此競爭並不解釋這些法則；反而是讓這些法則被看見，而不是製造這些法則。^[2]

我們來看看這個過程在這個例子怎麼運作。「為了理解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產，只根據已經得出的結果，要做如下的說明。」（第三〇五頁）回想一下，一個商品的價值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訂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在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下，在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下製造某種使用價值所需要的勞動時間」（第四三頁）。如果一個個別的資本家離開這個社會平均，然後建立一個效率高超的生產系統，而且每小時不只生產十個，而是二十個，會發生什麼事？如果一個資本家這麼做，但其他所有資本家的生產速率還是十個，那麼這個資本家可以以社會平均十個或接近的價值賣出，同時生產並銷售二十個。「現在，這個商品的個別價值低於它的社會價值，就是說，這個商品所花費的勞動時間，少於在社會平均條件下生產的大宗同類商品所花費的勞動時間。」（第三〇五頁）這位創新的資本家藉由以社會平均或接近的價值賣出，同時以遠高於社會平均的生產速率生產，因而獲得額外的利潤，額外的剩餘價值。這個差距非常重要，而且讓那位個別的資本家得到某種形式的相對剩餘價值。在這個例子，那位資本家是生產工資商品還是奢侈品並不重要。不過他如何讓每小時多出來的十個商品以原來的社會平均價格賣出呢？這裡供需法則就發揮功用，而答案很可能是他們不能以原來的價格賣出，因此價格開始下跌。隨著價格下跌，其他的資本家就面臨較少的利潤。這就等於剩餘價值重新分配，從技術較差的那端分配到技術較高的那端。因此那些技術較差的就有漸增的競爭誘因採取新技術。一旦生產這項

商品的資本家都跟進，而且採用新技術，每小時生產二十個商品，那麼凝結在商品中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就會減少。

個別資本家逐漸增加的這種相對剩餘價值形式，維持的時間長度只在他或她相對其他每個人擁有優越的技術，是短暫的。

當新的生產方式被普遍採用，因而比較便宜地生產出來的商品的個別價值和它的社會價值之間的差額消失的時候，這個超額剩餘價值也就消失。價值由勞動時間決定這同一規律，既會使採用新方法的資本家感覺到，他必須低於商品的社會價值來出售自己的商品，又會作為競爭的強制規律，迫使他的競爭者也採用新的生產方式。（第三〇六—三〇七頁）

因此這一章考量的第一種相對剩餘價值形式是階級現象，這不僅在整個資本家階級都增加了，而且如同勞動力價值的階級鬥爭條件一樣長久。第二種形式是個人的，也是短暫的。正是第二種形式賦予個人優勢，個別的資本家被迫透過競爭的強制規律追求這種相對剩餘價值。結果就是所有的資本家在某個時間點都被迫採取同樣的新技術。這兩種相對剩餘價值形式並非無關，因為工資產品部門短期的創新，也將降低某個固定物質生活水準的勞動力價值。「提高勞動生產力來使商品便宜，並通過商品便宜來使工人本身便宜，是資本的內在的衝動和經常的趨勢。」（第三〇七頁）

不過，如果你是個精明的資本家就會知道，只要永遠擁有先進技術，就可以永遠獲得第二種短期形式的剩餘價值。這就造成一些有趣的結果。假設新技術是一台新機器。馬克思已經主張機器既然是死勞動，就不能生產價值，但倘若因為你有一台新機器，所以你獲得額外的相對剩餘價值，那又會是什麼情況？雖然機器不是價值的來源，但對個別資本家來說可以是相對剩餘價值的來源！一旦這些機器變得普

遍，勞動力價值就會減少，對整個資本家階級來說，機器看起來就像是相對剩餘價值的來源。這會產生一個特殊結果：機器不能成為價值的來源，但可以是剩餘價值的來源。

從馬克思建構論述的方式，我們看到個別資本家有巨大誘因進行大幅躍進的技術創新。我領先群雄，比你們擁有更先進、更有效率的生產系統，我就得到三年短期的剩餘價值，然後你們才跟上我，甚至超越我，並且取得三年短期的剩餘價值。所有個別資本家都在透過新技術追求短期的剩餘價值，因此才有資本主義的技術活力。

現在，多數其他的技術改革理論視技術為某種「天外救星」（*deus ex machina*），某種來自系統外部的外生變數（*exogenous variable*），歸功於企業家與生俱有的天賦或單純是人類創新的內在本領。不過馬克思一如往常，不願將像這種重要的要素歸因於外部力量。他在這裡做的，是找到一個簡單的方法，說明為何資本主義從內部發出如此驚人的科技動力（像我們說的，內生的）。他也說明，為何資本主義採取拜物教的觀點，認為機器是價值的來源，還有為何我們全體也受制於相同的拜物觀念。馬克思的態度堅定。機器是相對剩餘價值的來源，而非價值的來源。既然資本家感興趣的是剩餘價值的量，而且既然他們普遍寧願得到相對剩餘價值而不想面對絕對剩餘價值的階級鬥爭，那麼用這種「技術解決」的拜物信念來回應他們的野心，也就完全可以理解。就連我們自己也難以改變這種想法。

不過這裡還可以得到另一個馬克思不去檢視的有趣推論，儘管他在其他地方確實稍微暗示了。假設工人只靠麵包過活，而且因為生產力增加所以麵包的花費變少。假設資本家也減少四分之一的工資，他們獲得集體形式的相對剩餘價值，因此增加一般剝削率。可是與此同時，工人可以買更多麵包提高他們的物質生活水準。這裡出現的一般問題是，提高生產力的好處如何在階級之間共享？一個可能的結果是：工人的物質生活水準（以他們可以負擔的物質商品〔即使用價

值〕計算〕和剝削率（亦即 s/v ）可以同時提升，可惜馬克思沒有特別強調這一點。這是重點，因為馬克思相信剝削率不斷上升，這也是他經常遭人批評的一點。批評者問，怎麼可能？工人（至少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現在有車也有各種消費性商品，剝削率顯然不可能上升！工人難道不是過得好多了？有一部分的答案是在馬克思理論假設的條件下，這完全是可能的。勞動生活水準穩定上升的同時，剝削率不是上升就是維持不變。（另一部分的答案可能會指出，整體工人階級當中部分增加的利益，是作為帝國主義對另一部分工人施行剝削的報酬，但在此無法訴諸這個原因。）

我說馬克思沒有強調這點很可惜，部分是因為這樣很容易就能預先阻止錯誤且站不住腳的歷史與理論批評。不過這也令我們更清楚聚焦在如何分享生產力提升的好處，這個問題是階級鬥爭歷史的重要面向。以美國為例，生產力提升的某些好處，從內戰時期就流向工人。典型的工會談判策略就是以更高的工資為回報，同意共同合作提高生產力。如果技術動力的利益能夠散播，即使資本家同時樂呵呵地提高剝削率，技術動力的阻礙也會噤聲。因為即使剝削率不斷上升，工人至少獲得更高的物質生活水準，一般而言，資本主義的政治反對聲浪可能也會變得較不刺耳。美國有個奇怪的現象：過去三十年，工人開始得不到提高生產力的好處，資本家階級幾乎占用了所有利益。關鍵就在於新自由主義反革命的宗旨，以及與凱因斯福利國家時期的區分，那個時期生產力的好處趨向勞資均分。結果正如詳細記載那樣，那些下移至新自由主義陣線的國家，社會不平等的差距驚人增長。這點有部分與階級力量平衡以及不同地方的階級鬥爭動態有關，而在美國，較便宜的進口商品（與帝國主義作為）也幫助勞工維持一種幻覺，以為他們可能會從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受惠。這一切都不在馬克思的文本裡。然而，我發現將他主要的洞見往這些方向延伸會有幫助。

-
1. 此為原書標示之篇章編號，《資本論》繁體中文版為第十章。 [↗](#)
 2. 參見馬克思《大綱》，第五五二頁。（原書注） [↗](#)

第十三章 協作^[1]

CO-OPERATION

接下來這三章探討資本家用哪些五花八門的方法獲得個別的相對剩餘價值。整體重點在於：無論是什麼提高勞動生產力，顯然都取決於組織形式（協作與分工），以及機器與自動化（就是我們常說的技術）。這點會造成某些混淆，因為馬克思有時會將這些策略綁在一起，稱為「生產力」，但有時又會用「技術」這個術語，彷彿那是相同的東西。顯然他對組織形式（也可說是軟體）和對機器（硬體）一樣感興趣。我想最好假設馬克思的技術／生產力理論就是機器加上組織形式。我發現他對這一點的立場特別中肯，因為近年來組織形式轉變——分包、即時生產系統、企業分權管理等——深深影響生產力。沃爾瑪的獲利基礎建立在剝削中國的廉價勞工，凸顯該公司的組織形式效率與其他競爭者的差異。同樣的，在犧牲底特律的情況下，日本征服美國汽車市場，也和日本汽車公司的組織形式（即時生產系統與外包）以及採用的新硬體與自動息息相關。確實，自從一九〇〇年左右，時間與動作的研究（後來稱為泰勒制〔Taylorism〕）開始流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軟硬體之間就一直存在強烈連結。

馬克思先從兩種組織形式下手——協作與分工，檢視資本如何運用既存的技藝與手工業勞動的技術條件提高生產力。組織形式這兩個面向的創新，縱橫資本主義歷史，一直都是取得相對剩餘價值不可或缺的，我們千萬不可忘記這點。然而，如同談勞動過程的章節，對照資本主義下勞動過程讓渡的形式，馬克思強調勞動過程潛在的高貴，對於勞動的協作或分工他都沒有投以負面眼光。他視兩者對勞工可能是創意的、有益的、可喜的。協作和組織良好的分工是人類美好的能

力，能夠增加我們全體的力量。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應該都很需要。馬克思想要展現的，是資本為了自己特殊的利益緊緊把持這些正面潛能，結果反而對勞工造成負面影響。

「許多人在同一生產過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聯繫的生產過程中，有計畫地一起協同勞動，這種勞動形式叫做協作。」注意這裡的「計畫」，因為這個詞將成為重要概念。舉例來說，協作允許生產規模增加，而規模經濟最終可以提升勞動效率與生產力。這是傳統經濟學理論非常注重的，而馬克思也沒表示異議。「這裡的問題不僅是通過協作提高了個人生產力，而且是創造了一種新的生產力，這種生產力本身必然是集體力。」（第三一四頁）這種集體力

在大多數生產勞動中，單是社會接觸就會引起競爭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奮，從而提高每個人的個人工作效率。因此，十二個人在一個一四四小時的共同工作日中提供的總產品，比十二個單幹的勞動者每人勞動十二小時或一個勞動者連續勞動十二天所提供的總產品要多得多。（第三一五頁）

此外，「協作可以擴大勞動的空間範圍」，同時

可以與生產規模相比相對地在空間上縮小生產領域。在勞動的作用範圍擴大的同時勞動空間範圍的這種縮小，會節約非生產費用，這種縮小是由勞動者的集結、不同勞動過程的靠攏和生產資料的積聚造成的。（第三一七頁）

地理擴張（工作範圍擴大）和地理集中（在特定空間為了協作集結勞工）之間出現有趣的緊張關係。馬克思指出，當工人集結並組織，後者對工人會有政治影響。

然而，他堅持，「在所有這些情形下，結合工作日的特殊生產力都是社會的勞動生產力或社會勞動的生產力。這種生產力是由協作本身產生的。」（第三一七頁）此外，「勞動者在有計畫地同別人共同工作中，擺脫了他的個人侷限，並發揮出他的種屬能力」（第三一七頁）。這是見到馬克思重提普遍的「類存有」其中的一個例子，在《一八四四年經濟哲學手稿》中，類存有是一個重要的主題。此時，很難對這裡探討的協作投以負面眼光。我們擺脫個人腳鐐，而且發展種屬能力。這個能力還沒有落實，我們就尚未發揮我們類存有的潛在可能。

但若我們回到「我們那位未來的資本家」的世界，又會如何？首先，那位資本家需要最初的資本量來組織協作。需要多少資本，又從哪裡來呢？有一些是我們現在通常談到的進入任何生產過程的障礙。在某些情況下，初始成本可能很高，但是總有方法緩解這個問題。馬克思在這裡介紹一個重要區別。「起初資本指揮勞動只是表現為這樣一個事實的形式上的結果；工人不是為自己勞動，而是為資本家，因而是在資本家的支配下勞動。」可是隨著時間推進，「隨著許多僱傭工人的協作，資本的指揮發展成為勞動過程本身的進行所必要的條件，成為實際的生產條件」（第三一八頁）。這裡的區別是資本之下勞動「形式」的統合（subsumption），對照「實際」的統合。

這個差別是什麼意思？在從前稱為「包出制」（putting-out system）的制度之下，商業資本家會把原料送到勞工的村舍，之後再去收回完成的產品。勞工不會被監督，而且勞動過程由他們自主（通常需要家庭勞動力，並且與他們賴以為生的農務緊密結合）。可是村舍的勞工依賴商業資本家得到貨幣收入，而且完成的產品也不屬於他們。這就是馬克思所謂「形式」統合的意思。當勞工為了工資被集結到工廠，那麼他們本身和勞動過程都受到資本家直接監督，這是「實際」統合。所以「形式」統合是在外頭，是依賴的，而「實際」統合

是在工廠裡面，受到資本家監督。後者需要更多創業成本，即初始資本；在資本主義早期階段，當資本稀缺時，形式系統的剝削可能會較有利。馬克思相信，隨著時間過去，形式統合會讓位給實際統合。不過，這一點他未必正確。承包工作、在家工作等在我們的時代再度興起，表示完全有可能回復形式類型的從屬和統合。

當勞工被集結到工廠進行集體協作，他們屈服於資本家管理的權威。任何協作都需要某些管理的權威，就像交響樂團需要指揮。問題就是「一旦從屬於資本的勞動成為協作勞動，這種管理、監督和調節的職能就成為資本的職能」。此外，「這種管理的職能作為資本的特殊職能取得了特殊的性質」。這種職能就是發現「時間的原子就是利潤的要素」，並且盡可能從勞工身上壓榨勞動時間。另一方面，「隨著同時僱用的工人人數的增加，他們的反抗也加劇了，因此資本為壓制這種反抗所施加的壓力也必然增加」。（第三一九頁）

我們之前在勞動市場遇見的勞資鬥爭，現在內化在工廠裡面。發生的原因在於組織協作的是資本的權力；從前是勞動的權力，現在表現為資本的權力。

他們的勞動的聯繫，在觀念上作為資本家的計畫，在實踐中作為資本家的權威，作為他人意志——他們的活動必須服從這個意志的目的——的權力，而和他們相對立。（第三一九頁）

資本家的目的在於確保「一方面是製造產品的社會勞動過程，另一方面是資本的價值增殖過程」，也就是生產剩餘價值。這必然牽涉到一種特殊勞動過程的發展，其中「直接和經常監督單個工人和工人小組的職能」導致「特種的僱傭工人。正如軍隊需要軍官（經理）和軍士（工頭、監工）一樣」。某種監督工人的架構出現，而且是獨裁又「純粹專制的」。這個架構中，資本家獲得特殊職位，指揮勞動過

程所有面向。「資本家之所以是資本家，並不是因為他是工業的管理者，相反，他所以成為工業的司令官，是因為他是資本家。工業上的最高權力成了資本的屬性。」（第三二〇頁）只有藉由控制勞動過程，才能生產並再生產資本。另一方面，勞工

和同一資本家發生關係，但是彼此不發生關係。他們的協作是在勞動過程中才開始的，但是在勞動過程中他們已經不再屬於自己了。他們一進入勞動過程，便併入資本。作為協作的人，作為一個工作有機體的肢體，他們本身只不過是資本的一種特殊存在方式。（第三二〇—三二一頁）

工人失去他們的人格特質，成為全然的可變資本。這就是馬克思所謂勞工在資本之下實際統合的意思。

只要把工人置於一定的條件下，勞動的社會生產力就無須支付報酬而發揮出來，而資本正是把工人置於這樣的條件之下的。因為勞動的社會生產力不費資本分文，另一方面，又因為工人在他的勞動本身屬於資本以前不能發揮這種生產力，所以勞動的社會生產力好像是資本天然具有的生產力，是資本內在的生產力。（第三二一頁）

內在的勞動力，即社會的協作力，都被資本占用，而且表現為資本之於工人的權力。歷史上有許多強制協作的例子——中世紀、奴隸制、殖民、奴役——但是在資本主義之下，組織協作與僱傭勞動的關係以特殊方式顯現出來。這一點在資本主義的興起扮演重要角色。

在同一個勞動過程中同時僱用人數較多的僱傭工人，構成資本主義生產的起點。這個起點是和資本本身的存在結合在一起的。因此，一方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表現為勞動過程轉化為社會過程的歷史必

然性，另一方面，勞動過程的這種社會形式表現為資本通過提高勞動過程的生產力來更有利地剝削勞動過程的一種方法。（第三二二頁）

某種形式的協作初始狀態長存於整個資本主義的歷史。

簡單協作在那些大規模運用資本而分工的機器還不起重大作用的生產部門，始終是占統治的形式。

雖然協作的簡單形態本身表現為同它的更發展的形式並存的特殊形式，協作仍然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形式。（第三二三頁）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無法想像沒有協作，雖然協作屈服於資本家的專制統治之下。資本家組織且展現監督的權威，並將工人階級打散為層級分明的編組。因此，只是思考**某個**僱傭勞工已經不夠了。為了全心全意生產剩餘價值，必須建構服從專制的協作機器，而這個架構依照不同職能對應不同地位與金錢報酬，整個工人階級於是又被分成不同層級。

1. 此為原書標示之篇章編號，《資本論》繁體中文版為第十一章。 [↗](#)

第十四章 分工和工場手工業^[1]

THE DIVISION OF LABOUR AND MANUFACTURE

第十四章檢視分工。馬克思在這裡的重點是將既存的手工業、既存的技能、既存的工具技術等重新組織為一個新的系統，稱為「工場手工業」。重組的方式有兩種，第一種是「不同種的獨立手工業的工人在同一個資本家的指揮下」（第三二五頁）集結在同一個工場裡。他舉馬車工場為例，車輪、座椅、車架等都需要分別製造然後組裝。這和製造釘子或針不同，釘子和針的製造過程從原料開始，經過連續的過程，直到釘子或針製作完成。然而，在這兩個例子中，「不管它的特殊的出發點如何，它的最終形態總是一樣的：一個以人為器官的生產機構」（第三二七頁）。意思就是，人類被集結到某個生產空間內的協作體系，與其他人發生關係。

然而，體認到這件事並不會讓原本的技能完好如初。「在這裡生產過程分解為各個特殊階段是同手工業活動分成各種不同的局部操作完全一致的。」（第三二七頁）當生產過程被視為整體，就有機會將生產過程切分為較小的片段，並讓專門的工人從事每個片段，這些片段既不是連續的順序，也不是許多不同種類的手工業。儘管如此，「手工業仍舊是基礎。這種狹隘的技術基礎使生產過程得不到真正的科學的分解」。顯然這對資本主義生產的進展形成障礙，而且如同我已主張的，資本不喜歡障礙，永遠尋找克服障礙的方法。這個情況的困難是

產品所經過的每一個局部過程都必須能夠作為局部的手工業勞動來完成。正因為手工業的熟練仍舊是生產過程的基礎，所以每一個工

人都只適合於從事一種局部職能，他的勞動力就轉化為終身從事這種局部職能的器官。（第三二七頁）

結果就是，工人不是擁有從某個活動移到另一個活動的自由，而是越來越被困在某個特殊技能，一種特殊的手工業，使用特定一套特殊工具。「終生從事同一種簡單操作的工人，把自己的整個身體轉化為這種操作的自動的片面的器官。」（第三二七頁）是工人控制工具，還是工具控制工人？馬克思表示，分工將工人置於特殊專長，將他們與他們專長的工具緊緊連結；這是社會監禁，他們因此失去自由，儘管情況並非總是如此。

一個在製品的生產中依次完成各個局部過程的手工業者，必須時而變更位置，時而調換工具。由一種操作轉到另一種操作會打斷他的勞動流程，造成他的工作日中某種空隙。（第三二九頁）

不過資本不喜歡工作日中的這種空隙，畢竟時間的原子就是利潤的要素。「.....整天不斷地從事同一種操作，這些空隙就會縮小。」另一方面，這又有礙生產，因為「不斷從事單調的勞動，會妨礙精力的振奮和煥發，因為精力是在活動本身的變換中得到恢復和刺激的」。（第三二九頁）

這是對傅立葉的主張部分讓步。傅立葉提出，相對於分工中一個人一輩子就拿著一個工具那種沉悶的監禁，勞動過程的變化與刺激具有重要性。資本家控制之下，如何組織分工各方面的優缺點開始進入論述。即使在資本主義之中，這個論述依然存在。勞動過程中，為了提升效率與生產力而引進「品管圈」，以及為了應對單調勞動而分派多元任務，一直是資本主義公司在某些生產線的實驗焦點。

在第三節，馬克思建立工場手工業兩種根本形式之間更有系統的對照——混成的（heterogeneous，集結許多技能，例如馬車和火車頭的製造）與有機的（organic，連續的，例如釘子的製造）。不過他在這裡藉機引進「總體工人」（collective worker）的概念，他說：

由局部工人組成的總體工人，用他的許多握有工具的手的一部分拉針條，同時用另一些手和工具把針條拉直、切斷、磨尖等等。不同階段過程由時間上的順序進行轉化為空間上的並存。（第三三二頁）

生產力和效率不是取決於個別工人，而是取決於適當組織集體的工作。

這就表示，生產的時空組織，以及透過勞動過程整體的時空重建可以獲得的效率，兩者都要小心留意。馬克思指出，不損失時間，你就獲得生產力，有條有理地組織空間，你就節省動作成本，因此，整個時間—空間結構成為資本主義如何運作的組織問題。這就是日本人的一大創舉。他們於一九七〇年代將即時生產引進勞動過程，即時間與空間進度緊密的商品流，如此一來，整個系統幾乎不會有庫存。一九八〇年代，日本汽車工業比其他廠牌具高度競爭力，都要歸功於這個革新，而且日本人在其他人跟進之前已經搜刮短期形式的相對剩餘價值。這個系統的缺點就是難以承受任何中斷。如果時空鏈上的任何環節受到阻礙，例如罷工，那麼一切必須停擺，因為沒有任何庫存。

馬克思在這裡清楚看出，資本主義系統一個主要的組織面向就是理解時間與空間並加以安排。資本家必須想出有效率的時空生產系統。不過，這點反過來暗示市場與企業的重要區別。「在一種商品上只應耗費生產該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在商品生產的條件下表現為競爭的外部強制。」（再次注意競爭的重要性）但是，「在工場手工業中，在一定勞動時間內提供一定量的產品，成了生產過程本身

的技術規律」（第三三三頁）。這個市場邏輯強制的，與內部計畫可以達成的，兩者之間的區別（矛盾）對接下來的論述十分關鍵。然而這個矛盾尚無法大放異彩，因為這裡存在一個阻礙，就是我們仍在處理手工業和技藝勞動。這點引發一個總評，頗為重要：

羅馬帝國以水磨的形式把一切機器的原始形式留傳下來。手工業時期留下了指南針、火藥、印刷術和自鳴鐘這些偉大的發明。但總的來說，正如亞當．斯密指出的，機器在分工之旁起著次要的作用。（第三三五頁）

意思就是，直到十八世紀末，資本家並不特別追求以新機器作為改善生產效率的主要方法。他們一般都滿足於使用既有的生產方法，然後予以重新組織。當然也有創新，例如羅盤和火藥與其他林林總總，但資本主義尚未將不斷技術創新的動力內化到勞動過程本身的核心。這要在稍後隨著機器與現代工業興起才會發生（第十五章^[2]的主題）。

勞動過程經歷資本主義方式的重新組織，對工人產生嚴重影響。「從事片面職能的習慣，使他轉化為本能地準確地起作用的器官，而與總機制的聯繫迫使他以機器部件的規則性發生作用。」工人「按照他們的特長分開、分類和分組」，結果就是出現「一種勞動力的等級制度，與此相適應的是一種工資的等級制度」（第三三六—三三七頁）。熟練（skilled）與非熟練的勞工差異變得特別明顯。

與等級制度的階梯相並列，工人簡單地分為熟練工人和非熟練工人。對後者說來完全不需要學習費用，對前者說來，由於職能的簡化，學習費用比手工業者要低。在這兩種場合，勞動力的價值都降低了。（第三三七頁）

資本主義重新組織與重新配置工作的方式，傾向制定降低技術要求的工作，從前複雜的工作現在簡化為片面。這也影響僱用的勞動力價值，使之減少。

由學習費用的消失或減少所引起的勞動力的相對貶值，直接包含著資本的更大的增殖，因為凡是縮短勞動力再生產所必要的時間的事情，都會擴大剩餘勞動的領域。（第三三七頁）

但是「也有例外，當勞動過程的分解產生了一些在手工業生產中根本沒有過的，或者不是在同樣大的範圍內有過的新的綜合的職能時，就是如此」（第三三七頁）。任何勞動過程重組，會有雙重動作。必須承認，大量降低工人技術要求的同時，通常會有一個較小的團體需要學習新的技能（例如組裝線的工程師）。相對於其他工人團體，需學習新技能的工人階級通常會被賦予權力與特權。

第四節的標題是「工場手工業內部的分工和社會內部的分工」，這一節非常重要，而且充滿言外之意。馬克思在這裡回頭談兩種分工之間的差異——資本家詳細計畫並直接監督的工場內部細節分工，以及透過市場競爭達成的分工。這兩種形式是「從相反的兩個起點發展起來的」（第三三八頁），但彼此相關。馬克思簡短探討了歷史發展，但我必須說，他的說明完全無法令人滿意。「在家庭內部，隨後在氏族內部，由於性別和年齡的差別，也就是在純生理的基礎上產生一種自然的分工。」如同馬克思某些歷史評論一樣，這是基於非常少量證據而過分簡化的說明。他假設產品交換

是在不同家庭、氏族、共同體互相接觸的地方產生的，因為在文化的初期，以獨立資格互相接觸的不是個人，而是家庭、氏族等等。

不同的共同體在各自的自然環境中，找到不同的生產資料和不同的生活資料。因此，它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產品，也就各不相同。

（第三三八頁）

交換關係源自擁有不同資產、不同資源、不同產品的不同共同體（community）。「一切發達的、以商品交換為中介的分工的基礎，都是城鄉的分離。」他認為城鄉關係的辯證法在歷史上是重要的（我認為他說的沒錯），但他並沒有清楚說明如何，以及在哪裡。此外，適當的「人口數量和人口密度」攸關資本主義興起（第三三九頁）。他說這是「社會內部分工的物質前提」。

但是人口密度是一種相對的東西。人口較少但交通工具發達的國家，比人口較多但交通工具不發達的國家有更加密集的人口；從這個意義上說，例如，美國北部各州的人口比印度的人口更加稠密。（第三三九頁）

馬克思在這裡訴諸時間—空間關係的相對理論非常創新。資本主義發展的地理範圍不是固定的，而是變動的，不只取決於人口密度，也取決於交通與通訊技術。他的核心論點是，工場手工業的分工假設社會「已經達到一定的發展程度。相反地，工場手工業的分工又會發生反作用，發展並增加社會分工」（第三三九頁）。他支持漸增的所謂迂迴生產與生產的複雜性。這個變遷是從某人製作一樣東西的簡單情況開始，到許多人製作那樣東西的零件然後拿到市場出售，直到最後另有人組裝所有零件。這種漸增的迂迴產生越來越多區域專業化（territorial specialization）的可能。

把特殊生產部門固定在一個國家的特殊地區的地域分工，由於利用各種特點的工場手工業生產的出現，獲得了新的推動力。在工場手

工業時期，世界市場的擴大和殖民制度（二者屬於工場手工業時期的一般存在條件）（這點很重要，我們需特別留意），為社會內部的分工提供了豐富的材料。（第三四〇頁）

不過，社會內部的分工和工場內部的分工有許多「相似點和聯繫」，兩者「不僅有程度上的差別，而且有本質的區別」（馬克思這麼承認是對的，這也是亞當．斯密關心的）（第三四〇頁）。

社會內部的分工以不同勞動部門的產品的買賣為中介；工場手工業內部各局部勞動之間的聯繫，以不同的勞動力出賣給同一個資本家，而這個資本家把它們作為一個結合勞動力來使用為中介。工場手工業分工以生產資料集中在一個資本家手中為前提；社會分工則以生產資料分散在許多互不依賴的商品生產者中間為前提。在工場手工業中，保持比例數或比例的鐵的規律使一定數量的工人從事一定的職能；而在商品生產者及其生產資料在社會不同勞動部門中的分配上，偶然性和任意性發揮著自己的雜亂無章的作用。（第三四一—三四二頁）

後者的情況，他主張「不同的生產領域經常力求保持平衡」，但是只能透過市場機制達成，他接著回到商品交換法則來解釋為什麼。這意味著「不同生產領域的這種保持平衡的經常趨勢，只不過是對這種平衡經常遭到破壞的一種反作用」（第三四二頁），意思就是，當供需失調（這裡需注意，我們不能沒有供需機制），而且生產者改變生產物品與價格，市場價格變動迫使基礎的價值關係進行必要調整。結果就是兩者的差異——「在工場內部的分工中預先地、有計畫地起作用的規則」與「社會內部的分工」，在社會內部分工中

只是在事後作為一種內在的、無聲的自然必然性起著作用，這種自然必然性只能在市場價格的晴雨錶式的變動中覺察出來，並克服著

商品生產者無規則的任意行動。工場手工業分工的前提是資本家對於只是作為他所擁有的總機構的各個肢體的人們享有絕對的權威；社會分工則使獨立的商品生產者互相對立，他們不承認任何別的權威；只承認競爭的權威，只承認他們互相利益的壓力加在他們身上的強制，正如在動物界中「一切反對一切」的戰爭多少是一切物種的生存條件一樣。（第三四二頁）

在這幾個段落中，需要注意為了達到價值關係勝出的某種均衡，有必要仰賴供需機制和競爭的強制規律。

馬克思推斷，資本主義永遠活在「社會分工的無政府狀態和工場手工業分工的專制」的矛盾之間。此外，這兩個面向的分工「是互相制約的」。然而，針對以上推論，馬克思補充了一些充滿爭議且令人不安的政治評論：

資產階級意識一方面稱頌工場手工業分工，工人終生固定從事某種局部操作，局部工人絕對服從資本，把這些說成是為提高勞動生產力的勞動組織，同時又同樣高聲責罵對社會生產過程的任何有意識的社會監督和調節，把這說成是侵犯資本家個人的不可侵犯的財產權、自由和自決的「獨創性」。工廠制度的熱心的辯護士們在斥責社會勞動的任何一種普遍組織時，只會說這種組織將把整個社會轉化為一座工廠。（第三四二頁）

這幾句話需要仔細解析。資本家喜歡他們工廠裡有計畫的生產組織，但討厭社會中任何一種生產的社會規劃。這裡顯露出一種意識型態上的抱怨，說計畫是不好的事，尤其資本家撻伐計畫所持的理由，總是基於計畫會依照他們工廠那樣糟糕的形象改造世界。對計畫的譴責，與豐田汽車或沃爾瑪超市裡發生的事情並不一致。成功的企業對於全面品質管理、投入產出分析、最佳化的進度與設計等擬定精細的

計畫，將一切細節安排到極致。然而馬克思指出，資本家在社會領域對於計畫偽善的態度是一回事，但他們用來追求相對剩餘價值的高明技巧，是否適用於打造一個社會主義的世界，追求提升每個人物質生活的福祉，又是另一回事。簡言之，為了追求社會主義，將世界變成中央計畫經濟，亦即實際上變成一座大型工廠，是否合理？顯然，鑒於馬克思對工廠勞動可怕的敘述，這麼做會有問題。不過，如果問題不是技巧，而是那個事實，也就是這些技巧被資本家用來獲取相對剩餘價值，而非用來生產足夠的產品，滿足所有人的物質需求，那麼列寧提倡以福特制生產主義（Fordist productionism）作為蘇維埃工業的目標，就變得比較可以理解。我們稍後會回到這個問題。

當然，因為複雜程度，或因為如此會侵犯私有財產關係，所以主張集中計畫不可能，考慮到例如電子業等任何大型企業與生產的複雜程度，以及企業剝奪勞工獲得自己勞動成果的權利，這樣的論述站不住腳。市場系統不可思議的效率低落（尤其就環境而言），以及競爭的強制規律殘酷的週期性，加上這個強制在工作場所通常造成越來越專制，這些對於市場協調的優勢實在不是什麼正面廣告。此外，認為只有特定的個人財產權和競爭的強制規律，才有可能發生創新，這個想法無論邏輯上或歷史上都很牽強。我認為，這裡令馬克思最驚訝的是資本占用勞動生產力。他一再堅持，對工人階級而言，這些協作和分工的力量都是**他們**的生產力，而且資本是在占用這些力量。

由各種勞動的結合所產生的生產力也就表現為資本的生產力。真正的工場手工業不僅使以前獨立的工人服從資本的指揮和紀律，而且還在工人自己中間造成了等級的劃分。（第三四五頁）

這對工人可能產生深遠影響。

工場手工業把工人變成畸形物，它壓抑工人的多種多樣的生產志趣和生產才能，人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這正像在拉普拉塔各國人們為了得到牲畜的毛皮或油脂而屠宰整隻牲畜一樣。不僅各種特殊的局部勞動分配給不同的個體，而且個體本身也被分割開來，轉化為某種局部勞動的自動工具，這樣，梅涅尼．阿格利巴把人說成只是人身體的一個片段這種荒謬的寓言就實現了。（第三四五—三四六頁）

所以這種身體政治就是工人個體本身也被分割開來。工場手工業的工人「按其自然的性質沒有能力做一件獨立的工作，他只能作為資本家工場的附屬物展開生產活動」（馬克思這裡是在諷刺）。令人難過的是，

生產上的智力在一個方面擴大了它的規模，正是因為它在許多方面消失了。局部工人所失去的東西，都集中在和他們對立的資本上面了。工場手工業分工的一個產物，就是物質生產過程的智力作為他人的財產和統治工人的力量同工人相對立。（第三四六頁）

智力勞動變成專門職能，將精神勞動和手工勞動分離開來，而資本控制前者的程度越來越深。

這個分離過程在簡單協作中開始，在工場手工業中得到發展，在大工業中完成。在簡單協作中，資本家在單個工人面前代表社會勞動體的統一和意志，工場手工業使工人畸形發展，變成局部工人，大工業則把科學作為一種獨立的生產能力與勞動分離開來，並迫使科學為資本服務。（第三四六頁）

如此的結果便是「工人在個人生產力上的貧乏」。政治和智力的主體性（subjectivity）也不能免疫。而這裡馬克思引用亞當．斯密的

話，未必是因為認可，而是說出逐漸形成的事實：

亞當·斯密說：「大多數人的智力，必然由他們的日常活動發展起來。終生從事少數簡單操作的人.....沒有機會運用自己的智力.....他的遲鈍和無知就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斯密在描述了局部工人的愚鈍以後繼續說：「他的呆板、單調的生活自然損害了他的進取精神.....它甚至破壞了他的身體的活力，使他除了從事他所會的那種局部工作以外，不能精力充沛地持久地使用自己的力量。因此，他在自己的專門職業中的技能是靠犧牲他的智力的、社會的和軍事的品德而取得的。但是，在每一個工業的文明的社會中，這是勞動貧民及廣大人民必然陷入的境地。」（第三四七頁）

這裡馬克思似乎傾向某個程度接受斯密刻畫的情況，我也認為有必要提出這個普遍的問題：到什麼樣的程度，我們日常的工作會腐化我們的心理勇氣？我認為這個問題無所不在，完全不限於工人。新聞從業人員、媒體人物、大學教授——我們都有這個問題（我個人有豐富經驗）。軍事主義、社會不公、壓迫等在我們身邊每個轉角都會遇到（偏向隱伏為害的方式），絕大多數的人卻不願抗議。這個現象與我們日常工作衍生的心態與政治主體性息息相關，也與精密組織的資產階級壓迫密不可分。馬克思承認「某種智力上和身體上的畸形化，甚至同整個社會的分工也是分不開的」，而且導致他所謂的「工業病理學」（第三四八頁）。在這裡，我們又再次踏上危險的立場。將整個工人階級病理化（pathologize）一定不對嗎？然而，認為這一切對人們反應、思考的能力毫無影響，只會是烏托邦空想。若曾接觸身兼兩份工作的人（一週八十小時），就會清楚知道問題是什麼。考慮到工人階級的立場，我們認為他們應該思考某些問題，但他們在那種情況下幾乎沒有時間思考（更不用說閱讀）。他們忙著打平開銷、餵飽小

孩、處理家務，工作之餘根本沒有其他時間。斯密將論述帶到極端，做出不幸的結論，表示所有思考與規劃是一小群菁英的工作與責任，但馬克思的論述指出，我們甘冒政治的風險拒絕這個結論。

無論是勞動過程內部或是整個社會，分工重組是馬克思在資本主義歷史中所謂「工場手工業時期」的特點。然而這個工場手工業的系統有限制。「工場手工業既不能掌握全部社會生產，也不能根本改造它。工場手工業作為經濟上的藝術品，聳立」（馬克思真的很讚賞工場手工業）

在城市手工業和農村家庭工業的廣大基礎之上。工場手工業本身的狹隘的技術基礎發展到一定程度，就和它自己創造出來的生產需要發生矛盾。（第三五三頁）

壓力就在超越這些障礙。當然，「機器使手工業的活動不再成為社會生產的支配原則」（第三五三頁）。這點帶領我們進入下一章，機器和現代工廠的組織形式將登上舞台中央。

-
1. 此為原書標示之篇章編號，《資本論》繁體中文版為第十二章。 [↗](#)
 2. 此為原書標示之篇章編號，《資本論》繁體中文版為第十三章。 [↗](#)

七、技術揭示的事

What Technology Reveals

第十五章 機器和大工業^[1]

MACHINERY AND LARGE-SCALE INDUSTRY

我在前言提到，馬克思鮮少敘述他的方法學。因此若要重建他的方法學，必須小心地細讀他偶爾出現的附帶說明，輔以研究他的思考習慣。第十五章「機器和大工業」針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特色擴大論述，同時提供探討方法學的機會。這章很長，但章節排序合乎邏輯。閱讀這章之前和之後，都非常值得仔細察看這個邏輯順序。

從一個重要的注腳談起

不過，我從這章的第四個注腳^[2]談起。馬克思以他描述方法學考量經常出現的深奧方式，在此注腳連結了許多概念，這正好為辯證的與歷史的唯物論提供了概要框架。這個注腳從三個部分展開。第一個部分的重點在於馬克思與達爾文的關係。馬克思讀完《物種起源》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後，對於達爾文提出演化重建所運用的歷史方法印象深刻。他顯然想像自己的著作是達爾文的某種延續，強調人類，同時也強調自然史（而非對抗）。他在第一版〈序〉表示，

「我的觀點是把經濟的社會形態的發展理解為一種自然史的過程」。從這個觀點來看，「不管個人在主觀上怎樣超脫各種關係，他在社會意義上總是這些關係的產物……更不能要個人對這些關係負責的」。

（第三頁）

在這個注腳裡，馬克思首先著重在「考證性的工藝史」^[3]。這部歷史

就會證明，十八世紀的任何發明，很少是屬於某一個人的。可是直到現在還沒有這樣的著作。達爾文注意到自然工藝史，即注意到在動植物的生活中作為生產工具的動植物器官是怎樣形成的。社會中人的生產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個特殊社會組織的物質基礎的形成史，難道不值得同樣的注意嗎？（第三五六頁）

義大利思想家維科（Vico）主張自然史是神的領域，而既然神以神祕的方式行事，人類便無法理解，但是我們當然可以理解我們自己的歷史，畢竟那是我們自己創造的。馬克思稍早提過技術改變的歷史取向，並談到和生產方式轉變有關的重要變遷。接續在第七章^[4]提到富蘭克林對人為「製造工具的動物」的定義，他繼續觀察道：

動物遺骸的結構對於認識已經絕種的動物的機體有重要的意義，勞動資料的遺骸對於判斷已經消亡的經濟的社會形態也有同樣重要的意義。各種經濟時代的區別，不在於生產什麼，而在於怎樣生產，用什麼勞動資料生產。勞動資料不僅是人類勞動力發展的測量器，而且是勞動藉以進行的社會關係的指示器。（第一六九頁）

然後在一個注腳，他說：「儘管直到現在，歷史學對物質生產的發展，即對整個社會生活從而整個現實歷史的基礎，了解得很少。」

（第一六九頁）在第十四章^[5]，他主張：

羅馬帝國以水磨的形式把一切機器的原始形式留傳下來。手工業時期留下了指南針、火藥、印刷術和自鳴鐘這些偉大的發明。但總的來說，正如亞當·斯密指出的，機器在分工之旁起著次要的作用。（第三三五頁）

在人類的演化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出劇烈的變化，不只是技術方面，整個社會生活方式也是，這個想法顯然對馬克思來說非常重要。

馬克思閱讀達爾文時並非毫無批評。他寫給恩格斯的信中提到：「達爾文很不簡單，在野獸和花草之間認出具有分工、競爭、對新市場開放、『創新』的英格蘭社會，以及馬爾薩斯式的生存鬥爭。」^[6]問題來了：就馬克思看來，達爾文採取非歷史性的方法解讀純粹的自然演化，沒有提及人類行為於改變地球樣貌扮演的角色。關於馬爾薩斯，也透露出其他問題，因為在《物種起源》的前言中，達爾文將他某些關鍵想法歸因於馬爾薩斯，而馬克思無法同意馬爾薩斯，因此馬爾薩斯啟發達爾文這件事，對馬克思而言必定難以忍受。有趣的是，未接觸殘酷的英國工業主義的俄國演化論者非常強調合作與互助概念，俄國地理學家克魯珀特金（Kropotkin）就將這些概念轉化為社會無政府主義的基礎（倒是達爾文娶了著名陶藝工業家約書亞·威治伍德〔Josiah Wedgwood〕的女兒，因此對於競爭、分工、職能非常熟悉）。

不過馬克思欣賞的是達爾文的研究取徑，認為演化過程存在歷史重建與理論調查的可能。馬克思也致力於以相似的方式理解人類的演化過程。馬克思在此強調過程而非物的出現。我們應該遵循這樣的精神，把〈機器和大工業〉這一章當成技術史的論文來讀。這一章是關於資本主義的工業形式如何在手工業和工場手工業的世界興起。在此之前沒有人真的想過寫下這個歷史，所以這一章成了開路先鋒，使得後來稱為科技史（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的研究在整個學界滿地開花。透過這樣的讀法，這一章的論述會更清楚明瞭。然而，就像達爾文的理論一樣，這裡的內容遠遠不只是歷史。這一章有社會轉變過程的理論探究，因此有很多辯論和討論的材料。

注腳的第二部分提出一個簡短說明，但就我看來極其重要，需要詳細闡述：

工藝學揭示出人對自然的能動關係，人的生活的直接生產過程，從而人的社會生活關係和由此產生的精神觀念的直接生產過程。（第三五六頁）

馬克思在這裡將六個可見的概念要素串連在一個句子中。首先是技術^[7]，還有對自然的關係、實際生產過程，接著是比較模糊的每日生活的生產與再生產，也有社會關係與精神觀念。這些要素透過引導人類演化的「生產過程」連結，顯然不是靜止的，而是運動的。唯一不是從生產方面明確描述的是對自然的關係。顯然，對自然的關係隨著時間一直都在演化。透過人類行動，自然在某個程度上持續處於被生產的過程，這個想法存在已久；在馬克思主義的說法中（如第七章^[8]），我的同事尼爾·史密斯（Neil Smith）的著作《不均衡的發展》（*Uneven Development*）^[9]把這個想法呈現得最好，從理論上清楚說明了自然和空間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那麼，我們要如何理解這六個觀念要素之間的關係？馬克思在文字表達上雖有稍微提示，但這個問題仍懸而未決，不幸的是，也留下許多空間讓人做出各式的詮釋。在朋友和敵人眼中，馬克思是技術決定論者（technological determinist），他認為生產力的變化支配人類歷史進程，包括社會關係、精神觀念、對自然的關係等演化。新自由主義記者湯馬斯·佛里曼（Thomas Friedman）在著作《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10]中興高采烈承認自己是技術決定論者，而當某人（錯誤地）對他指出那是馬克思的立場，他表達了對馬克思的敬意，並引述《共產黨宣言》中很長一段來證明他的論點，表示贊同馬克思。保守的政治哲學家約翰·格雷（John Gray）在一篇評論佛里曼著作的文章中同意馬克思的技術決定論，並主張佛里曼確實僅是跟隨馬克思的腳步。^[11]這些人士一般而言對馬克思不懷好感，但他們觀察到的與馬克思主義的傳統類似。生產力是歷史中的領導動力，這個論

點最強而有力的版本是柯亨（G. A. Cohen）的著作《馬克思的歷史理論：一個辯護》（*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A Defence*）^[12]，他從分析哲學的立場檢視所有馬克思的著作，也維護這樣詮釋馬克思的理論。

我不同意這種詮釋。我認為那和馬克思的辯證方法不一致（柯亨等分析哲學家不接受辯證方法）。馬克思通常會避開因果推論語言（我想看看你會在《資本論》裡面找到多少）。在這個注腳裡，他沒有說技術「造成」或「決定」，但是技術「揭示」——或另一個譯本使用的「揭露」（disclose）——了對自然的關係。可以肯定的是馬克思非常關切技術的研究（包括組織形式），但這並不代表有充分根據將技術視為人類演化的領導動力。馬克思說的（很多人不會同意我的看法），是技術和組織形式**內化**某種對自然的關係，也內化對精神觀念、社會關係、每日生活、勞動過程的關係。藉由這個內化，技術和組織形式的研究一定會「揭示」或「揭露」所有其他要素的內容。反過來，所有這些其他要素內化某種技術內容。例如，詳細研究資本主義之下的每日生活，將會「揭示」我們對自然、技術、社會關係、精神觀念、勞動生產過程的許多關係。同樣的，想深入研究我們當代對自然的關係，就不能不檢視我們的社會關係、我們的生產系統、我們對於世界的精神觀念、使用的技術和每日生活如何進行。這一切要素構成一個總體，而且我們必須理解要素之間的彼此互動如何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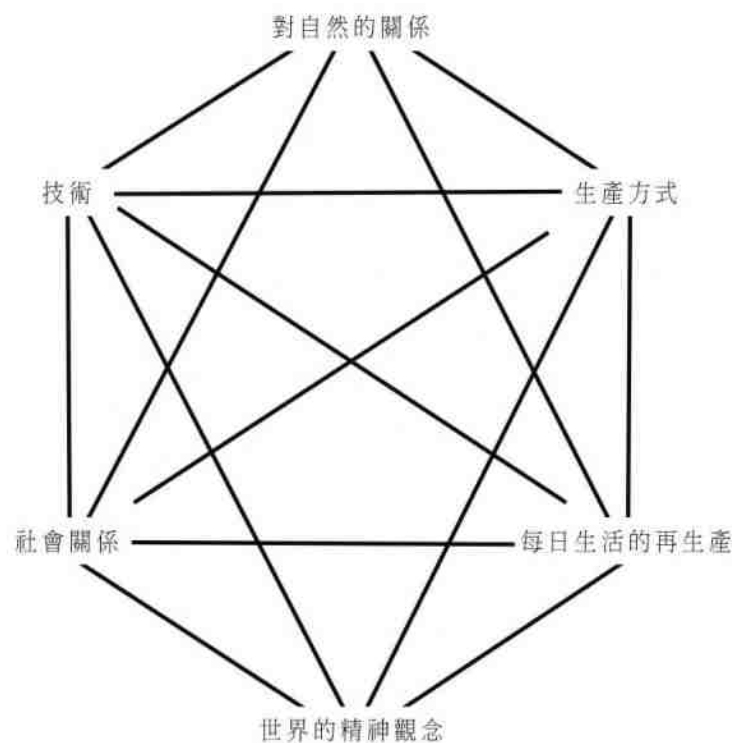
我發現這是有益於思考世界的方式。有一次我參與一個南韓新興都市設計的評審。所有設計放在評審面前，評審團成員以工程師和規劃師為主，還有幾位出色的建築師和景觀設計師。起初，建築師和景觀設計師主導我們決議應採用的標準，然後討論逐漸集中在相對的象徵力量和實際建築形式圓與方的意境。換句話說，決議的標準主要基於幾何與象徵。後來我插話提問：如果想打造一個新的城市，你會想知道什麼？我會想知道的是這裡將建立什麼樣的對自然的關係（生態

足跡等)？這個城市將體現什麼樣的技術？為什麼？這裡想展望什麼樣的社會關係？結合什麼樣的生產與再生產系統？每日生活會是什麼模樣？那是我們想要的每日生活嗎？還有，什麼樣的精神觀念——無論是不是象徵的——會在這裡介入？這裡要打造成民族主義的不朽典範，還是一個國際城市？

其他評審似乎發覺這種思路很創新也很有趣。我們就此討論了好一會兒，直到相對於眼前的提案有點太過複雜才停止。隨後一位建築師表示，六個標準中，只有精神觀念真正重要，因為精神觀念影響象徵形式，而象徵形式又能把問題帶回圓與方的相對力量！事後他們問我，哪裡能找到這樣有趣的思考方式，我真不該回答是馬克思的《資本論》第十五章第四個注腳。我早該知道說出這樣的話會得到兩種典型的回應。一是緊張，甚至是害怕，因為承認馬克思可能說過如此明顯強大又有趣的事，等於承認贊成馬克思主義，如此一來，對本身的職業前景甚至個人前途都有可怕的影響。另一個反應則是把我當成笨蛋，腦袋貧乏到只能複誦馬克思，更糟的是，在這個例子裡我只會引用注腳！於是對話到此結束。儘管如此，我認為這是評價城市設計與鑑定城市生活品質的妙方。

這個架構幫助奠定歷史唯物論的理論基礎，而且有強力的證據顯示（也是我希望呈現的），這個架構奠定許多馬克思理解資本主義演化的明確取徑。讓我針對這點花些時間說明。想像一個思考架構，在這個架構中，這六個要素在單一的空間並列，但彼此關係緊密（見左頁圖）。每個要素內在都是動態的，因此我們把每個要素想成構成人類演化過程的「環節」（moment）。我們可以從其中一個環節研究這個演化，或檢視這些環節的互動，例如技術與組織形式的轉變之於社會關係、精神觀念的關係。我們可得的技術如何改變我們的精神觀念？有了顯微鏡、望遠鏡、衛星、X光、電腦斷層掃描後，我們看待世界難道沒有不同？因為我們擁有的技術，如今我們理解與思考世界

的方式極為不同。同樣的，某地的某人一定會有過一個精神觀念，認為製造望遠鏡是件有趣的事（回想馬克思對勞動過程和最蹩腳的建築師的主張），而且當他有了望遠鏡的想法，還必須能夠找到鏡片研磨師和玻璃製造師，以及所有必要的元素，才能製造望遠鏡，使想法成真。技術和組織形式不會從天而降，而是產自精神觀念，也從我們的社會關係產生，而且是呼應日常生活或勞動過程實際的需求，才會具體出現。



我喜歡馬克思建立這個架構的方式，前提是將其視為辯證的，而非因果的。這種思考方式遍及整部《資本論》，而且閱讀這部著作時，心中也應該不忘這個架構。這個架構提供批評的標準，因為我們可以看看馬克思是否成功連結這些不同要素，藉此分析他的表現。馬克思究竟如何集合精神觀念、社會關係和技術？他這麼做適當嗎？是

否遺漏了其他面向，例如每日生活的政治？換句話說，這種思考方式和馬克思的實際論述，兩者之間的辯證法需要仔細檢視。

因此我想在此整理一下重點。人類演化的全面過程被理解為一個總體，這六個要素在這個過程中構成分明的環節。沒有某個環節優於其他環節，即使每個環節都有自主發展的可能（大自然自給自足地成熟、演進，想法、社會關係、每日生活的形式等也是）。所有要素共同演化，並受制於總體內部動態環節恆常的更新與轉變。不過，這不是黑格爾式的總體，不是每個環節緊緊內化所有其他的環節，而比較像是一個生態的總體，像法國思想家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稱為環節的「整體」（ensemble），法國哲學家德勒茲（Deleuze）稱為環節的「集合」（assemblage）。這些環節以開放、辯證的方式共同演化。要素之間不平均的發展，產生人類演化的偶然性（很像達爾文理論中的意外的突變產生偶然性）。

對社會理論而言，危險之處在於將其中一個要素視為其他所有要素的決定因素。技術決定論是偏執的，環境決定論（自然支配）、階級鬥爭決定論、唯心論（精神觀念為先）、勞動過程決定論，或每日生活（文化）轉變中興起的決定論（這是保羅·霍肯〔Paul Hawken〕在他甚富影響力的著作《看不見的力量》（*Blessed Unrest*）^[13]當中採取的政治立場）等其他理論也是。重大轉變——例如從封建制度（或其他資本主義之前的制度）轉變到資本主義——透過所有環節轉變的辯證法而發生。這個共同演化在時間與空間中以不平均的方式發展，產生了各式各樣的局部偶然，儘管在演化過程中相關要素集合的內部相互作用，以及在世界市場中經濟發展過程不斷成長的（有時也是競爭的）空間整合，都會限制這些偶然。也許有意嘗試在資本主義的基礎建立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之所以失敗，其中最大的敗因就是沒有發現必須在政治上吸引所有環節，而且要對地理特性非常敏感。革命的

共產主義所受的誘惑是將辯證法簡化為簡單的因果模型，將某個環節置於改變的前鋒，而且認為應該就是那樣。這個取向無法避免失敗。

從表面來看，注腳的第三部分看似與我對第二部分的詮釋矛盾：

甚至所有抽象掉這個物質基礎的宗教史，都是非批判的。事實上，通過分析找出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過來從當時的現實生活關係中引出它的天國形式要容易得多。後面這種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義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學的方法。（第三五六頁）

馬克思把自己當成科學家，而且他在這裡主張：這麼做意味著信奉唯物論。然而他的唯物論和自然科學家的唯物論不同。他的是歷史的。「那種排除歷史過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學的唯物主義的缺點，每當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專業範圍時，就在他們的抽象的和意識型態的觀念中顯露出來。」（第三五六頁）達爾文對演化的發現有瑕疵，因為他忽視歷史脈絡對他的推論（以英國資本主義為隱喻）造成的影響，而且沒有延伸他的論述，並將他的發現與人類演化整合。當然，馬克思寫作的時候，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還沒流行，但是對於社會達爾文主義訴諸達爾文的演化論，將資本主義合理化為「合乎自然」，馬克思已經預示批判的回應。既然達爾文的理論從資本主義得到主要的隱喻，而且受到馬爾薩斯的社會理論啟發，那麼會認為資本主義確實與一般相信的自然競爭過程、生存奮鬥、當然還有適者生存（未重視克魯珀特金提出的互助）完全相符，也就絲毫不令人驚訝。

馬克思大致的論點是自然科學家沒有理解他們的歷史環節，而且受限於他們的方法學信仰，不將人類歷史整合進入他們的世界模型，結果常常是部分甚或嚴重地錯誤詮釋那個世界。最糟糕的是他們將對歷史與政治的假設，隱藏在據稱中立與客觀的科學中。馬克思首先批

判的這點，如今也是科學研究領域的標準作為。這種作為不斷重複展現，將性別、性傾向或社會層級的社會隱喻導入科學，導致各種自然世界內容的錯誤解讀，甚至被人們理解為若缺乏隱喻，科學研究就無法突破。

不過這裡還有更為深層的問題需要處理。我在前言談到馬克思的下降法：先從外在表面著手，然後往拜物教底下深深潛入，以揭開理論的概念工具，而這個工具可以捕捉社會過程深層的運動。那個理論工具接著被逐步帶回表面，以全新的方式詮釋每日生活的動態。馬克思在注腳也確認，這是「**唯一的唯物主義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學的方法**」。我們已經在工作日那章看見運用這個方法的一個特殊例子。價值作為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內部潛藏特殊的資本主義時間性，而且緊接而來的是社會表面大量的社會鬥爭，就是為了占用他人時間。「**時間的原子就是利潤的要素**」這個事實導致資本家著迷於時間紀律與時間控制（而且很快也會解釋為何他們著迷於提高速度）。

不過，關於深層價值理論與在表面的工作日長度抗爭這種意外騷動之間的關係，我們該如何思考？回到一七五頁^[14]（而且又是在注腳！），馬克思贊同地引用之前的著作《政治經濟學批判》（*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我曾經說過，一定的生產方式以及與它相適應的生產關係，簡言之，「**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上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精神觀念）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

（第八〇頁）

他漏了《批判》裡的下一句，那句解釋道，正是在上層建築，我們開始意識到政治問題，並且為之鬥爭。

這就是常被提到的基礎—上層建築模型（base-superstructure model）。這個模型假定有一個經濟基礎，而思想架構與政治和法律的上層建築從這個基礎出現，整體定義我們如何開始意識到問題並抗爭。這個說法有時被解讀為決定論的：經濟基礎**決定**政治與法律的基礎建設，決定那裡的鬥爭形式，乃至經濟基礎發生轉變的程度，實際上也決定政治鬥爭的結果。不過我看不出這個論述怎麼能夠被視為決定論的，甚至是因果的。這完全不是工作日那一章分析的。那裡有階級聯盟、危急事態的可能性、情感的漂移，而結果永遠無法確定。可是永遠都有占用他人時間這個深刻的憂慮，而且那個問題永遠不會遠離。資本主義裡「平等權利之間」的爭論是長久的，永遠無法得到最終解決方法。對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時間的抗爭是根本的。這是深層的理論告訴我們的，而且不管上層建築遭逢什麼，不推翻資本主義就無法戰勝那個規律。

無論如何，缺乏政治與法律上層建築的表達與表現，生產力和社會關係就無法存在。我們在貨幣就看過這點，貨幣就是圍繞著各式各樣制度與法律安排的價值表現，而且當然是鬥爭與政治操作的對象（私有產權的法律架構也是同樣情況）。不過馬克思也說明，缺乏貨幣（或私有產權的法律架構），價值無法作為根本的經濟關係而存在。在貨幣的領域，解決方法非常特定，取決於階級鬥爭的動態，而這對價值理論如何運作具有意義。貨幣是位於政治的上層建築，或向下成為經濟基礎？答案：當然必須兩者皆是。

同樣的，從工作日那章，我們不會說工作日鬥爭的結果是由經濟基礎的運動決定的。此外，工作日長度的政治限制，部分導致資本家尋找其他方法獲得剩餘價值，也就是相對剩餘價值。顯然馬克思並打算令這個基礎—上層建築模型機械地或因果地運作，他反而以辯證方式使用這個模型。

然而，在工作日長度的鬥爭領域中，持續不斷的「解決」，也是「**時間的原子是利潤的要素**」這個根本事實的解決方法，這個事實由價值作為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定義推導出來。資本主義之前的社會，或甚至在古羅馬，都沒有對於工作日長度的聯合鬥爭。只有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規則之中，這種鬥爭才能令人理解。工作日（週、年、生命）的長度等規範的問題被拋出來，正是因為資本主義發展的深層結構。這些鬥爭如何解決，取決於你、我和其他每個人。確實，解決鬥爭的方法可能包含廢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社會會建立，是在時間的原子**不是**利潤的要素這種情況之下。你能想像那是什麼樣子嗎？聽起來好像還不錯，不是嗎？

我在這裡的主要論點是，關於價值作為資本流通的深層概念，解決這些事情的方法——透過政治和法律手段、階級力量的均衡、支配的精神觀念等等——並非徒勞無功。真正的科學方法是找出這些深層的要素，藉此向你解釋為何某些事在我們社會以現在的樣子持續存在。我們在工作日長度的鬥爭中看到這點，我們也在相對剩餘價值的鬥爭中看到，這也說明了為何資本主義必須如此趨向技術。不論是不是成長或創新，我們似乎沒有選擇，因為資本主義的深層結構正是如此要求。因此，唯一有趣的問題是成長如何發生，而且伴隨著什麼樣的技術改變？這點迫使我们思考精神觀念、對自然的關係與其他所有環節的含意。如果我們不喜歡這些含意也別無他法，除了參與個別環節的鬥爭或同時參與所有環節的鬥爭，直到我們最終接受必須改變價值本身的規則為止。

然而，在資本主義底下，資本流通是動態的驅動器，但維持這個過程，社會必要的是什麼？例如，想想必要的精神觀念。如果你拉一面大布條走到華爾街，上頭寫著「成長不好，立刻停止」，那會被當成反資本主義情緒嗎？你很確定會。你未必會因為反資本主義而被驅離，但會因為反成長而被驅離，因為成長被視為不可避免，而且是好

的。零成長代表嚴重的問題。日本近來就沒什麼成長，可憐的民眾。可是中國的成長非常驚人，所以中國人就是大獲成功的故事。我們如何能夠趕上他們？我們都開心地坐著，說成長是好的，技術改變是好的，所以需要兩者的資本主義一定也是好的。這種共同信念系統，就是義大利馬克思主義思想家葛蘭西（Gramsci）常常提及的「霸權」

（hegemony）。關於制度安排也會發生同樣的問題。資本主義要求適當的法律安排以便有效運作。中國人越是趨於資本主義的道路，他們不承認私有產權的法律系統就越說不通。儘管如此，在可能有用的制度安排中，有很大的幅度和偶然性。

第一至三節 機器的發展、機器的價值向產品的轉移、機器生產對工人的直接影響

Machine Development, Value Transfers and Effects on Workers

我們終於要來看看這長長一章裡的內容。我建議仔細留意小節標題的順序。這些標題訂出論述的邏輯路線，串連馬克思對於工廠系統崛起與機器使用的探索。然而，他從英國經濟學家約翰．史都華．彌爾（John Stuart Mill）對以下事實的訝異之情談起：一般認為機器發明旨在減輕勞動負擔，但一點也沒做到。事實上，機器通常令情況更糟。馬克思自己當然不訝異，畢竟機器是用來生產剩餘價值，不是減輕勞動負擔。不過請注意，這意味「**機器是生產剩餘價值的手段**」（第三五五頁）。既然馬克思已經主張，機器是死勞動（不變資本），而且無法生產價值，這聽起來很奇怪。然而，機器可以是剩餘價值的來源。透過提升工資產品部門的生產力而降低勞動力價值，產生流入資本家階級的相對剩餘價值，同時，擁有最好機器的資本家，將會由於較高的生產力獲得暫時的相對剩餘價值。難怪資本家都抱著拜物信念，認為機器生產價值！

馬克思接著思考工具和機器的區別。他說「工具是簡單的機器，機器是複雜工具」，而且「看不到二者之間的本質區別」就是漏了本質的、最明顯的「歷史的要素」（這是他在注腳附帶一提卻嘮叨不停的要素）（第三五五—三五六頁）。馬克思是首先提出「工業革命」一詞的其中一人，而且讓這個詞在他的歷史重建中位居要位。那麼，是什麼構成這個工業革命的核心？單純是技術改變，工具變成機器的事實？機器和工具的區別就在機器具有外在動力來源？工業革命包含劇烈的社會關係改變，媲美生產力的轉變？答案是以上皆是。

作為工業革命起點的機器，是用這樣一個機構代替只使用一個工具的工人，這個機構用許多同樣的或同種的工具一起作業，由一個單一的動力來推動，而不管這個動力具有什麼形式。在這裡我們就有了機器，但它還只是機器生產的簡單要素。（第三五九）

然而，工人位置性（positionality，社會關係）的改變在意料之中。這就和機器本身一樣重要。雖然工人可以繼續提供動力，但到了某個點，就需要從外部來源補充那個動力。水力長久以來勉強徵用，但其應用有限，也受到地點限制。

直到瓦特發明第二種蒸汽機，即所謂雙向蒸汽機後，才找到了一種原動機，它消耗煤和水而自行產生動力，它的能力完全受人控制，它可以移動，同時它本身又是推動的一種手段；這種原動機是在城市使用的，不像水車那樣是在農村使用的，它可以使生產集中在城市，不像水車那樣使生產分散在農村，它在工藝上可得到普遍的應用，在地址選擇上不太受地點條件的限制。（第三六〇頁）

蒸汽機將資本從對地區動力資源的依賴解放出來，因為煤是商品，原則上可以被運到任何地方。不過，小心不要誤解這項發明，因

為「蒸汽機本身，並沒有引起工業革命。相反地，正是工具機的創造才使蒸汽機的革命成為必要」（第三五八頁）。

還有，利用土地生產食物，以及利用土地生物量作為能源來源，兩者之間的競爭激烈，雖然馬克思沒有提及，但煤也消除了這項競爭。這種競爭的現象在此之前限制了工業發展。從前木頭與木炭是主要燃料來源，為了生產食物與生質燃料而競爭土地，提高了兩者的成本。有了煤，表示人類能夠開採石炭紀儲存的能源，接著開採白堊紀的石油。種植食物和生產其他原料的土地因而得到解放，利用便宜燃料而激增的工業也是，而這些現象多方造就都市化，當然還有我們今日的生活方式。有趣的是，近年能源短缺的因應措施是回到土地尋找燃料（尤其是乙醇），而這也帶來意料之中的結果，就是食物與其他原料的價格激增（伴隨各式各樣的社會影響，例如糧食暴動與越來越多饑荒，就連我的貝果也漲了三角）。十八世紀末期人類成功改革對自然的關係，轉向石化燃料後避開資本積累的障礙，然而我們現在正在重新設下這些障礙。

不過工業革命的認證標誌不只是能源生產的轉變。「工場手工業所特有的以分工為基礎的協作」，現在轉為「各個局部工作機的結合」。在社會關係中，出現重大的演化。

在工場手工業中，單個的或成組的工人，必須用自己的手工工具來完成每一個特殊的局部過程。如果說工人會適應這個過程，那麼這個過程也就事先適應了工人。在機器生產中，這個主觀的分工原則消失了。在這裡，整個過程是客觀地按其本身的性質分解為各個組成階段，每個局部過程如何完成和各個局部過程如何結合的問題，由力學、化學等等在技術上的應用來解決。（第三六二頁）

結果就是「各種單個工作機和各組工作機的一個有組織的體系」的演化，而「整個過程越是連續不斷.....結合工作機就越完善」。（第三六三頁）

這段論述有幾個重點。首先，生產過程的連續性非常重要，因為資本流通的連續性要求生產過程的連續性，而機器能夠助一臂之力。第二，注意社會關係隨著技術關係也發生轉變。第三，生產過程步入連續階段的分析包含心理轉變，此心理轉變運用科學（例如化學）來影響技術。換句話說，精神觀念出現演化。注腳中談到的要素，這裡至少出現三個，而對自然的關係與區位要求，也隨著煤礦資源取代瀑布與生物量成為主要能源來源而變動。我們在類似這樣的段落看到馬克思在注腳的論述如何發揮作用。不同要素輕易匯聚，構成令人信服的共同演化敘述，而非因果關係。結果就是「通過傳動機由一個中央自動機推動的工作機的有組織的體系」，而他說這樣的體系「是機器生產的最發達的形態，在這裡，代替單個機器的是一個龐大的機械怪物」——就像我們在前面看過的，馬克思熱愛這種意象——「它的軀體充滿了整座整座的廠房，它的魔力先是由它的龐大肢體莊重而有節奏的運動掩蓋著，然後在它的無數真正工作器官的瘋狂的旋轉中迸發出來」。不過，馬克思提醒我們，「沃康松、阿克萊、瓦特等人的發明之所以能夠實現，只是因為這些發明家找到了相當數量的、在工場手工業時期就已準備好了的熟練的機械工人」。也就是說，必要的社會關係和勞動技能若非已經就位，新的技術不可能運作。在某些情況，「這些工人中，一部分是各種職業的獨立的手工業者」，而另一部分已經被「聯合」（grouped together）了。（第三六四頁）

然而，演化過程有自己的勁勢。「隨著發明的增多和對新發明的機器的需求的增加，一方面機器製造業日益分為多種多樣的獨立部門，另一方面製造機器的工場手工業內的分工也日益發展。」社會關

係轉變如洪流。「這樣，在這裡，在工場手工業中，我們看到了大工業的直接的技術基礎。工場手工業生產了機器，而大工業藉助於機器，在它首先占領的那些生產領域排除了手工業生產和工場手工業生產。」這個系統「在其舊形式中進一步發展了的基礎本身」之後，終於「建立起與它自身的生產方式相適應的新基礎」（第三六四頁）。簡單來說，資本主義發現一個技術基礎，更能與其流通的法則相容。

就我的觀點，這是演化的論述，而非決定論的論述。資本主義的矛盾在工場手工業和手工業時期發生，由於當時存在的技術本質而無法解決，因此出現巨大壓力，需想出新的技術結合。馬克思此時所說的故事，是資本主義如何「建立起與它自身的生產方式相適應的新基礎」，但這整個過程

取決於這樣一類工人增加的情況，這類工人由於他們的職業帶有半藝術性，只能逐漸地增加而不能飛躍地增加。但是，大工業發展到一定階段，也在技術上同自己的手工業和工場手工業的基礎發生衝突。（第三六四—三六五頁）

資本的擴張力量遇到限制。資本主義的系統到達某個點，此時系統需要熟練的工人製作加速這個系統發展的機器，同時系統本身的技術基礎又會拖累已建造的機器的能力。

不過演化的過程難以阻擋。「一個工業部門生產方式的變革，會引起其他部門生產方式的變革。」順道一提，留意馬克思在這裡用了「生產方式」一詞。就像在《資本論》的開場章節一樣，馬克思有時使用這個詞作為對照，例如資本主義和封建的生產方式。不過在這裡，這個詞的意義更為限定：某個工業的生產方式。這兩個意思互相關連：某個工業的生產方式創造新的機器形式，這個新的機器形式事

實上與廣義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容。然而，這裡我們談的是某個工業領域生產方式的特殊轉變，以及領域之間動態的互動。

這首先涉及因社會分工而孤立起來以致各自生產一種獨立的商品……因此，有了機器紡紗，就必須有機器織布，而這二者又使漂白業、印花業和染色業必須進行力學和化學革命。（第三六五頁）

一個生產過程不同區段之間的溢出效應，創造互相增強的變革。此外，「工農業生產方式的革命，尤其使社會生產過程的一般條件即交通運輸手段的革命成為必要」（第三六五頁）。這點引出另一個我覺得馬克思著作中極為有趣的主題：就是他在《大綱》中所謂「以時間消滅空間」的重要性。^[15] 論其地理形式，資本主義的演化動態並非中立。我們已經在他討論都市化的時候看到他對這點的暗示，也就是透過蒸汽機出現的集中，以及蒸汽動力賦予區位自由。世界市場的連結也改變了。

因此，撇開已經完全發生變革的帆船製造業不說，交通運輸業是逐漸地靠內河輪船、鐵路、遠洋輪船和電報的體系而適應了大工業的生產方式。但是，現在要對巨大的鐵塊進行鍛冶、焊接、切削、鏤孔和成型，又需要有龐大的機器，製造這樣的機器是工場手工業的機器製造業所不能勝任的。（第三六六頁）

這裡就是論述中最後的連結：

因此，大工業必須掌握它特有的生產資料，即機器本身，必須用機器來生產機器。這樣，大工業才建立起與自己相適應的技術基礎，才得以自立。（第三六六頁）

簡單來說，藉助機器來生產機器的能力，就是羽毛豐滿、充滿動力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技術基礎。換句話說，工程與機器工具工業的成長是革命的最終階段，普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建立「相適應的技術基礎」。「勞動資料取得機器這種物質存在方式，要求以自然力來代替人力，以自覺應用自然科學來代替從經驗中得出的成規。」這點引發一場革命，不僅是在精神觀念，還有其應用。

在工場手工業中，社會勞動過程的組織純粹是主觀的，是局部工人的結合；在機器體系中，大工業具有完全客觀的生產有機體，這個有機體作為現成的物質生產條件出現在工人面前。（第三六七頁）

例如，協作的本質從根本被改變了。

我花了很長的篇幅談這一節，為了展現各種技術變革相輔相成並擴散，既依賴也引發多種轉變，包括在社會關係、精神觀念、生產方式（具體且特殊意義的），以及空間與自然關係等的轉變。適合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廣義的）的新技術系統出現，本身便是一則演化故事，注腳當中所有的要素在其中共同演化。

在這章的第二節，馬克思問了以下問題：價值如何從機器轉移到產品？另外兩個獲得相對剩餘價值的方式——透過協作與分工——除了一些雜支，完全不費資本。可是機器是一個必須在市場購買的商品。這與僅僅在工作場所重新配置分工非常不同。機器具有價值，而且是必須付費的價值。凝結在機器中的價值必須轉移到「它的服務所生產的產品上」，即使這樣的轉移不涉及物理的轉移（第三六八頁）。一開始，馬克思訴諸直線折舊^[16]的想法。如果機器能用十年，那麼每年機器有十分之一的價值變成產品，但接著他繼續導出使用機器一個重要的界限：

如果只把機器看做使產品便宜的手段，那麼使用機器的界限就在於：生產機器所費的勞動要少於使用機器所代替的勞動。可是對資本說來，這個界限表現得更為狹窄。因為資本支付的不是所使用的勞動，而是所使用的勞動力的價值，所以，對資本說來，只有機器的價值和它所代替的勞動力的價值之間存在差額的情況下，機器才會被使用。（第三七三頁）

這點假設（如同多數經濟學家往往會做的）資本家的決定是理性的。如果機器很貴，而且幾乎無法用於節省勞動，那麼為何要買那台機器？機器越便宜，勞動越貴，就有越大的誘因使用機器。因此，資本家必須做的，是在購買機器支出的價值和節省僱傭勞動（可變資本）的價值兩者之間進行計算。這個使用機器的界限通常由競爭的強制規律強加實施。購買昂貴機器但無法節省勞動的資本家就做不了生意。

然而，省下多少可變資本取決於勞動力的價值。「因此，現在英國發明的機器只能在北美使用。」（第三七四頁）勞動在北美相對缺乏，意味高勞動成本，因此使用機器甚為合理，但在英國，過剩勞動的存在意味著廉價勞動，使用機器的誘因就比較少。計算使用機器的限制條件，在理論上和實務上都非常重要。以當代中國為例，則是因為廉價勞動充裕，某個產品在美國需使用精巧昂貴的機器製造，在中國卻被切分成能以手工進行、較小的勞動過程。與其在美國使用一部非常昂貴的機器和二十個勞工，不如在中國僱用兩千個使用手工工具的勞工。這個例子正好作為反例，駁斥資本主義不可避免走向更大的機器化與技術進步。鑒於限制條件與價值關係的重要性，運用機器技術的時候，也會出現各種猶豫不決的情況。

在第三節，馬克思考量使用機器對工人的三個影響。機器加速「資本對補充勞動力的占有，婦女勞動和兒童勞動」。機器技術有效

摧毀手工業時期的技能基礎，於是僱用無技能的女人和兒童變得更容易。產生的結果如下：家庭工資可能取代個人工資。個人工資可以減少，但只要婦女和兒童加入工作人力，家庭工資可維持不變。這個現象在資本主義的歷史一直是持續存在的有趣主題。在美國，一九七〇年代以來，個人工資以實際價值計算，不是下降就是維持不變，但隨著女性外出工作，家庭工資呈現上升趨勢。資本家階級付出一個勞工的價值，卻可得到兩個勞工。一九六〇年代，巴西在軍人專政之下創造經濟奇蹟。該國同樣經歷個人工資悲慘縮水，但家庭工資卻得以維持穩定，因為不只婦女，連兒童也都去工作了（開採鐵礦的童工激增）。這點導致巴西總統奧米利奧·梅迪西（Emílio Garrastazu Médici）做出這番有名的評論：「經濟（他應該要說「資本家階級」）很好，但人民生活很糟。」歷史上有很多這種情況，資本家利用這個方法獲得剩餘價值。

這點也引發個人工資和家庭工資兩者之間的問題。後者對於工人階級再生產是必要的，但誰來承擔這個再生產的成本？如同許多人指出，馬克思對於性別問題不是非常敏感，但他在一個注腳確實承認家務工作和市場勞動力買賣之間的關係非常重要，如果女人加入勞動力，那麼

家庭消費所必需的勞動，如縫縫補補等，必須由購買現成商品來代替。因此，家務勞動消耗的減少，相應地就增加了貨幣的支出。因而，工人家庭的生產費用增加了，並且抵銷了收入的增加。此外，節省地合理地利用和配置生活資料也不可能了。（第三七六頁）

對家庭工資的考量另外引發其他問題。在馬克思的時代，尤其是在馬克思熟悉的國家，經常可見到男性分配整個家庭的勞動，結果就是形成勞動供給的「幫派系統」。一位男性負責分配幾個小孩的勞動

力，也許還有一個妻子和一個妹妹，加上姪兒和親戚的勞動力。在法國，勞動市場常常形成幫派系統，其中一位族長地位的人命令身邊每個勞動人口，並將該勞動分配給他的僱主，那項勞動的報酬和利益則留給族長分配。這類系統在亞洲並非完全罕見，而且常在歐洲與北美的移民團體組織中發現。馬克思在一個注腳指出，這類系統最糟的面向古今相同，那就是販賣兒童和奴隸。馬克思深深依賴工廠視察員的報告（充滿馬克思沒有批評的維多利亞時代道德），以及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書中的內容，將焦點放在「對婦女勞動和兒童勞動進行資本主義剝削所造成的精神摧殘」，以及資產階級表面希望透過教育對抗這種精神摧殘（第三八〇頁）。如同《工廠法》的案例，資本家個人受到競爭的強制規律驅使而做的事，與國家透過教育兒童希望達成的事，兩者出現矛盾。因此馬克思提出一個關於生活再生產的問題（雖然提出的方式不是非常恰當，而且同樣也是不知為何在此注腳受到忽視的重要要素）。

這個小節的第二個次小節討論的是「工作日的延長」。事實上，機器創造新的條件，不只允許資本延長工作日，也創造「新的誘因」這麼做。

而且作為資本，自動機在資本家身上獲得了意識和意志——就受這樣一種欲望的激勵，及力圖把有反抗性但又有彈性的人的自然界限的反抗壓到最低限度。（第三八四頁）

機器部分的目的是用來解決工人反抗，不管怎麼說，「由於在機器上勞動看來很容易，由於婦女和兒童比較溫順馴服，這種反抗無疑減小了」（第三八四頁）。當然這是典型的維多利亞時代偏見。事實上女人一點都不溫順，兒童也不是。

不過在這裡，問題的核心是生產的時間性和連續性。機器越常使用，耗損得越快，而且也有強烈的誘因盡快將機器消耗殆盡。首先，「機器的有形耗損有兩種。一種是由於使用，」（第三八四頁）另一種是由於不使用，也就是生鏽，「但是機器除了有形耗損以外，還有所謂無形耗損^[17]。」我一直覺得這個說法很奇怪。馬克思真正的意思是經濟性過時^[18]。如果去年我花兩百萬美元買了一台機器，而今年我所有的競爭者可以用一百萬美元購得（或買一台兩百萬美元的機器但效率是我的兩倍，意思相同），那麼生產的商品價值就會下降，而我會失去我的機器的一半價值。「即使原有的機器還十分年輕和富有生命力，它的價值也不再由實際對象化在其中的勞動時間來決定，而由它本身的再生產或更好的機器的再生產的必要勞動時間來決定了。」威脅資本家的，就是那台機器將會「或多或少地貶值了」（第三八五頁）。為了避免這個威脅，資本家被迫盡快使用機器（可能的話一天使用二十四小時）。這意味工作日延長（或者如我們即將看到，採取輪班系統）。本來應該避免延長工作日的機器，實際上反而刺激延長的需求。

資本家愛上機器，因為機器是盈餘和相對剩餘價值的來源。對「技術解決」的崇拜在他們的信念系統根深柢固。然而，機器也是「內在矛盾」的來源，因為「在一定量資本所提供的剩餘價值的兩個因素中，機器要提高一個因素，要提高剩餘價值率，就只有減少另一個因素，減少工人人數」（第三八七頁）。還有，既然對資本家如此重要的剩餘價值量取決於剩餘價值率和工人數量，節省勞動的發明可能不會令資本家更富有。從這個立場來看，透過技術創新辭掉工人似乎不是好主意，因為真正的價值生產者在生產當中缺席了。這個矛盾在《資本論》第三卷會更加凸顯，認為技術創新的動態將破壞穩定，並可能引發嚴重危機。

然而，資本家持續創新的誘因無比強大。儘管矛盾，資本家仍爭相追求短暫的相對剩餘價值。個別的資本家受到競爭的強制規律驅使，他們的作為不盡然對資本家階級有利，但是對勞動的社會影響也可以是毀滅性的。

部分地由於使資本過去無法染指的那些工人階層受資本的支配，部分地由於使那些被機器排擠的工人游離出來，製造了過剩的勞動人口，這些人不得不聽命於資本強加給他們的規律。由此產生了現代工業史上一種值得注意的現象，即機器消滅了工作日的一切道德界限和自然界限。由此產生了經濟學上的悖論，即縮短勞動時間的最有力的手段，竟變為把工人及其家屬的全部生活時間轉化為受資本支配的增殖資本價值的勞動時間的最可靠的手段。（第三八七—三八八頁）

現在我們明白為何約翰．史都華．彌爾是正確的。

第三個次小節清楚解釋強化的問題。之前通常只是附帶一提（例如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定義），這裡正視強度的問題。資本家可以利用機器技術改變並調節勞動過程的強度與步調，主要目標是減少所謂工作日的孔隙率（porosity, 當工作沒有被做的時候）。一個工作日中，一個工人可以浪費幾秒？如果他們負責自己的工具，那麼他們可以放下工具再拿起來。勞工可以依自己的步調工作。有了機器技術，機器系統內部決定速度和連續性，而工人必須配合，例如組裝線的動作（就像卓別林的《摩登時代》）。社會關係出現反轉，此時工人變成機器的附屬品。一旦工業資產階級接受他們必須面對工廠法和工作日長度規定，一八五〇年後出現的一大進步，就是資本家發現較短的工作日和強度提升是相容的。將勞工重新配置為勞動過程的附屬品，對接下來的內容極度重要。

1. 此為原書標示之篇章編號，《資本論》繁體中文版為第十三章。↗
2. 此為原書標示之注腳編號，《資本論》繁體中文版為注八九。↗
3. 考證性的工藝史（a critical history of technology），即批判性的技術史。↗
4. 此為原書標示之篇章編號，《資本論》繁體中文版為第五章。↗
5. 此為原書標示之篇章編號，《資本論》繁體中文版為第十二章。↗
6. 馬克思一八六二年六月十八日給恩格斯的信件，引自《馬克思和恩格斯書信選》（*Selected Correspondence*, ed. S. W. Ryazanskaya, trans. I. Lasker, Moscow: Progress, 1965），第一二八頁。（原書注）↗
7. technology，即引文中的「工藝學」。↗
8. 此為原書標示之篇章編號，《資本論》繁體中文版為第五章。↗
9. 參見尼爾．史密斯（Neil Smith）的《不均衡的發展》（*Uneven Development: Nature, Capital, and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3rd edn. Athens, GA: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08 [1984]）。（原書注）↗
10. 參見湯馬斯．佛里曼《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5）第二〇一—二〇四頁。（原書注）（繁體中文版：台北：雅言文化，二〇〇七年。）↗
11. 參見約翰．格雷〈世界是圓的〉（*The World Is Round*），刊於二〇〇五年八月十一日《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52, No. 13）。（原書注）↗
12. 參見柯亨《馬克思的歷史理論：一個辯護》（*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A Defence*, expanded ed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1978]）。（原書注）↗
13. 參見保羅．霍肯《看不見的力量》（*Blessed Unrest: How the Largest Movement in the World Came into Being and Why No One Saw It Coming*, New York: Viking, 2007）。（原書注）（繁體中文版：台北：野人文化，二〇〇八年）↗
14. 此為原書標示之頁碼，《資本論》繁體中文版為第八〇頁。↗
15. 參見馬克思《大綱》，第五二四頁。（原書注）↗
16. 直線折舊（straight-line depreciation）是固定資產的一種折舊方式，又稱平均法，以資產成本減去估計殘值，再除以預估使用年限，即得到每年的折舊費用。↗
17. 「無形耗損」在英文版譯為moral depreciation。↗
18. 經濟性過時（economic obsolescence），也譯為經濟汰舊、經濟性貶值、經濟性折舊。
↗

八、機器和大工業

Machinery and Large-Scale Industry

在前一部，我請各位透過馬克思的注腳來觀看長篇闊論的第十五章，同時特別注意「工藝學揭示出人對自然的能動關係，人的生活的直接生產過程，從而人的社會生活關係和由此產生的精神觀念的直接生產過程」。閱讀這一章時，有趣的是注意馬克思如何交織這些不同「環節」，他的用意除了理解資本主義技術的演化，也想要展現，研究這個演化過程，能夠對被視為一個總體（作為互動要素的一個整體或集合）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揭示什麼樣的內容。如果你能這樣讀本章，就不會只看到一個談技術變化的簡單故事，而是更為豐富的論述。

閱讀這個龐大的章節（很容易就會迷失），我也建議各位留意分節標題，如此可以保持對於論述整體動態的感受。想想截至目前為止的故事。在第一、二節，他解釋資本主義如何透過轉變手工業和工場手工業的技術，演化出獨特的技術基礎。最終透過機器生產機器，以及將許多機器組織進入工廠系統來達成這個基礎。然而，機器是必須付費的商品。因此，機器的價值在機器壽命期間必須作為不變資本流通。如果它的壽命是十年，那麼每年那台機器的十分之一價值會化為產品。不過，這點導致一個界限——機器損耗的價值應少於機器取代的勞動價值。如此一來，就有可能出現地理發展不平均。如果美國的勞動成本比起英國相對較高，那麼在美國使用機器的誘因就會比較

大。從一九七〇年代中期開始，西德的工會強力維持高工資率，創造了技術創新的強烈誘因，於是相較於世界其他國家，西德經濟透過技術優勢獲得相對剩餘價值，但節省勞動的發明造成結構性失業。

在第三節，馬克思檢視對於勞工的可能影響（技術與社會關係之間的關係）。從高技能手工業轉變到機器，允許從前未必可能僱用的婦女與兒童就業。這點使得家庭勞動（家庭工資）取代個人勞動（個人工資），資本家省下成本，而家庭結構、性別關係、角色易位、家庭經濟形式紛紛產生變化。不過引進機器也製造延長工作日的誘因，以因應「無形損耗」（經濟性過時）的問題，以及引進更新更好的機器時，舊機器貶值的危險。因此資本家努力盡快追回凝結在機器當中的價值，意思就是盡可能保持機器一天使用二十四小時。機器也能用於強化勞動過程。資本家可以控制勞動過程的連續性和速度，因而降低工作日的孔隙率。強化是資本主義重要的策略，目標是從勞工身上壓榨更多剩餘價值。這就是截至目前為止的故事。

第四至十節 工人、工廠、工業

Workers, Factories, Industry

關於機器這一章，剩下的七節不僅深化也開拓我們的眼界，透過檢視技術演化，「揭示」資本主義的內容。第四節，馬克思檢視工廠本身。這是他關心的重點，不光是在技術層面，而是在社會秩序方面。不過，往下進行前，我必須在這裡先提出重要的提醒。馬克思對於工廠制度的理解，深深依賴兩個資料來源。首先非常重要的是恩格斯在曼徹斯特式工業主義的第一手經驗，再以巴貝奇（Babbage）與尤爾（Ure）的著作加以補充。這兩位是當時帶頭擁護資本主義的思想家，也是高效工業管理原則的提倡者。馬克思傾向將曼徹斯特的情況普遍化，彷彿那就是資本主義工業主義的最終形式。此外，根據我的

判斷，馬克思有點過度接受巴貝奇和尤爾的想法。如果恩格斯當時去的地方是伯明罕，馬克思的論述可能會相當不同。那裡的工業結構規模較小，但集結的方式得以實現聚集經濟。當地偏重手工業，工坊生產槍枝、珠寶和各種冶金產品，生產效率似乎很高，而且勞動關係的特色與曼徹斯特地區的大型棉紗工廠非常不同。馬克思顯然對我們所謂伯明罕模式的資本主義工業主義一無所知，因此沒有指出資本主義發展歷史中長期存在的一項區別。一九六〇年代以來，南韓的工業主義就類似曼徹斯特，但香港一直較像伯明罕。有「第三義大利」之稱的巴伐利亞和其他組織方式類似的工業區（矽谷是特殊個案），在工業主義近期階段非常重要，但這和中國珠江三角洲類似曼徹斯特的工業形式非常不同。然而，重點是整個工業世界過去不像、現在也不像曼徹斯特的工廠。馬克思對於工廠的見解雖然非常有道理，卻是片面的。

馬克思先從以下說起：

使用勞動工具的技巧，也同勞動工具一起，從工人身上轉到了機器上面。工具的效率從人類勞動力的人身限制下解放出來。這樣一來，工場手工業分工的技術基礎就消失了。因此，在自動工廠裡，代替工場手工業所特有的專業化工人的等級制度的，是機器的助手所要完成的各種勞動的平等化或均等化的趨勢，代替局部工人之間的人為差別的，主要是年齡和性別的自然差別。

就分工在自動工廠裡重新出現而言，這種分工首先是把工人分配到各種專門化機器上去。（第四〇〇頁）

工人能夠從一台機器換到另一台。實際上，他們變成機器的看管人。

馬克思這裡描述的是伴隨工廠制度而生的去技術化（deskilling），如此一來所有勞動的同質性越來越高。如果你能看管這台機器，也能看管另外一台。縱橫資本主義歷史，去技術化具有持續的重要性，在近代更是激辯的主題（哈利·布雷夫曼〔Harry Braverman〕在一九七〇年代出版《勞動與資本壟斷》〔*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1]後，引發了許多評論與研究）。此外，「工廠的全部運動不是從工人出發，而是從機器出發」，因此，「不斷更換人員也不會使勞動過程中斷」（第四〇一頁）。結果就是工人被貶為終生服務某些特殊機器。工人和社會關係顯然隨著工人的工作轉變，如此一來，工人變成純粹的機器附屬品。

在工場手工業和手工業中，是工人利用工具，在工廠中，是工人服侍機器。在前一種場合，勞動資料的運動從工人出發，在後一種場合，則是工人跟隨勞動資料的運動。在工場手工業中，工人是一個活機構的肢體。在工廠中，死機構獨立於工人而存在，工人被當作活的附屬品併入死機構……甚至減輕勞動也成了折磨人的手段，因為機器不是使工人擺脫勞動，而是使工人的勞動毫無內容……勞動條件使用工人，不過這種顛倒只是隨著機器的採用才取得了在技術上很明顯的現實性。由於勞動資料轉化為自動機，它就在勞動過程本身中作為資本，作為支配和吮吸勞動力的死勞動而同工人相對立。正如前面已經指出的那樣，生產過程的智力同體力勞動相分離，智力轉化為資本支配勞動的權力，是在以機器為基礎的大工業中完成的。（第四〇二—四〇三頁）

換言之，精神觀念現在與體力勞動分開了。資本家有精神觀念；他們是設計東西的人。勞工不應該思考；他們應該只要看管機器。當然事實上可能不是真的，但重點是這是資本家階級日夜努力追求的結

構，因此整個精神觀念、社會關係、生活再生產、對自然的關係等結構都在階級上轉變了。

變得空虛了的單個機器工人的局部技巧，在科學面前，在巨大的自然力面前，在社會的群眾性勞動面前，作為微不足道的附屬品而消失了；科學、巨大的自然力、社會的群眾性勞動都體現在機器體系中，並同機器體系一道構成「主人」的權力。（第四〇三頁）

不過這個轉變建立於工人的能力降格，導致他們淪為機器的附屬品，無法使用任何心智能力，而且只能受制於資本家「對工人的專制」（第四〇四頁）與蠻橫的規定。如今只有設計機器的人也就是工程師等人才有技能，他們變成一小群高度專業的工人。不過如同馬克思之前說的，相對的，出現了「一類是高級的工人，其中一部分人有科學知識，一部分人有手藝，他們不屬於工廠工人的範圍，而只是同工廠工人聚集在一起」（第四〇〇頁）。

這類轉變注定引起反抗，尤其是來自高技能的工人。這是第五節的重點，處理的是「工人和機器之間的鬥爭」。所謂的盧德運動

（Luddite movement，以虛構人物內德·盧德〔Ned Lude〕命名），就是破壞機器的運動，工人為抗議去技術化與失業而砸壞機器。他們把機器視為競爭者，毀壞他們的技能並導致他們就業困難。不過馬克思提到這個反動政治的演進：

十九世紀最初十五年，英國工場手工業區發生的對機器的大規模破壞（特別是由於蒸汽織機的應用），即所謂盧德運動，為西德茅斯、卡司爾雷等反雅各賓派政府採取最反動的暴力行動提供了藉口。工人要學會把機器和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區分開來，從而會把自己的

攻擊從物質生產資料本身轉向物質生產資料的社會使用形式，是需要時間和經驗的。（第四〇七—四〇八頁）

這段話需要仔細評估。馬克思這裡似乎暗示，問題不是機器（技術），而是資本主義（社會關係）。可能有人會從這段話推論（依我的觀點這是錯誤的推論），機器本身是中立的，所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過程可以利用機器。工人自己不再肆意破壞機器，支持將矛頭指向毫不留情使用機器技術的資本家，從歷史上來看，這點似乎是真的，但好像又違反馬克思整體的論證精神，特別是考慮到我對第四注腳^[2]的解讀，其中提到社會關係和技術是整體而不可分割的。在這種解讀之下，既然設計和安裝機器就是為了內化某些社會關係、精神觀念、生產和生活方式，那麼機器一定也會有問題。當然，工人被轉為機器的附屬品不是件好事；與資本主義機器技術為伍導致心理能量匱乏也不好。因此，當列寧讚美福特主義式的生產技術，設置美國企業創造的工廠生產制度，然後主張革命造就的社會關係轉變基本上是最重要的，他就是站在危險邊緣。馬克思本身在這幾段文字顯得模稜兩可。在其他地方，他對資本主義當作基礎的技術本質給予較多批判。這一章所討論的技術，是適合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技術。如此一來，我們不由得面臨一個問題：找到適合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生產方式的特殊技術。如果你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技術，試圖建立社會主義，會得到什麼？你可能會得到另一種版本的資本主義，也就是蘇聯那種充滿福特主義技術的資本主義。馬克思批評普魯東提出的公正只是資產階級的想法，同樣的，馬克思在此陷入為資本主義技術例證背書的危險。

為馬克思辯護的一個方法，是回到他如何描述資本主義興起。在工場手工業時期，資本主義的發展依賴封建後期的手工業和製造技術（同時改變其組織形式），考慮到同時發生的情況，資本主義必然如

此。直到後來，資本主義才開始定義自己的技術基礎。革命初期，社會主義一定會以一模一樣的方式利用資本主義的技術，而且鑒於當時的危急情況（戰爭和大型崩壞），為了重振生產以保護革命，列寧因而轉向最先進的資本主義技術形式是正確的。不過考慮到我對第四注腳的解讀，長遠來看，社會主義的革命計畫不能避開對其他技術基礎問題的定義，也不能迴避對其他對自然的關係、社會關係、生產系統、每日生活再製造、對世界的精神觀念的定義，而在我看來，這點一直都是歷史上真實存在的共產主義的一項嚴重缺失。這個問題當然比共產主義更廣，畢竟實現某些社會與政治目標的適當技術是個需要仔細思考的全面性議題，不管目標是有關女性主義、無政府主義、環境主義或其他。我們必須得出結論：就社會總體中的其他環節而言，技術並不是中立的。

資本主義技術的階級特色是有問題的，事實上這點也在馬克思的文本中得到證實，他寫道：

機器不僅是一個極強大的競爭者，隨時可以使僱傭工人「過剩」。它還被資本公開地有意識地宣布為一種和僱傭工人敵對的力量並加以利用。機器成了鎮壓工人反抗資本專制的週期性暴動和罷工等等的最強有力的武器。用加斯克爾的話來說，蒸汽機一開始就是「人力」的對頭，他使資本家能夠粉碎工人日益高漲的、可能使剛剛開始的工廠制度陷入危機的那些要求。可以寫出整整一部歷史，說明一八三〇年以來的許多發明，都只是作為資本對付工人暴動的武器而出現的。（第四一五頁）

因此，資本家有意識地建造新的技術，作為階級鬥爭的利器。這些技術不只用在勞動過程規訓勞工，也幫助創造過剩的勞動，打擊工資和工人的抱負。

這裡馬克思首次提出技術導致失業的想法。節省勞動的發明讓人丟了工作。確實，過去三十年，技術急遽變化與生產力暴增導致失業與工作不安全感，政治上規訓勞工也更為容易。一般往往將美國工人階級的不幸歸咎於外包，以及墨西哥與中國的低薪勞動競爭，但研究顯示，約三分之二的失業是由於技術變化。一九六九年我到巴爾的摩時，伯利恒鋼鐵（Bethlehem Steel）僱用了超過兩萬五千名員工，二十年後其員工不到五千，鋼鐵生產量卻大致相同。「**勞動資料扼殺工人。**」（第四一〇頁）

技術用來作為階級鬥爭的武器，這點不難找到例證。我想起讀過一名工業家的回憶錄，他是機器工具的創新家，在法蘭西第二帝國時期工作。他提出三個創新動機：第一，降低商品價格，改善競爭地位；第二，改善效率，減少浪費；第三，讓勞動就位。盧德運動以降，針對技術形式的階級鬥爭一直是資本主義內部不會消失的特點。

第六節「補償理論」焦點放在技術變化之後資本與勞動的加總關係。如果資本家僱用較少勞工而省下可變資本，那麼他們拿省下的資本做什麼？假如他們擴大事業，那麼某些已被解僱的勞動會再度被吸收。在這個基礎上，當時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發明了補償理論，證明機器整體而言沒有造成失業。馬克思沒有否認可能會有一些補償，但補償多少又是問題。你可以找回百分之十或百分之二十的解僱勞工，但未必是所有已解僱的人都將再度被吸收。「**雖然機器在應用它的勞動部門必然排擠工人**」，但是「**它能引起其他勞動部門就業的增加**。不過，這種作用同所謂的補償理論毫無共同之處」（第四二二頁）。即使最終多數工人都再度被僱用，仍然會有嚴重的過渡問題。「**一旦機器把一部分至今在一定工業部門就業的工人游離出來，這些補充人員**——也就是那些永遠在那裡的儲備軍——**也要重新分配，由其他勞動部門來吸收，不過，原來的那些犧牲者**」——那些丟了工作的人

——「大部分在過渡期間墮落喪亡」（第四二〇頁）。另外還有適應問題：鋼鐵工人不能一夕之間變成電腦程式設計師。

因為機器就其本身來說縮短勞動時間，而它的資本主義應用延長工作日；因為機器本身減輕勞動，而它的資本主義應用提高勞動強度；因為機器本身是人對自然力的勝利，而它的資本主義應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因為機器本身增加生產者的財富，而它的資本主義應用使生產者變成需要救濟的貧民，如此等等，所以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就簡單地宣稱，對機器本身的考察確切地證明，所有這些顯而易見的矛盾都不過是平凡現實的假象，而就這些矛盾本身來說，因而從理論上來說，都是根本不存在的。（第四二一頁）

因此，永遠都要從資本家使用機器的關係來看待機器，而資本家使用機器的方式，無疑經常都是殘忍的，而且其壓迫是不必要的。可是如果機器「本身」被視為「人對自然力的勝利」以及「本身」被賦予良善的可能性（例如減輕勞動負擔、增進物質幸福），那麼我們就回到那個含糊的命題，即資本主義的技術「本身」不需重大調整就能為其他社會組織形式立下基礎，更不用說革命的轉變。組織形式的位置性問題，即機器和技術從封建主義過渡到資本主義、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問題，又會再度被質詢。這是本章提出的重大問題之一，值得深思。

因為引進機器，所以工具機產業的雇員增加，也是一種補償。不過回想，「生產勞動資料本身如機器、煤炭等等所需要的勞動量的增加，同使用機器而引起的勞動量的減少相比，必然較小」（第四二二頁），那麼提煉原料的雇員就有增加的可能。不過在棉紗的例子裡，不幸的是這意味美國南方強化與擴張蓄奴，而非僱用更多工資工人。然而，如果所有補償的可能都被封鎖，那麼資本家該拿額外的資本做什

麼？這個原本的問題還是存在。無論個人或整個資本家階級，隨著勞動力價值下降，以及他們僱用的勞工數量往往會減少，他們就會得到額外的資本。

儘管有些隱晦，但這裡提出的問題是資產階級該拿這些剩餘資本做什麼。這是個巨大又根本的問題。我稱之為「資本剩餘吸收」問題。最後資本家必然握有較多東西，即一種剩餘（surplus），然後他們就會面對明天要拿剩餘做什麼的問題。如果他們想不出來就會陷入麻煩。這個問題是《資本論》後面兩卷的核心問題。馬克思在這裡沒有打算全面加以分析，但他確實拋出一些暗示。「採用機器的直接結果是，增加了剩餘價值，同時也增加了體現這些剩餘價值的產品量，從而，在增加供資本家階級及其僕從消費的物質時，也增加了這些社會階級本身。」（第四二四頁）所以「奢侈品的生產在增長」，同時，透過對外貿易擴張，剩餘產品的市場也可能增加。

在工人人數相對減少的情況下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增加，使那些生產在較遠的將來才能收效的產品（如運河、船務、隧道、橋梁等等）的工業部門中的勞動擴大了。（第四二四頁）

投資幾年內不會看見成果的長期有形基礎建設，成為吸收剩餘的途徑。最後，這類說法使我在《資本的限制》中，透過理論說明地理擴張和長期投資（尤其是人造環境）在穩定資本主義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此外，

大工業領域內生產力的極度提高，以及隨之而來的所有其他生產部門對勞動力的剝削在內涵與外延兩方面的加強，使工人階級中越來越大的部分有可能被用於非生產勞動，特別是使舊式家庭奴隸在「僕

役階級」（如僕人、使女、侍從等等）的名稱下越來越大規模地被再生產出來。（第四二五頁）

這個非生產人員階級包括

不宜勞動的老幼，所有「非生產的」婦女、少年和兒童，再減掉官吏、牧師、法律界人員、軍人等「意識型態的」階層以及所有專門以地租、利息等形式消費別人勞動的人。（第四二五頁）

這批龐大人口全都必須在剩餘之外被人養活。馬克思引用一八六一年英格蘭和威爾斯的普查資料，其中顯示「全部紡織廠的僱傭人員和冶金廠、金屬手工工場人員加在一起是一百零三萬九千六百零五人」（第四二六頁），相較僕役階級（或「現代家庭奴隸」）一百二十萬八千六百四十八人，煤礦和金屬礦的全部僱傭人員是五十六萬五千八百三十五人（第四二五頁）。我們傾向於認為，從工場手工業到服務業的劇烈轉變發生在過去半個世紀，但這些數據指出，服務業完全不是新的行業，最大的不同在於，馬克思的僕役階級多數不是依循資本主義路線形成的（很多僕役住在裡面），當時沒有店家招牌寫著「美甲」、「清潔」、「髮廊」等等。不過，涉入這種僱傭形式的人口永遠都很龐大，而且在經濟分析中經常為人忽略（包括馬克思的分析），即使他們的人數比傳統意義的工廠工人、礦工等等的工人階級還要多。

第七節談的是「工人隨機器生產的發展而被排斥和吸引」，檢視相當於商業循環興衰的僱傭時間規律。馬克思主張，利潤「本身不僅形成加速積累的源泉，而且把不斷新生的並正在尋找新的投資場所的很大一部分社會追加資本吸引到有利的生產領域」（第四二九頁）。然而，隨著剩餘資本流進新的有利領域，就會遇到某些阻礙，例如「原

料和銷售市場」（第四二九頁）。你要從哪裡取得新的原料？又要把剩餘產品賣給誰？我們接下來會看到這些都是關鍵問題，而且我們在最後一章〈心得與預測〉會再回來談。

馬克思在這裡提供的直接答案是——印度！你去破壞印度的國內工業，然後把整個龐大人口變成你的市場，同時也把印度變成你自己的市場的原料製造者。換句話說，你加入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作為，進行地理擴張。這個問題就由我所謂的「空間解法」給解決了。因此

一種與機器生產中心相適應的新的國際分工產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轉變為主要從事農業的生產地區，以服務於另一部分從事工業的生產地區。（第四二九頁）

目前為止，一切在馬克思理論工具的掌控之外。不過我們在這節清楚看見的是一種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當中的社會必要性，這種生產方式透過地理與時間的移位，解決剩餘價值處置的問題。

工業循環的興衰是資本主義的特性。

工廠制度巨大的跳躍式的擴展能力和它對世界市場的依賴，必然造成熱病似的生產，並隨之造成市場商品充斥，而當市場收縮時，就出現癱瘓狀態。工業的生命按照中常活躍、繁榮、生產過剩、危機、停滯這幾個時期的順序而不斷地轉換。由於工業循環的這種週期變換，機器生產使工人在就業上並從而在生活狀況上遭遇的沒有保障和不穩定性，成為正常的現象。除了繁榮時期以外，資本家之間總是進行十分激烈的鬥爭，以爭奪各自在市場上份額。這個份額同產品的便宜程度成正比。除了由此造成的資本家競相採用代替勞動力的改良機

器和新的生產方法以外，每次都出現這樣的時刻：為了追求商品便宜，強制地把工資壓低到勞動力價值以下。（第四三一頁）

這種經濟循環運動的概括描述缺乏任何理論支持，而且對產生這種運動的實際機制也沒有深究。就這樣，馬克思從理論的領域轉而概述他那個時代英國經濟循環的蓬勃和蕭條。隨後是英國棉紡織業的興衰循環史，其主要目的似乎單純在說明他的歷史論點，他把這個故事摘要如下：

可見，不列顛棉紡織工業在最初的四十五年中，即從一七七〇年到一八一五年，只有五年是危機和停滯狀態，但這四十五年是它壟斷世界的時期。在第二個時期，即從一八一五年到一八六三年的四十八年間，只有二十年是復甦和繁榮時期，卻有二十八年是不振和停滯時期。從一八一五年到一八三〇年，開始同歐洲大陸和美國競爭。從一八三三年起，靠「毀滅人種」的辦法強行擴大亞洲市場。（第四三六頁）

在注釋中，他表示「毀滅人種」指的是英國人強迫將在印度種植的鴉片輸入中國，換取中國的白銀，並用白銀購買英國商品。

第八節〈大工業所引起的工場手工業、手工業和家庭勞動的革命〉中，馬克思檢視不同勞動制度開始互相競爭後會發生什麼事。這一節帶出許多有趣的問題。在馬克思的時代，有家庭勞動制度、手工業制度、工場手工業制度和工廠制度，這些全都同時存在，有時就在同一地區。當這些制度開始互相競爭，便會經歷調適，有時創造新的混種形式，但大致而言，就算不是所有行業都難以忍受，工作條件仍變得極為恐怖。例如，手工業工人必須付出五倍力氣才能與動力織布機的產品競爭。可是馬克思似乎相信，工廠制度終究會勝出。我說

「似乎」，是因為他沒有明白地這麼說，但這裡有許多帶著某種目的論的暗示，表示資本主義必然且逐漸邁向以工廠為基礎的制度。較舊

且混種的勞動制度，靠著毫不人道的剝削方式苟存（這點馬克思會借助工廠視察員的協助詳細描述），不可能長久持續。如果他是這麼說的話，那麼就有理由提出異議。

我偏好用另一種方式解讀馬克思，可能有點違反他自己的想法。我會主張，資本家喜歡保留對勞動制度的選擇。如果不能透過工廠制度賺到足夠利潤，他們會想回到家庭制度的選項。如果他們辦不到，就會走向某種類似工場手工業的制度。換句話說，與其把馬克思在這章描述的情況當成暫時和過渡的，我偏好將這些情況解讀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永久特色（選項），而在取得剩餘價值的鬥爭中，不同勞動制度的競爭變成資本對抗勞動的武器。利用馬克思對勞動制度競爭可怕結果的說明，這個方式更能理解世界的現況。過去四十年來，血汗工場、家庭勞動制度、包出制、分包制等再度復甦，已成為全球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顯著特色。工廠制度不總是為資本帶來優勢，而馬克思在解釋原因時確實有些不錯的洞見。工人集合在大型工廠，可能因而開始意識到他們的共同利益，反而形成一股潛在強大的集體政治力量。一九六〇年前後，南韓工業化創造大型的工廠勞動制度，其中一個結果便是強大的工會運動，這波運動甚至躍升為政治勢力，直到一九九七至一九九八年出現危機才受到約束。香港勞動制度依靠血汗的家庭勞動與分包結構，而且那裡很少工會運動。當然還有許多因素牽涉其中，但重點是對資本而言，擁有勞動制度的選擇攸關階級鬥爭的動態。

因此我發現，閱讀《資本論》這幾節，可貴之處在於把它們當成警世故事，而這個故事談的是被賦予勞動過程與勞動制度選擇的資本家，如何利用那個選擇作為生產剩餘的階級鬥爭武器。與血汗工場的競爭規訓了工廠工人，反之亦同。勞動制度之間的競爭加劇，更加惡化近日的勞工處境，相較於一九六〇或一九七〇年代，當時許多資本主義地區還有頗大的工廠制度與強大的勞動組織，能夠憑藉某程度的

政治影響與政治權力支持社會運動。回到當時，確實忍不住會令人覺得工廠制度即將排除所有其他制度，而且隨之出現的政治活動將會走向社會主義。許多一九六〇年代閱讀《資本論》的人偏好這種目的論的詮釋。

接著，再仔細想想馬克思的說明。首先，我們讀到一個名為「以手工業和分工為基礎的協作的消滅」的次小節，描述一個勞動系統如何獨特地取代另一個。第二個次小節檢視其對工場手工業和家庭工業的影響。在這個例子裡，主軸是調適而非推翻。

機器生產的原則是把生產過程分解為各個組成階段，並且應用力學、化學等等，總之應用自然科學來解決由此產生的問題。這個原則到處都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第四三八頁）

換句話說，精神觀念聯合機器技術，深入較舊的制度進行重組。科學和技術直到十九世紀才開始與工業合併，確實需以科學方式將勞動過程分解為數個組成階段並且常規化與機械化，但這必然包含我們如何理解世界的心理革命，因此得以將科學方法運用至所有勞動制度（包括工匠制度）。當然，在工場手工業和家庭工業，這些並非自然發生，兩者的舊式思想長久以來占據優勢。但根據馬克思對蕾絲生產的記述（第四四三—四四七頁），那些工業根據科學與技術原則重組的結果非常恐怖。

事實上，家庭工業現在採取的形式「與.....舊式家庭工業，除了名稱，毫無共同之處」。現在「它已經轉化為工廠、手工工場或商店的外部分支機構」。如此一來，資本「通過許多無形的線調動著另一支居住在大城市和散居在農村的家庭工人大軍」。他引用的例子是僱用一千個工人的襯衫工廠，還僱用「九千個散居在農村的家庭工人」。這種勞動組織形式至今仍普遍，尤其在亞洲。舉個例子，日本

的汽車工業依賴廣大的家庭包商網絡製作汽車零件。「無恥的剝削」是「現代」家庭工業的部分特色，因為「工人的反抗力由於分散而減弱」，而且因為「在真正的雇主和工人之間擠進一大批貪婪的寄生蟲」。（第四三九頁）

所有勞動制度廣泛的轉變，各自的具體細節都很複雜。「社會生產方式的變革，生產資料改革的這一必然產物，是在各種錯綜複雜的過渡形式中完成的。」（第四五〇頁）然而——這也是馬克思最接近背書目的論觀點的時候——「過渡形式的錯綜複雜並不能掩蓋向真正的工廠生產轉化的趨勢」（第四五一頁）。不過，這是趨勢，不是法則，而且必須注意，當馬克思使用「趨勢」一詞時，他心中幾乎永遠存著相反趨勢，令實際結果不明，但在這個例子，他沒有檢視可能的相反趨勢。

「這種自發進行的工業革命，由於工廠法在所有使用婦女、少年和兒童的工業部門的推行而被人為地加速了」，馬克思確實描述這種情況是如何發生的。他提到，只有最大的企業擁有遵守法規的資源。

如果說工廠法就像這樣在溫室裡那樣使工場手工業生產轉化為工廠生產所必須的物質要素成熟起來，那麼，它又由於使擴大資本支出成為必要而加速了小師傅的破產和資本的積聚。（第四五四頁）

大資本通常當然支持所有法規嚴厲執行，例如職業安全與衛生，尤其小公司若承受不起這些法規，就等於為大企業掃除障礙。所謂「管制俘虜」^[3]一直是資本主義的歷史特色。企業俘虜監管機器，利用它消滅競爭。迷你汽車（Mini Cooper）一九六〇年代初在英國首次亮相，但美國的監管機關堅持車頭燈必須離地面這般高，迷你只有那般高，因而無法進口。自由貿易的真實情況就是這樣！

某些生產部門的季節性也顯示資本必須調適的問題。我覺得《資本論》非常有先見之明，原因之一就是馬克思常指出他的時代的資本主義具有某些趨勢，而這些趨勢在我們的時代全都輕易可見。例如資本主義內部有個趨勢，就是日本工業創新後，在一九八〇年代為人熟知的「即時系統」。馬克思在他的時代就注意到，無論是季節性或年度的供需起伏都需要靈活的因應方式。他引用一位同年代的人的評論：

「鐵路系統擴展到全國各地，大大地助長了短期訂貨的習慣；買主現在從格拉斯哥、曼徹斯特和愛丁堡每隔十四天來一次，或者是到我們供貨的西蒂大商行成批購貨。他們不再像往常那樣從貨棧裡購買，而是發出必須立即交貨的訂單。前幾年，我們總是可以在淡季預先準備好下一旺季的需要，而現在誰也不能預言將會需要什麼。」（第四五五頁）

然而，若想達到這種靈活性，適當的交通與通訊基礎建設是必要的。「這種短期訂貨的習慣隨著鐵路和電報的發展越來越變得經常了。」（第四五五頁）

第九節〈工廠立法（衛生條款和教育條款）〉提出另一組有趣的矛盾。馬克思從「工廠立法」開場：

工廠立法是社會對其生產過程自發形態的第一次有意識、有計畫的反作用。正如我們講過的，它像棉紗、走錠紡紗機和電報一樣，是大工業的必然產物。（第四五七—四五八頁）

工廠法不只想要規定工作時間，對衛生和教育等多數工業家叫囂抗拒的議題也有意見。然而，

正如我們在羅伯特．歐文那裡可以詳細看到的那樣，從工廠制度中萌發出了未來教育的幼芽，未來教育對所有已滿一定年齡的兒童來說，就是生產勞動同智育和體育相結合，它不僅是提高社會生產的一種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發展的人的唯一方法。（第四六〇頁）

在充滿摧毀尊嚴和資本占用所有勞工能力的章節，為什麼我們忽然談起「全面發展的人」？難道個別的資本家抗拒提供衛生與教育，站在資本階級的立場是不理性的嗎？「我們已經看到，大工業從技術上消滅了那種使一個完整的人終生固定從事某種局部操作的工場手工業分工」，而且「又更可怕地再生產了這種分工……把工人轉化為局部機器的有自我意識的附件」（第四六一頁）。對兒童的影響更是慘不忍睹。不過在這一切之中，有些正面訊息。

各種特殊的手藝直到十八世紀還稱為mysteries（mystères）〔祕訣〕，只有經驗豐富的內行才能洞悉其中的奧妙。這層帷幕在人們面前掩蓋他們自己的社會生產過程，使各種自然形成的分門別類的生產部門彼此成為啞謎，甚至對每個部門的內行都成為啞謎。大工業撕碎了這層帷幕。（第四六三頁）

現代科技名副其實改變我們對於世界的精神觀念。「社會生產過程的五光十色的、似無聯繫的和已經固定化的形態，分解成為自然科學的自覺按計畫的和為取得預期有用效果而系統分類的應用。」（第四六三頁）

結果便是一場不折不扣的工業革命。

現代工業從來不把某一生產過程的現存形式看成和當做最後的形式。因此，現代工業的技術基礎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產方式的技術基礎本質上是保守的。現代工業通過機器、化學過程和其他方

法，使工人的職能和勞動過程的社會結合不斷地隨著生產的技術基礎發生變革。這樣，它也同樣不斷地使社會內部的分工發生革命，不斷地把大量資本和大批工人從一個生產部門投到另一個生產部門。因此，大工業的本性決定了勞動的變換、職能的更動和工人的全面流動性。（第四六三頁）

此必然性產生重大矛盾。負面是：大型工業「再生產出舊的分工及其固定化的專業」，而且「破壞著工人生活的一切安寧、穩定和保障，使工人面臨這樣的威脅：在勞動資料被奪走的同時，生活資料也不斷被奪走」，導致「勞動力的無限度的浪費和社會無政府狀態造成的災難」。（第四六三—四六四頁）不過也有正面的：

大工業又通過它的災難本身使下面這一點成為生死攸關的問題：承認勞動的變換，從而承認工人盡可能多方面的發展是社會生產的普遍規律，並且使各種關係適應於這個規律的正常實現。大工業還使下面這一點成為生死攸關的問題：用適應於不斷變動的勞動需求而可以隨意支配的人，來代替那些適應於資本的不斷變動的剝削需要而處於後備狀態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貧窮工人人口；用那種把不同社會職能當作互相交替的活動方式的全面發展的個人，來代替只是承擔一種社會局部職能的局部個人。（第四六四頁）

資本主義需要勞動的流動性與適應性，即受過教育且多才多藝的勞動力，能夠從事多項任務，而且對於變化的環境能夠隨機應變。這裡藏著深層的矛盾：一方面，資本要被降級的勞動、不聰明的勞動，好比受過訓練的猩猩不吭半聲完成資本的命令，但是同時，資本也需要另一種靈活、適應力佳、受過教育的勞動。這個矛盾，如果不找來「變革酵母」（revolutionary ferments）（第四六四頁），該怎麼解決？尤

其亟欲追求己利並受到競爭的強制規律驅使的個別資本家，面對這個矛盾難以行事。

整個階級共同的答案就在工廠法中關於教育的條款。馬克思提到，這樣的條款不必然會被執行，尤其要面對個別資本家的反抗。儘管如此，如同我們之前說過，這些條款在資本家與地主治理的國家被視為必要，這點具有重大意義。為工人階級成立的「職業學校」，「使理論的和實踐的工藝教育在工人學校中占據應有的位置」。同樣的，

毫無疑問，生產的資本主義形式和與之相適應的工人的經濟關係，是同這種變革酵母其及目的——消滅舊分工——直接矛盾的。（第四六四頁）

所以特別留意：這種發展是「一種歷史生產形式的矛盾的發展，是這種形式瓦解和新形式形成的唯一的歷史道路」。（第四六四頁）

這種根本矛盾的發展，對理解勞動力再生產的轉變極為重要。大型工業在「瓦解舊家庭制度的經濟基礎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家庭勞動」扮演重要角色。大型工業「也瓦解了舊的家庭關係本身」（第四六五頁），徹底改變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關係，並且遏止經由幫派系統產生的親權濫用。「正是資本主義的剝削方式通過消滅與親權相適應的經濟基礎，造成了親權的濫用。」（第四六六頁）然而，

不論舊家庭制度在資本主義制度內部的解體表現得多麼可怕和可厭，但是由於大工業使婦女、男女少年和兒童在家庭範圍以外，在社會地組織起來的生產過程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它也就為家庭和兩性關係的更高級的形式創造了新的經濟基礎。（第四六六頁）

馬克思論斷，明顯的是

由各種年齡的男女個人組成的結合勞動人員這一事實，儘管在其自發的、野蠻的、資本主義的形式中.....但在適當的條件下，必然會反過來轉變成入道的發展的源泉。（第四六六頁）

對於勞動之流動性、靈活性、適應性的要求，革新了家庭，也革新了兩性關係！這類壓力持續至今，同時馬克思在此指出矛盾的負面仍然無所不在。我們可以知道，這是資本主義核心長久的矛盾，而非過渡的矛盾。

因此我們在這漫長又充滿負面形象的一章，最後突然遇見工人階級教育正面且革新的可能，以及（在國家權力幫助之下）工人階級再生產的情況徹底重新配置。資本需要勞動的流動性，因此必須教育勞工，同時打破從前家長主義專制的僵固。這些想法在馬克思的文本中並沒有好好發展，但有趣的是他認為把這些想法插進論述非常重要。而且如同為了將資本從其自我毀滅傾向中拯救出來而衍生出工作日的政治，這裡也得到推翻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的工人階級政治核心。

這一點引導馬克思做出他的結論。經過漫長且仔細檢視工廠法後，他在結論又心血來潮來上一段目的論式的論述：

如果說，作為工人階級的身體和精神的保護手段的工廠立法的普遍化已經不可避免，那麼，另一方面，正如前面講到的，這種普遍化使小規模的分散的勞動過程向大的社會規模的結合的勞動過程的轉化也普遍化和加速起來，從而使資本的積聚和工廠制度的獨占統治也普遍化和加速起來。它破壞一切還部分地掩蓋著資本統治的陳舊的過渡的形式，而代之以直接的、無掩飾的資本統治。這樣，它也就使反對這種統治的直接鬥爭普遍化。它迫使單個的工場實行劃一性、規則性、秩序和節約，同時，它又通過對工作日的限制和規定所造成的對技術的巨大刺激而加重整個資本主義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和災難，提高

勞動強度並擴大機器與工人的競爭。它在消滅小生產和家庭勞動的領域的同時，也消滅了「過剩人口」的最後避難所，從而消滅了整個社會機制的迄今為止的安全閥。它在使生產過程的物質條件和社會結合成熟的同時，也使生產過程的資本主義形成的矛盾和對抗成熟起來，因此也同時使新社會的形成要素和舊社會的變革要素成熟起來。（第四七九頁）

第十節〈大工業和農業〉將「人對自然的關係」帶回討論，在整個論述中猶如一段簡短但重要的客串演出。「在農業領域內，」馬克思主張：「大工業起了最革命的作用。」部分因其「消滅舊社會的堡壘——『農民』，並代之以僱傭工人」，這點反過來製造鄉村的階級衝突。理性的科學原則延伸到農業，這點同時革新了農業和工場手工業的關係，並且在農業與工業之間「為一種新的更高級的綜合……創造了物質前提」。不過，這種可能正面的結果，代價是破壞

人和土地之間的物質變換，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費掉的土地的組成部分不能回歸土地，從而破壞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恆的自然條件。（第四八一頁）

這個問題又因漸增的都市化而惡化。馬克思斷定：

資本主義農業的任何進步，都不僅是掠奪勞動者的技巧的進步，而且是掠奪土地的技巧的進步，在一定時期內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進步，同時也是破壞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進步。一個國家，例如北美合眾國，越是以大工業作為自己發展的基礎，這個破壞過程就越迅速。因此，資本主義生產發展了社會生產過程的技術和結合，只是由於它同時破壞了一切財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第四八二頁）

即使精神觀念和社會關係的革新開啟正面的可能性，技術、自然、生活的生產與再生產之間的關係，還是轉了個負面的彎。馬克思沒有倡導回到生產過程是「祕訣」的社會，他顯然相信科學與技術的應用能擁有進步的意涵。然而，這章的大問題是去找出這些進步的可能到底會在哪裡？尋求創造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時，又能如何運用？雖然馬克思沒有解決這個問題，但他提出這個問題，並強迫我們思考。技術和組織的改變不會像「天外救星」般突然出現解決難題，但深深體現於我們對自然的關係、生產過程、社會關係、對世界的精神觀念和每日生活再生產的共同演化。因此這些「環節」在這章結合，有些環節比其他重要得多。這章能夠當成一篇思考這些關係的文章來讀，也應該這樣閱讀。不過，接著出現的研究方法，又會讓人質問馬克思自己所寫的論述。

-
1. 參見哈利·布雷夫曼（Harry Braverman）《勞動與資本壟斷》（*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4）。（原書注）[↗](#)
 2. 此為原書標示之注腳編號，《資本論》繁體中文版為注八九。[↗](#)
 3. 根據諾貝爾獎得主史迪格勒（G. Stigler）的「管制俘虜理論」（Regulatory Capture Theory），由於政府對商品或准許進入市場的限制與規範繁複，不少受管制產業利用管制機構的限制，提高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的難度，大量減少可能的競爭對手，因而造成管制機關與受管制者之間的共生合作關係，而原本看似合法的管制，反而經常成為既得利益者的保護傘。[↗](#)

《資本論》 第五–八篇

Capital, Part V–VIII

九、從絕對與相對剩餘價值到資本積累

From Absolute and Relative Surplus-Value
to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前面的章節花了很多力氣關注獲得相對與絕對剩餘價值的各種方式。當馬克思建立這種概念的分歧，總是會將二重性帶回統一的狀態：終於這裡只有一個剩餘價值，而且其兩種形式互為彼此的條件。缺乏適當的技術和組織基礎，就不可能獲得絕對剩餘價值。反過來，缺乏允許占用絕對剩餘價值的工作日長度，就不會有相對剩餘價值。這個差別只是資本家的一個策略，「只要涉及剩餘價值率的提高，絕對剩餘價值和相對剩餘價值之間的差別就可以感覺到了」（第四八八頁）。如同馬克思進入合題經常發生的，他強調已經提出的資料，並將其帶到不同的有利位置，從那裡就可能以新穎的方式看到資本主義的形勢。第十六章^[1]的新觀點向來引起不只一點爭議，因此需要仔細檢視。

首先，想一想總體勞工的概念，這個概念在前面幾個章節已談過多次。剩餘價值不再被視為個別的剝削關係，而是更大整體的組成部分，勞工在這個整體的細部分工之中進行協作，共同生產資本家占用的剩餘價值。這個概念的困難在於定義總體勞工的起點和終點。最簡單的方法，舉例來說，是把工廠當作整體，並指派裡面的每個人作為總體勞工的組成部分，包括清潔人員、警衛、倉儲經理，甚至實習生，即使其中許多工人並沒有直接參與商品實際生產。

為了從事生產勞動，現在不一定要親自動手；只要成為總體工人的一個器官，完成他所屬的某一種職能就夠了。（第四八五頁）

然而很多勞動並不是在工廠裡，而且現代的趨勢是靠著外包和分包，分包背後甚至還有其他包商。還有，我們該怎麼談廣告、行銷、設計等商業服務？這些對商品銷售非常重要，但通常和直接的商品生產活動分開。或者，我們僅將範圍限制於工廠內的活動？想得到確切的定義並不容易，而且似乎沒有明白的解答，所以才有爭議。然而，少了這個概念的協助，又很難跳到更宏觀的理論取徑來探討資本主義的動態。因此，馬克思繼續往前，宣稱目前為止的分析「作為整體來看的總體工人始終是正確的」，但是「對於總體工人的每一單個成員來說，它就不再適用了」。

第二個動作，是將這個生產勞動寬廣的定義，和其縮小的範疇對照，也就是「只有為資本家生產剩餘價值.....的工人，才是生產工人」。說其他人是「非生產性」的，可能會引發負面的情緒反應，因為聽起來像在侮辱賣力工作以求收支平衡的人，不過如同馬克思隨即指出的，在資本主義之下，「成為生產工人不是一種幸福，而是一種不幸」（第四八六頁）。馬克思所謂的「生產」，不是規範的或普遍的定義，而是資本主義歷史上特有的定義。就資本主義而言，沒有貢獻剩餘價值生產的人就被視為非生產性，因此社會主義的任務，就是以更有社會責任與社會助益的方式重新定義「生產」。

不過，即使在資本主義的脈絡中，某些對於如何定義「生產」的質疑也不無道理。例如女性主義者長久以來主張，未支薪的家庭勞動降低勞動力的市場價值，因此對資本家來說生產了剩餘價值。馬克思沒有提到這個問題，但他確實處理了生產力所指的「自然的基礎」這個問題，而他的分析提供了一些線索，可以一窺他可能如何思考其他問題。他承認，生產力可能「和自然條件相聯繫」，或因自然條件而

具有優勢，因為「土壤自然肥力越大，氣候越好，維持和再生產生產者所必要的勞動時間就越少」。其他條件不變，「剩餘勞動量隨勞動的自然條件，特別是隨土壤的肥力而變化」（第四八九—四九〇頁）。因此，沒有理由不說剩餘勞動同樣會根據社會情況變動（例如家庭勞動的生產力）。我們不需理會某些呼應十九世紀環境決定論和自然支配的奇怪論述（「過於富饒的自然『使人離不開自然的手，就像小孩子離不開引帶一樣』」（第四九〇頁）；馬克思接著作結：「良好的自然條件〔這裡我們現在可以加上社會條件〕始終只提供剩餘勞動的可能性，從而只提供剩餘價值或剩餘產品的可能性，而絕不能提供它的現實性。」（第四九一頁）意思就是，對自然的動態關係（或對每日生活條件和家庭勞動的關係），對剩餘價值製造與占用的社會過程，與階級關係形成必要但不夠充分的背景。

馬克思敦促我們認清「資本關係就是在作為一個長期發展過程的產物的經濟土壤之上產生的」，如此，勞動生產率「不是自然的恩惠，而是幾十萬年歷史的恩惠」（第四八九頁）。此外，他提醒我們，

「要他把這些（閒暇）時間用於為別人從事剩餘勞動，需要外部的強制」，而最終的諷刺是「同歷史地發展起來的社會勞動生產力一樣，受自然制約的勞動生產力也表現為合併勞動的資本的生產力」。（第四九一—四九二頁）對馬克思而言，事情的癥結，對或錯，永遠在於資本從勞動那裡占用剩餘價值這個特殊結構，這個結構位於要素矩陣中，那些要素則為不斷演化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總體下了定義。如果馬克思曾提及這個問題，八成會像他談論對自然的關係那樣提及家庭勞動的辛苦（他在第五一八頁^[2]的注腳裡曾經暗示過）。

兩個既擴大又縮小生產勞動定義的動作並非互相獨立。兩個步驟合在一起，幫助馬克思從個別的微觀視角（其中的主要畫面是個別的工人被某個資本主義雇主剝削），移到宏觀分析階級關係（其中關注

的焦點是一個階級剝削另一個階級）。這個階級觀點將會支配接下來的其他章節。

有趣的是，所有形式的經濟理論面對某類問題都會從微觀移動到宏觀的理論領域。既然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當時沒有（現在仍然沒有）剩餘價值起源的理論，也就無法這麼移動。李嘉圖完全忽視這個問題，約翰．史都華．彌爾至少承認這與勞動有關，但他無法確實找出，因為他無法看出勞動獲得的與勞動製造的兩者之間的差別。唉，可憐的彌爾，馬克思嘲笑他：「**平地上的一堆土，看起來也像座小山；現代資產階級的平庸，從它的『大思想家』的水準上就可以測量出來。**」（第四九四頁）雖然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確實促進移動，不過如我們所見，他的手法亦非無可批評。儘管如此，我們還是要繼續前進，才能收穫他的思想結成的果實。

接下來的兩章^[3]沒有提出任何實質問題。在第十七章，馬克思做的就是看出剩餘價值會根據三個變數變化：工作日長度、勞動強度、勞動生產力，所以事實上資本家有三個策略可以部署。一個策略的可能性減少，可以依靠另一個補償。其中潛藏的重點是，如同馬克思經常強調，資本家尋求剩餘價值所運用的策略非常靈活：如果他們不能以這個方式得到（增加強度），那麼他們會以其他方式得到（增加勞動時間）。我強調這點，是因為馬克思太常被描述為頑固的思想家，腦中裝著死板的概念。第十八章僅僅帶過（又一次！）各種詮釋剩餘價值率的公式。《資本論》中有許多這類重複。這有時會被解釋為馬克思擔心我們還不太清楚，所以他覺得有必要重複。

1. 此為原書標示之篇章編號，《資本論》繁體中文版為第十四章。↗

2. 此為原書標示之頁碼，《資本論》繁體中文版為第三七六頁。↗

3. 原書標示之第十七、十八章，《資本論》繁體中文版為第十五、十六章。 [↗](#)

第十九—二十二章 工資^[1]

WAGES

這幾章簡短地談到工資，也是相對不需說明的章節。讀者大概會料到，規定社會行動領域的，是金錢形式的**表現**，也就是工資，而非勞動力的價值。這點立即顯示拜物面具的問題，這張面具將社會關係隱藏在表象政治的騷動底下。然而，馬克思首先提醒我們，「勞動的價值」（古典政治經濟學家使用的詞）和「勞動力的價值」有極大的差異。

實際上，在商品市場上同貨幣占有者直接對立的不是勞動，而是工人。工人出賣的是他的勞動力。當工人的勞動實際上開始了的時候，它就不再屬於工人了，因而也不再能被工人出賣了。勞動是價值的實體和內在尺度，但是它本身沒有價值。（第五一三頁）

不這麼想就會陷入同義反覆，實際上說著價值的價值。

在「勞動的價值」這個用語中，價值概念不但完全消失，而且轉化為它的反面。這是一個虛幻的用語，就像土地的價值一樣。但是這類虛幻的用語是從生產關係本身中產生的。它們是本質關係的表現形式的範疇。事物在其現象上往往顛倒地表現出來，這是幾乎所有的科學都承認的，只有政治經濟學例外。（第五一三頁）

換句話說，勞動的價值是一個拜物概念，掩飾了勞動力的價值，從而逃避勞動力如何成為商品這個重要的問題。

是什麼將被誤稱為「勞動的價值」的東西固定？古典政治經濟學要解決這個問題，只能訴諸供需原理。這個原理在《資本論》裡重複

出現好幾次，但這裡是馬克思最直接拒絕說明價值的地方。古典政治經濟學

馬上認識到，供求關係的變化，對於勞動的價格也像對於一切其他商品的價格一樣，無非是說明價格的變化，也就是說明市場價格圍繞著一定的量上下波動。如果供求相抵，而其他條件不變，價格的波動就會停止。而這時，供求也不再說明任何東西了。在供求相抵時，勞動的價格就是它的不依賴供求關係來決定的價格，即它的自然價格，而這個價格才真正是應當分析的對象。（第五一三頁）

馬克思在他對勞動力買賣的分析當中已經定義這個獨立的論點。勞動力的價值是在某個既定的時間、既定的社會、既定的生活水準之下，由再生產工人所需的商品價值而確定。一直談論勞動的價值而非勞動力的價值，導致各式各樣的混淆，因此馬克思接著想（又一次！）藉由在六七九頁^[2] 提出實用的剩餘價值理論簡短概要，試著澄清問題。

可是勞工得到報酬有多種方式——計時、計日、計週或計件。第二十章^[3] 是關於計時工資，以及計時工資制度如何運作。除了我們必須提醒自己市場運行的計時工資制度掩飾了深層的社會關係，這裡沒有什麼非常嚴重的問題。第二十一章^[4] 是關於計件工資，這個制度對資本家的好處，就是工人被迫彼此競爭個人的生產力。工人之間過度競爭會提升生產力並貶低工資，很可能低於勞動力的價值。另一方面，資本家之間的競爭可能提升工資。因此，我們再次有了某個平衡點的想法，在這個平衡點，資本家之間的競爭和工人之間的競爭得出市場上的實際工資，而這個工資充分表現勞動力的價值。

論工資的章節在第二十二章^[5] 以檢視工資的國民差異告一段落。馬克思在此暫離將資本主義當成封閉系統的分析傾向。這裡的開放之

處在於檢視全球化系統中不平均的地理發展，但論述太過簡短而難以深入。如果勞動力的價值是由維持勞工既定生活水準所需的商品價值來確定，並且如果該生活水準是隨著一國之內的自然條件、階級鬥爭、文明程度而變動，那麼顯然勞動力的價值在重要方面會出現地理差異（以這個例子來說，就是不同國家的差異）。例如，德國階級鬥爭的歷史和英國或西班牙不同，因此國民工資不同（其實地區性的差異往往也很大，但馬克思在此不考慮）。同樣的，生產工資產品的產業在世界不同地方的生產力也不同，所以出現了勞動力價值和工資率的差異化。在高生產力的國家，低的名義工資（nominal wage）轉為較高的真正工資，反之亦同，因為工人以他們得到的工資支配更多商品（這就是現在稱呼的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power parity〕）。那麼，在這些條件之下，國與國之間的貿易會如何？不同國家之間的競爭會如何進行？馬克思沒有深入這個問題，因為他主要關心的似乎是基於不同國家工資產品工業的生產力差異，真正工資和名義工資根本上會怎樣有所不同。結果會是：關於資本主義如何發展與剩餘價值如何被策略性地追求與汲取，國家之間（這是馬克思比較的單位）出現截然不同的動態。如果馬克思繼續深入，幾乎可以確定這一點就會鄭重質疑李嘉圖的對外貿易比較優勢論，但這裡馬克思沒有發展這方面的論述。我必須說，我認為討論工資的這幾章很難令人提起勁來，因為這些想法相當明顯，寫作也很單調。

-
1. 此為原書標示之篇章編號，《資本論》繁體中文版為第十七—二十章。↗
 2. 此為原書標示之頁碼，《資本論》繁體中文版為第五一四頁。↗
 3. 此為原書標示之篇章編號，《資本論》繁體中文版為第十八章。↗
 4. 此為原書標示之篇章編號，《資本論》繁體中文版為第十九章。↗
 5. 此為原書標示之篇章編號，《資本論》繁體中文版為第二十章。↗

第七篇 資本的積累過程

THE PROCESS OF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儘管如此，第七篇洋溢著趣味與洞見，因為這裡馬克思把「資本的積累過程」當成整體處理。他在這裡建構的，可說是針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動態的「宏觀分析」。這無疑是《資本論》第一卷的論述高峰，之前的能量全都聚集在此，建立如今我們所謂一系列的資本主義動態「模型」。不過，閱讀第七篇時，極重要的是記住這些假設的本質。馬克思的結論不是普遍的陳述，而是有條件的發現，而且以他的假設為基礎，但也受其所限。忘了這一點，就是自找危險。有太多對馬克思著作的評論，無論是贊同或反對的，都因為忽略了馬克思的假設而造成嚴重的誤解。例如，其中最著名的誤解，就是無產階級趨向越來越貧困，以及階級趨向越來越大的不平等。這個論點是以馬克思的假設為條件，當那些假設沒那麼嚴格或被取代時，這個論點未必成立。看到有人試圖證明或推翻馬克思在這些章節的論述，卻認定他的結論是普遍真理，而非有條件的命題，我都會非常生氣。

馬克思在第七篇的前言說明這些假設。他寫道：

積累的第一個條件，是資本家能夠賣掉自己的商品，並把由此得到的絕大部分貨幣再轉化為資本。下面假定資本是按正常的方式完成自己的流通過程的。對這一過程的詳細分析要在第二冊裡進行。（第五四三頁）

「正常的方式」的含意是資本家在市場以商品的價值賣掉他們的商品，或將他們得到的剩餘價值重新流通進入生產，這兩者都沒有問題，因此所有商品都以其價值交易。沒有生產過剩或生產不足；一切

都均衡地交易。找到市場尤其不是問題；永遠不會缺乏任何有效需求。這是合理的假設嗎？答案是一點也不合理，因為我們排除危機形成的其中一個主要面向，例如缺乏有效需求，它左右了一九三〇年代的大蕭條，同時也是凱因斯的理論核心。馬克思在後面兩卷拋棄這些假設，但在接下來的三章，他牢牢抓住這些假設。馬克思把有效需求擺到一邊才得以指出資本主義的動態，否則難以看清。

第二個假設，是剩餘價值細分為企業的利潤（工業資本的報酬率）、商業資本的利潤、利息、地租、稅金（馬克思在此沒有納入最後一項），這種細分沒有影響。實際上，資本主義的生產者必須和實現其他職能的資本家分享生產與占用的剩餘價值。「剩餘價值分為各個不同的部分。它的各部分歸不同類的人所有，並具有不同的、互相獨立的形式，如利潤、利息、商業利潤、地租等等」，還有稅金。

「剩餘價值的這些轉化形式在第三冊一八〇裡才能研究。」（第五四三頁）事實上，馬克思假設有一個同質的資本家階級，它的成員只有工業資本家。在《資本論》第三卷就會清楚看見，對於理解資本主義整體的動態，附息資本、金融資本、商業資本、土地資本都具有相當的重要性。不過在這裡，這些特色全都擺在一旁。因此，關於資本積累如何進行，我們剩下高度簡化的模型，而且就像所有這樣的模型一樣，只在假設成立之下運作。

此外還有另一個未明說的假設，這個假設在後面的注腳變得比較清晰。

這裡我們把出口貿易撇開不說。一個國家借助出口貿易可以使奢侈品轉變為生產資料或生活資料，或者也可以反過來。為了對我們的研究對象在其純粹的狀態下進行考察，避免次要情況的干擾，我們在這裡必須把整個貿易世界看做一個國家，並且假定資本主義生產已經到處確立並占據了一切產業部門。（第五五九頁）

馬克思假設一個封閉的系統，在這個系統裡資本以「正常」方式流通。這是一個重要且明顯設限的假設。我們剩下一個資本積累動態的精簡模型，從在一個封閉系統運作的絕對與相對剩餘價值理論推行而出。我們即將看到，這個模型其實能夠揭示某些資本主義的面向。

為了將接下來的章節置於最完整的脈絡之中，先對照這些章節與其他卷的《資本論》內容會很有幫助。在第一卷視為穩定的尋找市場，以及將市場帶進資本能夠「正常」流通的均衡狀態，在第二卷則面對這兩者出現的困難。不過，第二卷反而傾向將第一卷視為動態的當作不變，例如絕對與相對剩餘價值的汲取、技術和生產力快速的變化、變動的勞動力價值決定。第二卷想像的是一個技術不變且勞動關係穩定的世界，接著提出問題：資本如何順暢流通（考慮到不同的周轉次數，包括不同壽命的固定資本流通派生的問題），以及資本如何能夠永遠找到市場並生產剩餘價值？既然資本積累永遠與擴張有關，當工人階級越來越貧困，並且資本家又重新投資時，資本家如何能夠找到市場？事實上，第二卷沒有提到貧困化（immiseration）。問題在於為了幫助吸收生產出的資本剩餘，需要確保工人階級「理性消費」。這裡的模型會是福特著名的工人「每日五美元八小時」勞動策略，由社工大軍支持，確保工人從資本認定的立場「理性」花費他們的工資。我們現在在美國的生活，大約百分之七十的經濟動力依賴舉債消費主義，基於第二卷的分析，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第一卷卻沒辦法。

第一卷定義的均衡狀態和第二卷定義的均衡狀態，兩者之間反而出現重大矛盾。根據第一卷的分析順利進行的，從第二卷的立場來看很可能非常糟糕，反之亦然。兩個不同的資本積累動態模型，不會也不能同時發生。這點為第三卷討論不可避免的危機預做鋪陳，但是我在「消費主義」前面加上「舉債」，是在提醒各位，分配的條件（金融、信用、利息）在資本主義的動態中可能不只是附屬，更扮演了重

要角色。人人（包括政府）使用信用卡並徹底負債所擴大的消費者力量，是過去半個世紀穩定全球資本主義的核心。接下來的章節完全不會提到這一點，但馬克思建立並分析高度簡化的資本積累模型，帶來許多啟示，並與理解近代的新自由主義有關，而新自由主義的特徵就是去工業化、長期的結構性失業、盤旋上升的就業不穩定，以及高漲的社會不平等。簡單來說，過去三十年我們一直都在第一卷的世界。第二卷揭示的有效需求問題，已藉由過度的信用系統暫時解決，然而災難般的後果也在預料之中。

第二十三章 簡單再生產^[1]

SIMPLE REPRODUCTION

第七篇的第一章說明，以簡單再生產為特色之虛構的資本主義有什麼性質。透過汲取剩餘價值的資本積累，如何隨著時間再生產並歷久不衰？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將資本積累視為「經常的聯繫和不斷更新」，如此，「每一個社會生產過程……同時也就是再生過程」。此外，「生產具有資本主義的形式，再生產也就具有同樣的形式」。（第五四五頁）

資本家在新的財富所獲得的，部分必須投入以便再生產系統，但這意味剩餘價值必須重新回到簡單再生產之中流通。「這種單純的重複或連續，賦予這個過程以某些新的特徵，或者不如說，消除它僅僅作為孤立過程所具有的虛假特徵。」（第五四六頁）目前為止，這個分析只關心一次性的剩餘價值生產，但是，將它視為隨時間進行的連續過程來加以檢視，又會相當不同。

這就是工人自己不斷再生產的產品中不斷以工資形式流回到工人手裡的那一部分。當然，資本家用貨幣把這個商品價值（即，勞動力的價值）支付給工人。但這些貨幣不過是勞動產品的轉化形式。當工人把一部分生產資料轉化為產品的時候，他以前的一部分產品就再轉化為貨幣。工人今天的勞動或下半年的勞動是用他上星期的勞動或上半年的勞動來支付的。只要我們不是考察單個資本家或單個工人，而是考察資本家階級和工人階級，貨幣形式所造成的錯覺就會立刻消失。（第五四六頁）

此時占據馬克思內心的不是個人契約，而是階級關係。

資本家階級不斷地以貨幣形式發給工人階級票據，讓工人階級用來領取由它生產而為資本家階級所占有的產品中的一部分。工人也不斷地把這些票據還給資本家階級，以便從資本家階級那裡取得他自己的產品中屬於他自己的那一部分。產品的商品形式和商品的貨幣形式掩飾了這種交易。（第五四六—五四七頁）

這段傳達的畫面就是工人階級整體對資本家階級的關係是在一家「公司商店」。工人因出賣勞動力給資本家而收到貨幣，然後花掉貨幣，買回一部分他們集體生產的商品。這種公司—商店的關係被工資系統掩飾，而且當分析只著重在個別工人時是無法立即辨別的。「可變資本」的意義有了另一個轉折。實際上，從資本的立場，工人的身體只是一部分資本流通的傳輸工具。工人處於連續不斷的C—M—C過程，但我們不應將此視為簡單的線性關係，此時必須將其想成是連續不斷且循環的。工人在商品中凝結價值、收到貨幣工資、花掉貨幣購買商品、再生產自己、隔天回去工作繼續在商品中凝結更多價值，部分資本同時因此流動。工人以這樣的方式流通可變資本並維持生活。

這一點出現幾個有趣的觀察。首先，「只有從生產過程的不斷更新來考察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可變資本才會失去從資本家私人基金中預付的價值的性質」（第五四七頁）。資本家只在工作做完才付給工人工資。因此，實際上，工人預付他們勞動力價值的等價物給資本家，卻沒有任何會收到工資的保證（假設萬一資本家同時宣布破產的話）。近年在中國，積欠工資是非常常見的事，尤其是營造業。不過，馬克思感興趣的，是更徹底地重新塑造我們對資本積累的理解。他指出：「這一過程總要從某地某時開始。因此，從我們上面所持的觀點來看，下面的情況是可能的：資本家曾經一度依靠某種……原始積累而成為貨幣占有者。」（第五四七—五四八頁）這個概念將會緊扣最後二章對於資本主義起源的討論。這裡他只是簡單主張，過去必定有個起始時

間，資本家因為某些原因持有足夠的資產（貨幣或其他），以啟動這個資本積累的過程。這裡他提出的問題是，這個原始資本是如何再生產？又是由誰再生產的？

馬克思舉了一個例子：如果一個資本家從一千英鎊起家，並將一千英鎊投資在可變資本和不變資本來生產兩百英鎊的剩餘價值，那麼這位資本家除了收回原始的一千英鎊，自己還占用那兩百英鎊，但是原始資本被工人的生產性消費保存，而且那個剩餘價值又是工人剩餘勞動時間生產出來的。假設，第二年那個資本家再次投下一千英鎊

（已經把剩餘價值消耗掉了），再次生產兩百英鎊的剩餘價值。五年後，工人已經生產一千英鎊的剩餘價值，相當於那個資本家的原始資本。馬克思這裡提出政治論點：即使那個資本家起初對那一千英鎊擁有權利，不管他或她如何得到；之後五年，每年均生產兩百英鎊的剩餘價值，那個資本家當然喪失對原始資本的權利。根據馬克思的計算方法，那個資本家已經把原始資本花光了。鑒於洛克的原則（這裡沒有引用，但顯然馬克思心裡想的是這個），財產權屬於將勞動併入土地創造價值的人，那一千英鎊正確來說現在應該屬於工人。生產剩餘價值的是勞工，照理剩餘價值屬於勞工。

這個論點的政治性很重要，但徹底違反我們根深柢固的思維。如果有人告訴我們，我們放在儲蓄帳戶、假設複利是百分之五的原始貨幣，經過幾年就不再屬於我們，我們全都會很驚訝。就我們所關切的來說，資本主義似乎有能力產下自己的一窩金雞蛋，但那百分之五從哪裡來，是個合理的問題，而且如果馬克思是對的，那百分之五只能從動員和占用某人某處的剩餘價值而來。那百分之五可能來自對中國廣東省活勞動的惡性剝削，一想到這裡就令人難受。我們法律的上層建築堅持保留原始產權，也保留使用那些財產權取得利潤的權利。可是反過來，那些財產權來自資本汲取並維持控制剩餘的階級權力，因為經過特殊的歷史過程，勞動力已經變成在勞動市場買賣的商品。馬

克思這裡的含意是，為了挑戰資本主義，不只有必要挑戰整個權利觀念、人們如何思考權利和財產，也要挑戰剩餘價值憑什麼被資本創造並占有的物質過程。然後，確實，過了五年，

他的原有資本的任何一個價值原子都不復存在了。

因此，撇開一切積累不說，生產過程的單純連續或者說簡單再生產，經過一個或長或短的時期以後，必然會使任何資本都轉化為積累的資本或資本化的剩餘價值。即使資本在進入生產過程的時候是資本使用者本人掙得的財產，它遲早也要成為不付等價物而被占有的價值，成為無酬的他人勞動在貨幣形式或其他形式上的化身。（第五四八頁）

正好有個有趣的實例反映了馬克思的思維方式（我不知道這個實例的靈感是否來自馬克思）。一九六〇至一九七〇年代初期，瑞典成功建設為福利國家，瑞典的勞動經濟學家魯道夫·邁德納（Rudolf Meidner）是當時的重要推手。他有個想法，就是後來所謂的邁德納計畫（Meidner Plan）。面對通貨膨脹，驅使強大的工會執行集體工資凍結。反過來，工資凍結增加到資本的額外利潤（剩餘價值）會被徵稅，放到工人控制的社會投資基金，而這個基金將去購買資本家的公司股份。被購買的股份是不可交易的，久而久之（超過馬克思說的五年），社會投資基金就會控制整個公司。換句話說，隨著時間，資本家階級所有股份真的會（和平地）被買光，而全體工人會取代資本家控制投資決策。資本家階級視這個計畫為洪水猛獸（而且迅速把所謂的諾貝爾經濟學獎——與諾貝爾本人毫無關係——頒給海耶克和傅利曼〔Milton Friedman〕等新自由主義者，並組成反工會智庫，動員媒體激烈反對）。當時的社會民主政府對計畫臨陣退縮，並且完全無意執行。不過想想那個計畫，廣義來說，計畫的概念（細節當然更為複

雜）與馬克思的論點一致，同時又提供和平的方法買光資本家階級的權力。那麼，何不多想想呢？

當把勞動和資本的關係視為公司—商店，馬克思的論述導向更深的見地，同時提出重大問題（而且在這個情況下，很不幸的沒有得到答覆）。「因為在他（勞工）進入過程以前，他自己的勞動就同他相異化」——也就是說，他交出勞動力的使用價值給資本家——「而為資本家所占有，併入資本中了，所以在過程中這種勞動不斷對象化在為他人所有的產品中」。無論是產品或是凝結在產品中的勞動都不屬於他。

可見，工人本身不斷地把客觀財富當做資本，當做同他相異己的、統治他和剝削他的權力來生產，而資本家同樣不斷地把勞動當做主觀的、同它本身對象化在其中和藉以實現的資料^[2] 相分離的、抽象的、只存在於工人身體中的財富源泉來生產，一句話，就是把工人當做僱傭工人來生產。工人的這種不斷再生產或永久化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必不可少的條件。（第五四九—五五〇頁）

我發現這段陳述有趣又令人苦惱，值得嚴肅思考。「工人本身不斷地把客觀財富當做資本」，而且那個客觀財富此時變成支配工人的相異己的權力（alien power）。工人竟然生產支配自己的工具！這是整部《資本論》不斷迴響的主題。這個主題提出一個普遍的歷史問題——人類偏好製造各式各樣控制自己的工具。既然如此，資本家生產主觀的財富源泉是抽象的，是透過「同它本身對象化在其中和藉以實現的資料相分離」的「工人身體」。資本家生產並再生產工人作為能夠生產價值、主動卻被異化的對象。請注意，這一點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生存並維持的根本社會必要條件。

工人參與生產性消費與個別消費（稍早看到的區分）。工人不只生產可變資本的價值等價物，也就是他們自己的生計，他們也轉移、從而再生產不變資本的價值。透過工人的勞動，他們再生產資本和勞工兩者。分工和機器的章節顯示，勞動過程中工人如何必然轉變為資本的附屬品，但現在我們也看到工人在市場和家庭裡作為「資本的附屬品」。那就是可變資本流通真正的意思：資本透過工人的身體流通再生產工人，作為再生產資本的主動性主體（active subject），但工人不只必須被再生產為一個個別的人，「**工人階級的不斷維持和再生產始終是資本再生產的必要條件。**」（第五五一頁）

這點引出許多馬克思掩蓋的問題。馬克思認為，階級再生產的政治在他的時代既殘忍又簡單。「**資本家可以放心地**」把每日實際的階級再生產的苦差事留給工人，「**讓工人維持自己和繁殖後代的本能去實現這個條件。他所操心的只是把工人的個人消費盡量限制在必要的範圍之內**」（第五五一頁）。然而，這裡有件重要的事需更深入討論，馬克思卻一掠而過。工人階級再生產，這個重大又根本的問題，牽涉到繁殖、自我保存、階級內的社會關係和許多其他面向，而馬克思只是權宜地留給工人自行解決，因為那是資本大概會有的作為。事實上，即使在資本家和地主統治的國家，社會再生產的問題從來不會完全留給工人自己解決，而且一國階級鬥爭的情況與「文化水準」一定會進入這個問題領域，畢竟兩者影響的力量如果不是更強，至少也會如同對工作日問題的影響。稍早對於工廠法教育條款的討論，就是國家介入工人階級再生產的政治的例子，而且國家在公共衛生（考慮到霍亂有跨越階級的棘手習性）、生育權、人口政策等領域總是積極介入。這類問題需要考量的細節比馬克思的回答更多。不過，馬克思大致的論點是合理的。簡單再生產**不是**技術的問題。關鍵問題是階級關係的再生產。

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在本身的進行中，再生產出勞動力和勞動條件的分離。這樣，它就再生產出剝削工人的條件，並使之永久化。它不斷迫使工人為了生活而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同時不斷使資本家能夠為了發財致富而購買勞動力。現在已經不再是偶然的事情使資本家和工人作為買者和賣者在商品市場上相對立。過程本身必定把工人不斷地當做自己勞動力的賣者投回商品市場，並把工人自己的產品不斷地轉化為資本家的購買手段。實際上，工人在把自己出賣給資本家以前就已經屬於資本了。（第五五六頁）

因此，馬克思作結：

可見，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在聯繫中加以考察，或作為再生產過程加以考察時，不僅生產商品，不僅生產剩餘價值，而且還生產和再生產資本關係本身：一方面是資本家，另一方面是僱傭工人。（第五五六頁）

-
1. 此為原書標示之篇章編號，《資本論》繁體中文版為第二十一章。 ➡
 2. 即工具。 ➡

第二十四章 剩餘價值轉化為資本^[1]

THE TRANSFORMATION OF SURPLUS-VALUE INTO CAPITAL

如同我們隨即會見到的，因為各種原因，關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處於穩定、不成長狀態，這樣的想法就算不是絕不可能，也機會渺茫。第二十四章檢視如何、為何昨天獲得的剩餘價值被轉化為明天新的貨幣資本。「資本以不斷擴大的規模進行的再生產」，這個結果，需要「把工人階級每年向它提供的各種年齡的追加勞動力同已經包含在年產品中的追加生產資料合併起來」（第五五九頁），若要達到，首先資本必須生產它自己擴張的條件。

要積累，就必須把一部分剩餘產品轉化為資本。但是，如果不是出現了奇蹟，能夠轉化為資本的，只是在勞動過程中可使用的物品，即生產資料，以及工人用以維持自身的物品，即生活資料。所以，一部分年剩餘勞動必須用來製造追加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總之，剩餘價值所以能轉化為資本，只是因為剩餘產品（它的價值就是剩餘價值）已經包含了新資本的物質組成部分。（第五五八—五五九頁）

奢侈品和其他無用產品（例如武器設備和宗教或國家紀念碑），無論生產這些有多大利潤都沒有用。維持自身生活和生產的新手段必須預先製造並加以組織。只有這樣「簡單再生產的循環改變了……變成螺旋形了」（第五五九頁）。另一個看待的方式（考慮到前一章的分析），就是「工人階級總是用他們這一年的剩餘勞動創造了下一年僱用追加勞動的資本。」馬克思諷刺地寫道：「這就是所謂『資本生資本』。」（第五六〇頁）

不過勞工在這個過程是主動性主體，但馬克思繼續假設市場過程「始終符合商品交換的規律，資本家總是購買勞動力，工人總是出賣勞動力，甚至可以假定這種交易是按勞動力的實際價值進行的」。我再次強調，這樣的假設在馬克思的分析中非常重要。「那麼很明顯，以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為基礎的占有規律或私有權規律，通過它本身的、內在的、不可避免的辯證法轉變為自己的直接對立物。」可見洛克的原則——將勞動併入土地以創造價值作為私有產權的基礎——清楚地倒轉了。

表現為最初活動的等價物交換，已經變得僅僅在表面上是交換，因為，第一，用來交換勞動力的那部分資本本身只是不付等價物而占有的他人的勞動產品的一部分。（第五六一頁）

這樣一來，「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交換關係，僅僅成為屬於流通過程的一種表面現象，成為一種與內容本身無關的並只是使它神祕化的形式」。馬克思接著詳述，

勞動力的不斷買賣是形式。其內容則是，資本家用他總是不付等價物而占有的他人的已經對象化的勞動的一部分，來不斷再換取更大量的他人的活勞動。最初，在我們看來，所有權似乎是以自己的勞動為基礎的。至少我們應當承認這樣的假定，因為互相對立的僅僅是權利平等的商品占有者，占有他人商品的手段只能是讓渡自己的商品，而自己的商品又只能是由勞動創造的。現在，所有權對於資本家來說，表現為占有他人無酬勞動或它的產品的權利，而對於工人來說，則表現為不能占有自己的產品。所有權和勞動的分離，成了似乎是一個以它們的同一性為出發點的規律的必然結果。（第五六一頁）

馬克思這裡（再次）回到等價物交換如何生產非等價物（即剩餘價值）的問題，以及財產權的原始觀念如何反轉為占用他人勞動的權利。接著他重複剩餘價值理論，感覺說過無數次後又說一次（如果你還是不確定內容是什麼，再仔細讀一次七三〇至七三一頁^[2]）。不過馬克思確實繼續提到，站在個別立場和站在階級關係的立場，得到的情況並不相同。

如果我們對資本主義生產從它的更新的不間斷進行中加以考察，而且我們考察的不是單個資本家和單個工人，而是他們的整體，即資本家階級和與它對立的工人階級，那麼，情況就會完全不同了。但這樣一來，我們就得應用一個與商品生產完全不同的標準。（第五六四頁）

這是因為自由、平等、財產和邊沁盛行於市場，遮蔽勞動過程中的剩餘價值生產。

這同一所有權，在產品歸生產者所有，生產者用等價物交換等價物，只能靠自己勞動致富的初期，是有效的；在社會財富越來越多地成為那些能不斷地重新占有別人無酬勞動的人的財產的資本主義時期，也是有效的。

一旦勞動力由工人自己作為商品自由出賣，這種結果就是不可避免的。（第五六四頁）

資產階級的自由和權利粉飾剝削和讓渡。「商品生產按自己本身內在的規律越是發展成為資本主義生產，商品生產的所有權規律也就越是轉變為資本主義的占有規律。」（第五六五頁）回到《政治經濟學批判》前言的語言，就是藉由訴諸私有產權的概念，調整上層建築，讓占用剩餘價值合法化。因此對於普及資產階級權利與公平概念的任何

企圖，馬克思打從根本反對。那麼做只是提供社會必要的法律、意識型態和制度外衣，掩蓋不斷擴大規模的資本生產。

古典政治經濟學背負著資產階級的權利觀念，生產各種「關於規模擴大的再生產的錯誤見解」（如同第二節的標題）。首先，資本積累和貯藏（儲藏）的關係完全含糊不清。然而，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指出「積累過程的特點是，剩餘產品由生產工人消費，而不由非生產工人消費，這一點是對的」（第五六六頁）。可是鑒於馬克思對「生產」的定義，這意味昨天的剩餘產品必須用於今天生產更多剩餘產品和剩餘價值。這樣的實際動態相當複雜。古典政治經濟學只著重額外的勞動，因此需要額外的可變資本（工資花費增加）。然而，如同馬克思之前大大嘲笑的西尼爾最後一個小時的說法，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傾向完全忘記有必要用每一輪的積累（意味汲取原料而轉變對自然的關係）設法取得新的生產工具（不變資本）。這是馬克思必須糾正的第二個「錯誤見解」。

這就引導我們進入核心問題：當資本家擁有可以支配的剩餘價值，為什麼他們不玩樂而且花掉就好？有些剩餘價值確實被資本家當成收益而花掉。資本家階級消費一部分剩餘追求享樂，但是部分剩餘當成資本再投資。接著又有另一個問題：資本家消費收益，以及剩餘價值作為資本再度投資，主宰兩者之間關係的是什麼？馬克思的答案值得花大篇幅引用。

資本家只有作為人格化的資本，他才有歷史的價值，才有像聰明的利希諾夫斯基所說的「沒有任何日期」的歷史存在權。也只有這樣，他本身的暫時必然性才包含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暫時必然性中。但既然這樣，他的動機，也就不是使用價值和享受，而是交換價值和交換價值的增殖了。（第五六八—五六九頁）

馬克思斷言，資本家必然對於以貨幣形式積累社會權力感興趣，並因而受到驅使。

作為價值增殖的狂熱追求者，他肆無忌憚地迫使人類去為生產而生產，從而去發展社會生產力，去創造生產的物質條件；而只有這樣的條件，才能為一個更高級的、以每一個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建立現實基礎。只有作為資本的人格化，資本家才受到尊敬。作為資本的人格化，他同貨幣貯藏者一樣，具有絕對的致富欲。但是，在貨幣貯藏者那裡表現為個人的狂熱的事情，在資本家那裡卻表現為社會機制的作用，而資本家不過是這個社會機制中的一個齒輪罷了。此外，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使投入工業企業的資本有不斷增長的必要，而競爭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規律作為外在的強制規律支配著每一個資本家。競爭迫使他不斷擴大自己的資本來維持自己的資本，而他擴大資本只能靠累進的積累。（第五六九頁）

根據馬克思，資本家也沒有真正的自由。可憐的資本家不過是機制裡的齒輪，他們必須重新投資，因為競爭的強制規律強迫他們進入機制。作為資本的化身，他們的心理專注在增加交換價值、以無限制的貨幣形式積累社會權力，因此內心深處全心全意崇拜貨幣積累。在此看出貨幣貯藏者和資本家的相似之處。他們都想要社會權力，但資本家的社會權力來自不斷釋放財富進入流通而增加他們的財富，貨幣貯藏者只想緊緊守住貨幣，而不使用貨幣。此外，如果資本家個人顯示任何慢慢脫離重要任務的跡象，惱人的競爭強制規律（這個名詞以保衛系統的角色再度進入論述）就會把他們帶回隊伍。

面對這個現實，資產階級的辯解者創造高尚的假象。他們說，資本家在創造資本，而且從事他們高尚的任務，創造「社會的更高形式」，這個形式連馬克思都承認是他們努力的產物——透過禁欲！我

必須說，住在紐約，我從來沒有看到太過禁欲的資本家階級，但馬克思確實指出資本家面臨浮士德的兩難。他甚至引用《浮士德》：

「啊，他的胸中有兩個靈魂，一個想要同另一個分離。」（第五七〇頁）他們受到競爭的強制規律驅使，一方面積累又再投資，然後另一方面苦於消費的欲望。後者迫不得已的限制，於是被轉化為「資產階級自發的美德」這種意識型態。利潤甚至可以被詮釋為美德的報酬！故事是這樣的：再投資是一種美德（例如創造了就業機會），而且因此值得景仰與回報。喬治·布希於總統任期內為超級有錢人砍的稅被視為給予高尚投資人的報酬，據稱他們的禁欲在創造工作機會與經濟成長上扮演了決定性角色。然而有錢人很快就養成習慣，幫小孩的畢業典禮或年輕貌美的妻子生日舉辦一千萬美元的派對，可見事實和理論根本格格不入。不過，馬克思再次深深受到曼徹斯特資本主義的影響，認為住在資本家體內「兩個靈魂」的鬥爭經歷過漸進的演化。在起初的階段，資本的確被迫節制消費（因此某些早期英格蘭的資本家深受貴格教派思想影響）。可是隨著資本以不斷擴大的規模進行螺旋形的積累，消費的限制因此鬆綁。馬克思引用一七九五年的著作寫道，在曼徹斯特，「十八世紀最後三十多年，『是窮奢極欲，大肆揮霍的時期』」（第五七一頁）。在這樣的情況下，「雖然沒有那種奇異的聖徒、神色黯然的騎士、『禁欲的』資本家介於其間，生產和規模擴大的再生產也仍照常進行」（第五七五頁）。

資本家受到競爭的強制規律和以無限的貨幣形式增加社會權力的欲望驅使，他們再投資，因為到了最後，這是他們唯一可以繼續營業而且維持階級地位的方法。這點帶領馬克思做出關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質的主要結論。

積累啊，積累啊！這就是摩西和先知們！「勤勞提供物資，而節儉把它積累起來」。因此，節儉啊，節儉啊，也就是把剩餘價值或剩

餘產品中盡可能大的部分重新轉化為資本！為積累而積累，為生產而生產——古典經濟學用這個公式表達了資產階級時期的歷史使命。它從未低估過財富分曉帶來的痛苦，而對歷史必然性傷心流淚又有什麼用處呢？在古典經濟學看來，無產者不過是生產剩餘價值的機器，而資本家也不過是把這剩餘價值轉化為追加資本的機器。（第五七二頁）

這段的意思簡單來說如下：資本主義永遠都與成長有關。資本主義的社會秩序不可能不與成長和不斷擴大規模的積累有關。「為積累而積累，為生產而生產。」只要閱讀每日經濟情況的媒體報導，再想想人們一天到晚都在談什麼？成長！哪裡有成長？我們要如何成長？緩慢的成長就是衰退，負成長就是蕭條。百分之一或二的成長（複合成長率）不夠，我們需要至少百分之三，而且只有達到百分之四，經濟才被視為「健康」。而且看看中國多年來維持在百分之十成長：比起日本，中國是我們這個時代真正成功的故事，反而是日本的經濟經過數十年出色的成長，落得住進全球資本主義的病房，整個一九九〇年代接近零成長。

這個規律具有拜物信仰的特性，也就是以成長的美德為中心的意識型態。成長是不可避免的，成長是好的。沒有成長就是處於危機。然而，無止盡的成長意味著為生產而生產，這也就意味著為消費而消費。任何擋在成長面前的事物都是不好的。成長的障礙和限制必須解決。環境問題？非常不好！對自然的關係一定要轉變。社會與政治問題？非常不好！壓制批評並監禁異議者。政治地理障礙？必要的話以暴力剷除。每件事都必須與「為積累而積累，為生產而生產」同調。

對馬克思而言，這是資本主義的關鍵特色之一。當然，他的結論是以他的假設為基礎，但是這些假設與古典政治經濟學對資產階級的「歷史任務」潛藏的願景一致。從這點便得到非常重要、威力強大的規範原則。資本主義的歷史一直與複合成長率有關嗎？是的。資本主

義的危機一直是由缺乏成長來定義嗎？是的。資本主義世界的政策制訂者都熱愛刺激成長和持續成長嗎？是的。而且你看過有人真的質疑成長原則，甚至設法改變嗎？沒有。質疑成長是不負責任且難以想像的。只有怪胎、格格不入的人、奇怪的烏托邦主義者會認為無止盡的成長可能不好，而不管環境、經濟、社會、政治後果。當然，成長帶來的問題需要處理，例如全球暖化和環境惡化，但幾乎沒有人會說，問題的答案就是完全停止成長（即使證據指出經濟衰退減輕環境壓力）。不，我們必須尋找新的技術、新的精神觀念，新的生活與生產方式，如此一來，成長、無止盡的複合資本積累，就能繼續。

成長並不是其他生產方式的規範原則。當然，帝國會成長，並且社會秩序偶爾會擴張，但是也常常維持穩定，而且某些例子是停滯不動甚至逐漸消失的。對於實際存在的共產主義——例如前蘇聯和古巴——最大的批評向來都是他們的成長不夠，所以無法與西方以美國為中心、不可思議的消費主義與成長表現競爭。我這麼說不是為了讚美蘇聯，而是想指出，我們對於非成長——停滯的不自覺回應是不可原諒的，所以現在我們身邊有了足夠的休旅車、可口可樂、瓶裝水來滿足為積累而積累，連帶對環境和健康帶來各種悲慘後果（例如糖尿病這種流行病，在古巴比在美國少多了）。值得思考的是，自從十八世紀中葉以來，資本主義特有的那無止盡的百分之三複合成長率可能非常難以維持。當資本主義由曼徹斯特周邊大約四十平方英里的經濟區和其他較小地點所組成時，百分之三的複合成長率是一回事，但如今的資本主義涵蓋歐洲、北美、南美，還有最重要的東亞，並在印度、印尼、俄國與南非強力鼓吹。以這樣的基礎，下一個五十年，百分之三的複合成長率將難以想像。馬克思在《大綱》裡建議，是時候讓資本退場並讓出位置給其他更合理的生產方式，如果不是絕對強制性的話，這同時也使他的建議讓人更能夠想像。

其實有很多不需生產任何東西也能獲得剩餘價值的方法。透過降低生活水準而降低勞動力價值就是一條路徑。確實如此，馬克思引用約翰．史都華．彌爾的話寫道：「如果勞動無須購買就得到，工資就成為多餘的了。」但是，如此一來，

假如工人能靠空氣過活，那用任何價格也不能購買他們了。因此，工人不費分文是一個數學意義上的極限：雖然可以逐漸接近，但永遠無法達到。資本的經常趨勢是使工人降到這種不費分文的地步。

（第五七六頁）

接著馬克思提到幾種達到的方法，例如發給工人食譜，教他們花小錢餵飽自己。後來這種事變成某些單位的行動，例如羅素．塞奇基金會（Russell Sage Foundation）；社工教育其他工人消費也會運用這個手法。然而，顯然採取這個途徑會產生有效需求的問題，不過既然馬克思假設所有商品都以其價值交易，就已經排除這個問題，他在這裡也就不談。節省不變資本（包括減少浪費）也會有所幫助，同時資本家永遠都在尋找「由自然無償贈予的」東西（第五八〇頁）。「這又是人對自然的直接作用，這種作用無須新資本的介入，也會成為擴大積累的直接源泉。」（第五八〇頁）透過其他手段（激勵和組織）改變社會勞動的生產力也是免費的，使用超出壽命的舊機器、重新利用過去的資產（例如人造環境）也有幫助。最後，「科學和技術使執行職能的資本具有一種不以它的一定量為轉移的擴張能力」（第五八二頁）。積累可以藉由這些不同的手段擴張，而不需依賴剩餘價值資本化。

「我們在這一研究的進程中已經知道，」馬克思在第五節的開頭做出結論：

資本不是一個固定的量，而是社會財富中一個有彈性的、隨著剩餘價值分為收入和追加資本的比例而不斷變化的部分。其次我們知道，即使執行職能的資本的量已定，資本所合併的勞動力、科學和土地（經濟學上所說的土地是指未經人的協助而自然存在的一切勞動對象），也會成為資本的有彈性的能力，這種能力在一定的限度內使資本具有一個不依賴於它本身的量的作用範圍。在這裡，我們把流通過程中一切會使同量資本發生程度極不相同的的作用的條件完全撇開不說（這裡他在提醒我們起初對於市場的假設）……（而且）我們把一切用現有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可以直接而有計畫地實現的更合理的結合撇開不說。（第五八五頁）

馬克思再次堅持資本非常靈活與機動。相反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從來就喜歡把社會資本看成一個有固定作用程度的固定量」。可憐的邊沁，他把資本主義如何建立勞動基金特別當成固定的，因而被形容為「十九世紀資產階級平庸理智的這個枯燥乏味的、迂腐不堪的、誇誇其談的聖哲」（第五八五頁）。

資本不是固定的量！永遠記住這一點，而且要意識到這個制度當中極大的靈活性與流動性。資本主義的左翼反對聲浪太常低估這一點了。如果資本家不能以這種方式積累，他們會用另一種方式。如果他們不能利用科學和技術達到自己的利益，他們就會掠奪自然或發食譜給工人階級。他們手上有無數策略，也有各式各樣的狡辯使用這些策略。資本主義可能是頭野獸，但可不是死板的野獸。反對者無視資本主義適應、靈活、流動的能力，就要自己承擔苦果。資本不是一個東西，是一個過程。資本即使本身潛藏了「為積累而積累，為生產而生產」的規範原則，它仍不斷地運動。

-
1. 此為原書標示之篇章編號，《資本論》繁體中文版為第二十二章。 [↗](#)
 2. 此為原書標示之頁碼，《資本論》繁體中文版為第五六二頁。 [↗](#)

十、資本主義積累

Capitalist Accumulation

第二十五章 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1]

THE GENERAL LAW OF CAPITALIST ACCUMULATION

在第二十五章，馬克思以第七篇開頭設定的假設，啟動資本主義動態的概要模型：積累以正常的方式發生（市場從來沒有問題，而且所有物品以其價值交易，除了在這章例外的勞動力）；系統是封閉的（沒有對外貿易）；剩餘價值透過生產過程中剝削活勞動而產生；利息、商業資本的利潤、地租和稅金之間的剩餘價值細分沒有作用。在這個簡化的積累過程模型，一切都是取決於這些假設發生的。除去這些假設的時候，如第二卷，結果又會不同。

論資本的價值構成

A Commentary on the Value Composition of Capital

在這一章，馬克思將焦點放在一個特殊的實質問題。他想要檢視資本積累對工人階級命運的可能影響。這也是為什麼他允許勞動力的酬勞在其價值上下波動。為了順利進行檢視，他為他所謂「資本的構成」建立一項概念工具（第五八九頁）。他使用三個術語：技術構成

（technical composition）、有機構成（organic composition）、價值構成（value composition）。這時候將這三個術語引進論述似乎相當晚，某種程度來說也反映出他在第三卷對於矛盾與危機的研究。因此，這些術語在這一章並沒有發揮太大功用，即使沒有這些術語，還是有可能理解他的論述。

如果你覺得這部分的討論深奧難懂（確實如此），那麼就直接進入下一節。不過，既然這些術語在第三卷扮演重要角色，而且廣泛而

言又是馬克思理論長久為人討論、爭議的主題，我認為有必要在這裡加以檢視。

「技術構成」單純描述一個工人在一段既定的時間，將某個量的使用價值轉變為一個商品的物質能力（physical ability），是物質生產力的量尺。換句話說，技術構成指的是一個工人每小時生產幾雙襪子、幾噸鋼鐵、幾條麵包、幾加侖柳橙汁、幾瓶啤酒。新技術改變這些物質比例，舉例來說，每個工人每小時生產的襪子從十雙增加到二十雙。技術構成的概念清楚又明確。問題是區分有機構成和價值構成，這兩者都是價值比例。價值構成是生產中消耗的生產工具價值和預付可變資本的價值，兩者之間的比例寫成 c/v ，不變資本量除以可變資本。有機構成算法也是價值比例 c/v ，定義為由於生產力的物質變化而引起價值構成的變化。

為什麼要區分？用意在於價值構成的變化，除了生產力的物質變化相關的變化外，還會有其他變化。既然上一章最後列出諸如此類的非技術變化，這種詮釋就有其道理，但要注意，例如自然的贈予、減少浪費、壓抑工人的生活物質水準等，這些改變都會影響不變與可變資本的價值支出，如此一來， c/v 比例結果不是增加就是減少。此外還有另一個可能的詮釋，就我的了解，馬克思沒有清楚說明，但我們可以推論。這個詮釋取決於物質生產力的變化在哪裡發生。如果我藉由引進新機器改變製作襪子的物質生產力，那麼我公司的 c/v 比例

（我們稱此為資本的有機構成）通常就會因為我的行動而增加。不過，即使我什麼都沒做，這個比例也有可能改變，因為生產決定勞動力價值的工資產品產業，其物質生產力不斷改變，加上其他生產我所購買的生產工具（不變—可變輸入）的產業，這兩者決定我所購買的不變和可變資本價值（根據馬克思的假設，都依其價值購買）。在這種情況下，依據這兩個不同經濟部門物質生產力相對的變化步調， c/v 比例（我們稱此為資本的價值構成）會上升或下降（即使我公司內的

物質生產力並無改變）。個別資本家可能如何利用 c/v 比例，還有不在個別資本家可控制的市場當中 c/v 比例又有什麼變化，詮釋的重點就在於這兩種 c/v 比例的差別。馬克思在這章研究的是資本家階級與工人階級彼此關係的加總程度，若考慮到這一點，在這裡很難證實這個詮釋，但鑒於相對剩餘價值理論，上述詮釋似乎仍然說得通，因為相對剩餘價值強調的，正是個別資本家受競爭的強制規律驅使而尋找相對剩餘價值的短暫形式，而這個短暫的形式確實驅動技術活力，生產彙總性的相對剩餘價值。

這些構成如此重要，是因為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繼續處理這個問題：為何利潤率可能會有下降的趨勢。李嘉圖已經以馬爾薩斯的理論解釋過這件事：到了最後，土地收益遞減，自然資源價格增加，導致利潤必然下滑至零，換句話說，問題在於對自然的關係。

（面對利潤率下降的問題，馬克思在他處嘲諷李嘉圖「逃出經濟學，躲到有機化學避難」^[2]。）馬克思否決這個論點，反而主張答案是資本主義技術變化的內部動態，也就是尋求剩餘價值而增加資本的有機（價值？）構成，即 c/v ，而這一點，在剝削率 s/v 有限的假設下，長遠下來將會導致利潤率（ $s/[c+v]$ ）下降。換個說法，節省勞動的革命從勞動過程中移除主動的價值生產者，所以使得生產剩餘價值更加困難（其他條件均等）。這個論述極為巧妙，而且具有真正的價值，可以內化資本主義社會關係架構中的危機形成動態，以及其生產力量的發展（我認為是正確的）。不幸的是，這個論述不完整又有問題，因為以上論證的第二部分沒有明確說明為什麼 c/v 比例應該如馬克思說的那樣增加。

在這一章，馬克思直接支持資本價值構成上升的規律。他先指出，站在整個資本家階級的立場，資本不斷改變的價值構成與生產之間的關係具有直接與間接的面向。資本主義生產與實現能夠進行，必要的先決條件不只是機器和工廠，還有鐵路、公路和各式各樣有形基

礎建設（人造環境）。要滿足這些先決條件，所有的不變（且越來越固定的）資本相對於僱傭勞工人數的比例，必須以驚人的數字提高。

（馬克思在此沒有談到他在他處提到的重點：如果過去的投資——例如人造環境——已經分期償還完畢，那麼對資本主義生產進行而言，這些投資就是「免費產品」，很像自然的贈予，除非討厭的地主階級跳出來開始要從中收取租金。）從相對簡單的手工業生產，演變到更複雜與統一的生產過程，這個移動過程本身就包含 c/v 比例隨著時間增加的歷史趨勢。馬克思因而主張：

資本的不變部分比可變部分日益相對增長的這一規律，在每一步上都由商品價格的比較分析所證實……不管我們比較的是同一國家的不同經濟時代，還是同一時代的不同國家。只代表所耗費的生產資料價值或資本不變部分的那個價格要素的相對量，同積累的增進成正比；用來支付勞動或代表資本可變部分的另一價格要素的相對量，一般同積累的增進成反比。（第五九八—五九九頁）

他在此清楚提出，有一個資本的價值構成隨著時間上升的「規律」，而且正是這個規律在第三卷的利潤率下降理論扮演非常關鍵的角色。不過馬克思確實發現，因為技術改變，不變資本的價值（相對於物質表現）可能會下降。的確，他提出 c/v 比例只會增加到某個程度，原因「很簡單：隨著勞動生產率的增長，不僅勞動所消費的生產資料的量增大了，而且生產資料的價值比生產資料的量相對地減小了」。由於製造生產工具^[3]的生產力提高，

生產資料的價值絕對地增長了，但不是同它的量按比例增長。因此，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之間的差額的增大，同不變資本轉變成生產資料的量和可變資本轉變成的勞動力的量之間的差額的增大相比，要慢得多。（第五九九頁）

這個假定的資本價值構成上升的「規律」受制於修正，但受制方式並未否定其根本方向。資本的積累和相對剩餘價值的追求，「由於這種互相推動的複合關係，引起資本技術構成的變化，從而使資本的可變組成部分同不變組成部分相比越來越小」。（第六〇〇頁）

不過為了鞏固論證，馬克思需要做的是將經濟拆解為「生產工資產品」和「製造生產工具」兩個部門，然後檢視兩個部門中物質生產力的相對變化率。他在第二卷的最後做了這件事（寫完留給我們的第三卷草稿之後才寫），但是他在那裡的核心議題是檢視市場如何保持兩個部門的均衡（如果有均衡的話）。因此，他的假設排除位於第一卷分析核心的技術動態，而且技術動態對第三卷分析利潤下降又極為重要。他沒有提到價值構成的概念。他確實揭露比例失衡危機的可能（相對於生產工具，有太多工資產品，反之亦同），甚至也揭露消費不足普遍危機的可能（缺少有效需求），但是對於技術改變導致的利潤率下降，他完全沒有討論這個問題。然而，接下來的理論顯示，兩個部門（工資產品和生產工具）之間有個技術變化形態能夠保持 c/v 比例長久穩定，但是不存在確保這個結果的機制。因此技術改變產生的不穩定性，導致經常的比例失衡危機與偶爾的普遍危機，這種情況是非常可能的。

顯然我們在這裡無法解決這些問題。我個人的看法（很多人可能不同意）是：馬克思直覺認為技術改變的形態正在打破穩定，以至於產生危機，這點是對的，但是他對價值構成上升和利潤下降的說明並不正確。然而，這章的論述主線，不用配置價值構成的概念就已經可以理解了。

第一種資本積累模型

The First Model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如果資本家拿他們昨天占用的部分剩餘價值，投資到今天做更多的生產，假設此時沒有技術變化，那麼便需要更多勞動力。所以在這些條件下，積累第一個明顯作用就是勞動力需求增加。「因此，資本的積累就是無產階級的增加。」（第五九〇頁）額外的勞工從哪裡來？需求增加又有什麼含意？到了某個點，漸增的需求會導致工資增加。因此「螺旋形」的積累必定需要更多資本被生產，更多勞工被僱用，而且到了某個點就是更高的工資，如此一來，勞動力不是高於其價值賣出（所有商品以其價值交易的假設例外），就是隨著勞工的生活水準提升，勞動力的價值也提高，但是這只意味「僱傭工人為自己鑄造的金鎖鏈已經夠長夠重，容許把它略微放鬆一點」（第五九五頁）。

工資的增大至多也不過說明工人必須提供的無酬勞動量的減少。這種減少永遠也不會達到威脅制度本身的程度。撇開關於工資率的暴力衝突不說……由資本積累而引起的勞動價格的提高不外是下列兩種情形之一：

一種情況是，勞動價格繼續提高，因為它的提高不會妨礙積累的進展。（第五九五頁）

意思就是，資本家負擔得起勞動價格有某些增加，因為隨著他們僱用更多勞工，他們可以占用的資本量持續增加。記住，資本家主要感興趣的是利潤量，而如我們在第十七章^[4]見到的，利潤量取決於僱用勞工人數、剝削率和強度。剝削率下降的情況下，僱用勞工人數增加可以將資本家獲得的資本量提升至可觀程度。因此在這種假設情況下，工資提高和資本積累沒有衝突。另一種情況是

積累由於勞動價格的提高而削弱，因為利潤的刺激變得遲鈍了。積累減少了。但是隨著積累的減少，使積累減少的原因，即資本和可

供剝削的勞動力之間的不平衡，也就消失了。所以，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機制會自行排除它暫時造成的障礙。（第五九六頁）

馬克思這裡的模型相當簡單。假設生產力不變，資本積累增加勞動需求。這點是否導致工資上升，取決於可用的人口。不過隨著越來越多可用人口成為僱傭，工資會上升，導致剝削率下降。可是因為更多勞工被僱用，剩餘價值量能夠持續上升。如果在某個時間點，不管理由為何，剩餘價值量開始下降，然後勞動需求萎縮，工資壓力鬆綁，剝削率又會恢復。因此，久而久之，我們可能會看到工資和利潤率勢均力敵的波動。工資上升，積累變慢，工資下跌，利潤和積累復甦。馬克思在這裡描述一個勞動供需和積累動態的自動調整系統。

馬克思指出，歷史證據支持這種過程。在十八世紀的英格蘭，當時有位評論者名叫伊登（Eden），他談到有一個因為資本積累快速擴張而導致工資上升的趨勢。資本家階級顯然過得很好的時候，工人階級的日子也好得多。這樣的現象令人忍不住宣稱資本積累對工人也是好事，伊登便屈服於這樣的誘惑。可是馬克思說，這樣完全只是延長將勞動綁在資本上的「金鎖鏈」。此外，這個想法在更早之前英國思想家曼德維爾（Mandeville）著名的《蜜蜂的寓言》（*The Fable of the Bees*）中就遭到猛烈駁斥。曼德維爾惡言抨擊存在於英格蘭社會「遊手好閒的人」^[5]，並藉此主張這樣的社會亟需窮人，越窮越好，因為這樣他們就會要求較少的產品和服務，留給富有的人更多。如果我們沒有窮人，富人也不會富有。這番對十八世紀英格蘭情況的公開嘲笑，打擊了亞當·斯密和其他人道主義者，他們不能接受窮人應該永遠與我們同在，而且對富人具有如此重要的功能。斯密的回應是試圖說明，如果市場機制有效運作並增加國家財富，那麼最後每個人的生活都會改善，包括最窮的人。曼德維爾對馬克思的重要性，在於積累資本之前要先存在的不只是可用人口，還要這個可用人口夠貧窮、夠

無知，他們都受壓迫並絕望到某個程度，才能被招募作為低薪勞動，立刻進入資本主義制度。

第二種資本積累模型

The Second Model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第二種資本積累模型分析的，是增長的社會勞動生產力變成「**最強而有力的槓桿**」（第五九八頁）時會出現什麼情況。技術變革和組織變化對生產力的影響，必須放在積累動態的中心位置。這使馬克思花了一些篇幅說明之前已概略提過的資本價值構成上升的「規律」。不過「**積累的增進雖然使資本可變部分的相對量減少，但是絕不因此排斥它的絕對量的增加**」（第五九九頁），因為如我們在第一種模型所見，可以僱用更多勞工因應剩餘價值率下降的問題。

運用協作、新的勞動分工，以及使用機器、科學、技術作為增加勞動力的方法，首先取決於有足夠的初始或「原始」貨幣財富積累來推動整個過程。馬克思之前曾提出「原始積累」這個術語，但他再次把細節留到最後二章才談。「**這種積累本身是怎樣發生的，我們還用不著在這裡研究。**」（第六〇〇頁）不過，一旦開始積累，增加生產力的進程也取決於資本積聚（concentration）與集中（centralization）的過程。只有這種方式才會實現所有可能的規模經濟。他說，因為每一輪的積累，資本家以貨幣權力的形式獲得越來越多資本量，所以財富逐漸集中在幾個人手中。成長以複合比率發生，而財富和權力的集中速度又加快，但仍受到剩餘價值率和僱用勞工人數的限制。然而，透過在新的生產部門開創新的小型企業，這個集中過程可能會被部分抵銷。

所以，積累和伴隨積累的積聚不僅分散在許多點上，而且執行職能的資本的增長還同新資本的形成和舊資本的分裂交錯在一起。因此，積累一方面表現為生產資料和對勞動的支配權的不斷增長的積聚，另一方面，表現為許多單個資本的互相排斥。（第六〇一頁）

「社會總資本這樣分散為許多單個資本，或它的各部分間的互相排斥」，也必須納入考量。這是典型的馬克思：有勢均力敵的趨勢正在發揮作用，一方面集中，另一方面細分且破碎。之間的平衡在哪裡？誰知道！集中和分散的平衡幾乎確定受制於永無休止的變動（與任何機器和大型工業演化的目的論詮釋相反）。

另一方面，資本透過不同路徑積聚——接收、合併、殘忍毀滅競爭者，就會達成集中。馬克思認為，資本集中可能有規律，但是他承認，在這裡他不能發展這些規律，雖然他顯然懷疑這些規律可能還沒被發現（這點和目的論的觀點一致！）。儘管如此，卻有明確的集中趨勢，無疑受到「一種嶄新的力量——信用事業，隨同資本主義的生產而形成起來」推動（第六〇二頁）。雖然這裡他還不能介紹信用系統（會違反他的最初假設，即利息、地租、商業資本的利潤等剩餘價值的細分沒有作用），他還是忍不住預先評論：

起初，它作為積累的小小的助手不聲不響地擠了進來，通過一根根無形的線把那些分散在社會表面上的大大小小的貨幣資金吸引到單個的或聯合的資本家手中；但是很快它就成了競爭鬥爭中的一個新的可怕的武器；最後，它轉化為一個實現資本集中的龐大的社會機制。

（第六〇二頁）

這番描述很有說服力，而且在馬克思的時代，理論多半取材自聖西門論聯合資本的威力和第二帝國銀行家的作為，如法國的皮勒爾兄

弟（Péire brothers）。此外也在我們當代的世界產生深遠影響。設置小額貸款和微型金融機構以獲取所謂「金字塔底層的財富」，然後吸光那裡所有的財富，以扶持孱弱的國際金融機構（全都得到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幫助），而且把那個財富拿到華爾街支付資產和合併遊戲……馬克思敏銳地觀察到：「隨著資本主義生產和積累的發展，競爭和信用——集中的兩個最強有力的槓桿——也以同樣的程度發展起來。」（第六〇二頁）透過複合成長作為主要推手，取得執行全新一輪增加生產所需的龐大金融規模，快速集中趕上較慢的積聚過程。集中可以徹底改善並增加生產規模。若沒有集中（或者如他在他處提到的，若沒有國家參與），我們無法執行許多有形基礎建設的超級計畫（如鐵路、港口）和都會化（固定與不變資本）。

因此，適當的集中手段對於積累的動態絕對重要。不過這也顯示壟斷勢力的威脅，而且牴觸古典政治經濟學者和當代新自由主義理論家看重的分散市場經濟願景。分散市場經濟的特色就是高度分散和個人主義的決策，如此無人可以壟斷或支配市場。這裡馬克思提出的是，即使市場經濟從小規模、高競爭的公司開始，也幾乎確定會迅速透過資本集中轉型，以寡頭壟斷或獨占作終。他在他處提到，競爭的結果永遠是獨占。因此，存在於資本主義動態內部的過程會破壞市場完美運作的理論。問題是若缺乏集中介入並破壞自由運作市場中的分散決策，市場和追求相對剩餘價值兩者就不能長久共存。雖然馬克思這裡沒有明白說出，但這點當然是他的論述含意之一。不過根據對積聚的分析，逐漸增加的集中，無法完全成為缺乏任何抗衡影響與制衡力量的單向過程。可惜馬克思在此沒有提出這點，但是他在他處會談到集中有時可能會有分散來抗衡。因此，我們必須著眼在積聚、去積聚、集中和分散之間的關係。可是這裡他介紹的是積累過程的市場動態，其中這些力量必須整合進入論述當中，而非放在一旁當作某種歷

史意外，即使這一點已超出他在這章的討論範圍，也就是討論工人階級的情況。

上升的勞動生產力（上升的資本價值構成）對勞動需求別有意義。

因為對勞動的需求，不是由總資本的大小決定的，而是由總資本可變組成部分的大小決定的，所以它隨著總資本的增長而遞減，而不像以前假定的那樣，隨著總資本的增長而按比例增加。對勞動的需求，同總資本量相比相對地減少，並且隨著總資本量的增長以遞增的速度減少。誠然，隨著總資本的增長，總資本的可變組成部分即併入總資本的勞動力也會增加，但是增加的比例越來越小。（第六〇四頁）

這裡的意思是，資本主義積累「不斷地並且同它的能力和規模成比例地生產出相對的，即超過資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過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第六〇四—六〇五頁）。這就要透過我們現在所謂的縮減規模過程。

工人人口本身在生產出資本積累的同時，也以日益擴大的規模生產出使他們自身成為相對過剩人口的手段。這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規律。（第六〇六頁）

我們自己支配的生產條件，這個主題再次成為極大的諷刺。

文中提及「人口規律」，顯示馬克思與馬爾薩斯互相衝突的立場。從之前的注腳可見，馬克思非常不喜歡馬爾薩斯的理論，而且駁斥馬爾薩斯提出的人口與人口過剩原理。馬克思寫道：「每一種特殊的、歷史的生產方式，都有其特殊的、歷史地發生作用的人口規律。抽象的人口規律只存在於歷史上還沒有受過人干涉的動植物界。」（第六〇六頁）馬克思反對馬爾薩斯將失業和貧窮轉化為單純的人口增加與

資源壓力關係，並且將那兩個問題自然化。馬克思並非主張資本積累與人口成長無關甚或中立；他在他處有許多段落確實描述強勁的人口成長是維持積累必要的先決條件。對於馬爾薩斯的論點，馬克思主要反對的是該論點認為，貧窮是由工人階級過多再生產自身所製造的（因此責怪受害者）。馬克思的要務是說明資本主義如何製造貧窮，無論人口成長的情況或速率為何。他同意曼德維爾是對的，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下，窮人將永遠與我們同在，但與曼德維爾不同的是，馬克思說明這種情況以及發生原因。

資本主義製造貧窮的方法，是使用技術讓勞工丟掉工作，製造相對過剩的勞工。要使積累持續擴大，常有一群失業勞工是社會必要的。

過剩的工人人口是積累或資本主義基礎上的財富發展的必然產物，但是這種過剩人口反過來又成為資本主義積累的槓桿，甚至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存在的一個條件。過剩的工人人口形成一支可供支配的產業後備軍，它絕對地從屬於資本，就好像它是由資本出錢養大的一樣。（第六〇六頁）

因此，積累的主要槓桿不是技術本身，而是技術導致的過剩勞工。「過剩的工人人口不受人口實際增長的限制，為不斷變化的資本增殖需要創造出隨時可供剝削的人身材料。」（第六〇六頁）

通常，這支後備軍被引進生產，接著間歇性地被丟出生產，製造勞動市場的週期流動。「工業週期的階段變化又使過剩人口得到新的補充，並且成為過剩人口再生產的最有利的因素之一。」（第六〇七頁）馬克思描述：

工人的這種增加，是通過使一部分工人不斷地被「游離」出來的簡單過程，通過使就業工人人數比擴大的生產相對減少的方法造成的。因此，現代工業的整個運動形式來源於一部分工人人口不斷地轉化為失業的或半失業的人手。（第六〇七頁）

「就連政治經濟學也會把相對的，即超過資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過剩人口的生產，看做現代工業的生活條件^[6]。」（第六〇八頁）例如馬爾薩斯「也承認過剩人口對於現代工業來說是必要的」，但是他沒有看見「對資本主義生產來說，人口自然增長所提供的可供支配的勞動力數量是絕對不夠的。為了能夠自由地活動，它需要有一支不以這種自然限制為轉移的產業後備軍」（第六〇九頁）。

這個過程衍生的結果無遠弗屆，甚至影響大型勞動力部門降低技術，以及透過技術改變達到去工業化。過去約三十年來，這些對我們而言都太熟悉了。這些相對過剩人口的存在，還常常造成被僱用的人過度工作，因為如果不加班並同意增加勞動強度，他們可能會被威脅解僱。既然我們這個時代的資本不喜歡承擔全職員工的間接成本（健康津貼與年金），無論員工願不願意，他們越來越常要求員工超時工作，即使同時失業勞動人口還是呈現增長。同意加班有時也成為僱用條件，近年這點在歐洲成為嚴重的問題。其結果就是員工過勞與過度剝削。

工人階級中就業部分的過度勞動，擴大了它的後備軍的隊伍，而後者通過競爭加在就業工人身上的增大的壓力，又反過來迫使就業工人不得不從事過度勞動和聽從資本的擺布。（第六一〇頁）

這竟然成為「各個資本家致富的手段」（第六一〇頁），對工資的影響也相當重大。「大體說來，工資的一般變動僅僅由同工業週期各個

時期的更替相適應的產業後備軍的膨脹和收縮來調節。」（第六一一頁）資本積累驅使工資變動。這與標準的觀點相違，標準的觀點認為資本積累的步調由工資率波動調節，而工資率波動不是與人口成長有關，或者依照當代的說法，就是與過度貪心的工會有關。「經濟學的教條」就是「工資的提高刺激工人人口更快地增加，這種增加一直持續到勞動市場充斥，因而資本同工人的供給比較起來相對不足時為止」。（第六一一頁）

馬克思的模型指出，一旦資本積累遇到勞動供應的問題，就會依賴技術或組織創新而取代人力，這樣的影響不是讓工資降到價值以下，就是增加仍受僱的人的工作日長度與勞動強度。

產業後備軍在停滯和中等繁榮時期加壓力於現役勞動軍，在生產過剩和亢進時期又抑制現役勞動軍的要求。所以，相對過剩人口是勞動供求規律藉以運動的背景。它把這個規律的作用範圍限制在絕對符合資本的剝削欲和統治欲的界限之內。（第六一三頁）

因此，這就是說「資本主義生產的機制安排好，不讓資本的絕對增長伴有勞動總需求的相應增加」（第六一三頁）。這點就是以資產階級之名，引發「經濟學辯護論的一大業績」，他們明明是在傷害工人階級，卻為他們的作為提出辯解。辯護者只能表示，為了獲得增長的資本積累，為眾人帶來廣大長遠利益，於是「對於被排擠的工人在被拋入產業後備軍的過渡時期中遭受貧困、痛苦和可能死亡」，只好視為必要的短期犧牲。然而，現實遠遠殘酷得多。

對勞動的需求同資本的增長並不是一回事，勞動的供給同工人階級的增長也不是一回事，所以，這裡不是兩種彼此獨立的力量互相影響。骰子是假的。資本在兩方面同時起作用。（第六一三一六一四頁）

意思就是，資本再投資的時候創造勞動需求，但資本透過再投資節省勞動的技術反而會製造失業，於是資本就可以用此方式管理勞動供給。這種在供需等式兩邊操作的能力，完全違背市場應該運作的方式。

如同發生在機器的情況，工人很快

識破祕密，知道了他們為什麼勞動越多，為他人生產的財富越多，他們的勞動生產力越是提高，他們連充當資本增殖手段的職能對他們來說也就越是沒有保障；一旦工人發現，他們本身之間競爭的激烈程度完全取決於相對過剩人口的壓力；一旦工人因此試圖通過工聯^[7]（令人訝異的是，這會是你們在《資本論》唯一一次看到這個詞）等等在就業工人和失業工人之間組織有計畫的合作，來消除或削弱資本主義生產的那種自然規律對他們這個階級所造成的毀滅性的後果，這時，資本和它的獻媚者政治經濟學家就大吵大叫起來，說這是違反了「永恆的」和所謂「神聖的」供求規律。（第六一四頁）

市場交換規則被資本調節勞動力供需的能力推翻，在這樣的情況下，工人為捍衛自己、保障集體利益而成立組織的努力，竟被當成侵犯市場規則而受到猛力撻伐！

馬克思建構了兩個積累模型，分別為有技術改變和沒有技術改變。資本家可以選擇：以現存的技術積累，並進入模型一的世界（但面對競爭的強制規律難以做到），或者投資技術改變並進入模型二的世界。第二個模型的問題是調節技術改變步調的是什麼？相對剩餘價值理論顯示，那改變的步調受到競爭的強制規律推動，當資本家以較高的生產力生產時，就會創造短暫的相對剩餘價值，而資本家互相競爭以獲得這種形式的價值。因此，限制有一部分是由競爭強度來確立（這點馬克思並沒有強調）。不過還有一個外在限制。馬克思更早之

前已經提出，採用新機器技術的基本理由，必然包含了用花費在機器的價值交換使用機器省下的勞動力價值。雖然馬克思沒有明白說出這一點，但這意味技術創新將會持續，直到工資率下降到夠低（如同十九世紀英格蘭相較於美國的情況），購買機器不再划算，而這個低點，可能就是工人階級被降格到徹底悲慘的情況。

相對過剩人口

The Relative Surplus Population

馬克思在這章的第四節檢視相對過剩人口的情況。他區分三種不同形式：流動的、潛在的、停滯的（第六一四頁）。他所謂「流動的」指的是已經變成無產階級的人，這些人原來是全職的受薪工人，由於某些理由暫時遭解僱，但是熬過失業期間，隨著積累的情況改善，又要被重新吸收回到僱傭身分。用當代的話說，流動過剩人口大約相當於失業統計中的「失業」，加上「低度就業」或「怯志工作者」

（discouraged workers）。「潛在的」是指還不是無產階級的人。在馬克思的時代，這種人口特別是指尚未被吸收進入僱傭勞動制度的農民人口。農民或原住民由於維生的農業制度遭摧毀，加上鄉村地區無產階級化，大量人口被趕進僱傭勞動力。這個情況持續到我們的時代

（近幾十年的中國、墨西哥、印度就是見證）。摧毀家庭包工制，導致婦女和兒童流入僱傭勞動力，直到今日同樣依然可見（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女人被轉為僱傭勞動的中堅）。「潛在的」範疇也包括小資產階級獨立生產者和手工業者，他們被大規模的資本取代，因此被迫進入勞動市場。過去五十年在美國發生的家庭農場競食

（cannibalization），也從原本的局限釋放勞動力。獨立生產者和從前經營雜貨店的人，現在被大型超市取代，也是相同情況。因此，潛在過剩人口是一個廣大多元的範疇，包括各種小資產階級生產者、婦女

和兒童、農民等等。在我們的時代，這個範疇也包括逃過無產階級化但遲早會被吸收的人。從前醫生以為他們不是無產階級，但如今也不難發現，醫療人力不知不覺逐漸無產階級化。高等教育亦同樣急速無產階級化，統合主義（corporatism）與新自由主義的模型已深入大學。在這裡，馬克思吸引我們注意的是無產階級化的動態可能帶來的變化，以及各種調動潛在勞動力後備軍的方式。當然兩者會隨情況各有不同。此外，流動人口大致受限於資本主義運作的地區，但潛在後備軍具有非常不同的地理分布，到處都有可能找到，而且透過帝國主義和殖民作為取得潛在後備軍的地理政治學，亦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第三種形式是「停滯的」，指的是就業極不規律且特別難以調動的人口。馬克思描述停滯形式的最底層是「需要救濟的赤貧的境地」，包括「流浪者、罪犯、妓女」、「真正的流氓無產階級」，他對這些人幾乎不感同情。這種人口分成「有勞動能力的人〔需要救濟的貧民〕」，以及「孤兒和需要救濟的貧民的子女。他們是產業後備軍的候補者，在高度繁榮的時期……他們迅速地大量地被捲入現役勞動軍的隊伍」。不過，還有「衰敗的、流落街頭的、沒有勞動能力的人。屬於這一類的，主要是因分工而失去靈活性以致被淘汰的人」。這些人形成馬克思所謂的「現役勞動軍的殘疾院」，而且幾乎不可能動員他們進入僱傭勞動力。（第六一七頁）這是威廉·威森（William Julius Wilson）^[8]所指的「下層階級」（underclass）（我不太喜歡這個詞）。

這一章最後一節是冗長的第五節，以毛骨悚然的細節描述當時那群產業後備軍的生活情況（流動的與潛在的）。雖然馬克思將焦點放在英國（尤其是其鄉村勞動後備軍的狀況），他也特別注意都市化的角色，並指出他從英格蘭的愛爾蘭移民發現的重點，即調動這些潛在

工人經常是利用種族、宗教（在這個例子裡）的差別；擴大來說，可看出資本家階級採取分而治之的策略時考量的差異包羅萬象，包含種族、性別、文化、宗教等。我們可以輕易舉出我們這個時代類似的例子。美國漫長的波多黎各勞工歷史，正是十九世紀愛爾蘭人在英國的類比。我們也可以輕易寫出墨西哥、瓜地馬拉、孟加拉、印尼、南非的勞動情況，其中每個細節都會如同馬克思第五節描述的那般令人難受。

馬克思第二個積累模型主要依賴因技術導致失業的流動過剩人口。這些流動人口整體怎麼勉強過活，顯然值得重大關注（例如，失業工人如何健康活著才能再次加入勞動力）。不過還有一個策略問題，那就是資本主義運作的人口是流動的較好，還是潛在的較好？

（停滯的可能非常難以調動，甚至難以共事。）自由操縱流動的後備軍會有幾個困難。強大的勞動組織能夠促進少量就業安全，他們會監督失業狀況。新的技術和新的生產系統可能在普遍使用之前就先遭到工人反對。此外，製造失業產生的政治後果，在某些情況下當真發生時可能會非常嚴重。例如一九五〇與一九六〇年代，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資本家企業階級普遍不願製造失業，部分因為擔心社會動盪。他們寧願尋找潛在的後備軍。這時有兩個方法：你可以帶著資本出國，或進口工人。在一九六〇與一九七〇年代，瑞典失業率很低，而且幾乎沒有流動的後備軍。面對強大的工會、多項社會法案和根深柢固的社會民主政治機器，來自葡萄牙、南斯拉夫、中歐的進口勞工對於產生剩餘價值變得極為重要。法國汽車工業的勞動短缺，導致國家支持馬格里布人（Maghrebien）^[9] 移入，土耳其的過剩勞動在那些年加速了德國的工業發展。一九六〇年代美國修改移民法，對於調動潛在的勞動力後備軍同樣影響匪淺。墨西哥的過剩勞動對美國公司運作十分關鍵，而最近的移民風波，無論合法與否，已成為棘手議題（例如，缺乏過剩勞動已導致美國西部收成季節穀物損失）。

我們今日的處境是失業率驚人，加上大量的潛在勞動。這些範疇與資本主義內部特殊的勞動控制政治史之間的關係耐人尋味。流動人口也引起一個問題：如何維持這個後備軍的健康狀態，以便和就業人口競爭？建立社會福利系統一直是其中一個答案，但考慮到當今新自由主義的趨勢，這個答案的重要性不如從前。右翼的論點是，當勞工為自己的勞動設定的底價太高，失業率就會上升。勞工創造失業，因為他們拒絕接受低於某個最低工資的工作！這就是當福利太豐厚時會發生的典型問題。因此，杜絕失業最好的方法就是完全取消福利，但那樣又使流動人口難以維持在勞動後備軍的狀態。同樣的問題也苦了移民政策。每次美國政府欲規範移民，就會牴觸企業適當取得過剩勞動供應的需求。從農企業到微軟，諸多產業都反對嚴格的移民政策。

勞動供應的管理變得關鍵。站在資本家階級的利益，勞動供應管理應該創造並維持後備軍（結合流動與潛在人口）、壓低工資、以裁員威脅已僱用的勞工、瓦解勞動組織、增加受僱者的勞動強度。自一九七〇年代起，這個策略在美國似乎相當成功，因為實際工資長期持平（一九九〇年代短暫上升），而利潤率普遍提升。這是美國史上第一次見到工人未因生產力大幅上升而受惠的年代。追求相對剩餘價值的好處都累積在資本家階級，製造了巨大的財富積聚與高漲的不平等。

自由主義烏托邦夢想解構

The Liberal Utopian Dream Deconstructed

我們在第四篇分析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產時已經知道，在資本主義制度內部，一切提高社會勞動生產力的方法都是靠犧牲工人個人來實現的；一切發展生產的手段都轉變為統治和剝削生產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發展，成為局部的人，把工人貶低為機器的附屬品，使工人

受勞動的折磨，從而使勞動失去內容，並且隨著科學作為獨立的力量被併入勞動過程而使勞動過程的智力與工人相異化；這些手段使工人的勞動條件變得惡劣，使工人在勞動過程中屈服於最卑鄙的可惡的專制，把工人的生活時間轉化為勞動時間，並且把工人的妻子兒女都拋到資本的札格納特車輪^[10]下。但是，一切生產剩餘價值的方法同時就是積累的方法，而積累的每一次擴大又反過來成為發展這些方法的手段。由此可見，不管工人的報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狀況必然隨著資本的積累而惡化。最後，使相對過剩人口或產業後備軍同積累的規模和能力始終保持平衡的規律把工人釘在資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羅米修斯釘在岩石上釘得還要牢。這一規律制約著同資本積累相適應的貧困積累。因此，在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同時在另一極，即在把自己的產品作為資本來生產的階級方面，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第六一八—六一九頁）

這就是著名的總結論點，內容是資本主義積累必要的社會條件與結果，就是無產階級不斷增加的貧困。對於這個論點典型的回應是那根本就是錯的，今日世界上許多工人遠比一百年前過得更好，而且儘管在中國的工廠、香港的血汗工場確實可能還是有些惡劣的工作條件，但這是過渡到更好的物質生活水準遇到的典型問題，甚至在那些國家也開始見到生活水準提升的證據。這也是馬克思主義者或批評者主張的其中一個論點，認為訴諸歷史記載就可以檢驗馬克思確信無疑的預言，而既然歷史記載並非全力支持這個預言，代表馬克思的分析當然是錯的。

因此，在這裡我必須強而有力地提醒讀者關於左右著這幾章內容的假設，並再次強調這樣的結論不是絕對的，而是有條件的，大體而言端視開頭限定的假設而定。這就是《資本論》第一卷的結論，其焦點完全只在生產的動態，分析完全只從那個視角進行。第二卷的書寫

立場則轉向資本在市場中的實現，結尾也會出現完全不一樣的內容。在那裡，馬克思聚焦在有效需求的問題（誰有貨幣能力購買擴大產量的產品？），這個問題的部分答案必須憑藉他在那裡描述的工人階級的「理性消費」。他這麼說有兩個意思。第一，工人階級必須具有足夠的購買力進行消費；第二，工人階級將會養成消費習慣，而這個消費習慣樂意吸收資本主義長期生產的剩餘產品。因此，在第二卷最後，馬克思舉出各種方式，包括資產階級慈善家傾力教導工人階級「適當」的消費習慣（和福特動員的社工大軍很像，福特建立一天五美元八小時的工廠制度，同時確保那些從中受益的工人懂得如何明智用錢，不要花在喝酒、嗑藥和女人）。讀完第二卷，我們會得到完全不同的故事。顯然，如果第一卷就是全部的內容，工人階級就不能發揮其「資本主義產品的消費者需求中心」這個社會必要角色。

那麼，第一卷的重點和目的是什麼？第一卷說的是，如果世界是以這種方式運作，結果就是工人會越來越貧困。捫心自問，我們在這個結論中是否看到事實？如果我們去印尼、孟加拉、越南、瓜地馬拉的工廠，無疑答案是肯定的。在這些地方，調動潛在勞動後備軍的條件極端殘酷。你確實會看見馬克思描述的「勞動折磨」。關於許多世界生產中心駭人的勞動條件，你毋需千里尋找詳細的報告（非營利組織和聯合國的報告裡比比皆是，甚至主流媒體也會刊登一些令人痛心的報導）。另一個指標性的事實，是過去約三十年在新自由主義的措施和政策下，收入不平等不斷攀升，到處竄起億萬富翁（印度、墨西哥、中國、俄國），隨處可見在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在另一極卻是貧困，這樣的比喻用來描述當代的全球資本主義十分貼切。

因此，閱讀第一卷時，很難不承認內容描述的就是某種真相，儘管只是部分真相，尤其相較於一九五〇、一九六〇年代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情況。當時勞動組織相對強大，社會民主趨勢是主流，而且無論是生產或財富分配，國家干預也更為廣泛接受。在那些時代，理性

消費的議題更顯著：我們如何確保工人階級會購買汽車？那麼我們就建設城市和市郊，讓汽車變成必需品而非奢侈品，意思就是工人的工資必須足夠負擔汽車和市郊的房屋，還有這種生活方式需要的一切。在那些時代，第二卷的分析就合理得多，第一卷的結論反而顯得有點牽強。

上述景象在一九七〇年代多半都由新自由主義反轉。世界各地的無產階級暴增。透過瓦解鄉村生活與農民經濟（如拉丁美洲與南亞），或直接的政府行動（普遍發生在中國和東亞），大約二十億人口失去從前的經濟基礎，落入無產階級。這種流動可預料的結果，就是位於資本積累傳統核心的工人階級，始終沒有改善他們的生活狀況。驚人的財富增長流向頂端一％的人口（而且從比例來看，更多流向頂端的〇．一％）。對新自由主義的追求，將我們帶回與第一卷的分析越來越相關的世界。

這是統治階級有意識的計畫。一九七九年，大幅提升美國利率的「沃爾克衝擊」（Volcker shock）導致失業率高漲；這一點再加上雷根總統打擊勞工組織（從一九八一年航空管制業工會罷工開始），用意明顯是在規訓勞動。英國經濟學家艾倫．巴德（Alan Budd）曾擔任柴契爾首相的首席經濟顧問，後來回憶當時經驗時坦承愧對鄰里，因為「一九八〇年代為對抗通貨膨脹而壓縮經濟與公共支出的政策，其實是打擊工人的掩護。提高失業率就能削弱工人階級力量。背後的道理——用馬克思的話——就是一場資本主義的危機，藉此再次創造勞動的後備軍，而且從此之後允許資本家賺進高利潤」^[11]。一九八〇年代英國礦工罷工遭到暴力鎮壓，柴契爾就像雷根，以政治手段打擊工會力量。同樣的，目標就是規訓勞動以確保利潤和無止盡的積累。馬克思的分析的可怕之處，便是如此完全可以預料結果，而且可以輕易以馬克思的話說明。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做的，就是認真接受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的說法和理論並提問：如果他們執行他們的烏托邦自由主義，裡面有完美運作的市場、個人自由、私有產權、自由交易，那麼世界會變成什麼樣？他逐步探索那樣建構起來的世界會發生什麼事。亞當·斯密宣稱，他想展現國家財富會成長，而在市場分散且自由運作的世界裡，每個人會——或可以——過得更好（不過談到以較均等的方式分配那項財富時，斯密並沒有解除國家的責任）。馬克思展現的是，依循純粹自由放任路線建構的世界，會產生一極是不斷增加的財富積累，另一極是急速發展的貧困積累。那麼，誰會想要根據烏托邦版本的規則建立世界？答案再明顯不過：資本家階級的富裕成員！那麼，誰向我們宣揚這個烏托邦自由市場的諸多優點？又是誰把我們置於當代新自由主義的道路？哎呀！哎呀！正是有錢人用他們的貨幣權力說服我們全體，告訴我們，市場永遠是對的，而馬克思的理論是一派胡言。

新自由主義計畫（如我在《新自由主義簡史》^[12]所示）已經導向讓高層的資本家階級積累越來越多的財富，並且占用越來越多的剩餘價值，而且資本家階級追求這個目標時採取的典型路徑，在第一卷的資本積累模型就概略說過。壓低工資、改變技術取代工人從而創造失業、集中資本家的權力、干預市場供需調節打擊工人組織（如我們所見，資本在市場的供需兩方運作）、跨國外包、調動世界的潛在人口，以及盡可能壓抑福利水準。這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真正的內涵。一極的大量財富積累，是以其他所有人為代價——這種情況的社會必要條件已經創造好了，很大程度符合第一卷的分析。當然，問題是這種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能夠存活，只有透過「**同時破壞了一切財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第四八二頁）。

然而，這不是唯一與馬克思的分析相符的後果。馬克思在這一章指出，在烏托邦主義自由市場的條件下，資本漸增的積聚與集中不可避免。有趣的是，這也是過去三十年新自由主義化的顯著特徵（看看能源、製藥、媒體產業，以及最重要的，金融權力越來越集中）。市場過度的自由永遠創造更寡頭、甚至獨占的趨勢（這個事實從反壟斷立法和某些國家對於合併與獨占的監督〔現在多數無效〕可以看出來）。財富不只積累，還集中在權力越來越大的資本家階級手裡！但這也顯示了一個問題。如果第二卷分析的和諧條件轉為矛盾——原因正是財富兩極化——導致爆發如二〇〇八年那樣可怕的危機呢？美國史上唯一與現今財富分配一面倒情況相同的時期是一九二〇年代，而且我們在二〇〇八年又見到一九二九年的經濟崩潰，也許這兩件事情都不能算是意外。

馬克思能夠讓我們清楚看見經常隱而未現的歷史動態，同時他也對抗醞釀中的矛盾，並且挑戰那些製造並合理化他所預言結果的意識型態建構。我認為這已證明馬克思的分析與方法深具威力。在我們的經濟學科系有多少納索·西尼爾！因此，我們就該捍衛馬克思有條件的論述，承認那些論述雖然不是完整的故事，依然非常重要，而且在今日的資本主義就可輕易發現。他確實直截了當地詳細說明「**資本主義積累絕對的、一般的規律**」，儘管他也承認「**像其他一切規律一樣，這個規律的實現也會由於各種各樣的情況而有所變化，不過對這些情況的分析不屬於這裡的範圍**」（第六一八頁）。如果貫徹自由市場和自由主義的烏托邦，會把我們帶到什麼境地？這個一般規律提供了精彩的闡述，甚至告訴我們，新自由主義意識型態已讓這些陳腔濫調穿上新的偽裝並尋求實現的方法，它實際上已將我們帶往馬克思預言的方向，那裡充滿了矛盾。我認為，仔細閱讀馬克思的文章，深入理解

他的方法，我們就可以汲取洞見，並獲得重要的判斷能力——儘管一點也不愉快。

-
1. 此為原書標示之篇章編號，《資本論》繁體中文版為第二十三章。↗
 2. 參見參見馬克思《大綱》，第七五三—七五四頁。（原書注）↗
 3. 即「生產資料」。↗
 4. 此為原書標示之篇章編號，《資本論》繁體中文版為第十五章。↗
 5. 即雄蜂。↗
 6. 生活條件（a necessary condition），即必要條件。↗
 7. 即工會。↗
 8. 威廉·朱利葉斯·威森（William Julius Wilson, 1935-），美國社會學家、哈佛大學社會學教授，以種族和貧窮問題為研究主題。↗
 9. 馬格里布指非洲西北部一個地區，約為今摩洛哥、阿爾及利亞和突尼西亞三國。↗
 10. 印度教毘濕奴教派舉行大祭時，狂熱的教徒相信，遭載有札格納特（juggernaut）神像的神壇車輾死即可升天，為表示虔誠，甚至甘願投身車輪下而死。↗
 11. 參見英國《觀察家報》（*The Observer*），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原書注）↗
 12. 參見大衛·哈維《新自由主義簡史》（*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原書注）↗

十一、原始積累的祕密

The Secret of Primitive Accumulation

《資本論》第一卷的最後兩章，語調、內容和方法都出現明顯轉變。首先，這兩章和本卷其他部分的主要預設相反。本卷的主要預設基礎在第二章，馬克思接受亞當·斯密的理論世界，那是原子般的市場交換的世界，由自由、平等、財產和邊沁統治，所有商品交換都在自由制度適當運作下，於非強制的環境裡進行。斯密非常清楚這不是世界真實的樣子，但他接受這個方便又有說服力的虛構世界，並以此建立規範的政治經濟理論。如我們所見，馬克思對此全盤接受，以便解構其中的烏托邦主義。

如同我們在上一章所見的，馬克思藉此策略而得以顯示，我們越接近自由市場運作的制度，越發現自己面對兩個重大後果。較輕微的後果是分散的、破碎的原子般結構，雖然可以預防任何單一權力壟斷與操縱市場，卻屈服於越來越集中的資本主義勢力。競爭永遠傾向產生獨占，而競爭越激烈，集中化的趨勢越快。較重大的後果是導致財富大量積聚在一極（尤其集中在資本家），而且帶給另一極的工人階級日益增加的貧困、苦勞和退化。

過去三十年，新自由主義的計畫以自由主義的烏托邦主義為基礎，成功符合馬克思預言的兩個趨勢。當然在細節上有很多地理與產業的差異，但不同領域發生的資本集中程度一直非常驚人，世人也普遍承認財富大量集中在富人頂端，而且相較於過去，收入規模前所未

見，但世界各地工人階級的情況若不是停滯，就是惡化。以美國為例，過去二十年來，最富有的一％人口的收入與財富在全國的占比已經翻倍，其中最頂端的〇．一％翻了三倍。在一九七〇年，擔任執行長的人，與他們薪資中等的員工，收入比是三〇：一，過去幾年則竄升為平均超過三五〇：一。只要是新自由主義猖獗的地方（如一九九〇年以來的墨西哥和印度），億萬富翁就會忽然登上富比士的世界富豪排行。墨西哥的卡洛斯．史林（Carlos Slim）如今已進入世界豪富榜，他躋身那個位置的背景，正是一九九〇年代初期新自由主義浪潮席捲墨西哥。

馬克思解構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寫下的主張，因而得到這些違反直覺的結論，但他也嚴謹地運用他們強大的抽象概念，以創意手法深入資本主義真正的動態，因而揭開工作日長度鬥爭的源頭、產業後備軍生活條件的鬥爭等。第一卷的分析精微且毫不留情地說明，為何「沒有比公平對待不平等的人還要不公平的事」。交換自由和契約自由的意識型態矇騙了我們所有人。資產階級政治理論的道德優越和專制就以此為基礎，又以此鞏固其合法性與所謂的人道主義。然而，當人們帶著不同的資源、天賦、資產進入這個自由與平等的交換市場，結果就連微小的不平等也隨著時間被放大並惡化，變成影響力、財富和權力巨大的不平等，更不用說重大的階級位置分野。如果再加上越來越多的集中化，馬克思就能強力翻轉亞當．斯密從市場交換看不見的手得到的「全體利益」願景。這一點大大啟發我們理解階級內容到底是什麼，例如，過去三十年來，以市場為基礎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是什麼？馬克思的結論強烈批評那些奠定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理論基礎的個人自由權與自由。那些理想既誘惑又迷人，但就馬克思的觀點，卻也是誤導的、虛構的、欺騙的。他稍早觀察，勞工能夠出賣他們的勞動力給他們選擇的對象，同時他們為了活著必須出賣勞動力，只有

在這種雙重意義之下，勞工才是自由的。因為他們不再控制任何生產工具，所以得到自由與解放！

《資本論》第一卷的最後兩章就是在談如何確保後者這種「自由」。資本主義在其歷史初期解放勞動力為商品，並取代之前的生產方式。這裡我們被迫面對當時的偷竊、掠奪、暴力和權力濫用等行徑。本卷之前主導所有論述的假設，連同殘忍的後果，都被擺到一邊。

如我們所見，資本主義根本上依賴能夠生產比本身更多價值的商品，而那個商品就是勞動力。馬克思稍早在《資本論》觀察到，

為什麼這個自由工人在流通領域中同貨幣占有者相遇，對這個問題貨幣占有者不感興趣。他把勞動市場看做是商品市場的一個特殊部門。我們目前對這個問題也不感興趣。貨幣占有者是在實踐上把握著這個事實，我們則是在理論上把握著這個事實。但是有一點是清楚的。自然界不是一方面造成貨幣占有者或商品占有者，而另一方面造成只是自己勞動力的占有者。這種關係既不是自然史上的關係，也不是一切歷史時期所共有的社會關係。它本身顯然是以往歷史發展的結果，是許多次經濟變革的產物，是一系列陳舊的社會生產形態滅亡的產物。（第一五七頁）

原始積累與這個僱傭勞動的歷史起源有關，也與資本家階級手中必要資產的積累有關，他們運用這些資產來僱用工人。

因此，最後兩章指出這個核心問題：勞動力如何變成商品（或者更廣泛來說，是工人階級如何形成）。洛克和亞當·斯密想出的標準資產階級故事如下：

很久很久以前有兩種人，一種是勤勞的，聰明的，而且首先是節儉的菁英，另一種是懶惰的，耗盡了自己的一切，甚至耗費過了頭的

無賴漢……第一種人積累財富，而第二種人最後除了自己的皮以外沒有可出賣的東西。大多數人的貧窮和少數人的富有就是從這種原罪開始的；前者無論怎樣勞動，除了自己本身以外仍然沒有可出賣的東西，而後者雖然早就不再勞動，但他們的財富卻不斷增加。（第六八七頁）

這是標準的說法，將封建主義過渡到資本主義描述為漸進且和平的過程，但馬克思主張，其實

大家都知道，在真正的歷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殺戮，總之，暴力起著巨大的作用。但是在溫和的政治經濟學中，從來就是田園詩占統治地位。正義和「勞動」自古以來就是唯一的致富手段，自然，「當前這一年」總是例外。（第六八八頁）

這是因為

創造資本關係的過程，只能是勞動者和他的勞動條件的所有權分離的過程，這個過程一方面使社會的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轉化為資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產者轉化為僱傭工人。因此，所謂原始積累只不過是生產者和生產資料分離的歷史過程。這個過程所以表現為「原始的」，因為它形成資本及與之相適應的生產方式的前史。（第六八八頁）

根據歷史事實，原始積累的歷史「絕不是田園詩式的東西」（第六八八頁），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載入人類編年史的」（第六八九頁）。

馬克思的看法和亞當·斯密與洛克衝突甚鉅，這提出了一些有趣的問題。首先，商業資本和金融資本與高利貸只是老掉牙的形式？或依然扮演活躍的角色，獨立於生產成本、工業資本等之外？馬克思稍

早也觀察到：「我們將會發現，生息資本和商業資本一樣，也是派生的形式，同時會看到，為什麼它們在歷史上的出現早於資本的現代基本形式。」（第一五三—一五四頁）意思是封建主義是分階段過渡到資本主義，如此一來，商業資本和高利貸為生產／工業資本的增長開路。這些較早的資本形式在消解封建秩序所扮演的角色也因而仍需調查。

第二，這是否意味一旦資本主義經歷原始積累，一旦史前時期結束而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興起，他所描述的暴力過程就變得無關緊要，而且對資本主義如何運作也不再必要？我會再回到這個問題，但當我們繼續往下讀時，請記得這個問題。

在馬克思版本的原始積累，之前（第二章）設下的市場交換規則全被拋棄。沒有互惠，沒有平等。是的，貨幣的積累還在，某種市場也在，但真正的過程是另一回事。真正的過程是關於以暴力的方式剝奪一整個階級的人對生產工具的控制，先是透過非法行動，但最終透過國家行動，就像英國的圈地立法。亞當．斯密當然不希望國家被視為迫害人口的活化劑，因此斯密版本的原始積累，一定不是由國家暴力扮演關鍵角色。如果資本積累源於國家機器和國家權力，為什麼現在反而提倡自由放任政策作為增進國家與個人福祉的主要手段？想當然爾，亞當．斯密和其他大部分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寧願忽視國家在原始積累中的角色。不過也有例外。馬克思提到，經濟學家詹姆斯．史都特肯定理解國家暴力對無產階級化絕對重要，但將這個立場視為必要之惡。在邁克．佩雷爾曼（Michael Perelman）的《資本主義的誕生》（*The Invention of Capitalism*）^[1]中，有關古典政治經濟學怎麼處理最初或原始積累的說明相當出色。

馬克思在第八篇^[2]主要關注的是拆解十六世紀以降原始積累的歷史，並調查這些過程如何開始啟動。當然，他已經承認

這種剝奪的歷史在不同國家帶有不同的色彩，按不同的順序、在不同的歷史時代通過不同的階段。只有在英國，它才具有典型的形式，因此我們拿英國做例子。（第六八九頁）

「典型」是否意味那是一個過渡到資本主義的樣版，世界上每個人都要遵守？馬克思之後否認這個詮釋，並說明他只是把英國視為一個例子，儘管是特別且先導的例子。同樣的，這些是我們必須回頭檢視的爭議議題。我們如何思考這些問題，與另一個重要但大多遭封鎖的問題有關：為了達到社會主義，走過原始積累和漫長的資本主義歷史是必要的嗎？

-
1. 參見邁克．佩雷爾曼（Michael Perelman）《資本主義的誕生》（*The Invention of Capitalism: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Secret History of Primitive Accumula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原書注）[↗](#)
 2. 此為原書標示之篇章編號，《資本論》繁體中文版為第七篇第二十四、二十五章。[↗](#)

第二十七—三十三章 原始積累^[1]

PRIMITIVE ACCUMULATION

最後幾章的篇幅相對較短，順序的安排可見清楚含意。我將簡要討論這些章節，指出一些重要元素。第二十七章^[2]談的是對農村居民土地的剝奪，以及同等重要的封建家臣關係消融的過程。占有土地是剝奪農民的主要手段，但封建家臣的解散，大部分歸功於貨幣權力開始在封建秩序運作（例如透過商業資本和高利貸）。「新的封建貴族則是他們自己的時代的兒子，對這一時代說來，貨幣是一切權力的權力。」（第六九一頁）在《大綱》中，馬克思反而說得更明白。他在那裡敘述貨幣如何消融傳統的共同體，而消融傳統共同體時，貨幣變成共同體。因此，我們的世界從「共同體」定義為人與人社會關係的結構，移動到另一個世界，在那裡，貨幣的共同體才是王道。貨幣作為社會權力使用，導致產生大型土地資產、大型農牧企業等，同時，作為商品交換又會增殖（前面幾章關於貨幣和交換的想法）。傳統的共同體不是沒有抗爭就投降，而且至少起初國家權力試圖對抗殘忍的貨幣權力，以保存湯普森（E. P. Thompson）後來所謂對農民的「道義經濟」。

然而，國家權力逐漸因為兩個理由而屈服。首先，國家依賴貨幣權力，因此對貨幣權力無招架之力。其次，貨幣權力能以國家立法難以阻止的方式形成並調動。亨利七世時期曾經頒布法令，試圖阻止貨幣化和無產階級化。不過初生的資本主義力量漸長，「資本主義制度卻正是要求人民群眾處於奴隸地位，使他們本身轉化為雇工，使他們的勞動資料轉化為資本」（第六九三頁）。「在十六世紀……暴力剝奪人民群眾的過程得到新的驚人的推動」（第六九四頁），而且在那之後，傳

統社會秩序的抵抗開始崩潰，國家不但沒有將貨幣權力領頭的顛覆視為非法，反而與貨幣權力聯盟，主動支持無產階級化的過程。馬克思認為，這股趨勢與一六八八年的光榮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合併，

「光榮革命」把地主、資本家這些謀利者同奧倫治的威廉三世一起推上了統治地位。他們開闢了一個新時代，使以前只是有節制地進行的對國有土地的竊盜達到了巨大的規模。這些土地被贈送出去了，被非常便宜地賣掉了，或者被用直接掠奪的辦法合併到私人地產中去了……攫取的國有土地和從教會奪來的土地……就構成現今英國寡頭政治的貴族領地的基礎。（第六九六頁）

新的且更有權力的階級聯盟就在這個基礎上形成了。「新土地貴族又是新銀行巨頭這一剛剛孵化出來的金融顯貴和當時靠保護關稅支持的大手工工場主的自然盟友。」（第六九六頁）換句話說，地主資本家、商業資本家、金融資本家、工場手工業資本家形成資產階級，廣泛結盟，令國家機器對他們共同的意志低頭。結果，「法律本身現在成了掠奪人民土地的工具，雖然大租地農場主同時也使用自己獨立的私人小手段」（第六九六—六九七頁）。

因此，由大規模的公有地圈地運動領頭，這段期間不斷發生系統性竊取公有財產。「對公有地的暴力掠奪大都伴有把耕地轉化為牧場的現象，它開始於十五世紀末，在十六世紀還在繼續下去。」（第六九六頁）附帶一提，這些情況催生了許多重要文學著作緬懷失去的舊秩序，例如奧利弗·戈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筆下的世界、湯瑪斯·格雷（Thomas Gray）的輓歌，都在哀悼原本的「快樂英格蘭」

（Merrie England）已遭摧毀。馬克思隨後又舉例評論，提到蘇格蘭高地清洗（Highland clearances）這個驚人的例子，剝奪小農土地的行動

一波波持續到十九世紀末。他在書中還嘲笑薩瑟蘭公爵夫人（Duchess of Sutherland）夠虛偽，一邊透過類似合法過程把人民從高地趕走，一邊「為了表示她對美洲共和國的黑奴的同情，在倫敦隆重歡迎《湯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比徹·斯托夫人」（第七〇三頁）。

總結來說，馬克思寫道：

掠奪教會地產，欺騙性地出讓國有土地，竊盜公有地，用剝奪方法、用殘暴的恐怖手段把封建財產和克蘭^[3]財產轉化為現代私有財產——這就是原始積累的各種田園詩式的方法。這些方法為資本主義農業奪得了地盤，使土地與資本合併，為城市工業造成了不受法律保護的無產階級的必要供給。（第七〇五頁）

第二十八章^[4]接著談被趕出土地的人民該怎麼辦。通常他們找不到工作，所以變成乞丐、盜賊、流浪者、小偷，至少在國家的眼中是如此。國家機器回應這種現象的方式持續至今：把他們當成罪犯並囚禁，說他們是惡棍，施予極端暴力。「這樣，被暴力剝奪了土地，被驅逐出來而變成了流浪漢的農村居民，由於這些古怪的恐怖的法律，通過鞭打、烙印、酷刑，被迫習慣於僱傭勞動制度所必須的紀律。」

（第七〇八頁）這股將工人社會化並使其進入資本規訓機制的暴力，開始光明正大進行，但隨著時間過去，「經濟關係的無聲的強制保證資本家對工人的統治」。馬克思這裡說的似乎是，一旦無產階級形成，那麼經濟關係無聲的強制就上工，同時公然的暴力消失在背景之中，因為人民已經社會化，進入工資勞工的身分，作為勞動力商品的承載者，但「新興的資產階級」持續需要「國家權力」來規定工資，預防任何集體的工人組織（反工會的法案與當時稱呼的「集會法」禁止工人集會結社）（第七〇八頁）。馬克思指出，這點是鞏固自由主義體制（以私有產權為基礎的）的重要支柱。

法國資產階級在革命風暴一開始，就膽敢再把工人剛剛爭得的結社權剝奪掉。它在一七九一年六月十四日頒布法令，宣布工人的一切結社都是「對自由和人權宣言的侵犯」。（第七一一頁）

資產階級法律以這種非常特別的方式用來禁止可能的集體勞動力量。

第二十九章^[5] 檢視資本主義農場主的產生。馬克思在此說了一個非常簡單的故事，關於地主的管家如何變成收益分成佃戶，接著又變成租地農場主，付地租（貨幣）給地主。貨幣化和商品化的過程鞏固土地的「農業革命」，允許資本以某些方式支配土地。資本透過土地、自然流通，然後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把勞工身體當作可變資本流通。他在第三十章^[6] 說，這個農業革命的影響是兩面刃。農業革命不只釋放許多勞動，也釋放從前直接消耗土地得到的維生手段，並將食物供給商品化。產品和商品的市場成長，部分是因為能靠自己維生的人越來越少，導致市場交換擴張與市場規模擴大。同時，資本摧毀許多手工業副業和家庭交易，不只在印度，英國也是。這個現象導致更強、更大的國內市場誕生。就馬克思看來，英國十六世紀以降國內市場的成長，是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要素。

這點引導我們思考第三十一章^[7] 工業資本家的產生，並且取代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銀行專政（金融資本）、土地資本，躍上領導地位。這個取代，最初之際與殖民主義、奴隸貿易、當時非洲和美國的情況緊密結合。封建主義之下，有諸多障礙阻撓逐漸增加的貨幣資本轉為產業資本。「農村封建制度和城市行會」阻礙以僱傭勞動為基礎的工業發展，但是「這些限制隨著封建家臣的解散，農村居民的被剝奪和一部分被驅逐而消失」。不過馬克思相當有先見之明：

新的工場手工業建立在通海港口或不受舊城市及其行會制度控制的內陸地區。因此，在英國，享有公會特權的城市對這些新的工業培養所進行了激烈的鬥爭。（第七一九頁）

在英國，工業資本主義發展地點是我們現在所謂的未開發素地（greenfield）。諾里奇和布里斯托等享有公會特權的城市都已高度組織化，很難透過政治控制這些城市並打破行會力量。在鄉村的未開發素地沒有規範機構阻撓——沒有城市資產階級，沒有行會組織。因此，英國的工業化多數發生在從前的村莊，例如曼徹斯特（所有棉織城市原都只是小村莊）。里茲和伯明罕也是，都從小型交易村莊起家。這和其他地方的工業化模式不同，儘管只要時機允許，資本確實還是喜歡移動到未開發素地。日本汽車產業一九八〇年代進入英國時，避開了該國工會組織興盛的地區，選擇歡迎新發展的區域。公司行號在那些地方可以從零開始，隨心所欲建造（當然，在柴契爾反工會政府的協助下）。美國也存在同樣趨勢。尋找缺乏規範和工會組織的空間，是資本主義地理與位置動態極為重要的面向。

殖民制度與奴隸貿易的角色也不能忽略，畢竟資產階級正是憑藉這些手段巧妙規避並推翻封建力量。許多人認為，十八世紀初期西印度群島的奴隸耕作，可視為大規模勞動編制的先驅，之後於英國的工廠制度再現。「這些方法一部分是以最殘酷的暴力為基礎，例如殖民制度就是這樣。」（第七一九頁）為了從殖民地榨取財富無所不用其極。例如，「在一七六九到一七七〇年間，英國人用囤積全部大米，不出駭人聽聞的高價就拒不出售的辦法製造了一次饑荒」（第七二一頁），但所有這些方法

都利用國家權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組織的社會暴力，來大力促進從封建生產方式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轉化過程，縮短過渡時

間。暴力是每一個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種經濟力。（第七一九—七二〇頁）

然而，若不承認貨幣權力以國債和公共信用系統為手段開始控制國家權力，就無法理解國家在組織力量以及促進殖民主義上的重要角色。十六世紀以降，「現代稅收制度」（第七二四頁）和國際信用制度興起，表示貨幣權力與國家權力合併。這個系統中的「銀行巨頭、金融家、食利者^[8]、經紀人、證券投機家」（第七二三頁）開始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殖民制度允許「在歐洲以外直接靠掠奪、奴役和殺人越貨而奪得的財寶，源源流入宗主國」，而且「在這裡轉化為資本」，同時「公債成了原始積累最強有力的手段之一」（第七二二頁）。

殖民制度、國債、重稅、保護關稅制度、商業戰爭等等——所有這些真正工場手工業時期的嫩芽，在大工業的幼年時期都大大地成長起來了。大工業是以希律王式的大規模掠奪兒童來慶賀自己的誕生的。（第七二五頁）

出現這番「掠奪」，是由於需要從距離現有城市遙遠的地方找到並調動足夠的勞動力。馬克思引用約翰·菲爾登（John Fielden）所述：「特別需要手指細小而靈巧的兒童。於是，從倫敦、伯明罕等地的教區貧民習藝所招收學徒〈！〉」並用船把他們運往北方的蘭開夏郡鄉間（第七二六頁）。馬克思繼續寫道：「當棉紡織工業在英國採用兒童奴隸制度的時候，它同時在美國促使過去多少帶有家長制性質的奴隸經濟轉化為一種商業性的剝削制度。」由於英國的影響，刺激奴隸交易。「利物浦是靠奴隸貿易發展起來的。奴隸貿易是它進行原始積累的方法。」（第七二七頁）

要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永恆的自然規律」充分表現出來，要完成勞動者同勞動條件分離的過程，要在一極使社會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轉化為資本，在另一極使人民群眾轉化為僱傭工人，轉化為自由的「勞動貧民」這一現代歷史的傑作，就需要經受這種苦難。（第七二七頁）

如果貨幣「『來到世間，在一邊臉上帶著天生的血斑』」，馬克思的結論是「那麼資本主義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第七二八頁）。

馬克思在第三十二章^[9]主張，剝奪的過程殘忍又痛苦，同時漫長又持久。封建主義並非毫無掙扎就被消融了。「社會內部感到受它束縛的力量和激情就活動起來。」封建主義

必然要被消滅，而且已經在消滅。它的消滅，個人的分散的生產資料轉化為社會的積聚的生產資料，從而多數人的小財產轉化為少數人的大財產，廣大人民群眾被剝奪土地、生活資料、勞動工具——人民群眾遭受到的這種可怕的殘酷的剝奪，形成資本主義的前史。（第七二九頁）

這個前史「包含一系列的暴力方法」，使這個制度變成「最殘酷無情的野蠻手段」（第七二九頁）。然而，一旦啟動，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就有自己獨特的邏輯，包括集中。

一個資本家打倒許多資本家。隨著這種集中或少數資本家對多數資本家的剝奪，規模不斷擴大的勞動過程的協作形式日益發展，科學日益被自覺地應用於技術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計畫地利用。（第七二九—七三〇頁）

隨著世界市場形成，這些過程飛快地助長「資本主義制度日益具有國際的性質」。工人階級的反抗也由此而生：

由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本身的機制所訓練、聯合和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的反抗也不斷增長。資本的壟斷成了與這種壟斷一起並在這種壟斷之下繁盛起來的生產方式的桎梏。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第七三〇頁）

畢竟，幾個放高利貸者「剝奪廣大的人民」和廣大的人民剝奪幾個放高利貸者之間的差異甚鉅。

這番對革命障礙的呼籲是以《共產黨宣言》的修辭彰顯《資本論》的政治見解。這是一段引起論戰的政治陳述，對於一本分析鞭辟入裡、革命靈魂栩栩如生的批判著作，應該是而且當然是高潮。

這也將我們帶到最後一章，也是奇怪的一章，內含一連串對殖民理論的反思，反而減損前一章救世主般的雄辯和語調。此外，這一章並非真的與實際的殖民經驗和反殖民革命奮鬥的展望（廣大的被殖民人民剝奪殖民的主人）有關，而是關於一個叫做韋克菲爾德

（Wakefield）的人提出的殖民理論。這個人在整個政治經濟學領域中名不見經傳，而且他之所以入獄，在新門監獄（Newgate Prison）裡寫他的殖民理論，原因是意圖誘拐富有家庭的女兒。在新門監獄中，韋克菲爾德發現自己置身於一群準備被送到澳洲的囚犯之間，這點顯然令他開始思考澳洲在全盤體制中的角色。他對澳洲當地的真正情況幾乎一無所知，但發現某件馬克思認為極為重要的事，因為那件事將會重創亞當．斯密的理論。韋克菲爾德只是發現，你可以帶著全世界的

資本去澳洲——貨幣、勞動工具、各種物料——但你不能找到任何「自由的」（免費的！）勞工為你工作，你不能成為資本家。

簡單來說，韋克菲爾德發現「資本不是一種物，而是一種以物為中介的人和人之間的社會關係」（第七三二頁）。在澳洲很難找到勞工；當時他們輕易就能取得土地，所以可以作為獨立的生產者自行維生。唯一確保勞動供給且因此維持資本主義前途的方法，是讓國家介入，訂定土地底價。那個底價必須夠高，確保每個來到澳洲的人必須以僱傭勞工的身分工作，直到存夠資本購買土地。韋克菲爾德認為，美國的土地制度（公地放領法案）太自由又太開放，而且造成勞動價格過高（如我們之前所見，這會導致更快採用節省勞動的革新）。韋克菲爾德的預測是對的，如果資本主義要在那裡存活，美國會需要回到資本主義前史的殘酷策略。邊疆的「自由勞動」和企業（尤其鐵路）利益對土地政策加緊控制兩者之間的鬥爭，以及滯留在城市作為僱傭勞工的移民人口，是積累的重要面向。

馬克思寫道：

我們感興趣的只是舊大陸的政治經濟學在新大陸發現並大聲宣布的祕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和積累方式，從而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以那種以自己的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消滅為前提的，也就是說，是以勞動者的被剝奪為前提的。（第七四〇頁）

政府應當對處女地規定出一種不以供求規律為轉移的價格，即人為的價格，迫使移民在賺到足夠的錢購買土地，轉化為獨立農民以前，必須從事較長時期的僱傭勞動。（第七三八—七三九頁）

馬克思說，這是韋克菲爾德殖民計畫「最大的祕密」，但同時也揭露原始積累最大的祕密。這些計畫在英國國會確實很有分量，也影

響殖民土地政策。「韋克菲爾德先生制定的這個專門用於殖民地的『原始積累』方法，英國政府採用了好些年。」（第七四〇頁）

馬克思利用這個殖民理論反駁亞當·斯密的最初或原始積累理論。不過這裡還有其他內容，攸關《資本論》整本著作的論述與架構。在第二版的〈跋〉，馬克思談到他和黑格爾的關係，表示「將近三十年以前……我就批判過黑格爾辯證法的神祕方面」（第一四頁）。我們幾乎可以確定，他指的是他的長篇著作《黑格爾法哲學批判》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其中，馬克思從黑格爾闡述的第二五〇號段落開始批評。不過在那個段落之前的內容其實有點驚人。在缺乏任何事先警告或理論建立的情況下，黑格爾討論起資本主義內部的矛盾。他提到「階級的依賴和痛苦繫於」某種作用、過程，導致一般化的貧窮並創造困苦的人群，同時「在社會規模的另一端，加速不成比例的財富集中少數人之手」。這幾句話和《資本論》第二十五章^[10]非常相似，馬克思在那裡談到一極是財富積累，另一極是工人階級的貧困、苦難與墮落。黑格爾觀察到，「因此很明顯的是，公民社會的財富儘管過量，還是不夠富有到察看過量的貧窮和貧民群眾的誕生」，而且

公民社會內部的辯證法因此驅使公民社會——或者無論如何驅使一個特定的公民社會——超出自己的界限並在其他地方尋找市場，以及其必要的維生手段，而這些其他地方，不是缺乏該公民社會過度生產的產品，就是普遍來說工業落後。

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因此被推向殖民活動，「藉此在新的土地使其人口回歸家庭生活，而且為自己的工業供應新的需求與場域」。^[11]

為什麼所謂「內部的辯證法」會製造越來越大的社會不平等。此外，如同黑格爾在段落補遺說到「人無法對自然宣稱任何權利，但一旦社會建立，貧窮立刻採取不法的形式，逐一強加在各個階級」^[12]。以階級鬥爭為基礎的內部辯證法，導致公民社會趨向殖民或帝國活動的「外部辯證法」尋求解脫。黑格爾是否相信這樣就會解決內部問題，這點並不清楚，但馬克思清楚表示不會。《資本論》的倒數第二章認為，剝奪者的剝奪是內部辯證法的最終結果，不能僅以擴大重建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殖民作為對峙。資本主義內部的階級矛盾不能靠殖民的方法解決，而且同樣的道理，內部的矛盾沒有最終的空間解法。如同許多人提醒，我們現在所謂全球化，只是暫時的方法，訴諸更大的地理範圍「解決」此時此地的問題。

-
1. 此為原書標示之篇章編號，《資本論》繁體中文版為第二十四、二十五章。↗
 2. 此為原書標示之篇章編號，《資本論》繁體中文版為第二十四章第二節。↗
 3. 克蘭（clan），即「氏族」之意。↗
 4. 此為原書標示之篇章編號，《資本論》繁體中文版為第二十四章第三節。↗
 5. 此為原書標示之篇章編號，《資本論》繁體中文版為第二十四章第四節。↗
 6. 此為原書標示之篇章編號，《資本論》繁體中文版為第二十四章第五節。↗
 7. 此為原書標示之篇章編號，《資本論》繁體中文版為第二十四章第六節。↗
 8. 「食利者」原文為法文rentier，指靠著租金、利息、權利金等收入過活的人。↗
 9. 此為原書標示之篇章編號，《資本論》繁體中文版為第二十四章第七節。↗
 10. 此為原書標示之篇章編號，《資本論》繁體中文版為第二十三章。↗
 11. 參見黑格爾的《法哲學原理》（*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trans. T. M. Knox,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7），第一四九—一五二頁。（原書注）↗
 12. 同前，第二七七頁。（原書注）↗

評注

COMMENTARY

馬克思對原始積累的說明引發各種需要評論的議題。首先最重要的，是承認、欣賞馬克思的觀點不僅創新而且領先。在他之前無人以如此系統性、井然有序的方式分析。不過創新的論述往往有點誇大，而且掩飾許多問題。從此之後，歷史學家和經濟歷史學家針對封建主義過渡到資本主義做了大量研究，研究的共識或許是馬克思的說法在某些地區部分為真。在這樣的歷史地理學中，確實有許多極端暴力的時刻和事件，而且殖民制度的角色也不可否認，包括殖民土地、勞動、稅收政策的演化，但也有相對和平的原始積累實例。被迫離開土地的人口沒有那麼多，而是受到就業機會和都會化與工業化能提供較好生活的前景吸引。因為都市的工資相當優渥，所以從駭人且朝不保夕的鄉村生活自願遷移到城市，也不是罕見的事（即使沒有馬克思所謂土地被迫剝奪的過程，而且這種情況有許多歷史證據）。因此，相較於馬克思的版本，原始積累的故事在細節上差異眾多且複雜。此外，原始積累的動態有幾個重要面向是馬克思忽略的，例如性別面向如今被視為極度重要，因為原始積累經常蘊含婦女極端的權力剝奪，女性地位被降格為財產與動產，而父權制的社會關係增強。

不過，馬克思確實描繪出工業革命與農業革命大致的輪廓，還有資本主義存在必要的無產階級化、商品化、貨幣化過程。他的說明設下未來的討論基準，光憑這點就是一項創新介入，同時非常顯著地提醒我們，是原始暴力和激烈鬥爭催生資本主義，而資產階級事後否認並且遺忘這種原始暴力，即使暴力的痕跡直到今日仍與我們同在。

《資本論》通篇傾向將原始積累的過程歸到資本主義的前史，許多馬克思的其他著作也一樣。一旦前史完成，「經濟關係無聲的強制」就會接手。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政治計畫警告我們，這些無聲的強制隱藏在拜物教的面具下，在我們身邊無所不在，對我們產生切身影響，而我們往往無所知覺。如同我之前主張的，這個政治計畫向我們顯示：沒有事情比平等對待不平等的人更不平等的；物品交換市場所預設的平等讓我們誤信人與人的平等；資產階級私有產權的教條與利潤率使我們似乎都被賦予人權；個人自由權和自由的幻覺如何從市場自由與自由交易產生（以及我們如何、為何奉行這些幻覺，甚至在政治上爭取這些幻覺）。

然而，以我來看，真正的問題是認為原始積累出現在很久很久以前，而且一旦結束，原始積累不再具有真正的分量。最近有些評論者，包括我自己，紛紛建議我們必須嚴正看待整個資本主義的歷史地理布局中原始積累的連續性。羅莎·盧森堡大約在一個世紀前堅定地將這個問題列入待議事項。她堅持我們看待資本主義應該基於兩個不同的剝削形式。

一是關於商品市場與生產剩餘價值的地方——工廠、礦場、農業資產。在這個形式，積累單純是經濟過程，其中最重要的階段是資本家與僱傭勞工之間的交易……這裡，無論如何，和平、財產、平等至少在形式上占上風。此外，積累的過程中，所有權如何轉為占用他人財產，商品交換如何轉為剝削，平等如何變成階級統治，則需要深刻的科學分析辯證法加以揭示。（而且她主張，這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顯著成就）。

這點確實是馬克思的《資本論》在談到原始積累之前那些章節揭示的。「資本積累的另一面向，」她寫道：

是關於資本主義和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關係，而後者開始在國際舞台嶄露頭角。其主要的方法是殖民政策、國際貸款系統——利益範圍的政策——以及戰爭。暴力、欺騙、壓迫、掠奪，公然行使且毫無掩飾意圖，而且在這個政治暴力與權力競爭的糾結中，需要費上力氣才能發現經濟過程嚴苛的法則。^[1]

她強調，這兩個剝削與積累系統之間存在「有機連結」。資本主義漫長的歷史就是以兩者的動態關係為中心，一方是連續的原始積累，另一方是《資本論》中描述的，透過擴大再生產的系統進行的積累動態。她主張，因此馬克思將原始積累限制在某個古老的時間點，即資本主義的前史，這麼做是錯的。新近好幾回主要透過帝國主義暴力進行的原始積累，如果資本主義沒有在其中參一腳，資本主義早就停止存在了。

即使讀者不需跟著盧森堡一路讀到她特定的結論，從直覺而言，有不少地方顯示她原則上是對的。首先，馬克思描述的原始積累過程——剝奪鄉村和農民人口；殖民、新殖民和帝國主義的剝削權術；利用國家權力重新分配資產給資本家階級；公有地圈地；國家的土地與資產私有化；國際金融與信用系統；更不用說快速成長的國債，甚至透過人口買賣延續隱晦的奴隸制度（尤其是女人）——這些特徵如今仍與我們同在，而且某些情況下似乎不但沒有消失在背景之中，反而更加顯著，例如信用系統、公有地圈地與私有化。

當我們把眼光從英國「典型」的案例轉到資本主義在世界舞台上的歷史地理學，連續性甚至變得更醒目。盧森堡引用對中國的鴉片戰爭為例，說明她心中的積累過程。英國產品最大的市場之一是印度，而印度人可以藉由提供原料到英國部分支付這些產品（如馬克思在《資本論》指出）。然而這樣不夠，所以印度的鴉片逐漸銷售到中國交換白銀，白銀就可支付英國的產品。當中國企圖控制對外貿易，尤

其是鴉片貿易，英國的砲艦就駛進長江，交戰不久即摧毀整個中國艦隊，迫使中國打開通商口岸。盧森堡主張，惟有透過這類帝國主義手段，才能確保長期的資本積累與資本實現。根據她的著作，原始積累的連續性主要發生在邊緣地區，即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支配的地區之外。殖民和帝國主義作為對此非常重要，但當我們越來到當下，邊緣地區的角色改變（尤其隨著去殖民化），而且原始積累的實踐不只在形式上轉變並增生，在資本支配的核心地區也變得更加重要。

例如，思考一下當代中國的情況。毛澤東時期，中國在與外界最小接觸的情況下獨自發展。然而，一九七八年，鄧小平開始對外開放中國，並改革中國經濟。農業改革不僅在生產上引發相當於一場農業革命，也從土地釋放大量勞動與剩餘產品。中國在過去三十年持續進行的改革，絕對等同於馬克思描述的原始積累，甚至是中國的開放協助穩定了近期全球資本主義。盧森堡如果看見大概會說，這是新近一輪的原始積累，是資本主義存活的根本。不過在這個案例中，事件並非由外國的帝國主義推動，而是由中國國家與統治中國的共產黨推動的，他們採取類資本主義的道路擴大國家財富。這條道路必然需要創造出一大群農村人口轉為低薪都市無產階級，初期控制外資移進選定的地區和城市，僱用那群無產階級，並且發展全球貿易關係網絡，行銷並實現那些商品的價值，即使內部市場同時也開始暴增。注意中國未開發素地的角色也很有趣。如同曼徹斯特幾十年內從一個小鎮變成大型工業中心，一九八〇年後的深圳也是如此。中國的發展形態和馬克思描述的並無太大差異，除了初始暴力的程度被消音（有人會說被有效掩飾），以及國家和黨的權力從頭到尾都很重要。由於這個例子，以及中國在「為積累而積累，為生產而生產」的資本主義制度持續擴張中所扮演的角色，很難避開兩個結論：一、某種原始積累的近親在當代資本主義動態之中還活得好好的；二、原始積累持續存在，對資本主義的存亡可能也是根本的。

儘管如此，這個主張幾乎到哪裡都成立。暴力榨取自然資源持續（尤其整個非洲）；在拉丁美洲與東亞、南亞，剝奪農業人口的情況依舊。這些都沒有消失，某些情況下甚至被強化，導致激烈衝突，例如在印度，為了在未開發素地建立「特別經濟區」，提供工業在特許土地上營運，因而驅逐土地上的農民人口。在西孟加拉省的蘭迪格蘭（Nandigram），為了讓出位置給工業發展，殺害了抵抗驅逐的農民。這個原始積累的例子，就和十七世紀英國發生的一樣「典型」。此外，當馬克思指出國債和新生的信用系統作為原始積累歷史中的重要面向，他說的是從那時開始，某樣東西開始過度成長，其作用類似某種調節資本流動的中央神經系統。華爾街與金融機構（信用卡公司）的掠奪戰術，正是其他手段的原始積累的指標。因此，馬克思列舉的掠奪作為沒有一項消失不見，某些情況下甚至蓬勃發展，其程度在馬克思的時代難以想像。

然而，在我們的時代，令統治階級更加富有，同時透過某種類似原始積累的方式降低勞動生活水準，這樣的手段一直擴大增長。例如，聯合航空破產後，破產法庭同意該公司必須免除所有退休金的義務才能繼續生存，所有聯合航空的員工忽然發現自己的退休金沒了，而且只能依賴利率低很多的國家保險基金。退休的航空公司員工被迫回到無產階級。前聯合航空員工接受訪問時說：「唉，你知道嗎？我今年六十七歲。我以為每年我會有八萬美元的退休金，過著快樂的生活，但現在我只能拿到三萬五千美元。我得重新找個工作才能過活。」此外，最大、最有趣的問題是，相當於那些退休金的錢去了哪裡？這麼說來也許不是巧合：當全美國許多勞工被剝奪退休金、健康照護和其他福利權利的同時，華爾街的經理和執行長的酬金率普遍都衝上雲霄。

另外一個例子，想想一九七〇年代左右橫掃資本主義世界的私有化浪潮。在許多國家，曾經以公共財方式而提供的自來水、教育、健

康照護紛紛私有化，劇烈改變了資本主義如何運作（例如創造各式各樣的新市場）。國營企業私有化（幾乎一律付出很高代價，讓資本家短時間獲得極大利潤），意味著國家放棄控制成長與投資決策。實際上，這就是公有地圈地的特殊形式，在許多例子裡，都由國家精心安排（如同較早一輪的原始積累），結果就是大眾的資產和權利不斷被取走，被取走的同時，天秤的另一端是龐大的財富積聚。

在《新帝國主義》（*The New Imperialism*）^[2]和《新自由主義簡史》兩本著作中，我主張階級權力現正透過這類過程越來越穩固。既然稱這些過程為原始或初始有點奇怪，我偏好稱為「藉由剝奪的積累」。我主張雖然這些過程部分在一九五〇與一九六〇年代進行，尤其憑藉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戰術掠奪自然資源，但當時在資本主義的核心地區沒有發生那麼多透過剝奪的積累，國家機器具有強大社會民主機制的地區更是沒有。一九七〇年代中期之後，新自由主義改變一切。透過剝奪的積累在資本主義核心地區的內化程度越來越深，在整個全球系統甚至已經擴大其深度與廣度。我們不應視原始積累（合理認定中國為案例的那種）或透過剝奪的積累（在核心地區透過私有化浪潮發生的）單純是資本主義的前史。那是持續在進行且近期已經復甦的實況，不僅如此，對全球資本主義鞏固階級權力也是越來越重要的要素。積累可以包含任何事物——從剝奪使用土地的權利與生計，到縮減過去工人階級運動激烈鬥爭才得到的權利（例如退休金、教育、健康照護等）。亞馬遜雨林的橡膠工人領袖奇科·曼德斯（Chico Mendes），因阻撓畜牧業者、黃豆生產商、伐木商人將雨林資本化而遭殺害。蘭迪格蘭的農民反對為了資本主義發展而奪取土地，因而喪命。巴西的無土地農民運動（簡稱MST），以及薩帕塔民族解放軍（Zapatistas），都在資本貪求或占據的自然資源豐富地區捍衛他們自主與自決的權利。然而，接著想想在美國近期成立的私募股權基金將公眾公司私有化，剝奪公司資產，盡其所能解僱員工，之後帶著重組

的公司回到市場，以高額利潤賣出（私募股權基金公司的執行長為此收到的紅利可是天文數字）。

這些透過剝奪達到積累的形式五花八門，與這些形式抗爭的案例多不勝數。反對生物剽竊與為遺傳物質與基因密碼申請專利；反對利用徵收為資本主義開發者開路；反對都市發展中產階級化而在紐約與倫敦製造更多街友；反對美國信用系統如盜賊般逼迫家庭農夫離開土地，為農企業開路……抗爭清單幾無止盡。透過剝奪而積累的實踐方式罄竹難書，並持續進行，這些方式和馬克思在《資本論》所描述的為生產剩餘價值在工作場所剝削活勞動，至少表面上沒有直接關連。

不過這兩個過程之間不僅有共同性，也有互補作用，就像我贊同盧森堡說的，兩者之間有「有機關係」。畢竟，榨取剩餘價值就是透過剝奪的積累一種特殊的形式，因為這種榨取或多或少都是在勞動過程中讓渡、占用、剝奪勞工生產價值的能力。此外，為了使這種積累形式持續成長，必須找到調動潛在勞動人口的方法，為資本主義發展開發更多土地和資源作為生產工具。例如在印度與中國，為了成立

「經濟特區」而將農民生產者趕出土地，便是資本主義持續發展必要的先決條件；如同清理所謂都市貧民窟的居民，對開發者擴大在都市運作的資本也是必要的。這種國家透過徵收或某些等同合法的手段取得土地，在當代一直到處可見。在首爾，一九五〇年代移入城市的人口在沒有土地所有權的情況下直接蓋自己的房子；到了一九九〇年代，開發商和營造集團急於取得都市土地，於是開始剝奪那群人的家園。建商僱用好多人高馬大的流氓，帶著大鎚進入鄰里，砸碎居民的住家和物品。一九九〇年代在首爾漫遊，你會見到殘破的社區，也會見到民眾激烈抵抗的痕跡。

雖然馬克思傾向認為，擴大再生產就是剩餘價值積累與製造的機制，但若未先實現剝奪的必要條件，無法繼續擴大再生產，而透過剝奪，也將資產直接重新分配到資本家階級手中。我贊同盧森堡，認為

不能忽視透過剝奪的積累，也就是奪走退休金的權利、公有地的權利、社會安全保險（全美國人口共同的財產資源）的權利，以及教育逐漸商品化，更不用說驅逐人民離開土地和掠奪自然環境，這些對於我們了解資本主義的總體動態都太重要了。此外，將公有財產資源轉為商品，例如教育；將大學轉為新自由主義的統合主義機構（對教學內容與方式有重大影響），此舉攸關意識型態與政治影響，同時象徵資本主義的動態為擴大利潤生產與利潤取得的範圍而無所不用其極。

馬克思所描述的原始積累歷史中，有各種反對強行驅逐與剝奪的暴力鬥爭。在英國有廣泛的暴力抵抗運動，例如平等派（Levellers）與挖掘派（Diggers）。十七與十八世紀，階級鬥爭的主要形式就是抵抗剝奪，而非抵抗工作場所剝削，這麼說一點也不誇張。今日在世界許多地方亦同。這也顯示一個問題：在某個特定的時間和地點，為對抗資本主義，階級鬥爭會以什麼形式組成革命運動的核心。如果全球的資本主義自一九七〇年代以來一直不見成長，那麼為了進一步鞏固階級力量，更加需要轉向透過剝奪的積累。可能就是這點讓上層階級的錢箱不只裝滿而且還滿出來。信用制度與金融占有的角色擴大，使透過剝奪而積累的機制復甦變得特別顯著，最近一波擴大導致美國數百萬人因為喪失贖回權而失去家園。失去資產的情況多數集中在較貧窮的社區。在較舊的城市，如克里夫蘭和巴爾的摩，對女人和非裔美國人的人口影響尤其嚴重。同時，華爾街投資銀行家在這行蓬勃發展的時候變得極度有錢，即使因為財務困難丟了工作，還是可以領到高額紅利。上百萬人失去房屋資產的損失，對照華爾街巨大的獲利，兩者財富重新分配的影響，在當代似乎是掠奪與合法搶劫的鮮明案例，也是典型透過剝奪的積累。

我主張，反對透過剝奪而積累的政治鬥爭，就和較傳統的無產階級運動一樣重要。可是這些較傳統的運動和運動聯合的政黨往往不甚留意反對剝奪的鬥爭，不僅視為次要，而且因為剝奪著重於消費、環

境、資產價值等，認為就其內容而言與無產階級關係不大。另一方面，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的成員遠遠更加關注反對透過剝奪的積累，而且對於以階級為基礎的工人運動政治，他們常常採取敵對的立場，因為那些運動不把世界社會論壇當一回事。例如在巴西，關心透過剝奪而積累的無土地農民運動，與魯拉（Lula）領導、以城市為基礎、意識型態偏向工人主義的勞工黨（簡稱PT），這兩個組織之間的關係有點緊張。因此，兩個組織的緊密聯盟，無論實際上或理論上，都是值得深思的問題。如果盧森堡是對的，而我相信她是，她說這兩種形式的積累之間有種有機關係，那麼我們也該預見這兩種形式的抗爭之間有種有機關係。「被剝奪者」組成的反對力量，無論他們是在勞動過程中被剝奪，或是生計、資產、權利被剝奪，都需要重新想像相當不同路線的集體政治。我認為馬克思誤將這些鬥爭形式限制在資本主義的前史。葛蘭西當然了解兩個不同領域之間締造階級聯盟的重要性，毛澤東也是。認為原始積累的權術與透過剝奪的延伸積累完全只屬於資本主義前史，一定是錯誤的。儘管如此，這當然也由你自己決定。

-
1. 參見羅莎·盧森堡《資本的累積》，第四三二頁。（原書注）[↗](#)
 2. 參見大衛·哈維《新帝國主義》（*The New Imperi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原書注）（繁體中文版：台北：群學，二〇〇八年）[↗](#)

心得與預測

Reflections and Prognoses

一旦你讀完《資本論》第一卷，不妨回到開頭再讀一遍第一章。你一定會發現自己閱讀的觀點不同了。這時你應該覺得較容易讀了。我第一次回頭讀時也發現讀起來較有趣，甚至感到愉快。因為不再擔心能否撐到這本巨著的最後，我放鬆心情，開始真正享受伯特爾·奧爾曼（Bertell Ollman）說的「辯證法之舞」，以及第一次讀時錯過的所有細微差別（包括注腳、題外話與文學指涉）。依照綱要速讀全文也有用，有助於加強對主題的理解。我以前設計試卷時，有時會要學生論述基本的概念如何貫穿整本著作。我會問，你們遇到拜物教的概念幾次？資本家崇拜商品和貨幣很明顯，但是為什麼資本家崇拜機器，那些內在的勞動力量（協作、分工、智力與力量）為何經常表現為單純的資本權力？（而且「表現為」這個詞是否總是代表拜物教出現了？）從頭到尾都可讀到的主題有各式各樣，例如異化（針對這個主題，試試從原始積累的最後往前研究！）、過程—物的關係、邏輯—歷史的交集（混淆？）等。

不過，在這裡，我想藉由擴展第一卷建立的邏輯論述架構，討論某些馬克思在其他卷與其他地方處理的問題。我認為這樣並不為過，如同我在開頭點出，馬克思顯然打算在第一卷的論述設下理論與概念基礎，並以此基礎繼續探討更寬廣的範疇。偶爾藉助資本主義無所不在的矛盾，以及這些矛盾預告危機的可能性，正好當作指示我們馬克思要往哪裡去的路標。從這裡也就可能得到一些政治概念，關於資本家階級政治可能的權術，以及即將發生政治鬥爭的一些主要領域。

《資本論》第一卷檢視一個資本的循環過程，看起來如下：

$$\begin{array}{c}
 \text{LP} \\
 M - C \dots\dots\dots P \dots\dots C - M + \Delta M \\
 \text{MP}
 \end{array}$$

起點是貨幣，資本家帶著這項武器進到市場購買兩種商品，也就是勞動力（可變資本）與生產工具（不變資本）。資本家同時選擇一種組織形式與一種技術，接著在勞動過程中結合勞動力與生產工具，並在此過程中生產一個商品，然後這個商品會被帶到市場出售，價格是起初的貨幣加上利潤（剩餘價值）。受競爭的強制規律驅使，資本家表現為（我用馬克思的定義使用這個詞）被迫使用部分剩餘價值創造更多剩餘價值。為積累而積累，為生產而生產，變成資產階級的歷史任務，除非資本遇到限制或不可克服的障礙，否則永遠生產複合的成長率。如果限制與障礙發生，資本就遇到積累危機（簡單定義為缺乏成長）。資本主義歷史上的地理布局充滿這種危機，有時是地方的，有時是整個系統的（發生在一八四八年、一九二九年、二〇〇八年）。資本主義存活至今這個事實，顯示資本積累的流動性和靈活性——馬克思一再強調的特色——以某種方式克服限制與避開障礙。

嚴密檢查資本的流動，我們會發現，某些可能堵塞的點或許就是嚴重崩潰與危機來源。接下來就讓我們一一來看看。

（一）最初的貨幣從哪裡來？

WHERE DOES THE INITIAL MONEY COME FROM?

這就是馬克思原始積累的論述希望回答的問題。原始積累在文本中數次提到，也在第八篇^[1]直接討論原始積累的來源。不過，隨著越來越多昨天生產的剩餘價值轉化為新的資本，因此越來越多今天投資

的貨幣來自昨天的剩餘價值。然而，這並不排除持續的原始積累額外增長貨幣的可能，或者我喜歡用現代的脈絡稱為「透過剝奪的積累」。如果只有昨天的積累可以化為今天擴大的資本，那麼久而久之我們一定會看見貨幣資本逐漸積聚在某些個人手中，但是如同馬克思指出，還有其他的集中方法，主要借助信用系統，容許大量的貨幣權力快速聚集。在合股公司和其他形式的企業組織，數量龐大的貨幣權力都聚集在幾位董事和經理控制之下。收購與合併長期以來都是大事業，而這類活動免不了要透過剝奪達到新一輪的積累（如私募股權基金公司做的：解僱員工、除去資產）。此外，還有各式各樣的手法，讓大的資本驅逐小的資本（馬克思頗有先見之明料到，國家法規經常是助力）。剝奪小型經營者（社區商店或家庭農場）為大型企業（連鎖超市和農企業）開路，是歷久不衰的做法，通常會藉信用機制進行。因為存在「進場障礙」——某些活動的規模，例如建造鋼鐵廠或鐵路、成立航空公司，起初需要花費大量貨幣資本才能開始生產——所以組織、配置、可用於投資的貨幣資本量等問題不會消失，重要性甚至更上一層。大型基礎建設計畫直到最近才有可能透過私人財團的聯合資本來執行，而非透過國家，例如連接英國與歐洲大陸的海底隧道。如同馬克思在機器那章提到，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越來越穩健，如此的基礎建設計畫也就越來越必要。資本集中與分散的過程，界定資本不同派系之間以及資本與國家之間（例如獨占權力的問題）鬥爭的領域。貨幣權力大量集中對階級鬥爭動態產生各式各樣的影響，對資本主義發展的軌道也是。這個權力賦予享有特權的資產家階級（本身又因集中而鞏固）等待的能力，因為他們可以憑藉貨幣權力控制時間，而小型生產者和受薪工人沒有這種能耐。不過矛盾的要素在於一個事實，就是越來越高的獨占權力會降低競爭的強制規律調節活動（尤其是創新）的力量，而這點可能導致停滯。

（二）勞動力從哪裡來？

WHERE DOES THE LABOR-POWER COME FROM?

馬克思在第一卷非常注意這個問題。原始積累釋放勞動力作為商品進入市場，但是有了一項特定技術後，擴張生產需要的額外勞動，不是吸收來自前一輪節省勞動的技術變革所釋放的流動後備軍，就是調動潛在後備軍，而且逼到絕境時，還有可能調用停滯勞動人口。馬克思數次提到，從鄉村調動農村勞工或農民及之前排除的婦女和兒童進入勞動力，這點對於長久的資本積累非常重要。為了做到這點，必須有連續不斷的無產階級化過程，意思就是靠著這個或那個手段不斷進行原始積累，貫穿整個資本主義的歷史地理學。然而勞動後備軍也可能來自由技術導致的失業。馬克思表示，長久的積累需要長久的勞動力過剩。這個勞動後備軍的位置或多或少像是積累過程前方的船舶波。積累必須永遠具備足夠且可得的勞動力，不只可取得，也需接受規訓，具備必需的素質（即技能，與必要時的靈活性）。

如果這些條件因為任何理由而沒有滿足，那麼資本持續積累就會遇到嚴重障礙。不是勞動價格上升（因為勞動價格不會妨礙積累的動態），就是持續積累的渴求和能力減弱。絕對的勞動短缺，或出現強大的勞動組織（工會和左派政黨），兩者引起的勞動供應嚴苛障礙會製造資本積累的危機。資本回應這個障礙，明顯的做法就是罷工——拒絕再投資。此舉造成刻意的積累危機，目的是製造足夠的失業以便規訓勞動力，但是這個解決方法對資本和勞動而言都要付出相當代價。資本家顯然會偏好另一條路徑，這條路徑帶我們一窺這個問題的政治性。如果勞動組織太過良好或強大，那麼資本家階級將會轉而命令國家機器，不是類似智利一九七三年殺害總統阿葉德（Allende）和推翻社會主義政府的政變，就是採取美國和英國的政治手段，效法皮諾契特（Pinochet）^[2]、雷根、柴契爾重擊勞動組織，並摧毀左派政

黨。這是排除障礙的一種方法。另一種路徑是讓資本動起來，資本因而可以移動到能夠獲得無產階級或人口容易無產階級化的地方，例如過去三十年的墨西哥與中國。開放的移民政策，甚或由國家擬定移民策略（如一九六〇年代末期許多歐洲國家），又提供另一個解決方法。然而，如此避開勞動供應的障礙，將會逼迫勞動組織（或廣泛來說是部分民眾）反對工作外移，並反對開放的移民政策，最終轉為國內工人階級的反移民運動。

勞動供應政治的矛盾面向，不僅來自勞動力價值（由滿足再生產某個既定生活水準的勞動力的工資產品供應條件來設定，而且本身易受階級鬥爭狀態影響）的問題，也來自健康、技能與勞動力訓練的問題。資本家階級的利益（而非個別資本家的利益，後者典型實踐「我死後哪怕洪水滔天！」）可以重新集合，資助供應較便宜的工資產品，以維持勞動價值低廉，以及投資改善勞動供應品質；就後者而言，國家的軍事利益會是重要的支持角色。因此勞動供應政治會有各式各樣的衍生後果。這些權術也是整個資本主義歷史與地理發展的鬥爭焦點。

有些馬克思主義者從這點萃取出獨特的危機形成理論。所謂利潤擠壓（profit-squeeze）的危機理論，是以長期充滿問題的勞動關係和階級鬥爭為主軸，無論是在勞動過程或在勞動市場。當這些關係對進一步的資本積累形成障礙，隨後就會發生危機，除非資本找到某些方法（更有可能是某些方法混在一起）克服或避開那個障礙。有些分析家，如安德魯．格林（Andrew Glyn），會將一九六〇年代末和一九七〇年代初（尤其在歐洲和北美）的情況詮釋為利潤擠壓理論發生作用（見格林和鮑伯．薩克利夫〔Bob Sutcliffe〕合著的《英國資本主義、工人、利潤壓縮》^[3]）。當然，勞動資源管理與勞動組織和供應的權術主導那段時間的政治。一直以來，資本主義的存活依賴不斷克服或避開這個可能的積累障礙，這也是事實。然而，當前（二〇〇八年）

幾乎不見利潤擠壓情況的跡象，因為大量的勞動後備軍無所不在，也因為工人階級運動幾乎到處受到政治打壓，導致工人的反抗程度已從嚴重降到中等。二〇〇八年的危機很難解釋，除了拐彎抹角說成利潤擠壓（此理論有些版本就是這麼做，例如伊藤誠〔Itoh Makoto〕）。

（三）生產工具取得

ACCESS TO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當資本家進入市場，他們需要在那裡找到追加的生產工具（不變資本額外的要素），以滿足擴大生產再投資部分剩餘價值的需求。生產工具有兩種：一是中介產品（已經由人類勞動製作成形），在生產過程中使用完畢（透過馬克思所謂「生產性消費」，例如製作外套用盡的能源和布料）；二是機器和固定資本設備，包括工廠建築與有形基礎建設如交通系統、運河、港口，以及生產進行一切必要的物品。生產工具（不變資本）的範疇顯然寬廣複雜。同樣明顯的，無法獲得這些材料輸入與適當條件，就會構成維持資本積累潛在的嚴重障礙。汽車工業沒有鋼鐵輸入就不能擴張。正是因為這個理由，馬克思談到，發生在我們現在所謂「商品鏈」的技術創新，如果是為了加速一般生產擴大，就會導致其他必要之處的創新。棉織業的創新需要棉紗生產（軋棉機）、交通與通訊、化學與工業染色技術等的創新。

從這點我們可以推論，整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輸入與輸出的複雜結構內部可能會發生所謂「比例失調危機」。在第二卷的最後，馬克思詳細研究這種危機如何可能在一個分成兩大部門的經濟中形成，即製造生產工具的部門，以及製造工人工資產品的部門（他之後還加入奢侈品，令整個模型更加複雜）。馬克思呈現的是，鑒於資本有一個流向最高利潤率的趨勢，那個均衡完全不是自動的，而且螺旋形的比例失調可能會嚴重破壞資本主義再生產（後續更複雜的數學研

究也確認這點，如經濟學家森嶋通夫〔Morishima〕）。在我們的時代，我們也在資本主義的動態見到明顯能源短缺與價格上漲的衝擊。這種障礙顯然是資本主義系統長久的憂慮，而且克服與規避這種障礙也往往是政治活動的長久要務（國家補助與規劃——尤其在有形的基礎建設——研究與開發活動、透過合併的縱向整合等）。

（四）自然資源短缺 SCARCITIES IN NATURE

不過，這一切的背後潛藏著一個更深的問題，馬克思也在第一卷數度提出。這個問題涉及我們對自然的物質變換關係。資本主義就像其他任何生產方式，依賴慷慨的自然予以救濟，而且如同馬克思指出的，長期的土地耗損與退化等於破壞集體勞動力，因為兩者都是所有財富生產的根源。可是個別的資本家往往短視近利，又受競爭的強制規律催促，無論對勞工，或者對土地，總是傾向抱持「**哪怕洪水滔天！**」的心態。即使不是如此，長期積累的歷程對於擴大自然資源供給施加莫大壓力，同時不可避免增加了廢棄物數量，彷彿是在測試生態系統的能耐，要生態系統吸收廢棄物，還能不轉化為毒素。資本主義在此同樣可能遇到未來越來越難避免的障礙。馬克思提到，資本主義「**獲得一種彈性，一種突然地跳躍式地擴展的能力，只有原料和銷售市場才是它的限制**」（第四二九頁）。

然而，有種種方式可以面對這種自然障礙，有時可以解決，而且常常可以避免。例如，自然資源之取用是技術、社會與文化的結果，所以自然中的任何短缺都可透過技術、社會、文化的改變而緩和。第十五章^[4]〈機器與大工業〉開頭的注腳即設定對自然的辯證關係，指出一系列的可能轉變，包括自然本身的生產。資本主義歷史上的地理布局特色，就是在這方面具有不可思議的流動性與靈活性，因此，如

果主張我們對自然的物質變換關係存在絕對的限制，也不能透過某些方式超越或避免，這麼說是錯的。不過，這並不代表那些障礙不會偶爾變得嚴重，也不代表不需經歷某種環境危機就能克服那些障礙。許多資本主義的權術，尤其近來，都與確保資本可輕易獲得馬克思所謂自然贈予的禮物並保留至未來使用有關。資本主義對於這類問題的權術，內在的緊張狀態有時相當劇烈。一方面來說，過去五、六十年來，美國政治地理立場的要務一直是維持廉價石油擴大供應。美國為了確保能夠剝削全世界的石油供應，因而涉入中東和其他地區的衝突。舉個對自然的重要關係為例，能源政治往往成為國家機器內部的主要議題。另一方面，廉價石油的政治立場已造成過度耗竭，以及全球暖化與許多空氣品質問題（地面臭氧、霧霾、大氣懸浮微粒等），帶給人類越來越大的危機。能源消耗型的都市擴展造成土地使用危害，也是為了支持汽車工業成長而持續消耗自然資源的另一個面向的問題。

有些馬克思主義者（由創辦《資本主義、自然、社會主義》〔*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雜誌的吉姆·歐康納〔Jim O'Connor〕領軍）稱自然的障礙為「資本主義的第二個矛盾」（第一個矛盾當然就是勞資關係）。在我們的時代，這第二個矛盾吸引的政治關注確實和勞動問題一樣多，而且廣泛的關注、政治焦慮和努力主要集中在對自然的關係這個危機——資本主義（都市）進一步發展，需要持續的原料和土地來源，也需要收納廢棄物的場所。

在歐康納的著作中，一九七〇年代勞動和社會主義運動紛紛落敗後，這個資本主義的第二個矛盾逐漸取代第一個，站上反資本主義運動的最前線。這條政治路線該走多久，我讓你自己判斷，但可以確定的是，考慮到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設定的框架，對自然的關係這道障礙不會輕易被克服或輕視。況且在我們的時代，顯然自然的障礙越來越逼近，我們對自然的關係可能會出現迫切危機。如果想在無

止盡的資本積累架構內成功避開這個障礙——至少短時間內避開——那麼會需要廣大的調適行動（例如發展新的環境科技，並且擴大這些產品的製造產業）。

（五）技術的問題

THE QUESTION OF TECHNOLOGY

資本和勞動的關係，以及資本與自然的關係，是以組織形式和技術（軟體與硬體）選擇為中介。在第一卷，我認為馬克思盡其所能論述組織和技術改變的動力來自何方，而且為何資本家不可避免崇拜不能生產價值的機器，因為機器對資本家而言——無論個人或全體——都是剩餘價值的重要來源。馬克思提到：「現代工業從來不把某一生產過程的現存形式看成和當做最後的形式。因此，現代工業的技術基礎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產方式的技術基礎本質上是保守的。」

（第四六三頁）這是馬克思的著作歷久不衰的主題。如同《共產黨宣言》談到：

不斷革新生產工具，從而革新生產關係，以及伴隨生產關係的社會整體關係，少了這些資產階級就無法存在……生產不斷的革新，不受所有社會條件、長久的不確定性、區分資產階級時代與其他所有時代的紛擾而中斷。

然而，正是在此時，競爭的強制規律站了出來，支持追求相對剩餘價值。其中的含意就是任何削弱強制規律的行為，諸如透過第二十五章^[5]描述的獨占和資本逐漸集中，將會衝擊技術革命的步調和形式，這一點馬克思不知為何不願深入探討。基層反對（例如盧德運動）和破壞工廠這些面向的階級鬥爭也必須納入考量。誠如馬克思所

提，促進技術改變的因素來自資本方面希望擁有對抗勞動的武器。越多勞工變成機器的附屬品，勞工獨占的技能越是受到機器技術破壞，他們面對資本獨斷的權威也會更脆弱。技術創新與組織創新的實際歷史如浪潮洶湧，關於這些動態，即使第一卷已經提供非常豐富的分析，似乎還需要更多討論。

這些問題變得更加重要，因為馬克思在第二十五章^[6] 論述資本的有機構成與價值構成時，顯然已經預期第三卷將談論的觀點，即資本價值構成不可避免的上升趨勢，預示同樣強力的利潤率下降規律或趨勢，這點必然造成積累過程長期的危機。馬克思認為，這裡最需要強調的是，資本必須面對自己本質固有的重大障礙。

獲利性的危機完全來自努力不懈追求相對剩餘價值，導致技術活力失去平衡。簡單來說，就是資本家為了追求相對剩餘價值，因而趨向節省勞動的技術，然而省下越多勞動，生產的價值越少，因為勞動是價值的來源。當然，還是有補償的可能，例如提高剝削率或重新吸收被取代的工人進入擴大生產。然而，如我在〈十、資本主義積累〉裡的主張，我們有理由懷疑，資本的價值構成任何必然或不可避免的上升趨勢。在第三卷，馬克思實際上列出各種對於下降的利潤率「抵銷的影響」，包括提高勞動剝削率、減少不變資本的成本、對外貿易，以及大量增加產業後備軍，減弱使用新技術的刺激因素（如同第一卷所提）。在《大綱》，針對抵銷，他又談得更加深入，提出資本持續貶值、在生產有形基礎建設過程吸收資本、開放新的勞動密集生產行業與獨占。我個人的觀點（可能是少數）是利潤率下降的論述以馬克思的方式根本就行不通。我在著作《資本的限制》^[7] 已經完整說明如此認為的理由。

不過我也認為，組織改變和技術改變，對於資本積累的動態內部確實嚴重破壞平衡，這一點毫無疑問。還有，關於長期推動技術與組織形式革新的力量，馬克思的說明非常精彩，有助於理解階級與大眾

由於使用新技術而鬥爭的過程，以及危機形成的過程。危機的趨勢可以在勞動關係、對自然的關係，以及資本主義發展過程所有其他共同演化的環節中清楚顯現（如同第十五章第四注腳^[8]所指出的）。還有其他直接破壞穩定的因素，例如之前的投資價值（機器、工廠、設備、人造環境、傳輸聯繫）尚未回復（分期償還）就貶值；勞動品質需求（例如使用電腦的技能）轉變的速度超過現有的勞動能力，而且需要投資在社會基礎建設才能創造這些轉變；長期就業不安全；不同部門的技術能力發展不均，造成螺旋形的比例失衡危機；時空關係劇烈變化（交通與通訊創新）導致全球生產與消費情況徹底革命；資本流通突然加速（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金融市場的電腦交易可能製造重大問題）等等。還有，沒錯，有時可以看穿資本價值構成的上升趨勢，並對利潤造成影響。

（六）資本家失去對勞動過程的控制

LOSS OF CAPITALIST CONTROL OVER THE LABOR PROCESS

馬克思不遺餘力強調，創造剩餘價值，靠的是資本家在生產價值的工廠命令並控制勞工的能力。這種對於勞動過程「打鐵的火」的命令與控制，永遠會受到挑戰。勞動控制的「專制」，需要恩威並行，也有賴勞動關係中成功的權威分級結構。顯然，任何控制失敗就是危機的預兆，而馬克思強調工人潛藏破壞、阻撓的能力，能夠延遲甚至完全停止生產價值，而資本家必定得仰仗價值才行。拒絕向資本設置的規訓機器屈服，也就是拒絕工作的權力，在階級鬥爭動態具有極高的重要性。這個拒絕本身能夠強行推動危機（如特洪迪〔Tronti〕和奈格里等理論家在馬克思主義傳統中強調的「自治權」

〔autonomista〕）。當然，工人的這股力量受限於工人必須活著，而且沒有工資他們將會受苦，除非他們能夠取得其他維生手段（例如耕

種)。然而，存在於生產時的資本流通過程和勞動過程本身的潛在限制，也不能忽略。因此，個別的資本家，以及整個資本家階級，都非常注意確保勞動紀律和適當的勞動控制形式。

(七) 實現與有效需求的問題

THE PROBLEM OF REALIZATION AND EFFECTIVE DEMAND

第七個可能的障礙來自過程的尾端，當新商品進入市場，準備透過交換實現其作為貨幣的價值時。C—M的過渡，總是比通用的貨幣過渡到特定商品更有問題。原因說明要回到第二章。首先必須要有足夠數量的人需要、想要、欲求那個作為使用價值而生產的商品。馬克思說，某物沒有用處，就沒有價值。除非商品的價值會降低，而資本流通的過程將變成徹底停止。因此，實現價值的第一個條件就是注意某個人口想要的、需要的、欲求的商品。相對於馬克思的年代，我們的時代投入大把力氣操作某個人口想要、需要、欲求的本質，包括整個廣告產業形成，目的是確保使用價值的市場。不過這裡不只牽涉廣告，更需要塑造整個日常生活結構和過程（「第十五章第四注腳」^[9] 每日生活再生產的構成要素），而這個結構和過程必定吸收某些使用價值，以便維持日常生活。例如，想想二次大戰後，隨著美國興起的市郊生活方式發展的想要的、需要的、欲求的內容。我們談的需求不只是汽車、汽油、公路和獨棟房屋，還有除草機、冰箱、冷氣、窗簾、家具（室內與戶外）、室內娛樂設施（電視），以及保持這種日常生活進行的整個維護系統。以上全都是郊區每日生活需要的消費。郊區發展確保這些使用價值需求增加。如此一來，如同馬克思精準指出的，「喚起一種需要」（第一〇一頁）變成資本持續積累重要的先決條件。創造需要的權術本身非常有趣，隨著時間也越來越重要，而且現在大家都懂得「消費者情感」是刺激無止盡資本積累的關鍵要素。

不過，買下所有這些使用價值的購買力又是從哪裡來的？在這個過程的末端，某人必定在某處握有額外的貨幣量以促進購買。如果沒有，就會缺乏有效需求，出現所謂「消費不足」的危機——由支付能力支持的需求不足，無法吸收生產的商品（見第三章）。「銷售市場」（第四二九頁）出現的障礙必須克服。某種程度上，有效需求是透過工人花掉工資來表現，但可變資本永遠都比流通的總資本少，所以工資產品的購買（即使有了市郊的生活方式）永遠不足以實現整個價值流。不過，這是在《資本論》第二卷出現的重點，以第一卷中預設的方式降低工資，明顯會在實現價值時創造更大壓力，而且降低工資本身可能就會製造消費不足的危機。正是因為這個理由，美國羅斯福新政時期的政策轉為支持組織工會與其他策略（如社會安全給付），以資增強工人階級的有效需求。許多人認為當時的危機主要是消費不足，而且同樣的理由，二〇〇八年經濟蕭條時，美國聯邦政府對多數納稅人釋出六百美元退稅，目的就是提高消費者有效需求。為了穩定持續的資本積累，提高實際勞動工資（以此因應無產階級漸增的貧困趨勢）也許是必要的，但是資本家階級（更不用說個別的資本家）可能不會願意考慮徹底執行這個解決方案，理由也很明顯。

雖然工人需求是個明確的基礎，但顯然永遠不至於解決實現的問題。羅莎·盧森堡非常注意這一點。首先，她談到增加黃金供應可能帶來額外需求（或者在我們的時代單純就是讓中央銀行印更多鈔票）。雖然此舉短期間會有明顯幫助（注入充裕的流動資金至系統，變成穩定並維持資本持續流通和積累的重要工具，如同二〇〇八年金融危機期間的做法），長期的後果就是製造另一種危機——通貨膨脹。盧森堡的解決方法，是在資本主義系統之外預設某些潛在且可調動的需求。這意味著對尚未被吸收進入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社會實施帝國主義的作為，藉此達到持續的原始積累。

過渡到資本主義以及原始積累的階段，封建秩序儲存的積累財富，連同商業資本從世界其他地方搶劫的財富，可以一起扮演這個角色。當然，隨著時間過去，封建階級所謂的「黃金儲備」會逐漸減損，而農民藉由納稅以支援地主貴族消費來產生消費力量，這份能力也會被用盡。隨著工業資本主義在歐洲與北美鞏固，從印度、中國和其他已經發展非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構搶奪財富變得越來越重要，尤其十九世紀中期之後。在這個階段，財富從這些地方密集轉移到資本主義核心國家的工業資本家階級，尤其是來自東亞和南亞，部分也來自南美和非洲。最後，隨著資本主義成長並在地理上擴散，利用這種手段穩定系統的能力就越來越行不通，即便這種手段在十九世紀末期帝國主義盛行階段早就不足（這一點尚有疑問）。當然，從一九五〇年左右開始，透過開發新的領域（新的市場）而實現資本，利用帝國主義手段扮演偉大的穩定器，這種能力早已嚴重受損，一九七〇年代之後更是明顯。

最重要的答案，一個盧森堡沒有注意到，但從馬克思的論述可邏輯推得的答案（雖然他從未直接說明，因為他在第一卷的假設已經排除可能的實現危機），就是透過資本家的消費來解決。我們已經見到，這個方式分成兩部分：一部分的剩餘價值已經作為收益消費掉（例如奢侈品）；但另一部分被投入進一步的擴大生產，這是透過表現為（我以馬克思的意思使用這個詞）受到競爭的強制規律驅使的重新投資策略。這裡我們遇到馬克思所謂「生產性消費」的必要性，用以連結實現過程。這表示剩餘價值生產必須內化自身漸增的貨幣需求。對昨天剩餘產品的需求取決於明天剩餘價值生產的擴大！今天資本家的消費，由昨天獲得的剩餘推動，形成昨天剩餘產品和剩餘價值的市場。這就是不把表現為消費不足的潛在危機看成缺乏有效需求，而是看成缺乏進一步獲利的投資機會。換句話說，在流通過程最後遭

遇到的實現問題，解決方法取決於回到開頭而且擴張更多。長久的複合成長邏輯接手問題。

（八）信用系統與資本集中

THE CREDIT SYSTEM AND THE CENTRALIZATION OF CAPITAL

資本流通的過程若要完整完成，必須落實兩個根本條件。第一，資本家不能保留他們昨天得到的貨幣，他們必須立刻將貨幣釋出回到流通。然而，如同馬克思批評薩伊法則時主張， $C-M$ 之後，沒有強制必要立刻接著 $M-C$ ，而且在這樣的不對稱中，恆常有個可能性，不是貨幣或金融危機的可能，而是由於沒有花掉貨幣而可能出現實現剩餘價值的障礙。在第二章，我們考量多種情況，在那些情況中，保留貨幣而不釋放出去非常合理，而且馬克思和凱因斯對於可能的消費不足危機，兩人的想法就是在這個時候重疊。凱因斯企圖繞過這個障礙的方法，是依賴國家主導的國庫與貨幣管理技術策略。

第二個條件是，為了確保連續不斷流通，必須縮小昨天和今天的時間差距。如同馬克思在第三章所示，這個差距可用信用貨幣的興起和使用貨幣作為帳戶工具來填補。說白一點，信用系統作為債權人和債務人之間安排有序的關係踏進流通過程，行使重要功能。隨著其他選項消失，這變成掩飾資本流通內部有效需求問題的主要手段，但如此一來，信用系統就會以利息的形式要求其剩餘。

甚至在《資本論》第一卷的許多地方，馬克思默認信用系統的重要角色，但為了在第七篇說明勞資關係問題的核心，他發現有必要從分析中排除細分的實際情況（商業資本的地租、利息、稅金、利潤）。雖然此舉有助於揭示並澄清某些資本主義動態的重要面向，代價卻是把資本流通過程的重要特徵推到一邊。可惜在整個第二卷的絕

大部分內容，馬克思繼續擱置這個特徵（雖然承認這很重要，例如之於長期固定資本投資的流通），導致盧森堡相當正確地主張那一卷末尾的積累概要沒有解決實現和有效需求的問題。馬克思遲至第三卷才開始檢視信用系統的角色，而且老實說，那幾章雖然充滿啟發，卻是一團混亂（我真的盡了最大努力在《資本的限制》第九章與第十章澄清那些章節，而且不介意坦承我差點被逼瘋了）。然而，他在《大綱》已經表明「整個**信用系統**，還有與其相連的過度交易、過度臆測等，有賴於擴大的必要性，以及躍過流通與交換範圍障礙之必要」。

[10]

如果資本主義進一步的擴張創造對昨天剩餘產品的需求，那麼這就意味，沒有建立活躍且大規模的信用系統來串連昨天的剩餘產品與明天吸收剩餘產品，實現問題就不能解決，尤其在今天資本主義發展全球化的情況下。剩餘產品吸收，不是透過進一步擴張剩餘價值生產（再投資），就是透過資本家消費收益。長期下來，很容易就會看出，資本家消費收益會導致停滯（這是馬克思在第二十三章^[11]探討的「簡單再生產」模型）。只有剩餘價值生產進一步擴張，才能長久發揮作用，而且正是這點支持資本主義若要存活，永遠的複合成長率是社會必要條件。

就是這個時候，如果馬克思談過這個問題，他一定會說，競爭的強制規律只是工具，確保資本主義存活這個絕對必要的條件。換句話說，資本主義存活需要維持競爭的強制規律，才能保證明天的剩餘生產擴張正常進行，能夠作為工具吸收昨天生產的剩餘。從這一點推論可得，任何強制力量的鬆懈將對資本主義再生產製造危機，例如過度獨占。這完全就是巴蘭（Baran）與斯威齊（Sweezy）在《壟斷資本》（*Monopoly Capital*）^[12]的論點（此書著於一九六〇年代，當時壟斷的重要性越來越高，底特律的汽車公司三巨頭就是一例）。如同巴蘭與斯威齊清楚預言，資本獨占和集中的趨勢，必然導致停滯型通貨膨

脹的危機（失業率升高加上通貨膨脹加速），而且果然在一九七〇年代反覆出現。這個危機的答案是新自由主義反革命不只重擊勞動力量，而且有效解放並鬆綁競爭的強制規律，藉著各種策略（更開放的對外貿易、解除管制、私有化等），擔任資本主義發展規律的「執行者」。

不過，這個過程不是沒有潛在的困難。首先，這個過程預設明天擴張剩餘價值生產的其他障礙（例如對自然的關係）全都未起作用，而且還有許多空間允許更多生產。例如，這意味著一種不同的帝國主義，這種帝國主義不是從世界其他地方搶奪價值、剝奪資產，而是利用世界其他地方為地點，開啟新的資本主義生產形式。資本出口取代商品出口變得重要。從這點可見十九世紀的印度和中國，以及美國、某個程度而言的大洋洲、部分拉丁美洲之間的極大差異。就印度與中國而言，當時資本主義支配這兩個國家的市場，洗劫他們的財富；而美國、大洋洲與部分拉丁美洲的情況則是當時資本主義自由發展，快速創造財富，同時也提供場所，吸收並實現在較古老的資本主義中心所生產的剩餘產品（例如，十九世紀英國出口資本和機器到美國和阿根廷）。當然，最近中國為了發展生產吸收了很多外國資本，並且因而創造巨大的有效需求，除了某些原料外，還有機器和其他物質輸入。

然而，這個解決方法本身有兩個固有的問題，都是因為想要避開資本積累連續性的障礙，反而重新構成障礙。第一個問題來自簡單的事實，即流通過程本身就有投機意義：流通有賴相信明天的擴張不會遇到任何障礙（包括進一步實現的障礙），如此今天的剩餘才能有效實現。投機要素是根本的，而不是例外的或過度的，這點意味著預測或期待資本連續流通是根本的，許多人都非常了解，例如凱因斯。馬克思在第三卷心照不宣承認這點，當他提到資本主義擴張是非常「新教的」，因為資本主義擴張的基礎是信心和信用，而非「天主教的」

黃金，也就是真實的貨幣基礎。投機的期待本來就可能減少，也會因此產生危機。正因如此，重讀凱因斯的《就業、利息與貨幣的一般理論》，就會注意到有趣的一點：比起期待和預測的心理，貨幣和財政政策等技術性的解決方法其實只占其中一小部分。對系統的信心是根本的，而失去信心，如同二〇〇八年的情況，可能具有毀滅性。

第二個問題來自貨幣和信用系統本身。馬克思在第三章指出但未詳述，「獨立的」金融與貨幣危機，其可能性無所不在。問題就藏在貨幣形式本身的矛盾（使用價值表現價值，個別〔具體〕表現普遍

〔抽象〕，以及私人占用社會權力——見第二章）。當馬克思駁斥薩伊法則，他指出一個事實，即握有貨幣的誘惑是長久的，而且越多人這麼做，流通連續性的阻礙越大。可是為什麼人會抓住貨幣不放？一個理由是，貨幣是一種社會權力形式。貨幣可以買下良知和榮譽！在《一八四四年經濟哲學手稿》，馬克思告訴我們，如果「我很醜……我可以為我自己買下最**美麗**的女人」^[13]（或男人）；如果我很笨，我可以花錢把聰明的人都找來；如果我癱腿，我可以花錢找人背我。只要想想那種社會權力可以讓你完成的事！因此人們擁有絕佳理由保存貨幣，尤其是面對不確定性。為了獲得更多社會權力而釋出貨幣進入流通，此舉需要信心，或者需要安全且值得信賴的機構，你可以把個人的貨幣存在那裡，同時別人釋出貨幣回到流通，以賺取更多貨幣（當然，這就是銀行的工作）。

不過這個問題一旦廣泛蔓延，就會影響表現，也就是對貨幣的象徵（國家保證貨幣穩定性的力量）失去信心，或者對貨幣的質（通貨膨脹）失去信心，直接衝擊貨幣的量，如「錢荒」和類似二〇〇八年秋天凍結支付手段的情況。

昨天，資產者（華爾街）還被繁榮所陶醉，帶著啟蒙的驕傲，宣稱貨幣是空虛的幻想。只有商品才是貨幣。今天，他們在世界市場上到

處叫嚷：只有貨幣才是商品！他們的靈魂渴求貨幣這唯一的財富，就像鹿渴求清水一樣。在危機時期，商品和它的價值形態（貨幣）之間的對立發展成絕對矛盾。（第一二八頁）

對於二〇〇八年突然爆發的危機，還有什麼更好的描述！

信用系統的中心存在一系列技術與法律面向（其中許多可能失敗，或單純因為運作規則本身慘遭扭曲），以及主觀的期待與預測。當資本主義持續擴張到一個程度，信用系統作為某種中央神經系統，指揮、控制全球資本積累動態，這個角色就越來越重要。意思就是：想讓資本主義發揮作用，控制信用的手段變得重要——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已經承認這個重要地位，他們的其中一個訴求，就是將信用手段集中在國家手中（當然，他們預設工人階級控制國家）。當這一點加進國家在管理鑄幣品質方面的重要角色，甚至更重要的，發行象徵貨幣的角色（第三章承認這個角色），那麼國家權力與金融權力某種合併顯然難以避免。國家控制中央銀行，而中央銀行對於給私人占有者的信用支付手段具有無限的保留權力，這個矛盾的合併就這麼建立起來了。

資本可以操作勞動力的供需兩端（見第十章^[14]），同樣的方式，資本也可以透過信用系統操作生產—實現關係的兩端。例如，近年在美國，對於潛在房屋購買人的信用提供越來越開放，對於房地產開發商的信用提供也同樣開放，因而促進房屋供給與都市發展大規模膨脹。如此一來，人們想像可以藉此解決實現的問題。唯一的難題就是，因為實際工資沒有平行上升（如同第一卷的分析預測的，鑒於一九八〇年之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支配，代表生產力提升的利潤沒有分享，而是完全積聚到上層階級），以至於債務越來越高（美國家庭債務從一九八〇年到二〇〇八年翻了三倍），但一般房屋所有人支付債務的能力越來越低，隨之而來的房地產市場崩盤全在意料之中。

然而，關於近期崩盤的研究，提出信用系統另一個關鍵角色。如同馬克思注意到信用（與高利貸）透過原始積累從封建貴族榨取財富，因此信用系統以同樣的方式瞄準脆弱人口，從他們的資產汲取財富。強盜般的貸款規則——以剝奪為積累的一種形式——最終變成喪失抵押品贖回權，而喪失贖回權讓資產可以被低價取得，接著轉為整批拋售，增加資本家階級利益長期的財富。喪失贖回權的浪潮始於二〇〇六年，引發許多人喪失資產價值，其中包含脆弱的非裔美國人人口。這種經由信用系統進行「透過剝奪的積累」，第二次發生時劇烈影響資本主義的動態。例如一九九七—一九九八年的危機發生時，大量財富從東亞與東南亞轉移到華爾街，當時因為流動資金凍結，迫使所有可繼續經營的公司破產，因此這些公司便宜出售給外國投資人；景氣復甦之後，投資人又以極高的利潤賣回。一九三〇年代以來，信用系統打擊美國的家庭農場，以類似方式成功將農業財富集中在大型農企業手中，犧牲小型農場主。由於喪失贖回權，小型農場主被迫低價放棄自己的資產。階級鬥爭和資本家階級權力積累，自有辦法在現存的信用工具迷宮中穿梭自如。

馬克思沒有充分研究信用系統來處理錯綜複雜的實現問題。這是馬克思其中一項未竟之業，需要諸多心力才能完成，尤其考慮到金融與信用市場的複雜性，就連市場的經理與使用者都無法清楚洞悉。儘管如此，第一卷的論述的有趣之處，在於馬克思探討商品流通過渡到資本流通時，發現自己不得不援引債權人和債務人的關係，以及使用政府規定的貨幣作為支付工具。他也發現，生產過程和支付的時間架構是貨幣流通的主要問題，如果貨幣流通要達到資本流通與積累必要的連續性，就需要信用。他指出：「信用貨幣自動在貨幣職能中紮根，作為支付手段。」^[15] 當我說仔細研讀第一卷的論述會告訴我們許多馬克思之後的分析，就是這個意思。仔細閱讀也有助於揭露可能忽略的部分，以及因此需要更全面調查的部分。

整體的資本流通

THE CIRCULATION OF CAPITAL AS A WHOLE

將資本流通視為整體，就會明顯發現，資本自由且連續流動的所有環節存在多種可能的障礙，彼此不是互相獨立，也不是有系統地結合。最好將這些障礙理解為一個整體，即資本流通從頭到尾的過程之中不同環節形成的整體。然而，過去馬克思主義者推論危機時有個趨勢，就是為危機四伏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尋找一個主要並排他的解釋，來說明危機的源頭。三大傳統思想陣營分別是利潤壓縮、利潤率下降、消費不足，而且派系之間涇渭分明，吵得不可開交。「消費不足主義者」（underconsumptionist）這個術語在某些圈子等於髒話（意思就像是你是凱因斯主義者，而不是「真的」馬克思主義者），同時，聽到把利潤率下降放在論述的核心，羅莎·盧森堡的粉絲就會生氣，彷彿鄙棄她的論點。近年來，因為明顯的理由，有更多人將注意力放在危機形成的環境面向與金融面向，進入「千禧年代」後，這些危機形成的面向更是高掛頭牌。

本著第一卷鋪陳分析的精神，以及《大綱》中對於限制與障礙之間極度有趣的討論（「每個限制都表現為待克服的障礙」）^[16]，我發現，將上述討論的所有限制與障礙想成可能的阻塞點，會更有說服力，而每個可能的阻塞點會減緩或破壞資本流動的連續性，因而製造貶值危機。我認為，還有一點也很重要，那就是知道一個障礙可能會被另一個取代。舉例來說，製造廣大的失業而緩和勞動供應危機，當然會導致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接著為了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又擴大勞工階級的信用系統，最終產生貨幣品質的信心危機（如同通貨膨脹危機，忽然緊縮信用供給，接著金融崩盤）。我也認為，認清快速改變一個障礙的位置就會犧牲另一個障礙，而且認識到危機在不

同的歷史與地理情況會以多種方式顯示，這樣比較符合馬克思經常援引的流動性與靈活性——資本主義發展的兩個特性。

總結來說，可能的障礙如下：(1)無法集中足夠的原始資本開始生產（進場障礙）；(2)勞動不足或者勞動組織不順從，造成生產利潤壓縮；(3)部門之間分工比例失衡或發展不均；(4)資源掠奪與土地、環境惡化造成的環境危機；(5)受到競爭的強制規律驅使，技術改變不平均或過快，造成不平衡與提早耗盡；(6)資本命令與控制的勞動過程中，工人不服或反抗；(7)消費不足或有效需求不足；(8)信用系統在充滿信心與信任的氛圍下，依賴複雜的信用工具和有系統的國家權力，而這樣的信用系統內部發生貨幣和金融危機（流動受阻、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資本流動過程內部的這些點，每一個都互相抵觸，存在的可能對立會以開放的矛盾（馬克思在《資本論》常用的語言）爆發出來。

然而，這不是分析和解決資本主義危機形成的終點。首先，資本希望創造適合自己某個時間動態的地理景觀（物質的與社會的基礎建設），之後又必須破壞這個景觀並重建另一個。如此不平均的地理發展動態，加上資本主義發展在世界舞台上開展的整個時空問題，將造成極度的壓力。都市化在世界舞台上不斷改變的動態，戲劇性地描繪出這個過程。領土擴張力量奇異的特質（國家與第一卷經常援引的許多制度和作為，需要建立適當理論，但就像信用系統，並沒有徹底說明），存在大量的政治地理衝突（包括毀滅性的戰爭），這些衝突有著某種邏輯，無法恰好符合資本持續流通與積累的需求。近期全球生產轉移與去工業化已經蘊含大量的創造性破壞，有時是地方性的，其他時候又是整個洲的危機（例如一九九七—一九九八年的東亞與東南亞）。此外，也不能排除外來衝擊（包括颶風、地震）引發危機的可能性。九一一事件剛發生時，美國整體，尤其紐約，絕大多數的活動

都停止，流通停止帶來的威脅之大，導致權力當局不到一星期就到處呼籲大眾拿出信用卡到外面消費！

馬克思對於歷史真實危機的詰問精神，我相信應該用於所有這些可能性。凱因斯將一九三〇年代的危機主要詮釋為有效需求不足，我覺得他基本上是對的（雖然他可能因為階級理由，沒有指出與一九二〇年代壓抑工資導致收入不平等的關連，而收入不平等的問題在歷史上直到最近才又重演）。再加上人民因為擔心無法持續積累，於是開始握住貨幣不放，使這個危機更加惡化。越多人保留貨幣，系統越是停滯。這就是凱因斯所謂流動性陷阱。必須找到方法把暗藏的貨幣引誘出來，其中一個答案，是透過債務融資的政府支出重振資本流通

（另一個答案是去打仗）。另一方面，我認為安德魯·格林和其他人基本上是對的，他們在一九六〇年代末先進資本國家遭遇困難的時期，看見利潤壓縮的強力要素。那些國家勞動短缺，加上勞動組織強勢，顯然讓積累踩了煞車。過度獨占同時幫助拉低生產力，這一點，加上國家財政危機（與美國在越南的戰爭有關），開啟一段漫長的停滯型通貨膨脹，唯一的解決方法是規訓勞動並解放競爭的強制規律。在這個案例中，從一個障礙傾洩而來的危機流向另一個障礙，接著又流回去。對自然的關係也影響獲利性，尤其當自然資源的地租（和利息一樣，是第一卷沒有處理的範疇）劇烈升高時。

我在這裡的重點不是漫談塵封的危機歷史，而是想指出：研讀馬克思的著作所獲得的洞見必須活用，而非死記。關於危機理論的內部動態（相對於獨立發生但並非無關的政治地理鬥爭），我個人的看法是基於流通過程中各種限制與障礙的分析；政治上與經濟上克服或避開這些限制和障礙的各種策略研究；某個時間點克服或避免的障礙，如何導致另一個時間點產生新的障礙，亦需小心監控。對於資本主義危機趨勢持續不斷的開展情況以及部分的解答，也需要不斷詰問。

這個看法背後還有更深層的問題。一七八〇年左右，在曼徹斯特周圍四十平方英里，以及其他幾個資本主義勢力的熱點，當時工業資本主義的核心開始形成，為積累而積累，為生產而生產，以及長期需要達到複合成長率，這些想法都沒有問題。然而，我們現在面對的可能性，是每年複合成長率，假設是三，而根據的基礎是中國和其他東亞、東南亞地區發生的一切，印度、俄國、東歐擴大的核心活動，中東和拉丁美洲的新興經濟，非洲部分區域熱切的資本主義發展，還有北美、歐洲、大洋洲等傳統的資本主義心臟地帶。未來幾年維持這個複合成長率所需要的積累量和物質移動將會非常驚人。

我把危機視為在資本主義時空邏輯中深層板塊移動在表面爆發。板塊正在加速動作，危機有可能越來越頻繁且越來越劇烈。接續的爆發方式、形式、空間、時間，幾乎不可能預測，但幾乎可以確定的是，爆發的頻率和力道將會增加，相較之下，二〇〇八年的事件雖然不是微不足道，但顯得正常。自從這些壓力內化進入資本主義的動態（並不排除某些看似外在破壞的事件，例如災害性的流行病），那麼除了如同馬克思曾經說的，讓資本主義「消失，而且讓出空間給更高層次的社會生產」^[17]，其餘還有什麼好說的？

不過這個問題說比做來得簡單。當然，這個問題需要一個政治計畫的輪廓。對此，我們不能等待我們全都理解我們應該理解的事物，甚至理解馬克思要說的一切。在第一卷，馬克思對著我們的現實舉起一面鏡子，彷彿命令我們行動，而且他表明我們的行動要以階級政治、階級鬥爭為中心。這些話本身聽起來並不特別充滿革命意義。可是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我們許多人居住的世界不斷告訴我們階級並不相關，階級鬥爭的概念非常過時，只是學術恐龍的飼料，但任何認真讀過《資本論》的人都無法反駁我們無處可去，只能在政治旗幟寫下「階級鬥爭」，並且極力鼓吹。

然而，我們需要更精確定義，「階級鬥爭」在我們此時此地到底是什麼意思？馬克思在他自己的時代經常不太確定究竟該怎麼做，什麼樣的政治聯盟才有意義，需要呼籲什麼目標與訴求。不過馬克思也表示，即使在如此不確定性中，我們不能不行動。憤世嫉俗和喜好批評的人，常常都會反對試著將問題化為階級說法的人，無論是自然、性別、性向、種族、宗教或者任何其他問題，而且說那是不可接受的。我的答案是：一點也不。這些其他鬥爭顯然非常重要，而且本身就需要奮戰。不過我會強調，任何鬥爭很少沒有內化一個重大階級面向，而階級面向的解答，儘管永遠不夠充分，卻是必要的條件，例如適當的反種族主義或支持環境保護主義的政治。

舉例來說，只要看看次級房貸危機對巴爾的摩市的衝擊。數量特別多的黑人家庭和單親家庭（主要是女性），他們的居住權遭到剝奪，某些情況下，他們的資產也在積累的惡性階級戰爭中遭到剝奪。在這樣的處境，我們不能離開階級的範疇，否認其相關性。我們必須停止談到階級以及階級戰爭的政治策略就緊張害怕。

不過，當然也有打著如意算盤保持沉默的理由。階級是當權派不願任何人嚴肅對待的領域。《華爾街日報》尖銳地嘲笑任何階級戰爭的意圖，視為沒必要的分裂，而國家應該團結一致共體時艱。統治菁英甚至不想公開承認（更不用說討論），他們從事的核心工作，他們的階級策略，就是增加自己的財富和權力。

馬克思一再堅持的階級概念，即使模糊不清，於理論和行動都是不可或缺的。不過推動這個領域還需要許多工作。例如閱讀《資本論》出現的問題之一，就是一邊是對抗原始積累與透過剝奪而積累的鬥爭，另一邊是典型對抗工作場所與勞動市場的階級鬥爭，這兩者之間的關係該怎麼說明。並置這兩種形式的鬥爭並不容易。可是我發現要忽略世界上正在進行的許許多多反對剝奪的鬥爭很難，即使有些只是退到「不要在我家後院」的冷漠形式。這兩種主要形式的階級鬥爭

區別，造成政治傷害。然而馬克思在「工作日」那一章告訴我們，聯盟非常重要，而且少了聯盟很難有所進展，因為資本家階級會以任何可得的手段積累資本，而那樣就表示我們其他人要付出代價。資本家變得超級有錢，但其他人又窮又苦。馬克思說，這種階級特權和權力必須對抗推翻，讓出位置給其他生產方式。

第一卷還告訴我們一點，拿一種生產方式取代另一種，是個漫長且複雜的過程。資本主義取代封建主義不是僅靠幾次革命性的轉變。資本主義必須在舊社會的縫隙成長，然後逐步排擠舊社會，有時透過蠻力、暴力，有時掠奪、扣押資產，但其他時候也要狡猾詭詐，而且即使最後贏了整場戰爭，對上舊秩序時常常也要輸掉幾次搏鬥。然而，當資本主義得到少量權力，首先必須在技術、社會關係、精神觀念、生產系統、對自然的關係、每日生活形態的基礎上建立替代方案，因為這些老早就建構在舊秩序底下。資本主義在社會整體（見第六章^[18]）內部共同演化，不平均地發展這些不同環節，直到資本主義不只找到自己獨特的技術基礎，也找到自己的信念系統和精神觀念、不穩定但顯然充滿階級的社會關係結構、古怪的時空韻律與同樣奇怪的每日生活方式，更不用說生產過程；接著才真正可能說，這就是資本主義，雖然因應本身不可避免的矛盾經常改變。

我在這本書的開頭鼓勵你們試著閱讀馬克思的文本。顯然，當我建構引導你們的心智圖，我自己對於這些文本的看法扮演重要角色。我這麼做的目的不是說服你們我的思路就是正確的、我的讀法就是正確的，而是想先為你們開路，讓你們建構自己的意義與詮釋。我知道許多人會駁斥我部分或全部的讀法，你們也應該這麼做。對我來說，第二重要的任務是開啟對話與討論空間，將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帶回舞台中央，無論是知識上，或是政治上。馬克思的著作告訴我們太多關於我們時代的危險，而且不能只是丟進歷史的垃圾桶。鑒於過去幾年的事件，到了現在應該很清楚，對於我們已經接收的知識，必須

「跳脫框架」思考。列斐伏爾在他談論一九六八年事件的小書《爆炸》（*The Explosion*）寫道：「事件證實預測為假；其程度可謂事件是歷史的，事件推翻算計。事件甚至顛覆為事件發生而提供的策略。」事件「把思想家從舒適的座椅拉下，使他們一頭栽進蜂擁而至的矛盾中」。^[19] 仔細研究資本主義的內部矛盾，閱讀頂尖辯證學家的著作，還有什麼更適合的時刻？這個辯證學家付出如此大的心力清楚剖析這些矛盾！

雖然精神觀念本身不能改變世界，但馬克思自己觀察到，想法是歷史上的物質力量。馬克思寫下《資本論》，讓我們更有能力對抗鬥爭，但這裡同樣沒有簡單的路徑，「在科學上沒有平坦的大道」。如同貝托爾特·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曾經寫下的：

改變世界要付出許多
 怒氣和固執。科學和憤慨，
 快速的行動，綿長的反省，
 冷酷的耐性與恆久的堅持，
 理解個案，又理解大局：
 只有現實的教訓能教我們改變現實。

-
1. 此為原書標示之篇章編號，《資本論》繁體中文版為第二十四章。 [↗](#)
 2. 皮諾契特（一九一五—二〇〇六），軍事獨裁者，發動政變推翻民選左翼總統阿葉德後，出任智利總統。 [↗](#)
 3. 參見安德魯·格林（Andrew Glyn）與鮑伯·薩克利夫（Bob Sutcliffe）合著的《英國資本主義、工人、利潤壓縮》（*British Capitalism, Workers and the Profits Squeeze*,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2）。（原書注） [↗](#)
 4. 此為原書標示之篇章編號，《資本論》繁體中文版為第十三章。 [↗](#)
 5. 此為原書標示之篇章編號，《資本論》繁體中文版為第二十三章。 [↗](#)

6. 同前注。↩
7. 參見大衛·哈維《資本的限制》，第一七六—一八九頁。（原書注）↩
8. 此為原書標示之篇章編號及注腳編號，《資本論》繁體中文版為第十三章，注八九。
↩
9. 此為原書標示之篇章編號及注腳編號，《資本論》繁體中文版為第十三章，注八九。
↩
10. 參見馬克思《大綱》，第四一六頁。（原書注）↩
11. 此為原書標示之篇章編號及注腳編號，《資本論》繁體中文版為第二十一章。↩
12. 參見保羅·巴蘭（Paul A. Baran）與保羅·斯威齊（Paul M. Sweezy）合著的《壟斷資本》（*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6）。（原書注）↩
13. 參見馬克思《一八四四年經濟哲學手稿》（*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trans. Martin Milligan, in *The Marx-Engels Reader*, ed. Robert C. Tucker, New York: W. W. Norton, 1978），第一〇三頁。（原書注）↩
14. 此為原書標示之篇章編號及注腳編號，《資本論》繁體中文版為第八章。↩
15. 參見馬克思《一八四四年經濟哲學手稿》，第二二四頁。（原書注）↩
16. 參見馬克思《大綱》，第四〇八頁。（原書注）↩
17. 參見馬克思《大綱》，第七五〇頁。（原書注）↩
18. 此為原書標示之篇章編號及注腳編號，《資本論》繁體中文版為第四章。↩
19. 參見亨利·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爆炸》（*The Explosion: Marxism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trans. Albert Ehrenfeld,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9），第七—八頁。（原書注）↩

譯名對照

〈無情批判存在的一切〉

For a Ruthless Criticism of Everything That Exists

《一八四四年經濟哲學手稿》

Economic &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人間喜劇》

Comedie Humaine

《大綱》

Grundrisse

《不均衡的發展》

Uneven Development

《巴黎，現代性之都》

Paris: Capital of Modernity

《世界是平的》

The World Is Flat

《共產黨宣言》

Communist Manifesto

《法哲學原理》

Philosophy of Right

《物種起源》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政治經濟學批判》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英國工人階級狀況》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英國資本主義、工人、利潤壓縮》

British Capitalism, Workers and the Profits Squeeze

《馬克思的歷史理論：一個辯護》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A Defence

《從政治閱讀資本論》

Reading Capital Politically

《情婦法蘭德絲》

Moll Flanders

《組織規程》

Règlement organique

《規訓與懲罰》

Discipline and Punish

《剩餘價值理論》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勞動與資本壟斷》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就業、利息與貨幣的一般理論》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菁英的聚會》

Essays in Biography

《黑格爾法哲學批判》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新左派評論》

New Left Review

《新自由主義簡史》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新帝國主義》

The New Imperialism

《資本主義、自然、社會主義》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資本主義的誕生》

The Invention of Capitalism

《資本的空間》

Spaces of Capital

《資本的限制》

The Limits to Capital

《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瘋癲與文明》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蜜蜂的寓言》

The Fable of the Bees

《摩登時代》

Modern Times

《歐葉妮．葛朗台》

Eugenie Grandet

《論手工業和商業》

An Essay on Trade and Commerce

《臨床醫學的誕生》

The Birth of the Clinic

《壟斷資本》

Monopoly Capital

《爆炸》

The Explosion

一至五畫

一般等價物

universal equivalent

上升法

method of ascent

上層建築

superstructure

下降法

method of descent

下層階級

underclass

工場

workshop

不瞎扯的馬克思主義者

nobullshit Marxists

不變資本

constant capital

中介

mediator

中央計畫經濟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y

丹尼爾．狄福

Daniel Defoe

互相牴觸（二律背反）

Antinomy

內化

internalization

內德．盧德

Ned Lude

分析命題

analytical proposition

分散

decentralization

天外救星

deus ex machina

孔狄亞克

Condillac

孔隙率

porosity

尤爾

Ure

巴貝夫

François-Noël Babeuf

巴貝奇

Babbage

巴蘭

Baran

世界社會論壇

World Social Forum

主動性主體

active subject

加總關係

aggregate relationship

包出制

putting-out system

卡洛斯．史林

Carlos Slim

卡塔琳娜．波德斯基

Katharina Bodirsky

去技術化

deskilling

去積聚（分散）

deconcentration

可通約的

可通約性

commensurable commensurability

可變資本

variable capital

史賓諾莎

Baruch Spinoza

外化

externalization

外生變數

exogenous variable

尼爾．史密斯

Neil Smith

布萊特

Bright

平等派

Levellers

弗洛拉．特里斯坦

Flora Tristan

未開發素地

greenfield

正常效能（正常性質）

normal effectiveness

生活工資

living wage

生產工具（生產手段，生產資料）

means of production

皮勒爾兄弟

Péreire brothers

皮諾契特

Pinochet

六至十畫

交換比率

exchange ratio

企業主義

entrepreneurialism

伊比鳩魯

Epicurus

伊加利亞（團體）

Icarians

伊美黛．馬可仕

Imelda Marcos

伊藤

Itoh

休謨

David Hume

全面品質管理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全體、總體性

totality

吉姆．歐康納

Jim O'Connor

同義反覆

tautology

同質的（無差別的）

homogeneous

因果模式

causal model

安東尼奧．奈格里

Tony Negri

安德魯．格林

Andrew Glyn

收益遞減

diminishing returns

有機構成

organic composition

米爾頓．傅利曼

Milton Friedman

自治權

autonomista

自然化

naturalize

自然價格

natural price

艾倫．巴德

Alan Budd

西斯蒙第

J.C.L.S. de Sismondi

伯利恒鋼鐵

Bethlehem Steel

伯特爾．奧爾曼

Bertell Ollman

位置性

positionality

克李斯．卡洛素

Chris Caruso

克魯珀特金

Kropotkin

利潤擠壓理論（利潤壓縮）

profit-squeeze theory

均等化

equalization

均衡價格／均衡點

equilibrium price / equilibrium point

形態變化

metamorphosis

快樂英格蘭

Merrie England

技術構成

technical composition

投入產出分析

input-output analysis

李嘉圖

David Ricardo

李維斯．史特勞斯

Levi Strauss

杜爾哥

A.R.J. Turgot

沃爾克衝擊

Volcker shock

私有產權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私募股權基金

private-equity fund

貝托爾特．布萊希特

Bertolt Brecht

亞當．斯密

Adam Smith

制度架構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制度環境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制約／市場制約（管束）

discipline / Market Discipline

奇科．曼德斯

Chico Mendes

怯志工作者

discouraged worker

承擔／承擔者

bear / bearer

昂希．列斐伏爾

Henri Lefebvre

治理術

governmentality

物質變換

metabolism

直線折舊

straight-line depreciation

社會世界

social world

社會必要性

social necessities

社會再製

social reproduction

社會形構

social formaton

社會的物質變換（社會代謝）

social metabolism

社會建構

social construction

社會達爾文主義

Social Darwinism

空間修復

spatial fix

表現／表象

appearance

表現為

appear

阿葉德

Allende

附息資本

interest-bearing capital

青年黑格爾派

young Hegelians

保羅．霍肯

Paul Hawken

哈利．布雷夫曼

Harry Braverman

哈利．克利弗

Harry Cleaver

威廉．朱利葉斯．威森

William Julius Wilson

威廉．配第

William Petty

客體性（對象性）

objectivity

客觀真實

objective reality

拜物建構

fetish-construct

拜物教，物神崇拜

fetishism

挖掘派

Diggers

政治經濟學原理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柯亨

G. A. Cohen

洛克

John Locke

流動性陷阱

liquidity trap

相異己的權力

alien power

科布頓

Cobden

約書亞．威治伍德

Josiah Wedgwood

約瑟夫．張伯倫

Joseph Chamberlain

約翰．史都華．彌爾

John Stuart Mill

約翰．哈洛威

John Holloway

約翰．格雷

John Gray

約翰．菲爾登

John Fielden

約翰．羅莫爾

John Roemer

迪斯雷利

Benjamin Disraeli

韋伯

Max Weber

韋克菲爾德

Wakefield

埃提耶納．卡貝

Etienne Cabet

恩格斯

Friedrich Engels

泰本

Tyburn

海耶克

Friedrich Hayek

涂爾幹

Emile Durkheim

特洪迪

Tronti

班．福克斯

Ben Fowkes

病理化

pathologize

納索．威廉．西尼爾

Nassau W. Senior

馬格里布人

Maghrebian

馬爾薩斯

Thomas Robert Malthus

高利貸資本

usurers' capital

十一至十五畫

商品組合

commodity bundle

商業資本

merchants' capital

康德

Immanuel Kant

曼德維爾

Mandeville

異化（讓渡）

alienation

笛卡兒

Descartes

第一國際

First International

莫莉．奧申斯基

Mollie Orshansky

貧民大學

University of the Poor

貧困化

immiseration

貧窮水準

poverty level

貨幣貯藏者

miser

貨幣數量論

quantity theory of money

傅立葉

Charles Fourier

傅柯

Michel Foucault

傑瑞米．邊沁

Jeremy Bentham

凱因斯

John Maynard Keynes

凱里

Henry C. Carey

凱思琳．李．吉福德

Kathy Lee Gifford

勞動工具（勞動資料）

instruments of labor

勞動價值理論

labor theory of value

喬治．索羅斯

George Soros

報酬率

rate of return

媒體行動計畫

Media Mobilizing Project

富蘭克林

Benjamin Franklin

斯威齊

Sweezy

普魯東

Pierre-Joseph Proudhon

森嶋通夫

Morishima

湯馬斯．佛里曼

Thomas Friedman

湯普森

E. P. Thompson

湯瑪斯．格雷

Thomas Gray

湯瑪斯．摩爾

Thomas More

無實體化

dematerialization

等同性

equality

萊布尼茲

Gottfried Leibniz

費爾巴哈

Feuerbach

雅各賓

Jacobin

雅克．德希達

Jacques Derrida

集中

centralization

黑格爾

G. W. F. Hegel

奧古斯特．布朗基

Auguste Blanqui

奧米利奧．梅迪西

Emílio Garrastazu Médici

奧利弗．戈德史密斯

Oliver Goldsmith

愛德華．希思

Edward Heath

新教倫理

Protestant ethic

概念工具

conceptual apparatus

準備金

reserve fund

經典出版社

Vintage

經濟性過時

economic obsolescence

聖西門

Henri de Saint-Simon

葛蘭西

Gramsci

解放神學

theology of liberation

詹姆斯．史都特

James Steuart

詹姆斯．洛夫洛克

James Lovelock

路易．波拿巴

Louis Bonaparte

瑪麗．安．沃克利

Mary Anne Walkley

管制俘虜

regulatory capture

維生手段（生活資料）

means of subsistence

維克多．孔西德朗

Victor Considerant

維科

Vico

魁奈

François Quesnay

（價值）增殖

valorize

增生（增殖）

proliferation

摩根州立學院

Morgan State College

穀物法

Corn Laws

調控者

regulator

輝格黨

Whig

魯拉

Lula

魯道夫．邁德納

Rudolf Meidner

十六畫以上

憲章運動

Chartism

擔保債權憑證

CDOs

盧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積累

accumulation

積聚

concentration

親權

parental power

霍布斯

Thomas Hobbes

鮑伯．薩克利夫

Bob Sutcliffe

儲蓄存款帳戶

savings account

環節（哲學用語）

moment

總均衡

Aggregate Equilibrium

總體工人

collective worker

購買力平價

purchasing-power parity

邁克．佩雷爾曼

Michael Perelman

薩伊

Jean-Baptiste Say

薩伊法則

Say's law

薩帕塔民族解放軍

Zapatistas

薩瑟蘭公爵夫人

Duchess of Sutherland

轉變物力論

transformative dynamism

瓊．羅賓遜

Joan Robinson

羅伯特．布倫納

Robert Brenner

羅伯特．歐文

Robert Owen

羅素．塞奇基金會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羅莎．盧森堡

Rosa Luxemburg

羅斯柴爾德

Rothschild

關係性

Relationality

類存有

species being

蘭迪格蘭

Nandigram

辯證法之舞

the dance of the dialectic

權利語言

rights talk

跟著大衛．哈維讀《資本論》

講授《資本論》40年的世界級馬克思研究權威，
帶你在資本主義病入膏肓的時代，從頭細讀馬克思。

作者 大衛．哈維 (David Harvey)

譯者 胡訢諄

封面設計 賴柏燁

版面構成 高巧怡

責任編輯 吳佩芬、周宜靜

行銷企劃 林芳如、王淳眉

行銷統籌 駱漢琦

業務發行 邱紹湓

業務統籌 郭其彬

系列主編 林淑雅

副總編輯 何維民

總編輯 李亞南

發行人 蘇拾平

出版 漫遊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台北市105松山區復興北路331號4樓

電話 (02) 2715-2022

傳真 (02) 2715-2021

讀者服務信箱 service@azothbooks.com

漫遊者臉書 <http://www.facebook.com/azothbooks.read>

發行或營運統籌 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台北市105松山區復興北路333號11樓之4

劃撥帳號 50022001

戶名 漫遊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 2018年12月31日

ISBN 978-986-489-319-5

定價 新台幣420元

A Companion to Marx's Capital

Copyright © 2010 David Harvey

Copyright © 2010 Verso

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Azoth Book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Printed in Taiwan）